创世卓越 荣誉出品

兰亭集序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管仲论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上卷

中卷

下卷

古文观止

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 出版
北京创世卓越图书有限公司 设计
ISBN 7-900375-10-4/G·02

古文观止

以轻松闲逸的方式，在欣赏历代名家名画的同时学习中国历代经典名篇，领略中国数千年文学宝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中国古代历史的精彩画面一一全景展现，全面阐释古文中名家名作的恒久价值。

观赏

尘封乍现、史迹斑斑的青铜国宝珍影 • 层峦叠嶂、曲水流觞的山水名作 • 呼之欲出、惟妙惟肖的古代人物画像 • 纤毫毕现、婀娜多姿的翎毛花卉集锦

学习

历代文学经典的永恒艺术魅力 • 汉语语言艺术宝藏中的璀璨明珠 • 流传千古、风流蕴藉的名家名篇令人拍案叫绝的历代语言文学艺术华夏子孙代代传诵的至理名言

发现

中国古代名人百折不挠的毅力与勇气 • 历代古圣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抱负 • 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伦理道德准则 • 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智慧与精神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古文观止

《上》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古文观止

一生必读的经典◎中国历代美文集萃

《上》

历代名家、文章圣手呕心沥血之作
流芳百世、家喻户晓的中华千古名篇佳作美不胜收

子鱼论战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邹忌讽齐王纳谏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唐雎不辱使命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卜居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古文观止

〈上〉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创世卓越 荣誉出品
Trust Joy Trust Quality

古文观止
GUWEN GUANZHI

总策划	邢　涛	Publisher:	Xing Tao
主　编	纪江红	Editor-in-Chief:	Ji Jianghong
编　撰	李　萍	Editor:	Li Ping
终审监制	吕　丁	Supervisor:	Lü Ding
特约编辑	董　虹	Guest Editor:	Dong Hong
责任编辑	杨良志	Executive Editor:	Yang Liangzhi
装帧设计	韩欣宇	Design Director:	Han Xinyu
版面设计	王　玲	Designer:	Wang Ling
图片制作	黄　梅　任　超　张淑芳	Assistant Designer:	Huang Mei Ren Chao Zhang Shufang
技术支持	任　超	Technical Support:	Ren Chao
设计制作	北京创世卓越图书有限公司	Development:	Beijing Trust-Joy Books Co.,Ltd
出版单位	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	Publisher:	Beijing Electronic Publication Center
出 版 号	ISBN 7-900375-10-4/G·02	Serial Number:	ISBN 7-900375-10-4/G·02
出版日期	2005 年 7 月	Date of Publication:	July,2005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前 言

中国的散文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先秦至明清，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各种文章选本可谓汗牛充栋。在众多的散文选本中，《古文观止》堪称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

本书由清人吴楚材与其侄吴调侯共同编选，成书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前。吴氏叔侄仕途不显、地位不高，而本书却因选择精当而成为清代以来流行最广的古文选本。鲁迅先生认为此书可与著名的古文选本《昭明文选》并列，“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都一样的不可轻视”。此书因而成为古文欣赏与写作的绝佳范本，受到广泛的推崇与赞誉。

本书共分十二卷，所选文章上自先秦，下至明末，共计二百二十篇。文章以古代散文为主，故称“古文”，实际上也兼收骈文。“观止”二字语出《左传》。据《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称赞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作为书名，意谓所选俱为古代文章中的上乘精品，古文佳作已俱见于此。本书按年代先后，分作者排列，不仅便于读者查找，而且能使读者从中看出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

为使这一震烁古今的文学精粹变得更加大众化、普及化，我们组织了多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严格按照原书体例，经过精心遴选，出版了这套《古文观止》(图文版)，共分上、中、下三卷，令历久弥香的文学经典与美不胜收的中国历代名画交相辉映，通过原文、注释、译文、导读的完备体例，将一篇篇旷世名作生动、丰富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全面地领略中国古代文化崇高的艺术成就。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目录

《上》

周文一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八
周郑交质	[左传]	一一
郑庄公戒饬守臣	[左传]	一二
臧哀伯谏纳郜鼎	[左传]	一四
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	一六
曹刿论战	[左传]	一八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传]	二〇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	二二
齐桓下拜受胙	[左传]	二四
子鱼论战	[左传]	二五
寺人披见文公	[左传]	二六
介之推不言禄	[左传]	二七
展喜犒师	[左传]	二八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	二九
蹇叔哭师	[左传]	三一

周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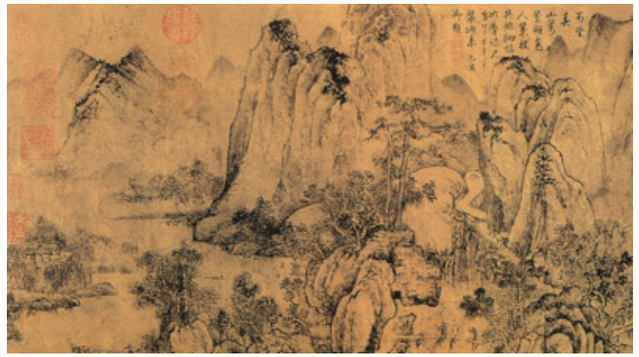
郑子家告赵宣子	[左传]	三四
齐国佐不辱命	[左传]	三六
楚归晋知罃	[左传]	三八
吕相绝秦	[左传]	四〇
驹支不屈于晋	[左传]	四四
祁奚请免叔向	[左传]	四六
季札观周乐	[左传]	四八
子产论尹何为邑	[左传]	五〇
子革对灵王	[左传]	五二
子产论政宽猛	[左传]	五四
吴许越成	[左传]	五六

周文三

祭公谏征犬戎	[国语]	六〇
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	六三
单子知陈必亡	[国语]	六五
敬姜论劳逸	[国语]	六八
叔向贺贫	[国语]	七〇
王孙圉论楚宝	[国语]	七一
春王正月	[公羊传]	七二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传]	七三
吴子使札来聘	[公羊传]	七五
郑伯克段于鄢	[谷梁传]	七七
虞师晋师灭夏阳	[谷梁传]	七八
曾子易箦	[礼记]	八〇
有子之言似夫子	[礼记]	八一

秦　文

苏秦以连横说秦	[国策]	八四
范雎说秦王	[国策]	八八
邹忌讽齐王纳谏	[国策]	九一
冯煖客孟尝君	[国策]	九三
触詟说赵太后	[国策]	九七
唐雎不辱使命	[国策]	一〇〇
乐毅报燕王书	[国策]	一〇二
谏逐客书	[李斯]	一〇六
卜居	[楚辞]	一〇九
宋玉对楚王问	[楚辞]	一一一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周文一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周郑交质 [左传]
◎郑庄公戒饬守臣 [左传]
◎臧哀伯谏纳郜鼎 [左传]
◎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
◎曹刿论战 [左传]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传]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
◎齐桓下拜受胙 [左传]
◎子鱼论战 [左传]
◎寺人披见文公 [左传]
◎介之推不言禄 [左传]
◎展喜犒师 [左传]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
◎蹇叔哭师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简介】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曾做过鲁国太史的左丘明所作。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间春秋各国的重要史实，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先秦历史文学中一部优秀的作品。

【导读】

本篇选自《隐公元年》，记叙了春秋初期在郑国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即姜氏、郑庄公和共叔段母子兄弟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本文叙事简洁而生动，刻画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姜氏的偏心狠毒以及共叔段的骄纵贪婪，揭露了郑国统治者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激烈的矛盾冲突。

【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注释】

郑武公：公元前770年至前744年在位。申：国名，姜姓，在今河南南阳一带。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是母家的姓氏。庄公：公元前743年至前701年在位。共叔段：庄公弟，名段。共：国名，在今河南辉县，段曾逃亡到这里。寤生：逆生，难产。亟：屡次。

【译文】

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位妻子，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是倒生的，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寤生”，于是姜氏就厌恶他。姜氏喜欢共叔段，想要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同意。

【原文】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注释】

岩邑：险要的城邑。虢叔：东虢国的国君。虢，被郑所灭。京：郑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大：同“太”。下同。

祭仲：郑大夫，字足。参：同三。雉：古代计算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度：法度、规定。堪：承受。辟：同“避”。为之所：为段另安排所在。滋蔓：滋长蔓延。

【译文】

等到庄公登临君位，姜氏就替共叔段求情，要求把“制”这个地方封给他。庄公说：“制，是个险要的城邑，虢叔就曾死在那里。其他地方，只要您吩咐我都听从。”姜氏又请求封给京城，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人称他京城太叔。

祭仲说：“都邑的城墙，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根据先王的制度，大都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邑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邑不超过九分之一。而现在京城不合法度，太叔不守先王的制度，您将会无法控制的。”庄公说：“武姜想要这样，我哪能避开这个祸害呢？”祭仲回答说：“武姜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替他找个地方，不要让他的势力继续滋长蔓延。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铲除，何况是您骄宠的弟弟呢！”庄公说：“不义的事做多了，必定自取灭亡，您姑且等着吧。”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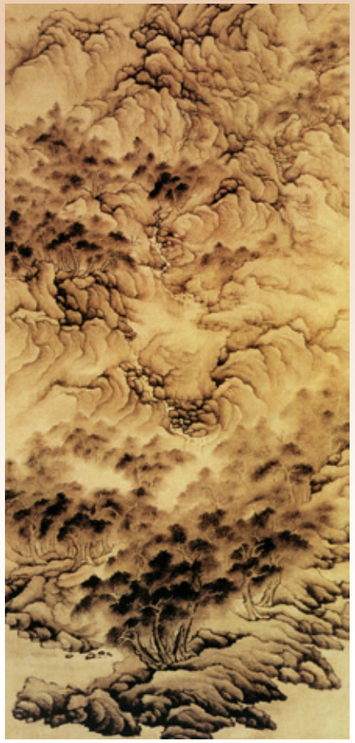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注释】

鄙：边邑。贰：两属，既属于国君又属于己。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若之何：对此怎么办。无庸：不用。自及：自己走向失败。廪延：郑地名，在今河南延津。厚：土地扩大。不义不暱：既不忠于君又不亲于兄。

【译文】

不久，太叔命令郑国西方和北方的边邑从属于庄公也从属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的状况，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想把君位让给太叔，那就允许我去侍奉他；如果不想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老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会自己招致祸殃的。”太叔又收取这些两属之地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展到廪延。子封公子吕说：“可以行动了！如果他的土地扩大了，就会得到众多的人归附。”庄公说：“不忠义就不能团结人，势力大了反而会走向崩溃。”



【原文】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注释】

完：使完整，指修葺城墙。聚：聚集民众。卒：步兵。乘：兵车。启之：为段打开城门，以为内应。鄢：郑地，在今河南鄢陵。

【译文】

太叔修筑城郭，积聚粮草，修整武器，准备步兵、战车，将要偷袭郑国国都，武姜准备打开城门作内应。庄公探听到他们发动突袭的日期，

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城。京城的人也反叛太叔段，太叔段逃入鄢城。庄公又追到鄢城讨伐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出逃到共地去了。

【原文】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注释】

书：指《春秋》上的记述。弟：同"悌"，旧指弟弟敬爱哥哥。郑志：郑庄公的意图，暗指郑庄公有杀弟的意图。

【译文】

《春秋》上说："郑伯克段于鄢。"太叔段的所作所为不像个弟弟，所以不说"弟"。他们像两个国君相战，所以说"克"。直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没有教导弟弟。《春秋》说郑庄公本来就有杀弟弟的意图，而又不说段是"出逃"，是难以说明其中缘政。

【原文】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注释】

黄泉：指墓穴。颍考叔：郑大夫。颍谷：郑国边邑名，在今河南登封西。封人：掌管疆界的官。羹：有肉有汤的食物。遗：赠给，这里是留给的意思。敢：表谦敬的副词。阙：挖掘，通"掘"。隧：挖成隧道。赋：诵读诗句。泄泄：与"融融"意义相近，形容快乐的样子。

【译文】

于是庄公就把武姜安置在城颍，还发誓说："不到黄泉，不会与你(姜氏)见面！"可是不久庄公又后悔了。颍考叔是在颍谷主管疆界的官，听说这件事，就去向庄公进献一些礼物。庄公赏他食物，吃的时候，颍考叔挑出肉来放在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他回答说："我有老母亲，我的食物都尝遍了，就是没尝过君王的东西，请让我把这些送给她尝尝。"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我却没有啊！"颍考叔说："冒昧地问您，为什么这样说呢？"庄公就对他说明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后悔了。颍考叔回答说："您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若是掘地掘到泉水，你们在隧道里相见，谁能说不是在黄泉下相见的呢？"庄公听从了他的话。庄公走进隧道时赋诗说："大隧道之中，母子相见，心里乐融融。"武姜走出隧道赋诗说："大隧道之外，母子相见，心里多畅快。"于是母子便像从前一样融洽。

【原文】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注释】

君子曰：《左传》作者发表评论的方式。《诗》：指《诗经》。匮：尽。锡，赐予，同"赐"。这两句见于《诗经·大雅·既醉》。

【译文】

君子说："颍考叔是个真正的孝子啊！爱他的母亲，又能将孝道推广到庄公身上。《诗经》说：'孝子的德行无穷无尽，永远影响和感化你的同类。'说的就是颍考叔这样的人吧！"

周郑交质

[左传]

【导读】

周王室自平王东迁以后，日渐衰微，再也无法控制诸侯国，以致发生了郑庄公与周平

王交换人质的事件。本篇从"信"、"礼"的角度来叙事论事：周、郑靠人质来维持关系，谈不上"信"，上下之间的"礼"也破坏了。在文中，作者把周、郑称为"二国"，就暗含讥刺之意。文中描写了周平王的虚辞掩饰与郑国的强横，反映了那个时代诸侯之间互相提防戒备和弱肉强食的政治面貌。

【原文】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注释】

卿士：执政大臣。质：指人质。王子狐：周平王的儿子。公子忽：郑庄公的太子。畀：授与。祭足：郑大夫，即祭仲。温：周地名，今河南温县西南。成周：周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

【译文】

郑国武公、庄公担任周平王的执政大臣。周平王对虢公比较信任，打算把权分一部分给虢公，于是郑庄公埋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啊！"因此，周王朝和郑国交换人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朝做人质。平王死后，王室的人想把政权全交给虢公。四月，郑国的祭足领兵强收了王室所管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成周的谷子。从此周王室和郑国之间关系恶化了。

【原文】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注释】

中：同"衷"，内心。恕：恕道，儒家提倡的宽恕之德。要：约束。间：挑拨离间。涧溪：山中小溪。沼，池塘。锜，釜，两种容器，饮具。有足为锜，无足为釜。潢汙：停积不流动的水。行潦：流动的水。荐、羞：进献。《风》：指《诗经·国风》。

【译文】

君子说："如果诚意不是发自内心，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处。能懂得将心比心地办事，并用礼来约束，虽然没有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如果确有诚意，那么，山溪、池沼、沙洲旁边的野草，大蘋、白蒿、聚藻之类的野菜，文筐、圆筥、鼎、釜等简陋器皿，停滞的死水，路旁的流水，都可进献鬼神，也可以奉献王公。何况君子订立两国的信约，遵礼行事，又哪里用得着人质呢？《国风》中有《采蘩》、《采蘋》，《大雅》中有《行苇》、《泂酌》，都是表彰忠信的篇章啊。"

郑庄公戒饬守臣

[左传]

【导读】

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以强凌弱是常见的现象，本篇便是反映这种情况的。鲁隐公十一年七月，鲁、齐、郑联合

起来攻克了许国，并将许地交与郑国托管。于是郑庄公对守许地的臣子作了两次训戒。郑庄公的戒饬之词，能正确估计形势，考虑深远；虽处处为自己打算，但说得委婉曲折，吞吐灵活。

【原文】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注释】

公：指鲁隐公。许：国名，姜姓，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庚辰：甲子记日，这里指七月初一。傅：通“附”，逼近。蝥弧：一种旗帜。子都：郑国大夫公孙阏。出师前曾与颍考叔共争一辆兵车，故有仇。瑕叔盈：郑大夫。麾：同“挥”。壬午：甲子记日，这里指七月初三。共：同“供”，供奉。弗敢与闻：意为拒绝接受许国的领土。与闻，参与听命之事。

【译文】

鲁隐公十一年七月，鲁隐公会合齐僖公、郑庄公去攻打许国。初一这一天，三国的军队逼近许国城下。颍考叔拿着郑庄公的蝥弧旗，首先登上了城墙。子都从下面射了他一箭，颍考叔栽下来死了。瑕叔盈又拿着蝥弧旗冲上了城墙，并向四面挥舞着旗子大喊道：“我们的国君登城了。”于是郑国的军队全部登上了城墙。初三这一天，便占领了许国。许庄公逃到了卫国。齐僖公要把许国的领土让给鲁隐公。鲁隐公说：“您说许国不交纳贡物，又不履行诸侯职责，所以跟随您来攻打他。现在许国已经伏罪了，虽然您有命令，我也不敢参与这件事。”于是把许国的领土给了郑庄公。

【原文】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

【注释】

许叔：许庄公的弟弟。逞：满意，快意。一二父兄：这里指同姓群臣。亿：同“臆”，共亿，指同心。弟：指共叔段。见《郑伯克段于鄢》。获：郑大夫公孙获。

【译文】

郑庄公派许国大夫百里事奉许庄公的弟弟许叔，住在许国东面的边邑。对他说：“上天降祸给许国，鬼神也对许君不高兴，所以借我的手来行惩罚。我有少数的几个同姓臣子，尚且不能同心协力，还敢把打败许国作为自己的功绩吗？我有个弟弟共叔段，还不能和睦相处，致使他在四方

奔走寄食，我又怎么能长久地占领许国呢？你事奉许叔去安抚这里的百姓，我将派公孙获来帮助你。

【原文】

“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偪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

【注释】

社稷：社，土神。稷，谷神，古时以此代政权或国家。昏媾：婚姻，这里指亲戚关系。昏，同“婚”。降：屈尊的意思。他族：其他诸侯国。圉：边境。偪：逼。

【译文】

“假如我能够得到善终，上天也许会以礼撤回许国的祸害，难道许公就不能再来主持他的国家吗？只是我们郑国有一个请求，希望还会听从，希望许国能够屈尊跟从我们，像旧日通婚的国家那样亲近。不要让别的亲族逼近，来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连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亡都顾不上，又怎么能祭祀许国的山川呢？我之所以叫你住在这里，不仅是替许国打算，也是为了巩固我的边防啊。”

【原文】

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置于许。我死，

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注释】

偏：边境地区。贿：财物。亟：急，迅速。先君：指郑庄公父郑武公。新邑：郑国原来在陕西华县，后向东迁移，郑武公时，在新郑建立郑国，故称新邑、新郑。大岳：即太岳，传说为尧舜时的部落首领，是神农之后。胤：后代。

【译文】

于是又派遣公孙获住在许国的西面边境，对他说：“凡是你的财物，不要放在许国。我死了，你就赶快离开许国。我的父亲在这里建立了新城，眼看周王室的权力地位一天天衰落，周的子孙也一天天地失掉了自己的世系次序。许国是太岳的后代。上天既然厌弃周王室的德行，我们是周的子孙，怎么能和许国相争呢？”

【原文】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注释】

刑：同“型”，法度。相：审察。

【译文】

君子说：“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的。‘礼’是治理国家，稳定政权，安抚百姓，有利于后世子孙的。许国不守法度就去征讨它，服罪了就宽恕它，衡量自己的德行去处理问题，估量自己的能力去行事，看清形势才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礼法了。”

臧哀伯谏纳郜鼎

[左传]

【导读】

桓公二年，宋国大夫华督杀死宋殇公而另立宋庄公，并自封宋相。为换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他先后对齐、陈、

郑、鲁进行了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的郜国大鼎，并将它供在太庙里。臧哀伯就此劝谏桓公，指出作为君主应该宣扬美德，而不应该接受违礼叛乱者的贿赂，更不应该置之于太庙，否则上行下效，百官将会腐败，国家将会衰亡。臧哀伯之谏是极有远见的。

【原文】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注释】

郜：国名，在今山东成武东南。大庙：同“太庙”，天子或诸侯的祖庙。

【译文】

夏季四月，鲁桓公获取宋国送来的郜大鼎，并把它放置在太庙里，这样做不合礼制。

【原文】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兖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纮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纓，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注释】

臧哀伯：鲁大夫，臧僖伯的儿子。临照：示范。清庙：即太庙，因必须保持肃穆清静，故叫清庙。茅屋：这里指用茅草作屋顶的清庙。大路：亦作“大辂”，天子祭礼时所用的车。越席：结蒲草为席。大羹：祭祀用的肉汁。不致：不加调料。粢：祭祀用的谷物。不凿：不再加工。衮：古代帝王和最高级官员祭宗庙时所穿礼服。冕：一种尊贵的礼帽，古代祭祀时，大夫以上官员都戴它。黻：皮革制成的蔽膝，用作祭服。珽：玉笏。带：束衣的革带。裳：下衣。幅：裹小腿的布。舄：一种复底鞋。衡：固定帽子的横簪。纮：帽子两边挂塞耳的玉石的带子。紘：古代礼帽(冠冕)上的帽带。綖：帽顶外包黑布的板。藻率：放置玉器的彩色垫子。鞞鞛：刀鞘上的装饰品。鞶：束腰的革带。厉：腰带下垂的部分。游：旌旗上悬挂的装饰品。纓：马颈上的绳子。火龙：礼服上的火焰和游龙。黼黻：礼服上的花纹。黑白相间曰黼，黑青相间曰黻。五色：青、黄、赤、白、黑。钖、鸾、和、铃：装饰于车马上的铃铛。钖，系在马头上。鸾，

系在马勒上。和，系在车前横木上。铃，系在旂上。三辰：日、月、星。旂旗：泛指旗帜。

【译文】

臧哀伯进谏说：“做国君的，要发扬德义，阻止邪恶，来为百官做表率。即使这样，还害怕会有失误的地方，所以还要彰明美德给子孙看。因此太庙用茅草盖屋顶，大辂车中用蒲草结成的席做铺垫，肉汤里不用五味为调料，饮食不吃舂过的精米，这是昭示君主的节俭的。礼服、礼帽、蔽膝、玉笏、腰带、裳裙、绑腿、鞋子、横簪、丝带、冕带、冕饰，这是彰明朝廷的等级制度的；玉器的彩垫、佩巾、刀鞘、刀柄的装饰、皮带、腰带的饰、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是表明等级顺序的；衣服上刺绣的火、龙、黼、黻的花纹，这是表明尊卑不同的文彩；用青、黄、赤、白、五色绘出山、龙、花、虫的形象，这是表明不同的色彩；车马上的钖铃、鸾铃、和铃、小铃，这是表明声威的；旗子上画有日、月、星三辰，这是显耀光明

的。道德，讲究节俭而又有一定的法度，上下尊卑有一定的等级秩序。所以，用纹样、色彩来表示它，用声音、明亮来显扬它，用这些来统御、规范百官，百官才因此有所警惕畏惧，而不敢违背纪律。

【原文】

“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

【注释】

象：效仿。章：同“彰”，显著。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义士：指伯夷、叔齐等不肯臣服周朝的人。

【译文】

“现在您隐善扬恶，把别人贿赂的器物置放在太庙中，公开地拿来给百官看，百官以此为榜样，这还能去惩治什么人呢？国家衰败，是来自于官吏的邪恶；官吏丧失德义，是因为受宠和贿赂之风公行。郜鼎放置在太庙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公开的受贿呢？武王攻克商的时候，把得来的九鼎迁到王城，仁义之士还有所非议，更何况把那表明邪恶、违反礼法的受贿得来的器物放在太庙里，这像什么样子呢？”

【原文】

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注释】

内史：周官名，相传掌书王命之呈。臧孙达：即臧哀伯。

【译文】

桓公不听。周王室的内史听说这件事，说：“臧孙达在鲁国还会有后来人啊！国君违礼，他却不忘记用德义来规劝他。”

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

【导读】

本篇反映了春秋时代民和神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进步主张：民是主体，神是附属。所以好的君主必须首先做好

对民有利的事情，然后才去致力于祭祀神一类的事，即“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先是忠民信神并提，然后深入论述应该以民为主，神为附。在谈到神的地方都是从民着眼，所以说服力很强，能使“随侯惧而修政”。

【原文】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注释】

楚武王：公元前740年至前690年在位，楚国为子爵，故又称楚子。随：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在今湖北随县。薳章：楚大夫。成：讲和。瑕：随国地名。少师：官名。此人名不详。董成：主持和议。

【译文】

楚武王侵犯随国，派大夫薳章去议和，并把军队驻扎在瑕地，等待谈判的结果。随国派少师去主持和议。

【原文】

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鬬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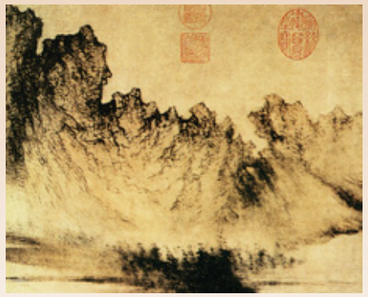
鬬伯比：楚大夫。汉东：汉水以东。张：陈设。被：同“披”。侈：狂妄自大。羸：瘦弱。羸师：故意让军队显出衰弱的样子。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随国的贤臣。

【译文】

鬬伯比对楚子说：“我们没有征服汉水以东地区，是由于自己失策造成的。我们扩充军队，配备武器，用武力压迫他们，他们由于恐惧，就同心协力来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他们。汉水以东的诸侯国中，随国最强大。如果随国狂妄自大，必定会抛弃那些小国。那些小国一旦同他分裂，就对楚国有利。少师这人很狂妄，请故意让军队装出疲弱的样子，以助长他的傲气。”熊率且比说：“季梁还在，这种计谋能有什么用处呢？”鬬伯比说：“这是为将来考虑。少师正受到随国国君的宠信。”

【原文】

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



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注释】

授：授与，保佑，指上天给予好运气。淫：淫乱，暴虐。祝：掌管祭礼的官。史：祭祀时记事的官。正辞：言辞符合实际。馁：饥饿。逞欲：放纵私欲。

【译文】

于是，楚武王故意让军队装出疲弱的样子，迎接少师的到来。少师回到随国后，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将要答应。大夫季梁阻止随侯说：“上天正保佑楚国，楚军的疲弱是诱使我们上当的，您何必急于出师呢？我听说小国之所以能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而大国淫暴失道。所谓‘道’，就是对人民忠诚，对神灵虔诚。国君要经常想到让人民得到好处，这就是忠。掌管祭祀的官宣读的祝辞诚实不欺，这就是信。现在人民饥饿而国君却放纵私欲，祝史念祝词时讲假话欺骗神灵。我不知道这样怎么能抵抗大国？”

【原文】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牲牷肥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

【注释】

粢盛：盛在祭器里用来祭祀的谷物。硕：大。瘯蠡：牲畜所患的一种病。即疥癣。奉：同“捧”。三时：春、夏、秋三季农忙季节。害：灾害。醴：甜酒。旨：美味。

【译文】

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完整、肥大，盛在祭器里的黍稷丰盛完备，怎么能说不诚实呢？”季梁回答说：“百姓是鬼神的依靠。因此，圣明的君主总是先办好对人民有利的事，然后再致力于对鬼神的祭祀。所以在进献三牲时祷告说：‘三牲硕大肥美。’这是说百姓普遍富裕，牲口肥大而且繁殖很快，没有生过疥癣等疾病，数量完备充足，品种齐全。在进献黍稷时祷告说：‘黍稷洁净丰盛。’这是说春、夏、秋三季都没有灾害，人民和睦，收成很好。进献美酒时祷告说：‘好米所酿的美酒。’这是说君臣上下都有美德，而没有邪恶之心。

【原文】

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

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注释】

谗：谗言。慝：邪恶。五教：五种道德标准。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九族：说法不一。一般指自高、曾、祖、父，下至子、孙、曾、玄，以及自身。禋祀：古时祭天神的一种礼仪。

【译文】

祭品香气远闻，是说没有谗言、没有奸邪。所以要专心于三季的农事，整治好五教，亲睦九族，然后再致力于祭祀神明。这样百姓和顺，鬼神也会赐福，所以行事就会成功。但是现在，百姓各怀异心，鬼神无所依靠，您的祭品虽然丰盛，又会求到什么福呢？您还是先修明内政，亲近周围兄弟国家，或许可以避免灾难。”随侯听了害怕起来，于是修明内政，楚国也就不敢来侵犯随国了。

曹刿论战

[左传]

【导读】

本篇记叙的是齐、鲁之间的长勺之战，说明了弱小的鲁国战胜强大齐国的原因。长勺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有名战役。本文略于对战斗情景的叙述，通过曹刿的论述，阐明了战争胜败的因素：

在政治上，要取信于民，有百姓的拥护；在具体作战中，要知己知彼。本文也是《左传》描写战争的典范之作。

【原文】

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

【注释】

我：指鲁国，《左传》均用的是鲁国史官的口气，称鲁为“我”。公：鲁庄公，姬姓，名同。公元前693年至前662年在位。曹刿：《史记》记作曹沫。鲁国谋士。肉食者：吃肉的人，专指居高官之人。当时大夫以上的人，方能每日食肉。间：参与。鄙：知识浅陋，眼光短浅。遂：于是。

【译文】

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觐见鲁庄公。他的

同乡人说：“那些吃肉的大人物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其间呢？”曹刿说：“那些吃肉做官的人见识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朝觐见鲁庄公。

【原文】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注释】

安：享受。专：独享。民：百姓。从：跟从。牺牲：指祭祀品，专指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玉帛：宝玉、丝织品，祭祀物品。加：虚夸，意即以小报大，以少报多，以恶报美。信：诚信。孚：使人信服。福：赐福。

【译文】

曹刿问鲁庄公：“靠什么去迎战？”鲁庄公说：“衣服食物这些用来养生的东西，我不敢专享，一定拿来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不能遍及全国，人民不会跟从您的。”鲁庄公说：“用来祭神的牲口、玉帛，不敢虚夸假报，一定以诚实的态度对神。”曹刿回答说：“小的诚心不能得到神的信任，神灵不会赐福。”

【原文】

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注释】

狱：官司。察：明察。情：实际情况。属：类。

【译文】

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彻底查清，但一定按实际情况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为百姓尽心做事的表现，可以凭这一点作战。作战的时候，请允许我随行。”

【原文】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注释】

之：指曹刿。乘：乘坐。长勺：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曲阜县北。鼓之：击鼓进兵。古代作战，击鼓是军队前进的命令。三鼓：擂了三遍鼓。未可：不可以。辙：车轮的痕迹。轼：古代

车厢前供人扶手的横木。望：眺望。逐：追击，追赶。

【译文】

鲁庄公同他坐在一辆战车上，在长勺作战。鲁庄公准备擂鼓进军，曹刿说：“不行。”齐国人擂了三遍鼓，曹刿说：“可以进攻了！”齐国军队大败。鲁庄公准备驱车追击齐军，曹刿说：“不行。”他下车察看了齐军战车的车辙，又登上车前的横木眺望齐军，说：“可以追击了！”于是追击齐军。

【原文】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注释】

既克：已经战胜。作气：士气振作。再：第二次。竭：尽，这里指士气衰竭。盈：充满，这里指士气旺盛。靡：倒下。

【译文】

打败齐军以后，鲁庄公问他取胜的原因。他回答说：“打仗，靠的是勇气。第一次擂鼓，士气振作；第二次就有所衰退，第三次全没有了。他们的士气已尽而我们正盛，所以打败了他们。大国的情况是很难猜测的，怕他们有埋伏。我察看到他们的车辙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子倒下，所以才追击他们。”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传]

【导读】

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带领齐、鲁、宋等八国的军队去讨伐楚国，但楚国毫不示弱，齐国终未达到目的。最后齐、鲁等国不得不和楚国在神前立誓，订立和约。文中对双方的描写都很传神：管仲是在

无理中找借口，齐侯则是一副霸主神气；楚国使者的对答，随机应变，使对方无懈可击，特别是屈完的话，不卑不亢，委婉中带强硬，真是绝好的外交辞令。

【原文】

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注释】

齐侯：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到前643年在位。齐属侯爵，故称齐侯。诸侯之师：指齐、宋、鲁、陈、卫、郑、许、曹八国军队。蔡：国名，楚的盟国。楚子：指楚成王，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楚属子爵。北海：泛指是北方。下句南海泛指南方。风：雌雄相诱。牛马不同种类，当然不会相诱。意思说齐、楚相去遥远，素无干涉。风又有“走失”之意。指两国相距极远，即使放牧走失了牛马，也到不了对方境内。不虞：不料。涉：本指趟水过河，这里指进入。

【译文】

春天，齐桓公带领诸侯的军队攻打蔡国。蔡军溃败，于是又攻打楚国。楚成王派人到齐国军中对齐桓公说：“您住在极北的地方，我住在极南的地方，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不料您竟然进入我的国土，这是什么缘故？”

【原文】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注释】

管仲：齐大夫，名夷吾，字仲。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召康公：周文王的庶子，封于召地。康为谥号。太公：即姜太公，名尚，字子牙，封于齐，是齐国的始祖。五侯九伯：泛指所有的诸侯。五侯：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九伯，指九州之长。征：征伐。夹辅：辅佐，佐佑。履：践踏。这里指齐国可以征伐的范围。海：泛指东部大海。河：黄河。穆陵：齐地名。今山东临朐县南有穆陵关。无棣：齐地名，在今山东省无棣县北。包茅：成捆的菁茅。楚国应向周王进贡之物，用以祭祀滤酒。共：同“供”。缩酒：祭祀时以茅滤酒。徵：追究。昭王：周昭王。相传昭王晚年荒于国政，在他南巡渡汉水时，当地百姓给他一只胶粘的船。船坏而死，没能回国。

【译文】

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们已故的君王说：‘五侯九伯如犯有罪过，你可以征讨他们，以辅佐周王室。’他还赐给我们先君可以征伐的范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应进贡的包茅没有奉献到朝廷，以致周王祭祀的时候没有用来滤酒的东西，为此我特来问罪。周昭王南巡没有回去，这件事我也要问个清楚。”楚使者回答说：“贡品没有献到朝廷，是我们国君的罪过，哪里敢不供给？昭王没有回去，您也许应该到水滨去问问！”

【原文】

师进，次于陉。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注释】

次：军队驻扎。陉：山名，在今河南省郾城县南。召陵：地名，在今河南郾城县东。屈完：楚大夫。如：到……去。

【译文】

诸侯的军队继续前进，驻扎在陉地。夏天，楚成王派屈完到齐国军队。齐军后撤，驻扎在召陵。

【原文】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何如？”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注释】

陈：陈列。乘：乘兵车。不穀：犹言不善，古代诸侯自称的谦词。先君之好是继：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是，复指代词。与不穀同好：和我友好。徼：求。

【译文】

齐桓公摆列好诸侯的军队，与屈完同乘一辆车子检阅。齐桓公说：“这么多诸侯同来难道是为了我自己吗？不过是为了想要他们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啊。你们和我同样友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蒙您向敝国社稷之神求福，蒙您安抚我们君王，这也是我们君王的意愿啊。”

【原文】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注释】

绥：安抚。方城：楚山名，在今河南叶县南。春秋时楚所筑长城即经由此山。池：护城河。

【译文】

齐侯说：“我用这么多的军队战斗，谁能抵挡他们？用这支军队攻城，什么城不能攻克？”屈完回答说：“您如果用仁德安抚诸侯，谁敢不服从？您如果动用武力，那么，楚国便把方城山当作城墙，把汉水当作护城河，您的军队虽多，也没用处。”屈完和诸侯签订了盟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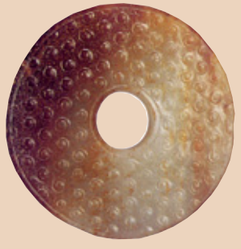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

【导读】

鲁僖公二年，晋侯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灭虢夏阳。鲁僖公五年，晋侯再一次向虞国借道伐虢。虞国大夫宫之奇看穿了晋侯的阴谋，于是力劝虞公不要借道。他首先陈述了

虞、虢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然后揭露了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于神灵。



【原文】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注释】

假：借。宫之奇：虞大夫。表：外面，这里有屏障的意思。玩：忽视。辅：面颊骨。车：牙床骨。辅车二者相互依存。

【译文】

晋侯再次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一旦灭亡，虞国也一定跟着灭亡。我们不能助长晋国的贪心，对敌人决不可忽视。借道一次就已经很过分了，难道还要有第二次吗？俗话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正是虞国与虢国的关系啊。"

【原文】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注释】

宗：同祖为宗。晋、虞、虢均为姬姓国，同一个祖宗。卿士：执政大臣。虞仲：太王的次子。太伯是长子。不嗣：太伯出走后，没有继承太王之位，所以说"不嗣"。盟府：主管盟誓典策的官府。宠：尊贵。逼：迫近，威胁。

【译文】

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会害我吗？"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都是大王的儿子，太伯(为让位与王季)没有听从父命，而与虞仲一起出走了，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都做过文王的执政大臣，对周王室都有功劳，记载他们功勋的典册至今还保存在官府里

(可见虢晋关系比虞晋的关系亲密得多)。现在晋国要灭掉虢国，哪里还会爱虞国？况且，晋国对虞国能比它对桓叔、庄伯两族更亲近吗？桓、庄两族有什么罪过呢？竟成了被杀戮的对象！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晋侯构成了威胁罢了！亲族之间由于权势的威胁，尚且加以杀戮，更何况我们是一个国家呢！"

【原文】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注释】

享祀：祭祀。把食物祭鬼神叫享。据：依附。既依附，则必保佑。实：是，提前宾语。《周书》：古书名，已亡佚。伪《古文尚书·祭仲之命》袭用了这两句。辅：助。这里指保佑。黍稷：泛指五谷，是祭祀用品。馨：散

布很远的香气。古人以为，鬼神闻到香气就是享用了祭品。馨香：这里指祭品。緊：语气词。这两句见伪《古文尚书·旅獒》。今本《尚书》"民"作"人"，"緊"作"其。"冯：通"凭"。取：夺取，即灭掉。

【译文】

虞公说："我祭祀鬼神的供品丰盛又洁净，鬼神一定会保佑我。"宫之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并不亲近于某一个人，只是保佑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上说：'上天没有亲疏，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又说：'并不是祭祀用的黍稷自己会散发出香气，而是显著的德行使芳香远闻。'又说：'人们进献的祭品虽然相同，但只有有德行的人的祭品，鬼神才会享用。'如此说，如果没有德行，人民就不和睦，鬼神就不会享用他的祭品了。鬼神所依凭保佑的，就在于德行。如果晋国灭掉虞国，而且修明道德，再向鬼神进献丰洁的祭品，鬼神还会把它吐出来吗？"

【原文】

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冬，晋灭虢。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注释】

腊：一种年终的祭祀典礼。更：再。举：起兵。晋将用灭虢的军队来灭虞，不需再起兵了。馆于虞：晋兵驻在虞国。执：捉住。

【译文】

虞公不听宫之奇的劝告，答应了晋国使臣的要求。宫之奇便带领他的家族离开了虞国。他说："虞国来不及举行年终腊祭了，晋国灭掉虞国就在这次行动中，用不着再次发兵了。"这年冬天，晋国消灭了虢国。晋军回师时，驻扎在虞国，趁机袭击虞国，把虞国灭掉，并捉住了虞公。

齐桓下拜受胙

[左传]

【导读】

周朝自平王东迁后，王室渐衰。但诸侯中想要成为霸主的，还必须打着尊重周王室的旗号。本篇便反映了这种情况。齐桓公会集鲁、宋、卫、

郑、曹等国君侯在葵丘重申旧日盟约。周襄王特派使者来赐祭肉，并赐齐桓公不用下拜，而桓公坚持下拜受赐。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活现了当时的情景。

【原文】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

【注释】

葵丘：宋地名，在今河南兰考。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鲁僖公、周天子使臣宰孔、齐桓公、宋襄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会盟于葵丘。寻盟：重申过去的盟约。因公元前652年，齐桓公曾率诸侯会盟于曹国的洮地。

【译文】

夏天，诸侯在葵丘集会，重申前次的盟约，加强友好关系，这是合乎礼义的事。

【原文】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注释】

王：“王”与下文的“天子”都指周襄王。宰孔：宰，官名。孔，人名。齐侯：齐桓公。胙：古代祭祀用的肉。按周礼，这种肉只赏赐给同姓诸侯。现赐给姜姓的齐国，表示周王室对齐国的特殊礼遇。有事：有祭祀大事。文武：周文王和周武王。伯舅：天子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当时周王室与异姓诸侯通婚，故有此尊称。耋：年七十称耋。加劳：加之有功于王室。鲁僖公七年，周惠王死后，王后欲立其爱子大叔带。齐桓公召集八国诸侯支持太子郑，郑得立，为周襄王。另一说，重加慰劳。违：离开。咫：八寸。咫尺，比喻距离很近。小白：齐桓公名。陨越：坠落，倒下去。遗：送给，给予。下，拜，登，受：受赐时的四种动作，即下阶，拜谢，登堂，受赐。

【译文】

周襄王派宰孔赏赐给齐桓公祭肉，说道：“天子正在祭祀文王、武王，差我把肉赐给伯舅。”齐桓公将要下阶拜谢。宰孔说：“后头还有命令。天子叫我说：‘因为伯舅年老了，加之对王室有功劳，所以晋升一级，无须下阶拜谢！’”齐桓公回答说：“天子的威严就在我的面前，我小白怎敢贪天子的宠命而不下阶拜谢呢？那样，恐怕要跌倒在台下，给天子丢脸，我怎敢不下阶拜谢？”于是下阶，拜谢，登堂，接受祭肉。

子鱼论战

[左传]

【导读】

本篇记叙了宋国子鱼对宋襄公战败的分析评论之词，表现了子鱼对作战的远见卓识。本文所描写的战事发生在齐桓公死后，楚、宋争霸之时。

宋襄公为确立霸主地位，进攻依附于楚国的郑国，于是发生了宋、楚之间的泓水之战。在交战中，宋襄公指挥失误，一再地坐失战机，终致惨败。

【原文】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注释】

天之弃商：宋是商朝的后裔，所以有此说。从商灭到宋襄公时，已四百多年。

【译文】

楚国为了援救郑国出兵攻打宋国。宋襄公准备应战，大司马公孙固规劝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您想要复兴它，这是不能赦免的罪过啊！”宋襄公不听。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水作战。宋军已排好阵势，楚军还未完全渡过泓水。司马子鱼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趁他们还没有完全过来，请下令攻击他们。”宋襄公说：“不可以。”楚军已经全部过河，但还没有排好阵势，司马子鱼请求出击。宋襄公说：“不可以。”直到楚军布好了阵势，宋襄公才去攻击他们，宋军大败。宋襄公伤了大腿，左右侍卫官都被杀死。宋国里的人都责怪宋襄公。宋襄公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古人作战，不在险隘处阻击敌人。寡人虽是亡国的殷商后代，也不肯击鼓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原文】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注释】

勍敌之人：强劲的敌人。爱：怜惜。致志：鼓起士兵的斗志。

【译文】

子鱼说：“您不懂作战。强大的敌人，陷在险隘的地方而不能摆好阵势，这是上天帮助我们啊。敌人遇到险阻而向他们进攻，不是很好的战机吗？这样还怕不能战胜呢。何况现在的这些强劲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老头子，捉住了也不能放，有什么理由顾惜呢？向士兵讲明战败就是国耻，教给他们战术，就是要求他们努力杀敌啊。受伤而没有死的敌人，为什么不再一次去击杀他们？假如怜惜再次受到伤害的人，就不如一开始就不要伤害；如果怜悯头发花白的人，就不如干脆投降。军队是凭借有利时机来作战的，鸣锣击鼓是用声音来鼓舞士气的。得到有利的时机就要利用它，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是可以的。鼓声大作而使斗志高昂，擂鼓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是可以的。”

寺人披见文公

[左传]

【导读】

寺人披本为宫内侍卫小臣，曾为晋献公搜捕重耳于蒲城，又曾为晋惠公行刺重耳于渭滨。等到重耳即位为文公，他恃机密大事求见文公，并说出一整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既为过去的事情开脱，又好似处处为君王着想，字字真切，句句在理，使重耳不能不信。重耳因能宽大为怀，尽弃前嫌，故能逢凶化吉，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

【原文】

吕、郤畏逼，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犹在，女其行乎！"

【注释】

晋侯：晋文公重耳。寺人披：寺人即后世的宦官，名披。让：斥责。惠公：重耳弟晋惠公夷吾。中宿：第二夜。袪：袖管。

【译文】

吕甥、郤芮害怕受到迫害，准备烧毁晋文公的宫室，杀死文公。寺人披请求觐见晋文公。晋文公派人斥责他，并拒绝接见，对他说："蒲城那一次，献公命令你隔一晚到达，你当天就到了。后来我在狄国时与狄国国君在渭水边打猎，你为惠公来设法行刺我，他命令你三夜后到达，你在第二个晚上就到了。虽然有国君的命令，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呢？在蒲城被你斩断的那只衣袖我还保存着，你还是走吧。"

【原文】

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唯刑臣！"公见之，以难告。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宫火。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

【注释】

君命无二：执行君主的命令，没有二心。蒲人、狄人：在蒲城和在狄城的人，借指重耳。刑臣：受过刑的臣子，寺人披自称。

【译文】

寺人披回答说："我以为您这次回国，已经明白做国君的道理了。如果还是不明白，恐怕又要遭受祸害。执行国君的命令，没有二心，这是古代的遗训。为国君除掉敌人，要看我自己有多大的力量，至于您当时是蒲人还是狄人，与我又有什么相干呢？现在您做了国君，难道就没有在蒲、狄时那样的灾祸吗？从前齐桓公不计较管仲射中过自己的带钩，反而任命管仲为国相。您如果与齐桓公的做法不同，又何必下令驱逐我呢？而且离开晋国的人将会很多，岂止我一个人？"于是晋文公接见了他，寺人披把吕甥、郤芮将要烧宫的计划告诉了晋文公。三月，晋文公暗地里与秦穆公在王城会面。三月的最后一天，晋文公的宫室里突然起火。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就赶到黄河边上。秦穆公诱捕并杀死了他们。

介之推不言禄

[左传]

【导读】

本文记叙了介之推不贪求利禄的言行。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由于宫廷内乱，被迫在外流亡十九年，最后在秦穆公帮助下回国登上君位。晋文公

即位后就论功赏赐跟他一起逃亡的人。在这些人中，只有介之推不求利禄，功成身退，隐居山林。介之推的言论，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君命受之于天的思想，另一方面突出了他不贪求功名利禄的高贵品质。

【原文】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

【注释】

惠、怀：惠，晋惠公，名夷吾。怀，晋怀公，名圉，惠公的儿子。绝：断绝。相蒙：相互欺骗。

【译文】

晋文公赏赐跟他一起流亡的人。介之推没有谈到俸禄问题，晋文公也没有把俸禄分赐给他。介之推说："献公的儿子有九个，现在只有君侯还活着。惠公、怀公没有亲近的人，国外的诸侯、国内的臣民都抛弃了他们。上天还不想断绝晋国的国运，必定会有人来掌管。这掌管晋国祭祀的人不是君侯还有谁呢？这本来是上天给安排的，然而那几位却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不也太骗人了吗？偷别人的钱财，尚且叫他盗贼，何况是贪取上天的功劳作为自己的功劳呢？下面的人把贪天之功为己功的罪过当作正义，上面的人对他们的奸邪行为加以赏赐，上上下下相互欺骗，我难以跟他们相处啊。"

【原文】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注释】

怼：怨恨。文：表白。

【译文】

他的母亲说："你何不也去求赏赐呢？如果不去求，因此而死，又怨谁呢？"介之推回答说："我已经责备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去效法他们，那罪过就更重了；况且说了怨恨的话，就不应该再吃他所赏赐的俸禄。"他的母亲说："也使君侯知道这件事，怎么样？"介之推回答说："言语，原是用来表白自身行动的，自身将要退隐了，还用得着表白吗？我要是去讲就是想得到显达啊。"他的母亲说："你能这样吗？我和你一同隐居吧。"于是就隐居到死。晋文公找他不着，就把绵上作为介之推的封地，并说："用这来记下我的过失，并且也用来表扬好人。"

展喜犒师

[左传]

【导读】

齐国进攻鲁国，僖公派展喜去慰劳齐师，结果展喜的一席话就促使齐侯无功而还。中心意思是：齐有先王之命要辅佐周室，与鲁和睦相处，所以以齐桓公之盛尚且能和协诸

侯，不敢以征伐为事，现在如果进攻鲁国，将有负于先王先君。展喜的这段外交辞令说得大义凛然而又委婉动听，充分表现了他的语言智慧。

【原文】

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

【注释】

我：指鲁国。鄙：边境。公：鲁僖公。展喜：鲁大夫。犒：慰劳。展禽：姓展，名获，字禽。展喜之兄。

【译文】

齐孝公攻打鲁国北部边疆，鲁僖公派展喜犒劳齐军，并让他向展禽求教犒军的办法。齐孝公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就迎上他，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自动步，将要屈尊到我国来，特派下臣来犒劳您左右的人。"齐孝公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小人害怕，君子却不怕。"

【原文】

齐侯曰："室如县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

【注释】

股肱：意为得力的助手。大腿为股，胳膊由肘到肩称肱。盟府：掌管盟约的官府。太师：即"太史"。职：掌管。

【译文】

齐孝公说："你们的府库空得像挂着的磬，田野里寸草不生。还依仗什么而不恐慌？"展喜回答说："依靠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都是周王室的股肱大臣，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们，并赐给他们盟约，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要相互伤害啊！'盟约保存在盟府里，太师掌管着它。齐桓公因此召集诸侯，调解他们之间的不和，弥补他们之间的隔阂，从而匡救他们的灾难，他这样做就是履行过去周公、太公辅佐周王室的职责啊。等到您登上君位，诸侯都怀着希望说：'他也许会继承桓公的功业吧！'我国因此不敢保城聚众。国人说：'难道他继承君位九年，就背离先王遗命，废弃原来的职责，这样怎么对得起先君呢？'您必定不会这样。我们依靠这些而不恐惧。"齐孝公于是就撤军回国了。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

【导读】

烛之武在危急关头利用秦晋之间的矛盾，慷慨陈词，有形势的分析，又有史事的引用，骨子里是为了保全郑国，表面上却处处为秦国打算。这篇说辞终于收到了预期的效

果，使秦穆公撤兵回国，达到了保卫郑国，使秦国主动撤兵，又不失和气的目的，体现了烛之武的雄辩力量与政治家的才略。

【原文】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注释】

晋侯：指晋文公重耳。秦伯：指秦穆公。无礼于晋：指重耳流亡路过郑国时，郑文公不按礼节接待他。贰于楚：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前，郑文公派兵支援楚国，准备联合对晋作战。军：驻军。函陵：郑地名，在今河南新郑县北。氾南：氾，水名，这里指东氾水，在今河南中牟县南。

【译文】

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在一起围攻郑国，因为郑国以前有对晋文公的失礼行为，并且对晋国怀有二心，暗地里依附楚国。晋军进驻函陵，秦军进驻氾南。

【原文】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注释】

郑伯：郑文公。烛之武：郑国大夫。见：谒见。壮：三十为壮。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

【译文】

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很危险了。如果能派烛之武去谒见秦国国君，秦军一定会撤走。"郑文公听从了他的意见。但烛之武却推辞说："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尚且比不上别人；现在年老了，更不能有所作为了。"郑文公说："我没有早重用你，现在在紧急情况下才求你。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你也不利吧！"烛之武答应了。

【原文】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

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注释】

缒：以绳系重物。这里指用绳子缚住烛之武，从城墙上往下放。鄙远：把边远的郑国作为边邑。陪邻：使邻国增加土地。薄：与厚相对，土地少。东道主：东方道路上招待宿食的主人。郑在秦东，所以这么说。行李：使臣之类。共：同“供”。尝为晋君赐：指秦穆公曾帮助晋惠公。焦、瑕：晋国二地名。在今河南陕县一带。版：筑墙时所用夹板。这里指防御工事。封：疆界。肆：扩展。阙：损害。

【译文】

夜里，烛之武用绳子缚住身体，从城墙上下来。他见到秦穆公，说：“秦、晋两军围攻郑国，郑国人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郑国灭亡对您

有益，那就麻烦您使郑国灭亡吧！跨越一个国家，把偏远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边邑，您知道，要管理它是很困难的。那么，您何必灭掉郑国来扩大邻邦晋国的领地呢？邻国的实力增强了，就等于您的力量被削弱了。如果能保留郑国作为您东方道路上的主人，您的使者经过这里时，郑国可以供应他们所缺乏的物资。这对您没有什么害处。况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有过恩惠，他曾答应以焦、瑕二地相谢，但是他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在那里修筑了防御工事，这些都是您所知道的。晋国哪里有满足的时候！如果晋国灭掉郑国把它作为东部疆界，它就会想要扩展西部疆界。如果它不损害秦国，它又从哪里取得土地呢？这种损害秦国利于晋国的事情，就请您好好考虑吧。”

【原文】

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注释】

说：同“悦”。杞子、逢孙、杨孙：都是秦大夫。

【译文】

秦穆公听了烛之武的话，非常高兴，就和郑国订立盟约，派杞子、逢孙、杨孙留守在那里，自己率军回国了。

【原文】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注释】

子犯：晋大夫狐偃，晋文公的舅父。微夫人：微，没有；夫人，那人，指秦穆公。此句指秦穆公帮晋文公回国就位。敝：使受损。与：亲附。所与，同盟者。知：同“智”。乱：混乱的局面。指秦晋关系破裂。整：与“乱”反。武：合于兵家之道。去之：离开郑国。

【译文】

子犯请求出兵追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如果没有秦穆公的帮助，我到不了今天的位置。依靠了别人的力量，却去伤害人家，这是不仁；失掉自己的同盟国，这是不智。以破裂两国关系的混乱局面来代替两国联盟，这不合兵家之道。我们还是回去吧！”晋军也离开了郑国。

蹇叔哭师

[左传]

【导读】

烛之武退秦师后两年，晋文公卒，秦穆公想趁杞子等戍守郑国的机会出兵灭郑攻晋。蹇叔极力反对，认为不远千里攻击他国不可能出奇制胜，势必会劳而无功，并预言晋军将在殽山打败秦军。之后的秦晋

殽之战，秦全军覆没，正应验了蹇叔的话，表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透彻分析，也表现了他对秦军命运的关切和忧虑，忧国之心，粲然可表。

【原文】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注释】

杞子：留驻郑国的秦大夫。管：锁和钥匙。潜师：秘密派军队。蹇叔：秦国老臣。远主：指郑国。无所：无所得。悖：背离、叛逆。孟明、西乞、白乙：秦国将领孟明，姓百里，名视。西乞，名术。白乙，名丙。孟子：即孟明。中寿：约指活到六七十岁。拱：两手合抱。

【译文】

杞子从郑国派人到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面城门的钥匙，如果偷偷地派军队来，郑国就可以占领。”秦穆公去向蹇叔请教。蹇叔说：“使军队长途疲惫而去袭击远方国家，我还不曾听说过这样的事。我们的军队劳累得精疲力尽，远方的郑国却早有防备，恐怕不行吧？军队的行动，郑国必定会知道。军队辛辛苦苦地奔波而又得不到什么好处，必然产生叛逆之心。况且行军千里，谁不知道呢？”秦穆公拒绝了他的意见。召见孟明、西乞、白乙，命令他们从东门外出兵。蹇叔为此大哭，说：“孟明！我看见军队出发，可看不见它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如果你中寿就死了，现在你墓上的树该有合围粗了。”

【原文】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注释】

与：参与。殽：同“崤”，山名，在今河南洛宁县北。陵：大山。有南北两山，相距三十五里。夏后皋：夏代君主，名皋，是夏桀的祖父。辟：同“避”。必死是间：必定死在二陵之间，指晋军必在此伏兵袭击秦军。东：东进。

【译文】

蹇叔的儿子参加出征的队伍，蹇叔哭着送他，说：“晋国人一定在殽山抵抗我军。殽有两座山陵，它南边的山陵，有夏后皋的墓；它北边的山陵，是文王曾经避风雨的地方。你必定死在两座山陵之间，我将在那里收取你的尸骨啊！”于是秦军就向东进发了。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周文二

◎郑子家告赵宣子 [左传]
◎齐相佐不辱命 [左传]
◎楚归晋知罃 [左传]
◎吕相绝秦 [左传]
◎驹支不屈于晋 [左传]
◎祁奚请免叔向 [左传]
◎季札观周乐 [左传]
◎子产论尹何为邑 [左传]
◎子革对灵王 [左传]
◎子产论政宽猛 [左传]
◎吴许越成 [左传]

郑子家告赵宣子

[左传]

【导读】

本篇记叙了郑大夫子家就晋、郑关系写给晋国赵宣子的一封信。郑国是一小国，夹处于晋、楚两个对立的大国之间，既要侍奉于近邻晋国，又

不能得罪楚国，所以外交关系很难处理。晋国对郑国处理晋及楚的关系不满意，所以在鲁文公十七年时，晋灵公会合诸侯排斥郑国。于是有了郑子家的这封信的产生。

【原文】

晋侯合诸侯于扈，平宋也。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

【注释】

晋侯：晋灵公。扈：郑地名，今河南原武县西北。平宋：平息宋国内乱。鲁文公十六年十一月，宋昭公被杀，他的弟弟鲍革立，称文公。十七年春，晋联合卫、陈、郑攻宋，讨伐文公，但因见文公已立定，反定其位而还。

【译文】

晋灵公在扈会合诸侯，为的是平定宋国的乱事。晋灵公没有见到郑伯，以为郑伯有二心，暗地里依附了楚。

【原文】

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

【注释】

寡君即位三年：寡君，晋穆公。郑穆公即位于鲁僖公三十三年，其三年正当鲁文公二年，当时蔡国还没有服事晋国。蔡侯：蔡庄侯。侯宣多之难：侯宣多，郑国大夫。郑穆公立为国君，赖侯宣多之力，因此侯宣多恃宠专权。克减：稍稍压制。

【译文】

郑国的大夫子家，派了个通信官并给他一封信，在信中告诉赵宣子说："我们的国君即位三年，召了蔡侯和他同来服侍你们襄公。九月，蔡侯来到我国从这里去你们晋国。我国由于有侯宣多的祸乱，我们的国君因此没有和蔡侯一同前来。十一月，侯宣多的乱事稍稍平息之后，就跟随蔡侯来朝见你们国君。

【原文】

"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

【注释】

夷：郑穆公的太子，后来即位为郑灵公。陈侯：陈共公。蔵：完成。烛之武：郑国大夫。绛：晋国都。

【译文】

"十二年六月，归生又辅佐我们国君的太子夷，把陈侯朝晋的事向楚国请命，又来朝见晋君。十四年七月，我们的国君又来朝见，以完成陈侯朝晋的事。十五年五月，陈侯才得以从我国去朝见晋君。去年正月，烛之武辅佐太子夷去朝见晋君。八月，我们的国君又去朝见。以陈、蔡两国非常接近楚国，却不敢对晋有二心，这都是由于我们的缘故啊。虽然我们这样服侍晋君，为什么却得不到免罪呢？我们国君在位的岁月里，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现在的晋君，太子夷和

我们几位大臣相继来到绛都朝见。虽然我们是小国，行大国之礼那就没有谁超过的。

【原文】

"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馀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注释】

文公：郑文公。

【译文】

"现在大国却说：'你们没有使我称心快意。'要是这样，我们郑国只有灭亡，因为我国侍奉晋国的礼数不能再增加了。古人有句话说：'怕头怕尾，那身子还剩多少呢？'又说：'鹿临死不选择庇护的地方。'小国服侍大国，大国有恩德，那小国还是懂得报答恩德的人；如果大国没有恩德，那么小国就只好是被逼冒险的鹿了。走得太快，就必然要走那些危险的地方；被逼得急了还有什么工夫来选择呢？你们的命令没完没了，我们也知道终究要被灭亡，只好集中全国所有的兵力在隰等待，就只听您的命令了！郑文公二年，我国君朝见齐桓公；四年替齐国袭击蔡国，蔡是楚的属国，可是我们也得到楚国的谅解，与楚讲和。小国夹在大国的中间，服从强国的命令，难道是它的罪过吗？大国要是不体谅，我们就没法逃避与你们作战而亡的命运了。"

【原文】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注释】

巩朔：晋国大夫。池：晋灵公女婿名。

【译文】

晋大夫巩朔跟郑国达成了和议，把赵穿和晋灵公的女婿池作为人质留在郑国。

齐国佐不辱命

[左传]

【导读】

齐晋之战(公元前589年)，齐失利，晋追击。齐要求讲和，晋提出苛刻条件。齐使者国佐不辱使命，据理驳斥；又婉转说出齐国“收拾馀烬，背城借

一”的决心。整个说词既无乞怜之态，又无唐突之病，刚柔相济，恰到好处。

【原文】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

【注释】

从：追击。丘舆：齐地名。在今山东益都县南。马陉：齐地名。在今益都县西南。齐侯：齐顷公。公元前598年至前582年在位。宾媚人：即国佐。纪甗、玉磬：甗，礼器。磬：乐器。这是齐灭纪国时得的两件宝器。客：晋国。

【译文】

晋军追击齐军，从丘舆进入齐国境内，攻打马陉。齐顷公派国佐向晋国进献纪国的甗和玉器以及土地，请求讲和。如果这样晋国还不答应，那就随便晋人如何做吧。

【原文】

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注释】

赂：赠送的礼物。萧同叔子：齐顷公的母亲。萧，国名。同叔，萧国国君的名。子，女儿。尽东其亩：使用地垄亩改为东西方向。因为齐、晋东西相邻，这样，晋国兵车易于进入齐国。王命：先王留下的以孝治天下的命令。

【译文】

宾媚人献上礼物后，晋人还不答应，并说：“必须用萧同叔的女儿作人质，而且要把齐国境内的田地垄亩都改成东西方向，才可以讲和。”国佐回答说：“萧同叔的女儿不是别人，是我们国君的母亲。如果以同等的地位看待齐、晋两国，那也是晋君的母亲。您向诸侯宣布重大命令，偏说必须以他的母亲为人质来作为凭信，这符合先王留下的以孝治天下的遗命吗？况且这是以不孝教人。

【原文】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

【注释】

锡：通“赐”，赐予。疆理：划分疆界，治理田地。阙：过失。四王之王：四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王，作动词，成为天下之王。济：满足。五伯：一说指夏昆吾、商大彭、豕韦、周的齐桓公、晋文公。一说指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役王命：为王命效劳。优优：宽大平和的样子。遒：聚。

【译文】

“《诗经》上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可以影响、感化同类的人。’如果以不孝的行为去号令诸侯，这恐怕不是以孝行感化同一类人吧？先王划分疆域和田地垄亩，察看土地，种植合适的作物。所以《诗经》上说：‘划分疆界和垄亩，有南北走向，有东西走向的。’现在您为诸侯划分疆界，治理天下，却要田埂必须东西走向，只为了您的兵车进出的方便，也不顾土地是否适宜，这恐怕不是先王的遗命吧？违反先王的遗命是不义，怎么可以作诸侯的盟主呢？晋国的确有缺点啊！四王能够称王于天下，树立德政，并满足了诸侯的共同愿望。五伯能够成就霸业，勤劳辛苦地安抚诸侯，共同执行先王的命令。现在您希望联合诸侯，却只贪图满足自己无止境的贪欲。《诗经》上说：‘施行宽大平和的政策，各种福禄会归聚到一起。’您因施政不宽而抛弃了各种福禄，这对诸侯有什么害处吗？

【原文】

“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挠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拾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

【注释】

腆：厚。赋：借指军队。以犒从者：一种委婉的说法，意为与晋作战。挠败：挫败。徼：求。泯：消灭。爱：吝惜。馀烬：烧残的灰，比喻残余的军队。背城借一：意为在城下决一死战。

【译文】

“您如果不想讲和，我们的国君还有另外的话要说。他说：‘您带领军队来到我国，我们只有一些单薄疲弱的军队来迎接您。由于害怕您的威力，我们的军队挫败了。如果您肯赐福给齐国，不毁灭齐国的社稷，使我们两国能继续过去的友好关系，那么我们就毫不吝惜我们的宝器和土地。如果您不答应，就请允许我们收集残余的队伍，在城下和您决一死战。如果我国侥幸得胜，还会听从您的命令；如果不幸战败，更不敢不听从您的命令了。”

楚归晋知罃

[左传]

【导读】

宣公十二年，晋楚战于邲，晋军大败，知罃被俘。事隔九年，晋楚想重修旧好，晋国送还楚公子谷臣，楚人则释放知罃。本文记述了“楚归晋知罃”时，楚共王和知罃的一

段对话。楚国放回知罃，其主要原因是他父亲已担任中军副统帅。楚王问他如何报答，知罃据理应答，说这是国家公事，并无私恩可言，他所应做的就是尽力国事，无愧于国家。

【原文】

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

【注释】

谷臣：楚庄王的儿子。连尹：官名。襄老：人名，楚臣。知罃：晋大夫，被楚俘获。荀首：晋国上卿，知罃的父亲。中军：古代军队分三军，左、中、右三军。

【译文】

晋国人归还楚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的尸体给楚国，用来换取知罃。在这时候知罃的父亲荀首已经是晋军的副统帅了，所以楚国人答应了这个请求。

【原文】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

【注释】

王：楚共王。治戎：治兵，作战。俘馘：俘虏。馘，割耳。衅鼓：拿敌人的血涂满鼓面。德：感激的恩德。纾：宽舒，缓和。宥：宽赦。累囚：被捆绑的俘虏。

【译文】

楚王送别知罃，说：“您大概怨恨我吧？”知罃回答说：“两国交战，微臣没有才能，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因此成为俘虏。您的左右没有用我的血来涂满鼓面，使我得以回国就戮，这是您的恩惠。臣实在没有才能，还敢怨恨谁呢？”楚王说：“这样说来，那么您感激我吗？”知罃回答说：“两国都为自己的国家打算，设法缓解自己人民的痛苦，各自克制自己的怨恨，而相互宽恕。两国释放被捆绑起来的囚犯，以此达成友好关系。两国结好，臣不曾参与，又感激谁呢？”

【原文】

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

【注释】

不任：不应该。

【译文】

楚王说：“你回去以后，用什么报答我？”知罃说：“我没有怨恨，您也不值得我感激，没有怨恨没有感激，我不知道报答什么。”

【原文】

王曰：“虽然，必告不穀。”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

【注释】

不穀：古代诸侯自称时的谦称。灵：威信，这里指福气。归骨于晋：意为活着回到晋国。外臣：对别国国君称本国的臣子。这里指知罃父荀首。戮于宗：执行家法，在宗族内处死。宗

职：家族世袭的官职。事：军事。这里指担军中职务。修封疆：意为保卫边疆。修，治理。执事：办事人员，实指楚王。这是一种客气说法。违：躲避。致死：不惜献出生命。

【译文】

楚王说：“虽然这样，您也一定要告诉我。”知回答说：“托您的福，我得以使自己回到晋国，我们的国君若把我杀了，虽死也是忠于晋国的。若是因为您的恩惠而赦免了我，把我赐交您的外臣荀首；荀首向寡君请命，

而把我杀死在宗庙里，也是虽死而忠于晋国的。如果没能得到国君诛杀我的命令，而让我继承宗子的地位，按照次序而轮到我担当晋军职务，率领一支部队保卫边疆。那时，虽然遇到您的军队，也不敢躲开，将全力作战，不惜生命，用这来尽到做臣子的礼节，这就是我用来报答您的。”

【原文】

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注释】

礼：礼仪。

【译文】

楚王说：“晋国，我们是不可同它争斗的。”于是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礼仪而让他回去。

吕相绝秦

[左传]

【导读】

本篇记载了晋大夫吕相代表晋国宣布跟秦国绝交时的一段外交辞令。秦、晋为春秋时的两个大国，虽结为“秦晋之好”，但有时又互相攻伐。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80年)，晋厉公与秦桓公会盟于令狐，

秦桓公却中途变卦，背弃了盟约，又召狄族及楚国进攻晋国。晋国也不甘示弱，统率诸侯的军队进攻秦国，并先派吕相与秦绝交，显示师出有名。

【原文】

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注释】

晋侯：晋厉公，公元前580年至前573年在位。吕相：晋大夫。献公：晋献公。穆公：秦穆公。戮力：合力。昏：同“婚”。这里指秦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为夫人。天祸晋国：指骊姬之乱造成的重耳、夷吾等公子逃亡国外。无禄：无福禄，不幸。即世：即

去世。用：因而。韩之师：指鲁僖公十五年时，秦伐晋，在韩原交战，秦俘晋惠公。用集我文公：指秦穆公助晋文公重耳回国即位。成：成全。

【译文】

晋厉公派遣吕相去跟秦国绝交，说：“从前我国献公和秦穆公开始互相和好，合力同心，用盟约誓言来明确两国关系，又用婚姻来加深两国关系。上天降祸晋国，发生内乱，以致文公奔往齐国，惠公奔往秦国。不幸献公去世，秦穆公不忘往日的恩德，使我惠公因此能够回国即位，主持祭祀。可是秦国又不能把好事做到底，却和我们发生了韩原之战。后来穆公心里也有些懊悔，因此帮助文公回国，这是穆公的成全啊！

【原文】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场，我文公帅

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靖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注释】

躬擐甲胄：亲自披铠甲戴头盔。征：率领。胤：后代。怒：侵犯。疆场：边境。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指鲁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秦晋联军围郑。致命于秦：与秦国拼死决战。绥靖：安抚。造：成就，有恩。西：指秦国，秦在晋西。

【译文】

“文公亲自穿戴着铠甲头盔，登山涉水，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率领东方的诸侯——虞、夏、商、周的后代，去朝见秦国，也就已经报答你们旧时的恩德了。郑人侵犯您的边界，我们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共同包围郑都。你们的大夫不同我们商量，私自和郑订立盟约。诸侯都痛恨这事，要和秦拼命。文公怕秦国受害，安抚诸侯，秦军才得平安回国，这是我们对秦国有重大的恩德啊！

【原文】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注释】

吊：吊丧慰问。蔑：轻视。寡：少，文中意为欺侮。迭：突然侵袭。这里指秦、晋之战。奸绝：即拒绝。保城：边境上的城邑。殄：毁灭。费滑：滑为国名。费为滑国的都城。扰乱：扰乱。郑、滑都是晋的同姓盟国，故文中称“兄弟”、“同盟”。陨：同“殒”。死亡，灭亡。殽之师：鲁僖公三十三年，晋军在殽山大败秦军。即：接近，亲近。成王陨命：指鲁文公元年楚成王被杀。逞：满足。

【译文】

“不幸，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吊丧，对我们去世的国君无礼，欺我们的襄公孤弱，突然侵犯我们的殽地，断绝和我们的友好关系，又攻打我们边境城邑，灭掉我们的费滑，拆散我们的兄弟，扰乱我们的同盟，妄图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掉穆公以前的功勋，但怕国家灭亡，因此有殽地的战争。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希望穆公能够赦免我们。穆公不听，却亲近楚国来谋害我们。上天显示它的心意，保佑我国，而楚成王被杀丧命，穆公因此不能够在我国称心快意。

【原文】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注释】

康、灵：秦康公、晋灵公。康公我之自出：秦康公是晋献公的女儿所生，所以说出自晋国。蝥贼：吃庄稼的害虫，比喻对国家有危害的人，这里指晋国公子雍。令狐之役：鲁文公年间，秦晋在令狐交战。令狐在今山西临猗县西。晋襄公死后，晋国执政大臣赵盾主张一直寄居秦国的公子雍为嗣，但襄公夫人极力反对。所以晋出兵攻击秦国护送公子雍回国的军队，即令狐之战。悛：悔改。河曲：晋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一带。涑川：水名。在今山西西南部。王官：晋地名。在今山西闻喜县南。翦：削弱。羁马：晋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河曲之战：鲁文公十二年秦、晋交战于河曲。

【译文】

“秦穆公、晋襄公去世，秦康公、晋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晋国的外甥，又想削弱我们的公室，颠覆我们的国家；带领我国的内奸，来扰乱我们的边疆，我们因此有令狐之战。康公还不悔改，侵入我河曲，攻打我涑川，掳掠我王官地方，占领我羁马，我国因此和秦又有河曲之战。秦、晋两国不通往来，那是你们康公断绝和我们的友好关系所造成的。

【原文】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刈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

【注释】

君：秦桓公。狄难：指鲁宣公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河县：靠近黄河的县邑。即下文的箕、郜等地。箕、郜：箕，在今山西蒲县箕城。郜，在今山西祁县西。芟夷：铲除，破坏。农功：庄稼。虔刈：杀戮。辅氏之聚：鲁宣公十五年，晋国在辅氏聚兵防犯秦国。辅氏，晋地名，在今陕西朝邑县西北。

【译文】

“到了您即位，我国国君景公，伸长着脖子向西盼望说：‘秦国也许会安抚我们吧！’可是您也不考虑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缔结盟约，却利用我有赤狄之战的困难，侵入我河县，焚烧我箕、郜，割掉我们的庄稼，杀戮我们边境的人民，我们因此有辅氏的集兵设防。

【原文】

“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

【注释】

献、穆：晋献公、秦穆公。伯车：秦桓公的儿子。令狐之会：鲁成公十一年的令狐之盟。祥：好，善意。

【译文】

“您也懊悔不该使战祸延长，而想向先君晋献公、秦穆公求得福佑，派遣伯车来向我景公说：‘我和您重新和好，抛弃以前的仇怨，恢复、发展过去的友好关系，来追念先君献公、穆公的功勋。’盟约还没有订立，景公就去世了，我寡君因此和秦有令狐的会盟。您又不安好心，违背、废弃了盟约。

【原文】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穀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一。’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

【注释】

白狄：狄族的一支。同州：白狄与赤狄同属狄族，故如此说。憎：憎恶秦国。秦三公：指秦穆公、秦康公、秦共公。楚三王：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出入：来往，意为有联系。宣：宣扬，揭露。昵：亲近。

【译文】

“白狄和您秦国同属雍州，是您的冤家，却是我们的亲戚。您来吩咐说：‘我和你一起征讨狄国。’我们的国君不敢顾及亲戚，害怕您的威势，听从了您使者的命令。您却对狄耍两面派，说什么‘晋国将要攻打你’。狄国表面上答应您，骨子里却十分憎恶，因此告诉了我们。楚国人讨厌您三心二意，反复无常，也告诉我们说：‘秦国违背了令狐的盟约，却来向我要求结盟。他们还向皇天上帝以及秦国的三公、楚国的三王宣誓说：“我们秦国虽然和晋国有往来，但我们是唯利是图的。”我厌恶秦国没有道德，因此把这件事公开宣布，来惩戒那些言行不一致的人。’诸侯们全都听到了这话，因此都痛恨异常，和我亲近。现在我率领诸侯来听候您的答复，只求和您永结和好。

【原文】

“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注释】

不佞：没有才能。图：考虑。

【译文】

“你如看得起诸侯，并且怜悯我，而跟诸侯订立盟约，那是我的愿望。我也当承受秦君的命令，安定诸侯，然后退去，岂敢来扰乱您呢？您要是不施大恩，我没有什么才能，那就不能使诸侯退兵了。我大胆地把所有的意见都向您宣布，请您好好考虑利害吧。”

驹支不屈于晋

[左传]

【导读】

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姜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

驳，理直辞婉，使范宣子不得不向他道歉。这是一篇弱者折服强者的绝妙辞令。

【原文】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

【注释】

向：地名，在今安徽怀远县。晋国在向地会合诸侯，商讨伐楚之事。戎子驹支：姜戎族首领。

【译文】

晋国和各诸侯的使臣在吴国向地会盟，准备逮捕戎子驹支。

【原文】

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

【注释】

范宣子：晋大夫。朝：这里指集会时的朝堂。吾离：姜戎族的远祖。瓜州：在今甘肃敦煌。被：同"披"。苫盖：用草编成的衣服。蒙：戴。荆棘：指用荆棘编成的帽子。腆：丰厚。职：主要。诘朝：明早。与：参加。

【译文】

范宣子在朝堂上亲自列数他的罪状，说："过来！姜戎氏！从前秦国人在瓜州驱逐你的祖父吾离，你祖父吾离披着茅草编的衣服、戴着荆棘织的帽子来归附我们先君。我们先君惠公仅有不多的土地，还与你们同分而使你们吃上饭。现在诸侯侍奉我们国君不如从前，都是因为说话漏泄了什么机密，这都是你造成的。明天早晨会盟的事，你不要参加了。你参加，就准备逮捕你。"

【原文】

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

【注释】

蠲：显示。四岳：传说为尧时的部落首领。翦弃：消灭。舍戍：留下守卫的人。殽之师：秦晋殽之战。亢：同"抗"。掎之：从后面拉住鹿腿。踣：仆倒。逷：远离。官之师旅：指晋国执政群臣。携：叛离。贽币：古时见面时所赠礼物。瞢：烦闷，不舒畅。《青蝇》：见于《诗经·小雅·甫田之计》。诗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的诗句，大意是说君子不应相信谗言。

【译文】

戎子驹支回答说："从前秦国人依仗他们人多，贪图土地，驱逐我们戎人的部落。贵国惠公显示了他的大德大恩，认为我们戎人，是四岳的后代，不能抛弃我们，赐给我们南部边疆的土地，那里是狐狸居住、豺狼嗥叫的地方。我们各部落戎人砍除那里的荆棘，驱逐那里的豺狼，而成为贵国先君不内侵不外叛的臣属，直到现在都没有二心。从前文公和秦国攻伐郑国，秦国私下里同郑国结盟，留下军队驻守那里，于是就发生了殽地的战役。当时晋军在前面抵抗，我们戎人在后面抵抗，秦兵全军覆没，实际上是我们戎人的功劳。这好比捕鹿，晋国人抓住鹿的角，我们戎人拖住鹿的腿，同晋人一道使它仆倒。我们戎人有这么大的功劳，为什么不能免于罪责？从这以来，晋国的许多战役，我戎人各部落都相继参加了，我们追随你们，还是像殽地作战时那样心志如一，哪敢背离呢？现在你们执政的人恐怕确实有过失，因而使诸侯叛离，却怪罪于我们戎人！我们戎人饮食衣服不与华夏相同，不相往来，语言不通，能做出

什么坏事来呢？不参加盟会，我也没有什么惭愧的。"驹支朗诵了《青蝇》诗就退下了。

【原文】

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

【注释】

辞：道歉。恺悌：和易近人。

【译文】

范宣子向他道歉，让他参加盟会，同时也成全了自己"和易近人"的美名。

祁奚请免叔向

[左传]

【导读】

乐王鲋本是一个看国君眼色行事的小人，却要装出一副慷慨相助的样子，以讨好别人。祁奚为国家利益着想，爱惜人才，事成则“不见而归”，

根本不希图别人的报答。两人的品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叔向临危不惧，善于识别人物，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原文】

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

【注释】

栾盈：晋大夫。与范宣子争权，欲谋害范宣子，失败后逃奔楚国。羊舌虎：栾盈的同党。叔向：即羊舌肸，羊舌虎的哥哥。离：同“罹”，遭遇。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二句为《诗经》中亡逸的诗句。知：同“智”。

【译文】

栾盈出逃到楚国。范宣子杀了栾盈的同党羊舌虎，囚禁了羊舌虎的哥哥叔向。有人对叔向说：“你遭受这样的罪责，是因为不太明智吧？”叔向说：“同那些死去及逃亡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诗经》上说：‘悠闲安逸啊，姑且这样度完岁月！’这就是明智啊！”

【原文】

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讎，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

【注释】

乐王鲋：晋大夫乐桓子。祁大夫：即祁奚。室老：古时卿大夫家中的家臣之首。外举不弃讎，内举不失亲：祁奚告老还乡时，晋君问何人可以代替他，祁奚首先举荐自己的仇人解狐，解狐不久去世了，祁奚又举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故时人以这两名话赞扬他。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见于《诗经·大雅·抑》。觉，正直。夫子：那人，指祁奚。

【译文】

乐王鲋见到叔向，说：“我为您求情去！”叔向没有应声，乐王鲋走时，他也没拜谢。大家都责怪叔向。叔向说：“只有祁大夫能使我免罪。”他家的家臣头领听说这话后，问道：“乐王鲋说的话没有不被国君采纳的，他要向国君请求赦免您，您却不应声；祁大夫对这件事是无能为力的，您却说非他不可，这是什么原因呢？”叔向说：“乐王鲋是顺从国君行事的人，怎么可能做这件事？祁大夫为国家举荐人才时，不弃舍自己的仇人，也不遗漏自己的亲人，他会唯独丢弃我吗？《诗经》上说：‘德行正直，天下顺从！’祁大夫这个人，就是一个有正直德行的人。”

【原文】

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谟勋，明徵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

【注释】

晋侯：晋平公。驲：古代驿站专用车。惠我无疆，子孙保之：见于《诗经·周颂·烈文》。圣有谟勋，明徵定保：见于伪《古文尚书·胤征篇》。谟，谋略。宥：宽恕。壹：指栾盈之乱一事。鲧：禹的父亲，传说为古时一部落首领。因治水失败，被舜杀死。殛：诛杀。伊尹大甲而相之：指商朝初年，商汤的嫡长孙太甲即位后，破坏汤法，不理国政。大臣伊尹将其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伊尹将他接回并辅佐他。管、蔡为戮：武王死后，成王幼年即位，由周公旦辅政。周公的弟弟管叔、蔡叔发动叛乱，被周公杀死。右王：辅佐成王。

【译文】

晋平公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乐王鲋回答说：“叔向不会背弃自己的亲人，这件事大概有他的份吧。”这时祁奚已经告老还乡，听说这件事后，就急忙乘坐驿站的车子来见范宣子，对他说：“《诗经》上说：‘先王赐我恩惠无穷尽，子子孙孙享用不尽。’《尚书》上说：‘圣人有谋略功勋，后世应当明守信用安抚他们。’谋划大事而很少有过失，给人以教诲却不知疲倦，叔向就是具有这种品德的人；国家就需要这种人来巩固。对于这样的人，即使是十代之后的子孙有了过失，还要加以宽恕，用来鼓励那些有才能的人。现在他偶尔一次犯有过错，连自身都不能免于罪，以致于损害国家利益，不是太糊涂吗？从前鲧被诛杀，而他的儿子禹却得以重用。伊尹放逐过太甲，后又辅佐他，而太甲也从没有表露出怨恨的意思。管叔、蔡叔被诛杀，周公旦虽然是他们的兄长，却仍旧辅佐成王。怎么可以因为羊舌虎的缘故而丢弃整个国家社稷呢？您如果能施行善政，谁敢不努力？又何必多杀人呢？”

【原文】

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注释】

说：同“悦”。公：即晋平公。告免：告诉祁奚已免罪。意为向祁奚道谢。

【译文】

范宣子听了非常高兴，就与祁奚一起乘车去向晋平公说情，赦免了叔向。事情办完以后，祁奚没有见叔向就回去了。叔向也没有去拜谢祁奚，直接去朝见晋平公了。

季札观周乐

[左传]

【导读】

中国的音乐、舞蹈，自古就很盛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音乐、舞蹈，往往反映出不同时代风貌和不同的地域

特色，所以季札在鲁国闻歌见舞，能作出推断。这是一篇出色的关于歌舞的评论文章。

【原文】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

【注释】

公子札：即季札，吴王寿梦最小的儿子。他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到鲁、齐、晋、郑、卫诸国访问。聘：访问。周乐：周王室的音乐。周成王曾赐周公以天子之乐，鲁为周公后代，所以在鲁国可以欣赏到周乐。

【译文】

吴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王室的乐舞。

【原文】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注释】

《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中的诗歌，是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的民歌。《王》：采自东周首都王城（今洛阳）一带的民歌。《郑》：采自郑国(今河南郑州一带)的民歌。《齐》：采自齐国（今山东北部和中部）的民歌。泱泱：宏大的样子。《豳》：采自豳地（今陕西三水、武功县一带）的民歌。荡：坦荡无邪的样子。讥：评论。

【译文】

鲁襄公派乐工给他演唱《周南》、《召南》，季札说："好啊！周的教化已奠定了基础，还不算完善，人民虽然辛劳却没有怨忿。"为他演唱《邶风》、《鄘风》、《卫风》，他说："好啊，深远啊！忧伤而不困窘。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教化就像这样，这大概是《卫风》吧？"为他演唱《王风》，他说："好啊！虽有愁思却不畏惧，这大概是周王室东迁后的作品吧？"为他演唱《郑风》，他说："音乐美啊！可是内容太琐碎，人民不能忍受了啊。这国家恐怕要先亡国吧！"为他演唱《齐风》，他说："美啊，宏大啊！大国的音乐，气魄宏大啊，象征着东海，可能是姜太公之国吧？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可限量啊！"为他演唱《豳风》，他说："美啊！博大啊！欢乐而不过度，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音乐吧？"为他演唱《秦风》，他说："这叫夏声。只有夏声才有那么宏大，大到极点了，这大概是周朝旧地的音乐吧？"为他演唱《魏风》，他说："美啊，婉转抑扬啊！乐声粗犷而婉转和顺，节拍虽急促却流畅，用德教辅助他，就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了。"为他演唱《唐风》，他说："忧思深远啊！可能有陶唐氏的遗风吧？不然的话，为什么忧思显得这样深远呢！不是有美德的人的后代，哪能像这样呢？"为他演唱《陈风》，他说："国家没有好君主，难道会长久吗？"自《郐风》以下没有评论了。

【原文】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注释】

《小雅》：周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的音乐。雅，正的意思。《大雅》：也是周王朝统治地区的音乐。《颂》：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曲。五声：即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八风：指八方之风。守有序：各种乐器的配合有一定的次序。

【译文】

为他演唱《小雅》，他说："美啊！虽有忧思却没有背叛之心，虽有怨恨却没有说出来，大概这个时候周朝的德教已经衰微了吧？不过还有先王的遗民呢。"为他演唱《大雅》，他说："多么深广！多么和谐！乐曲抑扬顿挫而遒劲刚直，大概是周文王的美德吧？"为他演唱《颂》，他说："美极了！正直而不倨傲，委曲而不卑屈，紧凑而不急促，舒缓而不散漫，虽有变动而不邪乱，反复而不令人厌倦，哀思而不忧愁，欢乐而不荒淫，使用资财而不用尽，心地宽广而不炫耀，施惠而不糜费，征收而不贪婪，平静而不停滞，流畅而不泛滥。五音和谐，八风和畅。节奏有度，配合有序，这是有盛德的人所共有的。"

【原文】

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注释】

帱：覆盖。蔑：无，没有。

【译文】

季札看见表演《象箾》、《南籥》舞，说："美啊！不过还有令人遗憾的地方。"看见表演《大武》舞，他说："美啊！周王室兴盛的时候，大概就像这个样子吧？"看见表演《韶濩》舞，说："圣人伟大，尚且还有令人惭愧的德行，可见圣人的难处啊！"看见表演《大夏》舞，说："美啊！勤劳而不自以为有德，不是禹，还有谁能做得到呢？"看见表演《韶箾》舞，他说："盛德达到极点了，伟大啊！像上天那样无所不覆，像大地那样无所不载。盛德达到顶点了，无以复加了，观赏到此为止了。如果还有别的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

子产论尹何为邑

[左传]

【导读】

本文记叙执政元老子皮想让毫无政治经验的尹何担任自己家邑的长官，而子产对此进行劝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是文章的关键，前

后都在反复阐明这一点。子产层层设喻，态度诚恳，倾心吐露；子皮则虚心接受，从善如流，表现了两个人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

【原文】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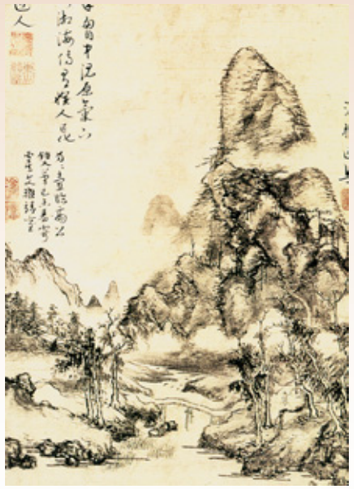
子皮：郑国的大执政官，名罕虎。尹何：子皮的家臣。少：年轻。愿：忠厚老实。夫：与“彼”同义，指尹何。

【译文】

子皮想让尹何担任自己采邑(封地)的长官。子产说：“尹何年纪轻，不知道能否胜任。”子皮说：“尹何忠厚谨慎，我喜欢他，他不会背叛我。让他去学习一下，也就更懂得治理政事了。”

【原文】

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



【注释】

栋：正梁。榱：椽子。侨：公孙侨，子产的名字。厌：同“压”。庇：庇护，寄托。其为美锦，不亦多乎：意为您对美锦，不是比大官大邑看得重吗？田猎：打猎。御：驾车。贯：同“惯”，习惯。败绩：指车辆崩坏。

【译文】

子产说：“不能这么办。爱护一个人，总希望对他有利。现在您爱护一个人，就要让他来管理政事，这就如同让一个不会拿刀的人去割东西，他受的损伤一定很多。您喜欢一个人，却让他受伤害，这样谁还敢求得您的喜爱呢？您对于郑国，就如同国家的栋梁。栋梁折断了，屋椽自然会垮掉，我也会被压在下面，所以不敢不把全部的想法都说出来。譬如您有一块美丽的丝绸，一定不会让人用它学做衣服。大官、大邑是您所寄托的场所，您却让一个正在学习政事的人去管理。岂不是替美锦设想得比大官、大邑还多吗？我听说过学好了然后去管理政事的，却没有听说过拿治理政事去叫人学习的。如果真这样做，一定会有危险。比如打猎，只有射箭、驾车都非常熟悉了，才能猎获禽兽。如果从没有上车射过箭、驾过车，那就总会担心翻车

被压死，哪里还能顾得上猎获禽兽呢？”

【原文】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

【注释】

虎：子皮自称。慢：轻视。微：没有，无。家：古代大夫的封地。抑：不过。

【译文】

子皮说：“说得太好了！我太糊涂了。我听说君子总使自己懂得那些重大而长远的事情，而小人总使自己懂得那些细小而浅近的事情。我就是这样的小人！衣服穿在身上，我知道爱惜它；大官、大邑是寄托一生的地方，我忽视了它，看轻了它。如果您不说这些话，我还不明白呢。前些时候，我曾说过：‘您治理郑国，我治理我的家邑，能有一个庇护之所就足够了。听了您的这些话，才知道还不够。从今以后请允许我请求您，即使是我家邑内部的事情，也要听从您的意见。”子产说：“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就如同人的面貌不同一样。我怎么敢说您的面貌就像我的面貌呢？不过，我心里认为这是危险的事情，所以就如实相告。”

【原文】

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注释】

委：委托，付托。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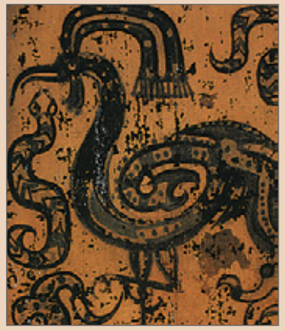
子皮认为子产忠诚靠，所以把郑国的政事交给了他。子产因此能够治理郑国。

子革对灵王

[左传]

【导读】

历史上的楚灵王是靠勒死前任国王而登位的，他一生专横跋扈，暴戾恣睢，野心勃勃，最后终因树敌过多而众叛亲离，落了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灵王的一生通过本文可略见一斑。他先是提出向周室索取国宝鼎，然后又提出向郑国索取土地，最后又提出以武力屈服诸侯，可见他的骄纵与野心。

【原文】

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罍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

【注释】

楚子：楚灵王。狩：冬季打猎叫狩。

【译文】

楚灵王在州来游猎，驻扎在颍尾。派了荡侯、潘子、司马督、罍尹午、陵尹喜带领军队围攻徐国，用这个来威胁吴国。后来楚灵王又移驻在乾溪，作为荡侯等五人的后援。

【原文】

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

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注释】

雨雪：下雪。雨，作动词用。仆析父：楚国大夫。右尹：楚官名。子革，楚大夫郑丹。夕：晚上谒见。舍：放下。四国：指齐、鲁、卫、晋。分：意为分器。古代天子以宝器分封诸侯叫分器。鼎：相传夏禹铸九鼎。夏、商、周三代都把鼎当作传国之宝。筚路：柴车。蓝缕：指破旧的衣服。桃弧：桃木做的弓。棘矢：酸枣木做的箭。四国：齐、鲁、晋、卫。赋：指兵车。古时按田赋出兵车，所以称为"赋"。

【译文】

那时天正下雪，楚灵王穿戴着皮帽子、秦国的羽衣、翠羽装饰的披肩、豹皮鞋子，手里拿着鞭子走出来，仆析父跟在他的后面。右尹子革在傍晚时去朝见。楚灵王接见了他，摘掉皮帽子，卸了披肩，放下鞭子，跟子革说："从前我们的祖先熊绎，和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一同服侍周康王，齐、卫、晋、鲁四国都有分器，惟独我们没有。现在我想派人到周室去，要求把九鼎赐给我们做分器，周王肯给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给您的啊！从前我们先王熊绎，住在荆山那偏僻的地方，坐的是柴车，穿的是破衣，住在杂草丛中，在山林之间奔走服侍周天子。我们只有桃弓棘箭贡给周天子抵御不吉祥的事物。齐君是周王的舅父，晋和鲁、卫，是周王的同母弟弟，楚国关系疏远，因此没有分器，而他们都有。现在周和这四国都服侍您了，都要听从您的命令，难道周王还敢爱惜九鼎？"灵王说："从前我们的先祖伯父昆吾，原是居住在许这块地方的。现在郑人贪婪地夺取了许国的土地，而不交给我。

我如果向郑国索取，他们肯给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给您的啊！周王不敢爱惜九鼎，郑国还敢爱惜原是许国的土地？"灵王说："从前诸侯疏远我国而畏惧晋国，现在我大筑陈、蔡、不羹的城池，它们都有兵车千乘。——这件事你也是有功劳的。——诸侯会畏惧我吗？"子革回答说："会畏惧您的啊！单是这四个小国的力量就已足够使诸侯畏惧的了，再加上楚国的力量，诸侯还敢不畏惧您吗？"

【原文】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鏚柲，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

【注释】

圭：玉制礼器。摩厉：同："磨砺。"须：等待。刃：刀口。

【译文】

这时，工尹路来请示说："您命令我剖开圭玉做斧柄的装饰，请问怎么装饰法？"灵王进里面看去了。析父对子革说："您是楚国有声望的人。现在您和王谈话，只随声附和，我们的国家将怎么办呢？"子革说："我已磨快了刀口等着。王出来，我的刀锋就要砍下去了。"

【原文】

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或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注释】

馈：向尊长进食物。

【译文】

灵王出来，又和子革谈话。左史倚相从灵王跟前快步走过去。灵王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史官啦！你要好好看待他。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书。"子革回答说："我曾经问过他，从前周穆王想随心所欲行动，周游天下，到处都留下他的车轮印和马蹄迹。祭公谋父作了一首《祈招》诗来制止周穆王的野心，周穆王因此能够在宫善终。我问他这首诗，他竟然不知道。如果要问更远的事，他怎么能知道呢？"灵王说："你能够吗？"子革回答说："能够。祭公谋父所作的诗说：'祈招多么和乐镇静，传扬着美好的名声：我们君王的行为，完美得像玉，坚重得像金；他使用民力从不过度，总是反复权衡，就像对待饮食一样，从没有过于醉饱的贪心。'"灵王知道子革是劝戒他的，作一个揖就进去了。送上的食物吃不下，夜里睡不着，这样过了几天。但是他不能克制自己，后来终于遭到祸难。孔子说："古书上有记载：'克制自己，遵循先王的礼法，就是仁。'讲得真好啊！楚灵王要是能够这样，难道他会在乾溪受辱自杀吗？"

子产论政宽猛

[左传]

【导读】

本篇提出了“宽猛相济”的政治主张。子产的主张“猛”，是指立法要严，但他还是把“宽”(德政)放在“猛”之

上，仍然符合儒家的观点，所以得到了孔子的称赞。这种政治主张在封建社会影响很大。

【原文】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注释】

子大叔：即游吉，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52年）继子产执政。狎：轻视。

【译文】

郑国的子产有疾病，对子太叔说：“我死以后，你必定要执掌朝政。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用宽和的政策使人民服从，其次再没有什么比严厉的法令更好的办法了。火性猛烈，人民见了就怕它，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懦弱，人民就轻视它玩弄它，就有很多人死于水，所以采用宽和的政策很难。”子产病了几个月就去世了。

【原文】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注释】

取：同“聚”。萑苻之泽：萑苻泽，

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北。夫子：那人，即子产。

【译文】

太叔执政，不忍心采用猛政而用了宽政。于是郑国盗贼很多，在芦苇丛生的水泽中聚众打劫。太叔对自己

的做法很后悔，说：“我若早听从子产的教诲，就不至于如此了。”太叔发兵去攻打躲在芦苇丛生的水泽里的盗贼，把他们全部杀光。盗贼稍稍有所平息。

【原文】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

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注释】

《诗》：以下诗句见于《诗经·大雅·民劳》篇。汔：庶几，表示希望。中国：指中原，周朝统治的腹心地带，在今陕西中部一带。绥：安抚。从：同“纵”。诡随：欺诈善变。惨：语助词，犹“曾”。明：上天的明命。能：亲善，安抚。不竞不絿：见于《诗经·商颂·长发》。絿，缓。优优：平和的样子。遒：集聚。

【译文】

孔子说：“好啊！施政太宽人民就轻慢，轻慢就用严厉的法令来纠正。施政太猛人民就遭残害，遭残害就再把宽大的政策拿来施行。宽大用来调剂严厉，严厉用来调剂宽大，政治因此调和。《诗经》说：‘人民辛劳了，让他们稍稍安居；虽然受惠的是中原一带，四方诸侯也会闻风归顺。’这是说要用宽大的政策施政。‘不要放纵狡诈之徒，谨防行为不良的人物；要遏制侵夺残暴，制止不畏王法的歹徒。’这是说要用严厉的法令去纠正它。‘怀柔远方的诸侯，安抚国内的百姓，才能使我们的王业安定。’这是说用调和的政策使国家平静。又说：‘不急不缓，不刚不柔，施政宽和，福禄会聚。’这是调和的最高境界。”

【原文】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注释】

涕：眼泪。古之遗爱：古人仁爱的遗风。

【译文】

等到子产去世，仲尼听到这个消息，流着眼泪说：“子产具有古人那种仁爱的遗风啊。”

吴许越成

[左传]

【导读】

吴越同处一隅而结为世仇，连年攻战，互有胜负。夫椒一战，吴王夫差大败越军，越王勾践率残溃之师退守会稽，并派文种前去向夫差求和。本文重点记叙了伍子胥的

谏辞。伍子胥以少康中兴作为历史借鉴，结合勾践的为人以及吴越之间的利害关系，提出“去疾莫如尽”的观点，坚决反对媾和。若干年后的历史事实恰好证明了伍子胥的这一主张。

【原文】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

【注释】

夫差：吴国国君，公元前495年即位，在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后自杀。夫椒：山名，在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越子：即越王勾践，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在位。曾卧薪尝胆，立誓灭掉吴国。会稽：山名，在浙江绍兴南。种：越大夫文种。大宰：即“太宰”，官名。行成：议和。

【译文】

吴王夫差在夫椒大败越国，报了在檇李之战中被越国打败的仇，并攻入了越国。越王勾践率领披甲执盾的五千士兵退守到会稽，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向吴国求和。

【原文】

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注释】

吴子：指夫差。伍员：即伍子胥。楚国大夫伍奢的儿子，伍奢被杀后，他逃奔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成就霸业。滋：增益。过：古国名。浇：人名。相传为寒浞之子。夏王太康被后羿杀死，后寒浞又杀死后羿，取得夏政。夏后相：夏朝的君主，是夏庚之孙，少康之父。后缗：传说中夏王相的妻子。娠：怀孕。窦：孔穴。有仍：部落名，在今山东济宁市东南。相传后缗为有仍氏的女儿。有虞：传说中的古部落名，在今山西永济。正：掌管膳食的官。成：古代土地面积单位名。方圆十里为一成。旅：步卒五百为一旅。抚：安定。女艾：少康的臣子。谍：侦察。季杼：少康的儿子。

【译文】

吴王夫差打算同意讲和。伍子胥劝阻吴王说：“不可讲和。我听说：‘树德越多越好，除害越彻底越好。’古时过国的国君浇，杀死了斟灌国的国君，消灭了斟鄩国，又杀死了夏王相。当时夏王相的妻子缗正有身孕，从墙洞里逃了出去，回到娘家有仍国，在那里生下了儿子少康。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国作了畜牧长。他非常憎恨浇，并能时时警惕。浇派他的臣子椒到处搜寻少康。少康逃到有虞国，在那里作了庖正，因而躲过了这场灾难。虞国的国君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把纶地作为他的封地。少康仅

有方圆十里的土地，兵卒五百人，但少康能广布恩德，并开始实行他复国的计划。他招集夏朝的遗民，安抚原来有职位的人，派臣下女艾打探浇的行动，让儿子季杼引诱浇的弟弟。终于消灭了浇的封国过和豷的封国戈。他恢复了夏禹所创的功业，又能重新祭祀夏朝的祖宗，配享天命，保全了夏朝的天下。

【原文】

“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 不亦难乎？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注释】

亲：亲近。施：施惠。长：助长。食：消化，消除。姬：这里指吴国。吴为姬姓国之一。俟：等待。伯：同“霸”。

【译文】

“现在我们吴国的力量不如过国，而越国却强于当时的少康。如果让越国发展壮大起来，不是很难对付吗？而且越王勾践能亲近他的臣民而施以恩惠。注意施恩就不会失去民心，亲近臣民就不会忽视别人的功劳。越国与我们吴国土地相连，又世代为仇，现在战胜了它却不把它消灭，反而要保全它，这样违背天意去助长仇敌，以后即使后悔，也无法把它消灭。吴国的衰败为期不远了。处在蛮夷之中而又助长敌人的力量，用这种方法来谋求霸主的地位，是不会成功的。”

【原文】

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注释】

生聚：生养和集聚。教训：教育和训练。沼：变成沼泽地，指消灭。

【译文】

吴王夫差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告。子胥出来对别人说：“越国只要用十年的时间养育百姓，积累财富；再用十年的时间教育、训练百姓，二十年以后，吴国就会被毁掉，变成一片池沼了！”

古文观止

清 · 吴楚材 吴调侯辑

周文三

◎祭公谏征犬戎 [国语]
◎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
◎单子知陈必亡 [国语]
◎敬姜论劳逸 [国语]
◎叔向贺贫 [国语]
◎王孙圉论楚宝 [国语]
◎春王正月 [公羊传]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传]
◎吴子使札来聘 [公羊传]
◎郑伯克段于鄢 [谷梁传]
◎虞师晋师灭夏阳 [谷梁传]
◎曾子易箦 [礼记]
◎有子之言似夫子 [礼记]

祭公谏征犬戎

[国语]

【作者简介】

《国语》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认为是左丘明，但据后人的考证，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史官。《国语》是国别体史料集。今传《国语》共二十一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和《越语》八个部分，所记从周穆王到三晋灭智伯，历时五百余年。

【导读】

周穆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总想使自己的车辙马迹遍布天下。犬戎本无什么过失，他却要出兵去征讨。祭公谋父为了制止他的错误行为，进行苦心劝谏。他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无奈穆王不听，仍然出兵征犬戎。结果，“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真是对穷兵黩武者的绝妙讽刺。

【原文】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注释】

穆王：周穆王，公元前1001年至前947年在位。犬戎：我国古代西北戎人的一支。商、周时，犬戎游牧于泾水渭水流域。祭公谋父：周穆王的臣子，封于祭，谋父是他的字。观兵：显示兵力。戢：聚、收藏。震：惧怕。

周文公：即周公姬旦，“文”是谥号。《颂》：见于《诗经·周颂·时迈》。干戈：兵器名。櫜：收藏盔甲、弓箭的袋子。懿：美好。时：代词，这，这个。夏：这里指中国。允：相信。茂：勉励。阜：大，盛多。乡：所在。文：这里指法度、礼法。

【译文】

周穆王将要征伐犬戎，祭公谋父用直言规劝他说：“不可以。先王光耀德治而不炫耀武力。兵力聚集要等到适当时机才动用，一动用就要显出威力；轻易炫耀武力，就是把用兵当作儿戏，这样，军队就无人惧怕了。因此周文公的《颂》诗说：‘收起戈盾，藏好弓箭。我王寻求美德，让它传布全国。我王一定能保持这种美德。’先王对百姓，总是要他们努力端正自己的德行，重视养成自己的好品性；丰富自己的物品需求，备好自己的器物用具；还要使他们明白利害的所在，用礼乐教育他们，使他们去做有利的事情，避免做有害的事情，让他们感恩戴德而又惧怕刑威。所以，先王不仅能保住天下，而且能发展壮大。

【原文】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

【注释】

后稷：周族的始祖弃。传说他善种百谷，在舜时掌管农事。虞：指虞舜。夏：指夏朝，后稷的儿子不曾继任夏启的农官。夏之衰：指夏启之子太康因溺于游畋而失帝位。戎翟：即戎狄。纂：同“缵”，继续。绪：前人未完成的事业。训典：教导，法度。恪：谨慎。惇：敦厚。奕世：累世。载：承受。忝：辱，玷污。

【译文】

“从前我们的祖先，相继做虞舜、夏禹的农官后稷。到了夏朝衰落的时候，废弃了农官后稷，不再重视农事。我们的先王不窋由于失去了农官职务，只好自己逃到西戎、北翟之间的地方。但他对农事仍不敢懈怠，时常发扬祖先的德行，继承祖先的事业，研究他们的教训和典章制度，早晚谨慎勤劳，用敦厚笃实的态度保持祖先的制度，用忠诚信实的态度奉行祖先的典章。此后世世代代都继承祖先的功德，没有玷污过前人。

【原文】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注释】

武王：周武王姬发，周王朝的建立者。辛：商朝最后一个国君纣王，名辛。商牧：商都城的郊外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隐：痛苦。

【译文】

“到了武王，他继续发扬祖先光明的德行，加上他慈爱和善，侍奉神灵，保护百姓，神灵百姓没有不高兴的。当时的商纣王为百姓所怨恨，百姓不能容忍，就高兴地拥戴武王，这样武王才出兵商郊牧野打败商纣。这并非先王好用武力，而是忧虑、体恤百姓的痛苦，为他们除害。

【原文】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

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注释】

邦内：国都近郊五百里的地区。甸服：种田纳税服侍天子。邦外：京都五百里以外的地区。侯服：以诸侯之礼服事天子。侯卫：诸侯国的外卫，为邦外四面的地区，也是五百里。宾服：以宾客之礼服事天子。夷蛮：古时对边远民族的称呼。要服：立约结盟以服事天子。荒服：要服之外，更加荒远，故称荒服。享：献。这里指祭祀始祖。王：入朝朝见天子。修意：检查自己的思想意念。修名：修定尊卑的名分。序：按上文“意、言、文、名、德”的次序。辟：法令。

【译文】

“先王的制度是：王城四周天子直辖的地区是甸服；天子分封给诸侯的地区是侯服；介于诸侯与边疆地区的是宾服；蛮、夷住的地区是要服；戎、翟住的地区是荒服。甸服地区要供献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区要供献天子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宾服地区要供献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区要供献天子祭神的祭品；荒服地区的诸侯要进京朝见天子。供献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每天供应一次；供献祭祀高祖、曾祖的祭品，每月一次；供献祭祀远祖的祭品，每季一次；供献祭神的祭品，每年一次；进京朝见天子，终生一次。这是先王的遗训。如有不来供献日祭的，天子就要检查自己的思想；有不来供献月祭的，就检查自己的言论；有不来供献季祭的，就检查自己的法令；有不来进岁贡的，就检查尊卑名号；有不来朝见的，就检查自己的德行；天子依次序检查完了还有不来的，就要考虑用刑法了。这时才去惩罚不按日供献祭品的，攻打不按月供献祭品的，征讨不按季供献祭品的，谴责不进贡的，告谕不来朝见天子的。这样才有惩罚的法律，攻打的军队，征讨的举动，严厉谴责的命令，告谕的文辞。如果宣布了法令，发出了文告后，还有不来的，天子就再检查自己的德行，而不让人民劳苦远征。这样，近处的诸侯就没有不听命的，远方的诸侯没有不服从的了。

【原文】

“今自大毕、伯仕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注释】

大毕、伯仕：犬戎族两个君主的名字。以不享征之：以“不享”的罪名征伐它。享本是“宾服”诸侯的职分，用以责备“荒服”的犬戎，是无中生有。顿：败坏。纯固：意为专一。

【译文】

“现在自从大毕、伯仕两位君主去世之后，犬戎氏已按他们的职分来朝见天子。天子您却说：‘我一定要按照宾服不享的罪名去讨伐它，对它炫耀兵威。’这只怕背弃了先王的教导，使‘荒服者王’的制度也几乎废弃了吧？我听说犬戎的君主性情敦朴，能遵循先人的德行，坚定地保持终世入朝的礼节，这样他们就有理由来抵抗我们了。”

【原文】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注释】

征：征讨，攻打。

【译文】

周穆王不听，就去攻打犬戎，结果只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回来。从此那些边远的戎狄等族就不来朝见天子了。

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

【导读】

周厉王暴虐残忍，用肆意杀戮的方式压制国人的批评。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规劝厉王，可厉王一意孤行，终于遭到国人的流放。召公的谏辞只中间一

段切入正题，前后都是比喻。前面用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面用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比喻与正题有机结合，笔意纵横。

【原文】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注释】

厉王：周厉王，公元前878年至前842年在位。谤：议论，批评。召公：即召穆公，名虎，周之卿士。卫巫：卫国的巫者，巫者是古时占卜、侍奉鬼神之人。道路以目：人们在道上相遇，只彼此用眼睛示意，意为敢怒不敢言。

【译文】

周厉王残暴无道，国都里的人都批评他。召公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您的严厉政令了！”厉王听了很气愤，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命他监视指责自己的人，巫师把谁报告上来，厉王就杀掉谁。于是国都的人都不敢说话，即使路上相遇，也只能用眼光示意。

【原文】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注释】

弭谤：消除谤言。障：防水堤，这里用作动词。引申为阻隔。壅：堵塞。

【译文】

厉王很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百姓的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只不过是堵塞百姓的嘴罢了。堵塞了百姓的嘴，比堵塞江河还要严重；河水堵塞了，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堵塞百姓的嘴结果也是这样。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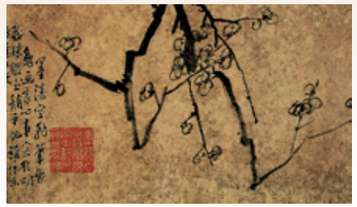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注释】

为川者：治水的人。宣：有开导的意思。列士：古代一般的官员都称为士，总称为列士。瞽：盲人，这里指乐师，古时乐师向君王进献反映民意的乐曲。史：史官。师：少师，一种乐官。箴：一种寓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瞍：盲人，没有眸子。赋：指诵读公卿列士所献的诗。矇：也是盲人，虽有眸子但看不见东西。诵：指不配乐的诵读。百工：即百官。庶人：即平民。近臣：身边的亲信大臣。尽规：尽规劝的职责。亲戚：与天子同宗的大臣。瞽、史教诲：乐师、史官用乐曲、传说对王进行教诲。耆、艾：六十岁的叫耆，五十岁的人叫艾。这里指国中的老臣。悖：违背。

【译文】

“因此，治水的人就应疏通河道，使它畅通；治理人民的人，也应该引导他们讲话。所以天子处理政务，要让公卿大臣及列士都来进献讽谏的诗篇，乐官进献反映民意的乐曲，史官进献可用于借鉴的史书，乐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盲人乐师朗读献诗，朗读劝戒之辞，百官都要向天子进谏。平民的意见转达给天子，左右近臣尽责规谏，同宗的大臣弥补天子的过失，监督天子的行动，乐师、史官对天子进行教诲，朝中老臣再加以补充修改，最后由天子取舍裁决。这样，政令的发布和执行才不会违背情理。



【原文】

“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注释】

原：高而平的土地。隰：低下而潮湿的土地。衍：低下而平坦的土地。沃：肥沃的土地。备：预防。阜：丰厚。成而行之：考虑成熟后，自然流露出来。成，成熟。

【译文】

“百姓有嘴，就像大地有高山流水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又像大地上有高原、低地、平川、沃野一样，衣食资源都从这里产生。嘴是用来发表意见的，政事的成功与失败就从这里反映出来。推行百姓赞成的事，防范百姓厌恶的事，这是增加财物衣食的好方法。百姓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考虑成熟以后就自然说出来了，百姓的嘴怎么能堵塞往呢？如果不让百姓讲话，跟随的人能有几个呢？”

【原文】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注释】

彘：晋地名，在今山西霍县境内。

【译文】

厉王没有听从召公的劝谏。这样，都城的人都不敢说话了。三年后，周厉王就被流放到彘地去了。

单子知陈必亡

[国语]

【导读】

本篇记叙了单襄公目睹陈国的混乱情况从而断言“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一事。单襄公在论述过程中，逐层深入，先举先王的规定，再

对照列举陈国失政的四个方面(内政不修，农事不举；生产破坏，疲于逸乐；外交不备，礼节松弛；君臣荒淫，避礼就邪)，充分地论证了“陈必亡”这一观点。

【原文】

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蓺，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旅舍，民将筑台于夏氏。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弗见。

【注释】

火：古星宿名，即二十八宿中的心宿，早晨现于东方。觌：见。候：候人。主管迎送宾客的官吏。司空：官名，掌管土木、水利工程，也负责修建道路。陂：堵水的堤坝。庾：露天。场功：指收获庄稼。列树：古时的路两旁栽树作标志。膳宰：膳夫，主管宾客膳食的官吏。司里：主管宾舍的官吏。南冠：楚国的帽子。

【译文】

周定王派单襄公到宋国访问，于是向陈国借路，再去访问楚国。这时，火星已在早晨出现，是夏历九月了。进入陈国，杂草塞路，不好行走，迎送宾客的人不在边境上，主管路政的司空不巡视道路；水塘不设堤坝，河上不架桥梁；田野有露天堆积的谷米，庄稼也没有收获完毕；路旁没有排列做标记的树木，已经种了的田像块草地；膳夫不送鲜肉给宾客，司里不把宾客引入宾馆；国都没有宾馆，县里没有旅店，老百姓却要去替夏氏筑台。到了国都，陈灵公和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式的帽子去夏氏家丢下宾客不见面。

【原文】

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王曰：“何故？”对曰：“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偫而畚挶，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

【注释】

咎：凶祸。而：同“尔”，你，你的。土功：指土木建筑。

【译文】

单襄公回来，报告周定王说：“陈侯虽无大的灾祸，国家也一定会灭亡。”定王说：“什么原因？”襄公回答说：“大凡角星早晨出现，雨水就要稀少；天根星早晨出现，河水就要枯竭；氐星出现，草木枯落；房星出现，寒霜下降；心宿出现，冷风预告人们准备御寒。所以先王的遗教说：‘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枯，就修建桥梁；草枯叶落，就预备储藏粮食；严霜下降，就准备好冬衣；冷风吹来，就修筑城郭官室。’所以《夏令》说：‘九月修道路，十月架桥梁。’到时候还要告诫百姓说：收拾好你的农活，预备好你的盛土抬土器具。室星出现在天空正中的时候，开始营造官室；火星初次出现的时候，到司里那里会合集中。这就是先王不浪费财物，却能大施恩德给天下的缘故。现在的陈国，火星在早晨出现了，道路还堵塞不通，田里工夫没人管，池塘不修堤坝，河上不架浮桥，这是废弃了先王的遗教啊！

【原文】

“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

立鄙食以守路；国有效牧，畺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馀无非谷土，民无县耜，野无奥草，不夺农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今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

【注释】

表：标识。鄙食：在郊外供给饮食的庐舍。薮：水少而草木茂盛的湖泽。圃草：茂盛的草。囿：畜养禽兽的园林。奥：深、厚。蔑：废弃。罢：同“疲”。班事：按次序进行土木工程。序民：指百姓轮番服役。

【译文】

“栽种树木来标志道路的远近，边远地区有饮食供应来往的行人；国都郊外有放牧的地方，边境上有客舍和接待宾客的人。无人的湖里长着茂盛的草，园囿里有林木和池塘，这都是用来防御灾害的。其余的地方无不是种粮食的土地，农家没有农具闲挂着，田野没有深长的野草，不妨害农事季节，不浪费人民劳力。这样才能使人民富裕而不困乏，安逸而不疲劳。城里的土建工程有条理地开展，地方的劳役有秩序地进行。现在的陈国，道路找不到，田在草里头，庄稼成熟了也不收割，百姓被陈侯的荒淫逸乐弄得很疲劳。这是废弃了先王的法制啊。

【原文】

“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效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飧，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各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则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若王巡守，则君亲监之。’今虽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为过宾于陈。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注释】

节：符节，通行的凭证。劳：慰劳。除：扫除。燎：夜间庭内照明的火烛。飧，熟食。刍：喂马的草料。展车：检查马车。贵国：大国。班：位次。虔：恭敬。莅：莅临。巡守：指天子巡查诸国。过宾：路过的宾客。司事：对百官的通称。

【译文】

“周的《秩官》篇有这样的规定：

‘对等国家的使者到了，守关的官员便去报告国君，国君派行理拿符节去迎接，候人做引导，卿出城去慰劳，管门的人打扫门庭，管祭祀的陪同来宾到宗庙行礼，司理安排馆舍，司徒分派服役的人，司空巡察道路，司寇盘问有无奸盗，虞人供应木材，甸人准备柴薪，火师监察大庭火烛，水师料理洗濯事宜，膳宰送来熟食，廪人献上谷米，马官摆出马料，匠人检查车辆。各种官吏都按照各自担负的职责来供应物品。宾客来了，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一样。所以不论大小来宾，没有不感激盛情的。如果有大国的贵宾来到，那么管事的官吏，位次还要加高一级，更为恭敬。要是天子的使节到了，那么都是官长到职管事，由一位上卿监督他们。如果是天子亲自巡视，那就要由国君亲自监督办理。’我单朝虽则没有才能，但也是周王的亲族，奉天子的命令，做陈国的过路宾客，可是陈国的主管官吏竟不到场，这是轻视先王的制度啊。

【原文】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今陈侯不念胤续之常，弃其伉儷妃嫔，而帅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渎姓矣乎？陈，我大姬之后也。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注释】

匪彝：违反常规。匪，同“非”。休：吉祥。胤续：继嗣。卿佐：指孔宁、仪行父。衮冕：古代帝王及上公的礼服及礼帽。简：简慢，随便。

【译文】

“先王的训令有这样的记载：‘天道是奖励善良而惩罚淫恶的，所以我们治理国家，不要做违背常规的事情，不要有轻慢淫乱的行为，各自遵守着自己的法度，来承受上天赐给的幸福。’现在陈侯不考虑继嗣常法，抛弃他的妻妾，带领他的臣下到夏氏家里去干淫乱的事，不也是侮辱了自己的姓氏么？陈国，本是我武王的女儿太姬的后代，陈侯抛弃周的礼服，戴起楚国的帽子外出，不也是太随便了么？这又触犯了先王的法令啊。

【原文】

“昔先王之教，茂帅其德也，犹恐陨越；若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之间，而无此四者，其能久乎？

【注释】

茂：努力。陨越：堕落。大国：指晋与楚。

【译文】

“从前先王的教导，国君尽力遵循德政，还害怕堕落；如果废弃先王的教导，抛开先王的制度，轻视先王的官职，冒犯先王的法令，又拿什么来保住国家？陈国夹在大国中间，而没有以上这四条，还能长久得了吗？”

【原文】

六年，单子如楚。八年，陈侯杀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陈。

【注释】

六年：指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陈侯杀于夏氏：周定王八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共饮酒于夏家，夏征舒怒而杀灵公。楚子：指楚庄王。他以讨伐夏征舒杀君之罪为借口，灭掉了陈国。

【译文】

定王六年，单襄公到楚国。八年，陈灵公被夏征舒所杀。九年，楚庄王攻入陈国。

敬姜论劳逸

[国语]

【导读】

本篇记叙了敬姜训子的一段言论。公父文伯认为自己这样的贵族家庭，母亲是不应该劳动的。敬姜对此提出了严厉

的批评，指出劳会生善，而逸则生恶。并逐步说明从天子诸侯到平民百姓，从王后夫人到荆衣布钗，都应时时劳动。

【原文】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惧干季孙之怒也，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

【注释】

公父文伯：鲁国大夫，敬姜之子，名歜。绩：纺麻。干：冒犯。

【译文】

公父文伯退朝后，去拜见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正在纺麻。文伯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做主母的您还纺麻，恐怕要惹得主持朝政的国卿季孙生气，他会以为我不能侍奉您啊！"

【原文】

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邪？居！吾语女。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

【注释】

僮子：即童子。备官：充任官职。女：同"汝"。王：动词，称王天下。

【译文】

他的母亲敬姜叹了口气说："鲁国恐怕是要灭亡了吧！让没有知识的人做官，连治国的道理也没有听过啊！坐下，我来告诉你。从前，圣明的君主安置百姓，总是选择瘠薄的土地来安置他们，让他们辛勤地劳动，再使用他们，所以能长久地统治天下。百姓辛勤劳动，就会想着节俭，想着节俭，就会产生善良的心；而安逸就会放荡，放荡就会忘掉善心，忘掉善心，就会产生恶心。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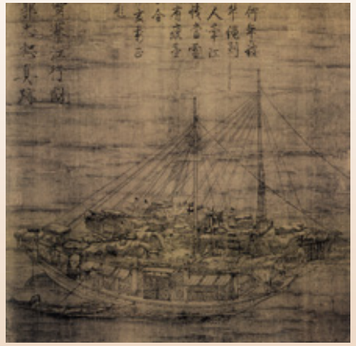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义，劳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

【注释】

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九卿：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庀：治理。

【译文】

"住在肥沃土地上的百姓难以成材，原因就是他们放荡；住在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义理的，原因是他们辛勤劳动。因此，天子要在每年春分的早晨，穿上五彩的礼服去朝拜日神，和三公、九卿去熟习、了解土地上五谷的种植；中午时考察朝廷的政事，以及百官施政的各种事务，师尹、众士、州牧、国相要辅佐天子去一一按次序安排百姓的各种事情。在每年秋分日的傍晚，天子穿上三彩的礼服去祭祀月神，和掌管天文的太史、司载恭敬地观看天上星辰的变化所显现的吉凶征兆，日落后还要去监督九嫔，让她们把大祭、郊祭的祭祀礼品干干净净地准备好，然后才睡觉。诸侯早上办理天子交待的各项事情和命令，白天考察他们自己邦国管辖的事务，傍晚熟习国家的常法，夜里告诫百官，使他们不怠惰、放荡，然后才睡觉。公卿大夫早上考察自己的职责，白天办理各种政事，傍晚整理



他们一天来所经办的事务，夜间治理家务，然后才睡觉。

【原文】

"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王后亲织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祀也。"

【注释】

贯：学习。晦：夜间。列士：周代士分上士、中士、下士。这里指上士。愆：过失。辟：处罚。下位：指大夫之位。修：勉励。

【译文】

"士人早上接受学业，白天讲习，傍晚复习，夜间省察自己一天有无过失，如果没有过失，才去睡觉。自庶人以下，天亮开始做事，到天黑了才休息，没有一天怠惰的。王后亲自编织冠冕上系挂的黑色带子，公侯的夫人要编织冠冕上系在笄的两端的带子和覆在冠冕上的布，卿的妻子编织黑帛腰带，大夫的妻子做祭服，列士的妻子还要做上朝穿的衣服，庶士以下的妻子都

给她们的丈夫做衣服。春分祭祀土地神时，要布置农桑事情，冬祭时，就要献出劳动果实，男女都尽力做出成绩，有过失的人要被治罪，这些都是古代的制度。君子用脑力操劳，小人用体力操劳，这是先王的教导。从上到下，谁敢放荡而不努力劳动呢？现在我是寡妇，你又处在下大夫的职位，就是自早到晚不停地做事情，还恐怕遗忘了祖先的业绩，何况你有了怠惰的心思，怎么能避免处罚？我本来希望你早晚都能自勉说：'一定不能忘记祖宗！'你现在却说：'为什么不自图安逸？'凭这种思想来接受国君委派你担任的官职，我只怕你父亲穆伯后继无人了！"

【原文】

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

【注释】

志：记。淫：这里指懒散安逸。

【译文】

孔子听到敬姜的这些话以后说："弟子们记住这些话，季家的这位妇人不是一个贪图安逸的人哪！"

叔向贺贫

[国语]

【导读】

韩宣子是晋国正卿，担心自己钱财不足，不能和其他卿大夫攀比，有名无实。叔向却为此向他道贺。他以栾氏、郤氏的盛衰作为历史见证，提醒

韩宣子忧德不患贫的道理。栾氏由贫而盛，是在于有德，栾氏由盛而衰，是在于无德；郤氏由权倾公室到身死家亡，也在于无德。可见德行的重要。

【原文】

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对曰："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官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

【注释】

宪则：法度。疚：弊端。艺：限度。

【译文】

叔向去见韩宣子。宣子正为贫困发愁，叔向反而庆贺他。宣子说："我空有正卿的虚名，却无正卿的收入，不够和其他卿大夫交际往来，我因此发愁，你为什么反而要庆贺我？"叔向回答说："从前栾武子做上卿，田产很少，家里连祭器都不完备，但却能发扬德行，遵循法制，名声传到诸侯各国，诸侯都来亲近他，戎狄也归附他，因此使晋国得到了安定。他执行法制无差错，因此他没有遭受祸患。到了桓子，就奢侈起来了，他贪财无止境；忽视法制而一意孤行，放债取利，积蓄财产。这样的人，本该遭受祸难。凭借栾武子的功德，才得善终。到了怀子，改变桓子的行为，而继承武子的德行，本来是可以免祸的，但由于受桓子的连累，以致逃亡到楚国。

【原文】

"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莫之哀也，惟无德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非起也敢专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

【注释】

起：韩宣子自称其名。专承：独自蒙受。嘉：赞许。

【译文】

"再说郤昭子吧，他的家私，抵得上半个晋国；他的家臣，有三军的一半。他凭借富有和地位，在晋国横行霸道。结果，尸体摆在朝廷上示众，他的同族郤也在絳被诛灭。要不是这样，那姓郤的八人，五个做大夫，三个做卿，他们权势够大了，一旦被灭，怎么会没有人哀怜他们呢？就是因为没有德行啊。现在，你有栾武子一样的贫困，我以为你是能实行他的德行了，因此向你庆贺。如果不担心德行不能建立，只担心钱财不足，那我要吊唁你还来不及，还有什么可贺的呢？"

宣子听了，跪拜说："我将要灭亡了，全仗你的开导，得以保存。不仅我韩起个人承受你的恩惠，就是先祖桓叔的后代，都要拜谢你的恩赐！"

王孙圉论楚宝

[国语]

【导读】

王孙圉首先提出楚国对宝的认识：楚国以贤者为宝，贤者能辅佐君主，能补过行善；楚国以云梦为宝，云梦能出产万物，利国利民。然后归结为

只有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人或物才算是宝贝。最后针对赵简子以佩玉为宝，直截了当地指出，像这类哗众取宠的玩物不能算作宝贝，对赵简子的"鸣玉以相"进行了讽刺。

【原文】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

【注释】

飨：大宴宾客。白珩：楚国美玉名。

【译文】

楚国大夫王孙圉到晋国访问，晋定公设宴招待他。晋国的大臣赵简子做陪客，故意弄响身上的玉佩问王孙圉说："楚国的白珩还在吗？"回答说："还在。"赵简子又问："作为宝贝，它能值多少钱呢？"

【原文】

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导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若诸侯之好币具，而导之以训辞，有不虞之备，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而国民保焉。此楚国之宝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焉？圉闻国之宝，六而已。圣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若夫晔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

【注释】

行事：交往。口实：话柄。

【译文】

王孙圉说："我们不曾把它当作宝贝。楚国人视为宝贝的是观射父。他很有口才，到各诸侯国办事，使他们无法拿我们国君做话柄。还有史官叫做倚相，他能熟练地运用典籍文献来论述各种事物，从早到晚都能向我们国君提供古人成败的事例，使他不忘记先王的业绩。他还能使天上地下的鬼神欢悦，顺其好恶，使神灵对楚国没有怨恨。还有一个湖叫云梦，连接徒洲，那里出产金、木、竹、箭，还出产龟、珠、角、齿、皮、革、羽、毛等。这些物产可向国家提供军用物资，防备发生意外事件，也可作为礼物，用来馈赠诸侯。如果各国诸侯喜欢这些礼品，再用美辞来疏导他们，这就为突发事件做了准备，而天神的保佑使我们国君避免得罪各国诸侯，国家与百姓的安全也能得到保证。这些就是楚国的宝贝。至于那白珩，不过是先王的玩物，有什么宝贵的呢？我曾听人说国家的宝贝只有六种：圣人能评议各种事务，帮助治理国家，是宝贝；祭祀的玉器能保证好年成，无水旱灾害，是宝贝；占卜的龟甲能显示吉凶祸福，是宝贝；珍珠可防御火灾，是宝贝；铜、铁金属能制成武器，防御战乱，是宝贝；山林湖泽供给财物用品，是宝贝。至于那只能发出叮当喧嚣声音的美玉，楚国虽然被称为蛮夷之邦，也不能把它当作宝贝。"

春王正月

[公羊传]

【作品简介】

《公羊传》也称《春秋公羊传》，相传是战国时公羊高撰写的。公羊高，齐国人，相传是子夏弟子。《公羊传》最初仅是口头流传，到汉初才成书。它与《左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导读】

《春王正月》是《公羊传》的第一篇，是作者对《春秋》鲁隐公元年第一句经文“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本篇反映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调整内部关系，规定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公羊传》是专门阐发微言大义的，从本篇可见一斑。

【原文】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注释】

公：指鲁隐公。反：同“返”。扳：援引，拥戴。相：辅佐。適：同嫡。

【译文】

“元年”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国君即位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意思呢？是一年的开始。“王”是指谁呢？是指周文王。为什么要先说“王”后说“正月”呢？这是要表明是周王确立的正月。为什么要说“王正月”呢？这是要表明天下统一了，各地都要实行周王规定的正朔。经文中提到鲁隐公时，为什么不用“即位”一词呢？这是要成全隐公的意愿。为什么说是成全隐公的意愿呢？原来隐公准备把国家治理好后，再把政权归还给桓公。为什么要归还给桓公呢？桓公虽幼小但尊贵，隐公虽年长但地位卑贱。但他们之间的尊卑差别很小，国都内的人都不知道。鲁隐公既年长又贤能，各位大夫都拥戴隐公并立他为国君。如果隐公在这时推辞不就位，还不知道桓公将来能不能被立为国君；此外，如果现在就立桓公为国君，又害怕这些大夫不能辅佐幼主。所以隐公作国君，是为了将来桓公能被立为国君。隐公年长而又贤明，为什么不能即位为国君呢？立嫡子为国君时是根据他的年龄而不论贤明与否，而立庶子为国君时则要根据是否尊贵而不论年长与否。桓公凭什么而尊贵呢？因为他的母亲尊贵。母亲尊贵儿子又凭什么尊贵呢？因为儿子可以因为母亲而地位高，母亲也可以因为儿子而尊贵起来。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传]

【导读】

本文是解释《春秋》中“宋人及楚人平”这一句话的。《春秋》记载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就表现了史家对子反和华元以诚相见、主张和谈的肯定，

而记载这一事件的用词则表现了史家对子反和华元超越君主自作主张的批评。文章就在于揭示所谓“春秋笔法”。通篇以对话口吻，不避重复，塑造的人物生动形象，客观上也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原文】

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

【注释】

外平：外国讲和之事。外，指外国。平，指讲和事。不书：不记载。《春秋》是鲁史，他国的事情，则不予记载。大：赞扬。己：这里指华元与子反。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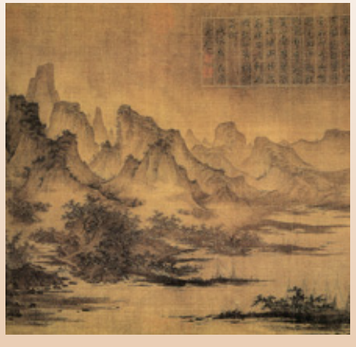
关于他国讲和的事，鲁史是不记载的。这次为什么记载？是因为称赞这回的讲和全在华元与子反两人做主促成的。为什么要称赞华元与子反自己做主讲和？

【原文】

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阙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

【注释】

庄王：指楚庄王。庄王围宋发生在鲁宣公十四年。司马子反：即楚公子侧。司马，管理军政的官吏名。堙：小土山。阙：通“窥”，偷看。华元：宋国大夫。



【译文】

楚庄王围攻宋国，军中只有七天的粮食了。吃完这些粮食而攻不下城池，也就要解围回去了。当时，庄王叫司马子反登上攻城的土山去偷看宋城内情，宋国的华元也在此时登上守城的土山去偷看城外的动静，恰巧遇见了。

【原文】

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

【注释】

惫：疲惫。易：交换。析：劈开。炊：烧火做饭。甚：严重。柑：同“钳”，这里指使马嘴衔住木棍，使马不便进食。秣：喂牲口。厄：困苦，灾难。矜：哀怜。幸之：以之为幸。把它作为令人高兴的事。情：真实情况。勉之：勉力坚守。揖：古时的拱手礼。

【译文】

司马子反问道：“贵国的情况怎么样？”华元回答说：“已经疲惫不堪了。”子反说：“疲惫到什么程度？”华元说：“已经到了互换儿子当食物，分剖尸骨做燃料的程度了。”司马子反说：“唉！真是疲惫到极点了！虽然如此，但我听得人家说：被围的人，往往在饲马时，用木衔住马嘴，使它不能吃，表示已经吃得很饱；一方面又牵肥马出来给人看，表示很有蓄积。为什么您却要诚实地说出实情呢？”华元说：“我也听得人家说：君子见到人家的痛苦，就怜悯它；小人见到人家的痛苦，就幸灾乐祸。我知道您是君子，所以把实情告诉您。”司马子反说：“啊！是这样吗！你们再勉力坚守吧！我们军队也只有七天的粮食了。吃完这些粮食而攻不下城池。我们也将退兵回去了。”说完，二人拱一拱手就告别了。

【原文】

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

【注释】

反：同“返”。曷：同“何”。曷：为什么。区区：很小的样子。处：留下。引：带领。去：离开。

【译文】

子反回到庄王那里。庄王问：“情况怎么样？”司马子反回答说：“已经疲惫不堪了。”庄王说：“疲惫到什么程度？”子反说：“已经到互换儿子当食物，分剖尸骨做燃料的程度了。”庄王说：“唉，真是疲惫到极点了！既然是这样，我现在一定要攻破城池才回去。”司马子反说：“不能这样做。我已经告诉他：我军也只有七天的粮食了。”庄王发怒道：“我叫你去察看城内的情况，你为什么要把我军的实情告诉他？”司马子反说：“以小小的宋国，尚且有不欺骗别人的臣子，我们楚是大国，难道还可以没有吗？所以我也把实情告诉了他。”庄王说：“好吧！就在这里安营住下吧。尽管我们粮食将尽，我还是要攻下城池才回去的。”司马子反说：“那么，请您留在这里吧，我要回去了。”庄王说：“你离开我而回去，叫我同谁住在这里呢？我也跟你一起回去算了。”于是带领军队离开了宋国。

【原文】

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平者在下也。

【注释】

平者在下：是说讲和的人都是在下的臣子。

【译文】

因此，君子称赞这次讲和，全在华元与子反自己作主。这些人都是“大夫”，为什么称之为“人”（“宋人”、“楚人”）？有贬他们的意思。为什么要贬他们？因为两方主和的人，都是处在下位的臣子，有点侵犯君权。

吴子使札来聘

[公羊传]

【导读】

本篇解释《春秋》上的“吴子使札来聘”这一句话。“吴子”是对吴王馀祭的尊称，不直称“吴人”是因他派遣季札

来学习中原文化了。这篇文章主要赞扬季子兄弟让国一事，以及季子不介入政权纷争的态度。

【原文】

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馀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馀祭也立；馀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

【注释】

吴无君无大夫：指《春秋》上记载吴国的事情，只称国，不提及它的国君及大夫。因为当时把不属于中原地区的吴、楚、越等国都视为“蛮夷之邦”。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华夷有别。季子：即季札。让国：吴王寿梦要把王位传给季子，季子不受，而让给了他的哥哥。谒、馀祭、夷昧：吴王寿梦的三个儿子，是季札的同母兄。迮：仓猝。轻死：轻视死亡。祝：祷告。悔：指灾祸。

【译文】

《春秋》记载吴国的事，总是称吴国，而不记载它的国君和大夫。这里为什么又称君，又称大夫呢？这是认为季子贤呀。为何要赞美季子贤？因为他能辞让国家的君位。他为什么辞让国家的君位？原来谒、余祭、夷昧都是和季子同母所生的，共兄弟四人。季子年幼而有才能，哥哥们都喜欢他，共同想要立他为国君。谒说：“现在假若仓促地给季子君位，季子还是不肯接受的。让我们不要把君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兄弟轮流做国君，就能传君位给季子。”大家都同意说：“好吧。”因此这几个做国君的都以轻视死亡为勇敢，吃饭时一定要祷告说：“上天如果有意保全吴国，那就快点降灾祸到我身上。”所以谒死了，馀祭立为国君；馀祭死了，夷昧立为国君；夷昧死了，那么国君就应该是季子的了。

【原文】

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

【注释】

亡：指未回国。僚：吴王僚，吴王夷昧之子，后被专诸刺死。长庶：众子中岁数最大者。即：即位。君之：以之为君，承认僚为国君。

【译文】

当时季子出使不在。僚是年纪最大的庶子，即位做了国君。季子出使返回，回到吴国后就把侄儿僚当成国君看待。

【原文】

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

【注释】

阖庐：吴王谒的儿子，名光。我宜立：阖庐的父亲吴王谒是吴王寿梦的长子，按当时立嫡为长的原则，阖庐当继承王位。恶：怎么。专诸：春秋时著名刺客，以匕首藏鱼腹中，刺杀吴王僚，他也当场被杀。

【译文】

阖庐说："先君之所以不传给儿子君位而传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的缘故呀。若是打算遵从先君的遗命呢，那么国君应该传给季子；如果不遵从先君的遗命呢，那么我应该做国君。僚怎么能做国君呢？"于是就派专诸刺杀僚，而把君位交给季子。季子不接受，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若是接受你的君位，这就是我同你一起干下篡夺君位的勾当了。你杀了我哥哥的儿子，我如果再要杀你，这样父子兄弟相互残杀，终生也没个完呀。"季子便离开京城到延陵去，终生不再进入吴国都城。所以君子认为他不接受君位是义，认为他不杀死阖庐是仁。

【原文】

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

【注释】

许：赞美。使臣：使他和臣子的身份相称。

【译文】

赞美季子，为什么就说吴国有君、有大夫了呢？这是因为季子既然做了臣子，那就应该有君了。"札"是什么？是吴国季子的名字。按照《春秋》的说法，凡是贤人是不直书其名的。这里为什么要直书其名呢？时待夷狄，不能因为一件事好，就算是完美无缺的。季子既然被认为是贤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完美的？这是由于称赞人臣是要他始终做人的臣子；称赞人子是要他始终做人的儿子。直书季子的名字，也就是要他永远不忘自己是吴国的臣子。

郑伯克段于鄢

[谷梁传]

【作品简介】

《谷梁传》又名《春秋谷梁传》，相传为孔子再传弟子鲁国人谷梁赤所作。《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其特点重在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借以发挥儒家的思想。

【导读】

"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隐公元年中的一句，《左传》将它演绎成《郑伯克段于鄢》（见本书卷一第一篇），《谷梁传》将它演绎成本篇的样子，两相比较，可看出前者重在史实叙述，后者重在义理说明。

【原文】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

【注释】

段：指共叔段，姓姬，名段。共指共国，因共叔段叛乱逃亡至此，故如此称呼。徒众：指军队。

【译文】

"克"是什么意思？是"能"的意思。"能"又指什么呢？是能够杀人。为什么不直说"杀"呢？是因为共叔段有自己的军队。

【原文】

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注释】

郑伯：指郑庄公，公元前743年至前701年在位。世子：天子、诸侯的嫡长子。母弟：同母弟。目君：凡是杀世子和同母弟的，《春秋》经文上都按国君称呼。目，称为。处心积虑：存心而又蓄意很久。成于杀：犹言致于死地。缓追：不要穷追。逸贼：放掉做错事的人，指共叔段。亲亲：前为动词，后为名词，亲近亲人。

【译文】

共叔段是郑伯的弟弟。如何知道他是弟弟呢？凡是杀死世子、同母弟弟的，经文中都以君称呼他。因为这里直称"郑伯"，就知道共叔段是弟弟。共叔段是弟弟，经文中却不称他为弟；是公子，也不称他为公子，这是在贬低他，共叔段丧失了作为弟弟的道义。贬低共叔段也是加重对郑伯的罪责。重责郑伯什么呢？重责他处心积虑，最终致自己的弟弟于死地。"于鄢"，表示是很遥远的地方，是说郑伯追到很远的地方去杀他弟弟，就如同从他母亲怀中拖出来杀掉一样，这是重责郑伯。那么，作为郑伯，他应该怎么办呢？不要穷追，并放掉他。这才是亲近自己亲人的做法。

虞师晋师灭夏阳

[谷梁传]

【导读】

本文是解释《春秋》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一句的。晋献公想攻打虢国，于是荀息向献公献计，向虞公行贿，假道伐虢。虞公贪图小利，

不计长远，不听宫之奇劝谏，并自告奋勇请先伐虢，结果就有“虞师晋师灭夏阳”一事。文章主要写了荀息对虞国、虞公、宫之奇的分析，生动形象，诙谐周密，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老谋深算、洞察明辨。

【原文】

非国而曰灭，重夏阳也。虞无师，其曰师，何也？以其先晋，不可以不言师也。其先晋何也？为主乎灭夏阳也。夏阳者，虞、虢之塞邑也。灭夏阳而虞、虢举矣。

【注释】

重：重视。夏阳：虢国的边邑，在今山西平陆北。虞：春秋时小诸侯国，姬姓。无师：没有军队参战。先晋：先于晋国之前有灭虢之心。因为虞国答应借道给晋。主：首祸。虢：春秋时国名。姬姓，有东、西二虢国。这里指西虢。塞：边界上的险要地方。举：攻取。

【译文】

夏阳不是国家而《春秋》却说灭亡，这是重视夏阳。虞国没有出动军队攻打夏阳，《春秋》却说虞国的军队，为什么呢？因为它比晋国先存有贪心，所以不可不说它也出动了军队。为什么说虞国比晋国先存有贪心呢？因为它在灭夏阳这件事情上负有主要责任，否则，夏阳是不会被灭的。夏阳是虞国、虢国的边塞城邑。灭了夏阳，虞国、虢国就易于攻取了。

【原文】

虞之为主乎灭夏阳，何也？晋献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道，则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如受吾币而借吾道，则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厩而置之外厩也。”

【注释】

晋献公：晋国国君，公元前676年至前651年在位。荀息：晋国大夫。屈：晋地名，盛产良马。乘：马四匹为一乘。垂棘：晋地名，产美玉。借道乎虞：晋要攻打虢，必须从虞国经过，故要借道。币：古时用来馈赠的礼物，如马、玉、皮、帛等等，都可统称为币。府：府库。厩：马棚。

【译文】

为什么说虞国在灭夏阳这件事上负有主要责任呢？晋献公想攻打虢国，荀息说：“君王为何不把屈地产的

良马、垂棘出的美玉送给虞国，向虞国借条道呢？”献公说：“这些是晋国的宝物啊。如果他接受了我的礼物，却不肯借给道路，那该怎么办？”荀息说：“按小国事奉大国的道理，他要是不借给我们道路，一定不敢收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收了我们的礼物而借给我们道路，那我们就好比把美玉从宫内仓库中取出来，藏到宫外仓库中去；把良马从宫内的马房中牵出来，放在宫外的马房里。”

【原文】

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懦，又少长於君。达心则其言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於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此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注释】

宫之奇：虞国大夫。达心而懦：心内很明白，但表现出来却很怯懦。少：少时。长：长大。略：简略。玩好：玩赏之物，指璧和马。知：同“智”。

【译文】

晋献公说：“宫之奇在那里，必定不会让虞公收受我的礼物的。”荀息说：“宫之奇的为人呀，心里虽明白事理，但却怯懦，而且又是从小跟虞公一起长大的。他心中明达，就说话简略，生性怯懦就不能力谏，从小跟虞公一起长大，那虞公就轻忽他。况且那些可供赏玩的东西摆在他的眼前，而祸患却远在一国消亡之后，这个道理要中等以上智力的人才能考虑到它。我料想虞公是个中等智力以下的人。”

【原文】

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宫之奇又谏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挈其妻子以奔曹。

【注释】

唇亡则齿寒：比喻关系紧密，休戚相关。挈：带领。曹：春秋时小诸侯国，姬姓。建都陶丘。

【译文】

献公于是向虞国借道而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止说：“晋国的使者，他说话谦卑，而又送礼很贵重，一定对虞国不利。”虞公不听，就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并借给他们道路。宫之奇又劝谏说：“俗语说：‘唇亡则齿寒’，恐怕说的就是这种事吧！”于是就带着他的老婆孩子逃到曹国去了。

【原文】

献公亡虢五年，而后举虞。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

【注释】

五年：指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操：拿着。马齿加长：指马的岁数大了。

【译文】

晋献公消灭虢国，是在鲁僖公五年，而后就占领了虞国。荀息牵着原来的良马，拿着美玉，走到献公前说：“美玉还是这个样子，而马的牙齿却增加了！”

曾子易簀

[礼记]

【作品简介】

《礼记》是儒家经典之一，主要记述战国、秦、汉间儒家关于礼制方面的议论。西汉戴德删定《礼记》成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删定《礼记》成四十六篇，称《小戴礼记》。戴德，汉代礼学家，字延居，邯郸成安人。汉宣帝时立为博士，官至信都王太傅。戴圣官至九江太守。

【导读】

鲁国正卿季孙氏曾送给曾子一个大夫专用的簀子，曾子接受了这一馈赠，这在当时都是不合乎礼制的。临终前，经人提醒，曾子翻然悔悟，不顾病危， 坚持要求把簀子撤下来。文章通过曾子临终换簀一幕反映了曾子对礼法制度的重视和认真。

【原文】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

【注释】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学生。隅：墙角，角落。

【译文】

曾子卧病在床，病得很重。他的学生乐正子春坐在床的下首，他的儿子曾元、曾申坐在他脚旁，童仆坐在墙角，手持烛火。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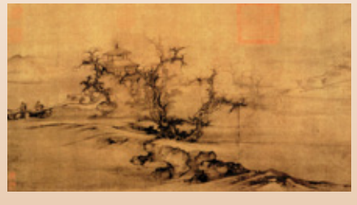
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簀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簀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注释】

瞿然：吃惊的样子。革：危急。簀：床席。瞿然：吃惊的样子。季孙：鲁国执政大夫季孙氏。革：危急。旦：天明。彼：指执灯童子。细人：指小人。姑息：姑且如此，安于现状。毙：死。

【译文】

童仆说：“又华美又光滑！这是大夫用的竹席吧？”子春说：“住口！”曾子听到了，感到吃惊，说：“啊？”童仆又说：“又华美又光滑，是大夫用的竹席吧？”曾子说：“是的。这是季孙赠送的，我没有换掉它。元儿，扶起我换掉席子！”曾元说：“您的病很危险呀，不能动。希望能等到天亮的时候，再让我来换掉它。”曾子说：“你爱护我呀，还不及他。君子爱人是遵循道德标准，小人爱人是无原则地宽容。我还要求什么呢？我能够坚守正礼而死，这就满足了。”几个人都来扶起他，换掉了席子，回到床上还没睡安稳就死了。



有子之言似夫子

[礼记]

【导读】

孔子重礼制，对仕途官位、死丧礼仪是看得很重的。但见有人为丧礼大肆浪费，为求仕大肆行贿时，孔子用“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表达

了自己的愤慨。文章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也启示人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本篇章法整练，跌宕起伏。

【原文】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於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

【注释】

丧：这里指丧失官职。

【译文】

有子问曾子说：“你听到过夫子有关丧失官职的言论吗？”曾子说：“听说过。他说，丧失了官职就赶快贫穷吧，死了就快一点腐烂吧。”有子说：“这不是君子所说的话。”曾子说：“我是亲耳听夫子这样说的。”有子又说：“这不是君子所说的话。”曾子说：“我与子游一起听夫子这样说了。”有子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夫子肯定另有所指。”

【原文】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注释】

靡：奢侈。货：行贿。荆：即楚国。

【译文】

曾子把有子的这些话告诉了子游，子游说：“像极了，有子的话很像夫子！以前夫子在宋国时，看见桓司马为自己造石椁，三年还没有完成，夫子说：‘像这样奢侈，死了还不如快点腐烂。’可见，死了就快一点腐烂，是针对桓司马而说的。南宫敬叔失去官位回家后，总是带着宝物入朝行贿以求复位。夫子说：‘像这样行贿，丧失官职还不如赶快贫穷。’可见，丧失了官职就赶快贫穷，这样的话是针对南宫敬叔而言的。”曾子把子游的话告诉了有子。有子说：“是这样的，我原说这不是夫子所说的话。”曾子说：“你是如何知道的？”有子说：“夫子做中都宰时，定下棺椁的规格，内棺四寸，外棺五寸，由此可知夫子并不希望死去就赶快腐烂。当年，夫子丧失了鲁国司寇一职，将到楚国去，就先让子夏去接洽，又让冉有去致意，由此可知，夫子并不希望丢了官职要快些贫穷。”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秦文

◎苏秦以连横说秦 [国策]
◎范雎说秦王 [国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 [国策]
◎冯煖客孟尝君 [国策]
◎触詟说赵太后 [国策]
◎唐雎不辱使命 [国策]
◎乐毅报燕王书 [国策]
◎谏逐客书 [李斯]
◎卜居 [楚辞]
◎宋玉对楚王问 [楚辞]

苏秦以连横说秦

[国策]

【作品简介】

《国策》是一部战国时代各国的史料汇编。作者已无从查考。现在流行的本子是西汉刘向编辑而成，定名为《战国策》，简称《国策》。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写成《别录》一书，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

【导读】

本篇选自《战国策·秦策一》。苏秦以“连横”说秦未成，又以“合纵”游说赵王，终于一举成名，身佩六国相印，傲视天下。苏秦朝“连横”暮“合纵”，足见战国时各国之间斗争的复杂。这一过程中细节的描写，又反映出了当时的世态人情，而苏秦这一形象也深深印入后世人的脑海中，成为战国策士的代表。

【原文】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注释】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纵横家，先倡连横，后主合纵，为东方六国所用，后被齐车裂而死。秦惠王：秦国国君，名驷，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巴：今四川西部地区。汉中：今陕西南部地区。胡：指北方各少数民族。貉：兽名，皮可制裘。代：今山西、河北北部，以产马著称。巫山：山名，在今四川巫山以东。黔中：地名，在今湖南西北部和贵州东部地区。函：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奋击：指勇猛作战的兵士。地势形便：指地势优越，便于攻守。

【译文】

苏秦起初运用连横策略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国家，西有巴、蜀、汉中的财富，北有胡貉、代马的资用，南有巫山、黔中的险阻，东有殽山、函谷关的牢固。土地肥美，人民富足，兵车万辆，善战之士百万，肥沃的平原一目千里，积蓄很多，地势又便于攻守。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天府之国’，天下的强国啊。凭大王的贤明，士民的众多，车骑的功用，兵法的讲习，就可用以吞并诸侯，统一天下，称帝号而治理天下。希望大王稍作留意，请求允许我奏明秦国统一天下的成效。”

【原文】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注释】

文章：指礼乐法度。俨然：庄严谨慎的样子。

【译文】

秦王说：“我听过，鸟的羽毛尚未丰满，不能高飞；法令尚未完备，不可用刑罚；道德不厚重，不能治理百姓；政教不畅达，不能烦劳大臣。如今先生郑重地不远千里来到厅堂上指教，请改日再说。”

【原文】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霸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敝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

【注释】

神农：传说中上古帝王，即炎帝。补遂：上古国名。黄帝：传说中古帝王名，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号轩辕氏。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东南。禽：同“擒”。蚩尤：传说中九黎部落首领，战败后被黄帝杀死。尧：传说中古帝王名，号陶唐氏，传位于舜。舜：传说中古帝王名，号有虞氏，名重华。三苗：古代部族名，在今河南南部到湖南洞庭、江西鄱阳一带。禹：传说中古帝王名，也称夏禹、戎禹。共工：传说中一部落首领。汤：即商汤，商朝开国君主。有夏：有是语助词，无实义。这里指夏桀。文王：周文王姬昌。武王：周武王姬发，周朝开国君主。纣：商纣王，商朝末代帝王。毂：车轮中间的圆木。车毂击驰：指车轮奔驰相碰，形容使者来往频繁。约从：从同“纵”，即合纵。饬：同“饰”，巧言伪饰。科条：法令条规。书策：文书籍策，这里即指法规政令。聊：依赖。

【译文】

苏秦说：“我本来就怀疑大王不能采纳我的主张。从前神农征伐补遂，黄帝征战涿鹿而擒住蚩尤，尧征伐兜，舜征伐三苗，禹征伐共工，汤征伐夏桀，文王征伐崇国，武王征伐商纣，齐桓公用战争威力而称霸天下。由此看来，哪有不战而胜的呢？古时诸侯国出使的车辆络绎不绝，用语言相互联结，天下统一。自从合纵与连横的策略兴起，战争不息；文辩之士受重用，争相饰词，进行游说，诸侯们迷惑不解；多种事端同时发生，国家不能治理；规章制度虽已完备，人民却多虚伪地对待；文书政令多而混乱，百姓弄得衣食不足；举国上下相互愁苦，人民无所依赖；话说得漂亮，道理堂皇，战争反而愈加频繁；能说会道，鲜衣华服的辩士奔走游说，相互攻战更是不得停息；纷繁的说教和文饰的言辞愈多，天下愈得不到治理；舌讲疲惫耳朵听聋，也不见功效；推行仁义，结约守信，天下反而相互戒备，不能相亲。

【原文】

“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

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

【注释】

缀：连接。厉：同“砺”。效：获得。徒处：无所事事地呆着。五帝：说法有多种，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五霸：指春秋五霸，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译文】

“因此就废弃文辞，崇尚武力，用丰厚的待遇招揽敢死之士，置办铠甲，磨利兵器，企图在战场上取胜。终日无所事事却能获取利益，安坐不动竟能扩展疆土，即使古代的五帝、三王、五霸和其他明主贤君，也常想坐而求得，但形势却不容实现，因此继续用战争来达到目的。相距远就摆阵相攻，相距近就短兵相接，这样才能建立大功。所以用兵对外取胜，施行仁义加强内政，君主在上建立了权威，人民在下也就服从了。

【原文】

“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

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注释】

万乘：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诎：通“屈”。子：以动用法，以……为子。意为治理、统治。元元：指百姓。

【译文】

“如今想要吞并天下，超过万乘之国，征服敌国，控制海内，抚有百姓，臣服诸侯，那就非用兵不可。现在继位的君主，都忽视了这个最根本的道理，不懂得施行教化，胡乱地治理国家，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沉溺在无休止的辩论之中。由此说来，大王本来就不会推行我的主张。”

【原文】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注释】

蹻：草鞋。囊：口袋，这里指行李袋。黧：黑黄色。

【译文】

苏秦十次上书劝说秦王，主张都未被采纳。黑貂皮袄穿破了，上百斤黄金用完了，生活费用断绝了，苏秦只得离开秦国回家。他缠着绑腿，足穿草鞋，背着书箱，挑着行囊，面容憔悴，脸颊枯黑，满含羞愧的颜色。回到家中，妻子不下织机，嫂子不为他烧饭，父母不同他说话。

【原文】

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注释】

喟然：叹息的样子。陈：摆开。箧：指书箱。太公：姜太公吕尚。《阴符》：相传为太公所作的一部兵书。简：选择。练：煮缣使其洁白曰练，有熟习意。期年：满一年。

【译文】

苏秦深深地叹息说：“妻子不认我做丈夫，嫂子不认我做小叔，父母不认我做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呵。”于是连夜打开书箱，将几十只书箱摆开，找到姜太公研究兵法的《阴符经》，就伏在桌上诵读，精读要义，反复揣摩。每当疲倦欲睡，就取锥子自刺大腿，鲜血直流足上。说“哪有劝说君主不能使他拿出金玉锦帛并取得卿相的尊贵地位的呢？”一年之后，揣摩透了，说：“这样才真正可以去说服当世的君主了。”

【原文】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

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说，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

【注释】

摩：走近。阙：宫门前面两侧供瞭望的楼。抵掌：击掌。革车：兵车。纯：匹，束。镒：二十四两为一镒。

【译文】

于是苏秦就到了燕乌集宫，在宽敞华丽的殿堂拜见并游说赵王，两人谈得拍起手掌来，情投意合。赵王很高兴，封他为武安君，授给他相印，还有兵车百辆，锦缎千匹，白璧百双，黄金二十万两，跟随赵王去推行六国联合的合纵策略，拆散秦国与个别国家结盟的连横形式，以此来抑制强大的秦国。因此苏秦在赵国任相后，六国通秦的函谷关封闭不通。这时，天下这样大，民众这样多，王侯这样威严，谋臣这样有权势，都要取决于苏秦的策略。不费一斗粮食，不用一件兵器，未叫一个战士打仗，未断一根弓弦，未折一支箭矢，就使六国诸侯相互亲善，超过兄弟。真是贤人在位，天下归服，一人任用，天下顺从。

【原文】

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搏衔，横历天下，庭说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

【注释】

掘门：同“窟门”，挖墙为门。伏轼搏衔：伏在车前横木之上，拉着马缰绳。杜：塞。伉：通“抗”，匹敌。

【译文】

所以说：“靠政治，不靠勇力；靠朝廷决策，不靠境外打仗。”在苏秦最显贵的时候，黄金万镒任他使用，车轮飞滚车骑相连，威风显赫地奔驰于道。华山以东的各国，像草随风倒伏一样附从赵国，使得赵国的地位大大提高。至于苏秦，原来不过是身居穷巷僻街、低门陋屋的贫寒之士罢了，竟能坐车乘马，横行天下，在朝廷上游说各国诸侯，驳倒了他们左右的谋臣，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原文】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注释】

清宫除道：收拾房屋，打扫街道。郊：邑外为郊。倨：傲慢。

【译文】

苏秦将要去劝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就收拾房屋，清理道路，敲锣打鼓，备办酒宴，出郊三十里去迎接。这时妻子不敢正目而视，只是斜着眼睛暗暗地看，侧着耳朵注意地听。嫂子更是像蛇一样伏在地上爬行，拜了四拜，又跪下请罪。苏秦说：“嫂子为什么先前那样傲慢，现在又这样谦卑呢？”嫂子说：“因为您现在地位尊贵又有钱啊。”苏秦说：“哎呀！贫穷时，就是父母也不认儿子；富贵了，连亲戚也都畏服。人生存在世上，对于权势地位金钱，怎么能够忽视呢？”

范雎说秦王

[国策]

【导读】

范雎逃到秦国，以敏锐的目光察觉出秦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太后、穰侯骄奢淫逸，独揽国政，而秦昭王深感大权旁

落，急欲重振朝纲。于是范雎巧妙地利用这一点，借机向秦昭王献策，欲以取代穰侯。全文层层揭示，平地生涛，切中要害，集中体现了战国时代策士的文风，也表现了他的胆识和口才。

【原文】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

【注释】

范雎：战国时魏人，字叔。在魏因事被诬，逃至秦国，得秦昭王信任，任为国相，封为应侯。王：指秦昭王嬴则，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

【译文】

范雎来到秦国，秦昭王在朝廷上接见他，恭敬地行了宾主之礼，范雎辞让不受。

【原文】

是日见范雎，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进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注释】

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据《史记·范雎传》，昭王召见范雎时，范雎在入宫时故意与宦官发生争执，扬言只知有太后、穰侯，而不知有秦王，想以此激怒昭王，所以在场之人都惶惶不安。跽：长跪，双膝着地，挺直上身。

【译文】

这一天昭王接见范雎时，在场的人没有不变色失容的。昭王支开左右的人，宫中再没有其他人。秦昭王跪着向范雎说：“先生要用什么来教诲我呢？”范雎说：“是，是。”过了一会儿，秦昭王又再次发问，范雎说：是，是。”像这样反复多次，秦昭王长跪着说：“先生不愿意教诲我吗？”

【原文】

范雎谢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若是者交疏也。

已，一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以陈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

【注释】

吕尚：即姜太公，字子牙，封于吕。助武王灭商，封于齐。文王：即周文王。渭阳：渭水之北。交疏：交情不深。羁旅：一作“羁旅”，暂居在外。处于骨肉之间：指处于昭王与太后，穰侯之间，太后为昭王养母，穰侯为昭王舅父。

【译文】

范雎谢罪说：“并不敢这样啊！我听说，从前吕尚遇到文王时，只是一个渔父，在渭水北岸钓鱼。像这样，表示他们关系疏远。可是不久，当他一说服文王就被立为太师，同乘一辆车一起回来，这是因为他谈的道理深刻啊。所以文王依靠吕尚而取得了成功，最终统一天下，做了帝王。如果周文王疏远了吕尚而没有与他深谈，这就是周没有做天子的德行，而文王、武王也无法成就王业。现在，我只是一个外来的客卿，与您的交情疏远，而我所要说的，又都是有关匡正君臣的大事，处于别人的骨肉亲属之间。虽希望向您表达我的愚忠，却不知道大王您的心思如何，所以您多次发问，我却没有回答。”

【原文】

“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菱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霸。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复见，是臣说之行也，臣何忧乎？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舆，可以补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

【注释】

信：果真。行：实行。漆身：以漆涂身。厉：同“癞”。被：同“披”。乌获：秦武王时的大力士。奔、育：战国时的两位名士孟奔、夏育。橐：口袋。文中作动词。菱水：即溧水，在今江苏溧阳。蒲伏：同“匍匐”。阖闾：即公子光，春秋时吴国国君。后与越勾践交战，伤足而死。箕子：商纣王叔父，因进谏而被囚，披发佯狂为奴。接舆：春秋时披发佯狂的隐士。

【译文】

“我并不是有什么畏惧而不敢说，我知道今天在您面前说了这些话，明天就可能被杀，但是我并不害怕。大王如果真实行我的主张，死亡不足以成为我忧患的事情，放逐也不足以使我忧伤，以漆涂身而生癞，披发而发狂，也不足以成为我的耻辱。五帝如此圣明，也死了；三王如此仁爱，还

是死了；五霸那么贤明也会死；乌获力大无穷也会死；奔、育如此勇猛也会死。死亡对于人来说是不能避免的。如果我处于必然招来死亡的形势中，而可以凭这对秦国稍有裨益，这便是我的最大愿望，我又担心什么呢？伍子胥藏在袋子里逃出昭关，夜间行走，白天躲藏，到达溧水，没有用以糊口的东西，就跪地爬行，到吴市上乞讨，但后来终于复兴吴国，辅佐吴王阖闾成就霸业。如果我能像伍子胥一样进献我的谋略，即使被关进监牢，终身不被接见，这说明我的主张被实行了，我又担心什么呢？箕子、接舆，漆身成癞，披发佯狂，但他们对于殷与楚国并无任何益处。如果我能与箕子、接舆一样，而又可以有利于我所认为贤明的君主，这将是我最大的荣幸，我又有什么可感到耻辱的呢？

【原文】

“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暗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

【注释】

蹶：跌倒，这里指死。保傅：保护者和师傅。指左右近臣。照奸：辨别奸邪。照，察出。

【译文】

“我所担心的是，怕我死以后，天下人见我尽忠而被杀，因此都闭口不言，裹足不前，不肯来秦国了。大王您上畏于太后的威严，下惑于奸臣的媚态，居于深宫之中，不离宫内保傅之手，终生迷惑不清，没有与您察明奸邪的人。这样的危害，大者会使国家覆灭，小者自身危险，这是我所害怕的。至于贫穷受辱之事，身死人亡的祸患，我是不害怕的，如果我死了而秦国得到治理，这比我活着还要好。”

【原文】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注释】

恩：同“溷”，打乱，烦扰。

【译文】

秦昭王跪着说：“先生这是说什么话呢！秦国地处偏僻荒远之所，我又愚蠢无能，所幸先生来到这里，这是上天让我来烦扰先生，而保存先王的宗庙啊。我能得到先生的教导，是上天宠幸先王而不抛弃我啊。先生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国家的事情不论大小，上到太后，下到大臣，希望先生一一地教导我，不要怀疑我了。”范雎拜了两拜，昭王也回拜了两次。

邹忌讽齐王纳谏

[国策]

【导读】

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齐相邹忌不及徐公漂亮，但妻、妾、客都称赞他胜过徐公。从这一普通生活经历中，他悟出了一个深层的道理：不要在赞

美声中自我陶醉。于是他以此作喻讽谏齐王，规劝齐王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由于比喻得当，使道理浅显明白，易于接受，齐国也因此而天下大治。

【原文】

邹忌修八尺有馀，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注释】

邹忌：齐威王时齐国国相。修：长。昳丽：昳同“逸”。漂亮而气度不凡。服：动词，穿戴。窥镜：镜中自照。旦日：明日。

【译文】

邹忌身高八尺多，仪表容貌漂亮有风度。一天早上，他穿戴好了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跟城北的徐公，谁漂亮？”他的妻子说：“你漂亮极了，徐公哪能比得上你呀！”城北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自己不相信，又问他的妾说：“我跟徐公比，谁漂亮？”妾说：“徐公哪能比得上您呀！”第二天，有位客人从外边进来，邹忌坐着同他聊天，问客人：“我和徐公谁漂亮？”客人说：“徐公不如您漂亮啊。”

【原文】

明日，徐公来。熟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注释】

私我：偏爱于我。

【译文】

第二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认为不如。照着镜子看自己，更觉得不如，相差很远。晚上，他躺

在床上左思右想，终于悟出了一番道理："我的妻子说我漂亮，是因为偏爱我；我的妾说我漂亮，是因为怕我；客人说我漂亮，是因为想求我帮助。"

【原文】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注释】

威王：齐威王，姓田，名因齐。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宫妇左右：宫中的后妃宫女，左右近臣。蔽：蒙蔽。

【译文】

于是，邹忌进朝廷去见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想求我帮助，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方圆一千里，城池一百二十座。宫里的后妃和左右侍候的人，没有谁不偏爱大王；朝廷上的臣子，没有谁不怕大王；国境之内，没有谁不向大王请求帮助：从这点看起来，大王受到的蒙蔽可厉害啊。"

【原文】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注释】

面刺：当面指责。间：间或，偶尔。期年：一周年。

【译文】

齐威王说："好！"就下了一道命令："文武百官和百姓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受上等赏；写信规劝我的，受中等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指责议论我让我听到的，受下等赏。"命令刚下达时，群臣纷纷进谏，宫门口和院子里像闹市一样人来人往；几个月以后，要隔一些时候，才间或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然有人想说却没有什么可以进谏了。

【原文】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注释】

朝：朝拜。战胜于朝廷：不动干戈而致胜。

【译文】

燕、赵、韩、魏各国听到这情况，都向齐国朝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朝廷里战胜了别人。"

冯煖客孟尝君

[国策]

【导读】

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好士，门下有食客数千。本文记述孟尝君门下一个普通食客冯煖的故事。冯煖帮助孟尝君收债市义，游说诸侯，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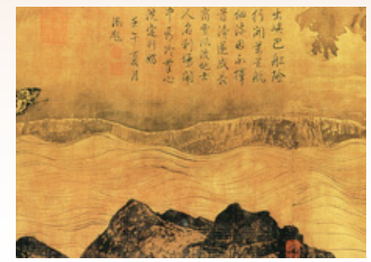
固了孟尝君的地位，从而表现了冯煖卓越的政治才能，也反映了"士"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原文】

齐人有冯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

【注释】

冯煖：孟尝君食客。属：同"嘱"。孟尝君：即田文，曾为齐国相，门下食客数千，为战国四公子之一。



【译文】

齐国有个叫冯煖的，贫困得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托人介绍给孟尝君，希望在他的门下混碗饭吃。孟尝君说："客人有什么爱好？"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爱好。"孟尝君说："客人有什么才能？"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才能。"孟尝君一笑收留了他，说："好吧。"

【原文】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不复歌。

【注释】

食：给……吃。铗：剑把，犹言剑。比：仿照。驾：意为准备车马。车客：可以乘车的食客。揭：高举。过：拜访。客我：以我为客。

【译文】

左右管事的人因为孟尝君不重视冯煖，就拿粗劣的食物给他吃。过了不久，冯煖倚靠着柱子弹着他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一道归去吧，吃饭没有鱼！"管事的人将这件事报告了孟尝君。孟尝君说："拿鱼给他吃，按照一般门客的待遇对他。"过了一阵，冯煖又弹着他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一道归去吧，出门没有车！"管事的人都笑他，又把这事报告了孟

尝君。孟尝君说："替他准备车子，按照门下乘车客人的待遇对他。"于是冯煖乘着他的车，高举他的剑，去拜访他的朋友说："孟尝君把我当作客人对待了！"过了不久，他又一次弹着他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一道归去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养家！"管事的人都厌恶他，认为这个人贪心重，不知足。孟尝君问道："冯公有父母吗？"管事的回答说："有个年老母亲。"孟尝君叫人送给他母亲吃的用的，不让她缺乏什么。于是冯煖不再弹剑唱歌了。

【原文】

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冯煖署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于是，愦于忧，而性懦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注释】

记：文告之类，犹如今天的招聘广告。习：熟习。计会：即会计，管理财务。古时月算曰计，岁算曰会。责：同"债"。薛：孟尝君封地，在今山东滕县南。署：签署名字。负：对不起。谢：道歉。倦于是：被琐事弄得疲倦。愦：心烦意乱。懦：懦弱。国家：指齐国与封地。反：同"返"。

【译文】

后来孟尝君出了通告，询问门下众宾客："哪一位熟悉算账理财？能帮我到薛地去收债吗？"冯煖就签署名字说："我能。"孟尝君感到惊异，说："这人是谁呀？"管事的人说："就是那个唱'长剑归来'的人。"孟尝君笑着说："这人果然有才能呵，我亏待了他，还未曾和他见过面呢。"于是请冯煖相见，向他谢罪说："我由于公务缠身十分疲倦，由于忧虑心绪烦乱，而且生性懦弱愚昧，终日沉溺在国家大事之中，得罪了先生。现在先生不责怪，还有意要为我去薛地收债吗？"冯煖说："愿做这件事。"于是准备车马、整治行装、载着契约去了。临别时问孟尝君说："债全部收完，用这些钱买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买我家所缺少的东西。"

【原文】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注释】

券契：债券契约，同等样式的两份，债权人与负债人各持其一，偿债时合对验证。

【译文】

冯煖到达薛地，派差吏召集那些应当还债的百姓，前来合验债券。债券全部合验之后，冯煖站起来，假借孟尝君的命令，把欠款赐给那些百姓。随后烧掉他带去的债券，百姓高呼万岁。

【原文】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

【注释】

之：往。矫命：假托(孟尝君的)命令。齐：指齐都临淄。衣冠：穿好衣，戴好帽。窃计：私下考虑。下陈：堂下之地，廷及两侧之地。区区：小小。拊：同"抚"，安抚。贾利之：用商贾之术向民求利。

【译文】

冯煖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回齐国，一大早就去求见主人。孟尝君奇怪他回来得这么快，就穿好衣服接见他，说："债款全部收回了吗？回来得怎么这样快啊？"回答说："收完了。"孟尝君说："用债款买了些什么回来？"冯煖回答说："您曾说'看我家所缺少的东西'。我私下考虑：您宫中堆满了珍宝，马房养满了猎犬和骏马，后宫里住满了美女，您家里所缺少的，只是'义'罢了！我就私下作主用这些债款替您买了'义'回来。"孟尝君说："买'义'怎么个买法？"冯煖说："现在您有了小小的一块薛地，不去抚爱百姓，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来看待，却还要像商人那样在他们身上谋利。我私自假传您的命令，将债款赐给百姓，随之烧了债券，老百姓都激动得高呼万岁。这就是我替您买的'义'呵。"孟尝君不高兴，说："唉！先生，算了罢。"

【原文】

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注释】

期年：一周年。齐王：指齐湣王，前300年至前284年在位。国：封地。顾：回头。

【译文】

过了一年，齐王对孟尝君说："我不敢用先王的臣子作为自己的臣子。"孟尝君就回到封邑薛地去住。还远在百里之外时，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在道上迎侯他了。孟尝君回头对冯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竟然在今天见到了。"

【原文】

冯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梁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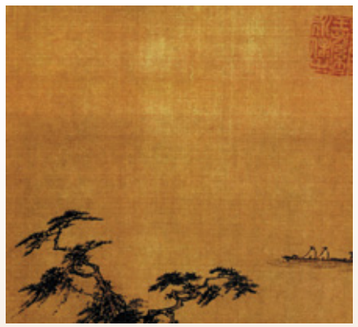
【注释】

狡：聪明。高枕：垫高枕头。高，这里为形容词使动用法，高枕喻安心

度日。梁：即魏国。当时都城在大梁，故称梁国。梁王：指梁惠王，公元前318年至296年在位。重币：贵重的礼物。三反：多次往返。

【译文】

冯煖说："聪明的兔子有三个洞穴，仅能逃脱一死。现在您只有一个洞穴，还不能高枕无忧地睡大觉。请允许我替您再凿两个洞穴。"孟尝君给他车子五十辆，金五百斤，到西面的梁国游说。冯煖对着梁王说："齐国放逐他的大臣孟尝君到诸侯国，谁先迎接他，谁就会国家富足，军队强大。"于是梁王空出最高的官位，把原有的相国改任上将军，派遣使者，带上黄金千斤，马车百辆，去薛地聘请孟尝君。冯煖抢先回薛，嘱告孟尝君说："千金，是很重的聘礼呵；百车，是显赫的使者呵。齐王大概听到这个消息了。"梁国的使者往返三次，孟尝君坚决辞谢不去。



【原文】

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

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注释】

太傅：官名，王或太子的师傅。赍：以财物送人。文车：绘有文饰的车子。二驷：二辆四匹马拉的车。祟：灾祸。谄谀：巴结奉承。为：辅佐。顾：顾念。祭器：祭祀所用各种礼器。取先王所用置于薛地，又在薛地建宗庙，则孟尝君地位固不可摇。

【译文】

齐王听到这件事，君臣都感到害怕，便派太傅带上黄金一千斤，四匹马拉的绘有花纹的车子二辆，齐王自佩的剑一把，并亲笔写信向孟尝君谢罪说："我不好，遭到祖宗神灵降下的灾祸，被那些逢迎拍马的谄谀小人所迷惑，得罪了您。我是不值得您辅佐的，只是希望您顾念先王的宗庙，姑且回国管理百姓吧！"冯煖又嘱告孟尝君说："希望您向齐王请求赐给一些先王传下来的祭器，在薛地设立宗庙。"宗庙建成，冯煖回来报告孟尝君说："三个洞窟都已完成，您且高枕无忧，安心享乐吧。"

【原文】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煖之计也。

【注释】

纤介：细小。介，同"芥"，小草。

【译文】

孟尝君担任相国几十年，没有遇到丝毫的灾祸，就是由于冯煖的精心策划啊。

触詟说赵太后

[国策]

【导读】

本篇记叙触詟在送长安君到齐国作人质的问题上对赵太后进行的劝告。赵惠文王死后，赵国政局不稳，秦国趁机攻赵，赵国只有向齐国求救。齐国要

长安君到齐作人质，赵太后坚决不肯。在这种情况下，触詟来劝说赵太后，并趁机指出"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其权力是不能久远的，终使赵太后自愿送长安君去作人质。

【原文】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注释】

赵太后：即赵威后。赵惠文王死后，其子孝成王年幼，由赵威后执政。用事：执政。长安君：赵太后宠爱的小儿子。质：人质，抵押品。

【译文】

赵太后开始执政，秦国派兵猛攻。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让长安君作为人质，才能发兵。"赵太后不愿意，大臣们极力劝谏。太后明确地告诉左右："有再说让长安君作为人质的，我老太婆就一定把唾沫吐到他脸上。"

【原文】

左师触詟愿见，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注释】

触詟：人名，据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策》残本及《史记·赵世家》所记，"触詟"当为"触龙言"之误。揖：应作"胥"，等待的意思。趋：快步走。徐趋：意为做出了快步走的样子，但仍走得很慢。谢：谢罪。郄：疲劳不适的意思。辇：两人共挽的车子。鬻：同"粥"。强步：勉强走路。和于身：使身体舒适。

【译文】

左师触詟请求接见。太后满脸怒气地等候着他。触詟一入宫门就作出快步向前的样子，但动作缓慢，到了太后面前就自行谢罪，说："老臣脚有毛病，竟不能快跑，好久未能朝见您了，私下根据自己的情况推想，担心太后贵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因此想来看望您。"太后说："我靠人用车推着走。"触詟问："每天的饮食不曾减少吧？"太后说："靠喝粥罢了。"触詟说："老臣近来很不想吃东西，便自

己勉强地走点路，每天散步三四里，稍微增加了一点食欲，使得身体舒适一点。”太后说：“我还不能做到。”太后脸上的怒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原文】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

【注释】

贱息：指自己的儿子。贱，自谦之辞。息，子。不肖：不贤，没有出息。谦辞。黑衣：代指卫士。当时王宫卫士多穿黑色军服。没死：冒死，表示敬畏之辞。填沟壑：指死亡，委婉的说法。丈夫：指男人。媪：古时对老年妇女的称呼。燕后：赵太后的女儿，嫁与燕国为后。贤于：胜于。

【译文】

左师公说：“老臣的儿子舒祺，年龄最小，没有什么才能。可我老了，内心里总疼爱他，希望能让他补入黑衣卫士的行列，来保卫王宫，我冒着死罪把这件事禀告您。”太后说：“好呵。年龄多大啦？”回答说：“十五岁了。虽说还小，想趁自己还未入土就把他托付给您。”太后说：“男子也疼爱自己小儿子吗？”回答说：“比女人疼爱呢。”太后说：“女人爱得特别厉害啊。”触詟说：“老臣私下认为您疼爱燕后胜过长安君。”太后说：“你说错了，我爱燕后

远远比不上爱长安君。”

【原文】

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注释】

踵：脚后跟。指燕后出嫁时，赵太后紧紧跟在她身后不忍分别。必勿使反：古时诸侯之女嫁到他国，只有遭到休弃，或所嫁之国灭亡时，才能回来。意为希望女儿不要遭到灾祸。反：同“返”。

【译文】

左师公说：“父母疼爱孩子，就要替他们作长远打算。当您送燕后出嫁时，在车前握着她的脚后跟为她哭泣，想到她的远嫁而悲伤，也确实够悲哀的了。她走了之后，您并不是不思念她，可是祭祀的时候一定为她祈祷，祝福说：‘一定不要让她被送回来。’这难道不是替她作长久打算，能够有子孙继续作燕国国王吗？”太后说：“是啊。”

【原文】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

【注释】

三世：三代。赵之为赵：指赵烈

侯由晋国大夫开始建立赵国。赵氏本是晋国的大夫，后与韩、魏共分晋国。王：当为“主”。赵国国君封侯，而非“王”。继：后嗣。微独：不仅。

【译文】

左师公说：“从现在算起，三代以前直到赵氏当初建成赵国的时候，赵王的子孙封侯了的，他们的继承人还有保存封爵的吗？”太后说：“没有。”触詟说：“不仅赵国，当时各诸侯国子孙封侯的，现在还有保存住侯位的吗？”太后说：“我未曾听说过。”

【原文】

“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注释】

奉：同“俸”，俸金。劳：功劳。重器：宝器。山陵：喻国君，这里指赵威后。崩：古代对帝王死亡的称呼。恣：纵，有听任的意思。约：准备。

【译文】

左师公说：“这种情况是他们中间封侯时间短的祸患往往落在自己身上，封侯时间长些的祸患就落到他们子孙身上。难道君主的子孙就一定不好吗？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尊贵而没有功勋，俸禄丰厚而没有劳绩，却拥有很多的财富和权力的缘故。现在您要使长安君的地位尊贵，封给他富庶的土地，赐给他很多贵重的宝物，却不趁现在让他替国家建下功业；将来一旦您老人家去世了，长安君将凭什么在赵国安身呢？因此我认为您替长安君的打算太短浅了，所以说您爱长安君比不上爱燕后。”太后说：“好吧。任凭你怎么调派他吧。”于是替长安君备办一百辆车子，到齐国去作人质，齐国便派出援兵了。

【原文】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注释】

子义：赵国的有识之士。守：保住。金玉之重：意为富贵的地位。

【译文】

子义听说这件事，说：“君主的儿子是亲生骨肉，还不能靠着没有功勋的尊贵地位，没有劳绩的俸禄，来保住他的富贵，何况做人臣呢！”

唐雎不辱使命

[国策]

【导读】

本篇记叙唐雎出使强秦，直面秦王，保存安陵的事情。秦王要用五百里土地换取安陵君的封邑，实际是要吞并安陵。唐雎为安陵君出使秦国，面对势

力骄横强盛的秦王，唐雎理直气壮，宁死不屈，使安陵得以以五十里的土地保全下来。

【原文】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注释】

秦王：即秦始皇帝嬴政，嬴政当时尚未称皇帝，故曰秦王。安陵君：安陵之君。安陵，是魏国分封的一个小邑。其地在今河南鄢陵西北。以大易小：安陵只有五十里，所以这样说。

【译文】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想用方圆五百里的地方换取安陵，安陵君一定要答应我啊。"安陵君说："大王施加恩惠，以大换小，实在很好。虽说这样，我是从先王那里接受了这块封地的，情愿始终保存它，不敢拿来调换。"秦王不高兴。安陵君就派唐雎出使到秦国。

【原文】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欤？"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注释】

灭韩亡魏：灭韩，在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亡魏，在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长者：有德行的人。错意：放在心上。错，同"措"。请广于君：请求为安陵君扩大土地。逆：不顺从，违背的意思。

【译文】

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地方换取安陵，安陵君却不听从我，这是为什么呢？况且秦国已经灭亡了韩国和魏国，安陵君能凭借五十里的土地而存在，是因为安陵君是位忠厚长者，所以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希望安陵君扩大领地，可是安陵君竟违背我的意思，是看不起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这块土地谨慎地守住它，即使一千里的土地也不敢调换，何况只是五百里的土地呢！"

【原文】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

【注释】

怫然：忿怒的样子。伏尸：尸体偃仆。布衣：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穿丝织品的衣服，只能穿麻布衣服，所以称为布衣。徒跣：赤脚。抢：碰、撞。

【译文】

秦王怒形于色，对唐雎说："您可曾听说过天子发怒的情形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秦王说："天子一发怒，能让百万人伏尸，血流千里。"唐雎说："大王曾听说过那布衣之士的发怒吗？"秦王说："那布衣之士的发怒，只不过是脱掉帽子光着脚，用头撞地罢了！"

【原文】

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注释】

士：古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武士。彗星袭月：指彗星的光芒掩盖了月亮。古时认为天变与人事相应，故把此作为专诸刺王僚的征兆。休祲：休，指吉兆。祲，指凶兆。缟素：缟，未经染色的绢。素，白绸。古代丧服，皆用白色。这里暗示唐雎不惜刺杀秦王。

【译文】

唐雎说："这是一般庸人的发怒，不是勇武之士的发怒。当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天上的彗星冲击着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白虹贯穿着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在殿上搏击。这三位都是没有官职的士子，当他们心怀怒火还未发作的时候，祸福的征兆就从天而降。加上我唐雎，将是四位了。假若勇士真正发起怒来，倒下不过是两个人，血流只在五步之内，但天下人都得身着白色丧服，今天就是这样。"说罢便拔出宝剑站了起来。

【原文】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注释】

挠：屈。长跪：挺直身躯而跪。古人席地而座，坐时两膝着地，臀部压在脚跟上，把腰挺直，臀部离开脚跟，即为长跪。谕：明白。

【译文】

秦王害怕了，呈现出屈服的脸色，直起了身子跪着向唐雎谢罪，说："先生坐下，哪会到这种地步呢！我现在明白了：韩国、魏国都灭亡了，可是安陵凭着方圆五十里的土地保存下来，只是因为有先生您呵！"

乐毅报燕王书

[国策]

【导读】

本文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是史官的记叙，后一部分是乐毅的书信。前后两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前面的记述，扼要地把乐毅破齐以及奔赵的经

过作了交代，这就为读者阅读后面的《报燕王书》打下了基础。《报燕王书》全文包涵着深沉的忧愤，表达出乐毅对燕昭王的一片赤诚，情致委曲，激动人心。

【原文】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馀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诈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馀城以复齐。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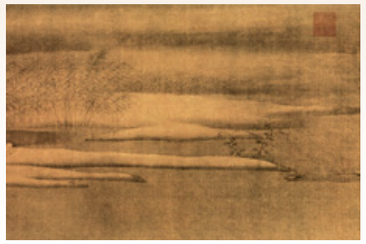
五国之兵：即赵、楚、韩、魏、燕五国。骑劫：燕国将领。

【译文】

昌国君乐毅，帮助燕昭王联合五国的军队攻打齐国，占领七十多座城池，全都改为郡县归属燕国。剩下三城没有攻下，燕昭王就死了。惠王即位，却误中了齐国人的反间计，怀疑乐毅，派骑劫代替他掌管军权。乐毅投奔赵国，赵国封他作望诸君。齐国的田单用计诈骗骑劫，最后击败燕军，又收回七十余城，从而恢复了齐国的土地。

【原文】

燕王悔，惧赵用乐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生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雠，天下莫不振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而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



【注释】

让：责备。雠：同"仇"。且休计事：姑且休息，共议国事。隙：隔阂。

【译文】

燕惠王懊悔了，担心赵国重用乐毅，会乘燕国疲惫的机会来攻打燕国。于是惠王派人去赵国责怪乐毅，并向他道歉说："先王把整个国家委托给将军，将军替燕国攻破齐国，报了先王的深仇，天下没有人不受到震动，我又怎么敢一天就忘掉将军的功绩呢！正遇上先王丢弃群臣仙逝，我刚刚即位，身边的人误了我，我派骑劫代替您率领大军，是因为您长期在外转战辛劳，饱受风寒，所以才召回将军，暂且休息一下好商讨国家大事。将军误听了别人的话，以为同我有什么怨恨，就抛弃了燕国而归附了赵国。将军若为自己着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又用什么来报答先王礼遇将军的真诚心意呢？"

【原文】

望诸君乃使人献书报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抵斧质之罪，以伤先王之明，而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遁逃奔赵。自负以不肖之罪，故不敢为辞说。今王使使者数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注释】

不佞：不才，谦辞。斧质：斩人的刑具。斧，刀。质，承接刀斧的砧板。

【译文】

望诸君乐毅便派人奉上书信回答燕王说："我没有才能，未能遵承先王的教导，来顺从您身边大臣的心愿，又担心遭受杀身之罪，损伤先王的知人之明，也使您落个不义的名声，因此逃走投奔赵国。自己宁肯承担着不肖的罪名，不敢用言辞来辩解。如今大王派使者责备我的罪过，我担心侍奉您的人不能领会先王器重厚爱我的道理，又不明白我事奉先王忠心耿耿的原因，所以才敢用这封信作为回答。

【原文】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学者观之，先王之举措，有高世之心，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臣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不辞。

【注释】

举措：措施。擢：提拔。亚卿：次于上卿的官职。

【译文】

"我听说贤能圣明的君主，不把俸禄私自赏赐给自己的亲信，功劳多的人才授给他；不拿官职来随便赏赐自己喜欢的人，真有能力担任的才让他担任这种官职。因此经过考察才干然后授予官职的，是事业得以成功的君主；选择有品行的人交结朋友，是能树立名声于世的人。我根据所学得的知识来观察，先王的举动和采取的措施，都有着高出世人的用心，因此使得我凭借魏王的符节使燕，从而亲自观察燕国的国情。承蒙先王格外的赏识，把我从众多宾客中提拔出来，职位安排在群臣的上面，未向宗室父兄商量，就委任我作亚卿。我自认为奉行君主的旨令并承受教导，就能幸运地不会招致罪责了，所以接受了先王的任命而不推辞。

【原文】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对曰：‘夫齐，霸国之馀教，而骤胜之遗事也。闲于甲兵，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举天下而图之，莫径于结赵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赵若许约，楚、魏尽力，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返命，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

【注释】

骤胜：屡次取胜。闲：同“娴”，熟练。习：习惯。径：直接。具：持着。

【译文】

“先王命令我说：‘我对齐国有着深仇大恨，因此不衡量自己力量的轻弱，一心只把向齐国报仇作为大事。’我回答说：‘齐国还有着称霸诸侯时遗留下的教化，又有多次获胜保存下来的经验，对军事很熟练，又通晓攻战的策略。大王假使要攻打它，就一定要联合天下的力量来谋划夺取它。联合天下的力量来谋划夺取它，没有比结交赵国更直接的了。况且齐国占有的淮北地带和原属宋国的土地，是楚国和魏国都想得到的。假若赵国同意与燕国缔约，楚国、赵国、宋国再尽力合作，用四国的兵力攻打它，这样就能大败齐国了。’先王说：‘很好！’于是我就接受了先王亲口发出的命令，备办了符节，出使到南面的赵国。完成使命归来回报后，便接着发兵攻打齐国。凭借上天的帮助和先王的威灵，黄河以北的地利，跟随先王一下子占有了齐国的济上。

【原文】

“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返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邱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顺于其志，以臣为不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国诸侯。臣不佞，自以为奉令承教，可以幸无罪矣，故受命而弗辞。

【注释】

植：竹木之类。顿命：耽误使命。

【译文】

“济水边上的燕军，又奉命追击齐军，获得大胜。使用精锐部队长驱直入，一直打到齐国的都城。齐王逃跑到莒城，仅仅保住自己免于一死。齐国的珠玉财宝，车马武器和珍贵的器物，全部缴获运到燕国。大吕钟陈列在元英宫，燕国的故鼎又从齐国得以返回历室宫，从齐国夺来的祭器，放置在宁台；燕国都城蓟丘的树木，可以种植到齐国汶水的竹园。自春秋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能比得上先王的了。先王认为他的心愿已顺利实现，也认为我没有辜负使命，因此割地封我，让我能比得上小国的诸侯。我没有才能，自己认为奉行君主的旨令并承受教导，就能幸运地不会招致罪责了，所以接受了先王的任命而不推辞。

【原文】

“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遗令诏后嗣之馀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可以教于后世。

【注释】

春秋：一般的史书。古代编年史都叫春秋。蚤：同“早”。萌隶：指普通百姓。

【译文】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功业建立起来了就不会废弃，因此能载入史册；有先见之明的人，有了成就不会败毁，因此被后世称颂。先王报怨雪耻，踏平了拥有万乘的强国，收缴了齐国八百年积蓄起来的财物；直到他丢弃群臣离开人世的时刻，还留下遗命诏告后世子孙应遵从的遗训。这就是执政任事的臣子能够遵循法令、顺服百姓的原因，将先王的遗训推行到百姓中间，都可以用来教育后世的。

【原文】

“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者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故吴王夫差不悟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故入于江而不改。

【注释】

作者：指开创事业之人。鸱夷：皮革制的口袋。量：气量，胸怀。

【译文】

“我听说善于开创事业的人，不一定善于守成，善始的人不一定能善终。从前伍子胥向吴王阖闾劝说并被接受，因此阖闾能率军长驱直入打到楚国都城郢地。吴王夫差就不是这样了，竟然赐一个皮袋，将伍子胥装入抛到江中。因为吴王夫差不懂得伍子胥生前的主张可用来成就功业，因此把伍子胥沉入江中而不懊悔；伍子胥没能及早看到阖闾和夫差两位君主的不同器量，因此到死还未改变自己的主张。

【原文】

“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者，义之不敢出也。

【注释】

离：同“罹”，遭受。

【译文】

“避开自身的灾祸，保全建立的功业，以显示先王的不朽业绩，这是我的上策；遭到诽谤羞辱的非难，败坏先王知人善用的名声，这是我最大的恐惧。面临不测的罪名，却想侥幸助赵伐燕来谋取私利，从道义上说我是不敢这样做的。

【原文】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

【注释】

洁其名：使名声保持清白。疏远之行：被疏远者的行为、心迹。

【译文】

“我听说古时的君子，断绝交谊后也不说辱骂别人的话；忠臣受冤离开，也不用辩解以维护自己的名声。我虽然不才，也多次从贤人君子那里受到教育。我唯恐您只听信左右亲信的意见，而不能理解我这已被疏远的人的言行，因此冒昧地用这封信作为回答，希望您能留心我所陈述的理由。”

谏逐客书

[李斯]

【作者简介】

李斯，战国时楚国上蔡人，思想家荀卿的弟子。后辅助秦始皇统一中国，任丞相，辅助始皇定郡县制、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始皇帝死后，李斯听从赵高阴谋，矫诏杀太子扶苏，立胡亥。秦二世继位后，赵高专权，诬其谋反被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导读】

秦王嬴政初年，韩国派郑国到秦国劝说秦国修渠，其目的是想以此来消耗秦国力量。这事被发觉后，秦王接受宗室大臣的建议，下令驱逐所有外籍官员。李斯是楚国人，当时在秦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写了这封信，历数“客”对秦的功绩，力陈逐“客”之失。秦王看后废除逐客令，恢复李斯官职。

【原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注释】

宗室：与国君同姓的大臣。游间：游说离间。客：当时指非本国人在本国做官的称为“客卿”。

【译文】

秦国的宗室大臣们都对秦王说：“诸侯国的人来侍奉秦国的，大抵都是为他们的主人来进行游说、离间的，请下令把所有的客卿都驱逐出秦国。”李斯也属于他们商议所驱逐的行列。

【原文】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

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注释】

闻：听说。窃：私下。穆公：即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从：同“纵”。施：延续。内：同“纳”。

【译文】

李斯于是给秦王上书说：“我听说宗族大臣们正在商议驱逐客卿，私下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当年穆公访求贤士，向西从戎地得到了由余，向东从楚国的宛得到了百里奚，从宋国迎回了蹇叔，从晋国招来了丕豹和公孙支。这五个人都不出生在秦国，而穆公重用了他们，从而吞并了众多小诸侯国，并称霸西戎。孝公采用了商鞅的变法主张，移风易俗，民众因此富裕，国家因此强大，百姓也就乐于为国家出力，诸侯们也对秦国亲近归服，战胜了楚、魏两国的军队，占地千里，直至今天秦国还安定强盛。秦惠王采用了张仪的计谋，取得了三川地区，向西吞并了巴、蜀，向北取得了上郡，向南攻取了汉中，占领了夷族地区，控制了楚国的鄢、郢二都，向东占据了成皋的险要地势，割取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于是拆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他们向西侍奉秦国，功绩一直延续到今天。秦昭王

得到了范雎，废黜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加强了王室的权力，限制了豪门贵族的势力，逐渐吞并诸侯国，使秦国成就了帝王之业。这四个君主，都是凭借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这四个君主拒绝客卿不予接纳，疏远士人而不任用，这就使国家不会收到富足的效果，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名声了。

【原文】

“今陛下致崑山之宝，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骒骥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注释】

昆山：古代以产玉出名的地区，在今新疆和田县。和：即和氏璧。楚人卞和发现的绝世美玉。太阿：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吴国名匠干将所铸。纤离：宝马名。翠凤之旗：用翠凤的羽毛装饰的旗帜。翠凤是一种珍贵的鸟。灵鼍之鼓：用鳄鱼皮蒙的鼓。说：同“悦”。傅：附着。佳冶：艳丽美好。赵女：古代赵国多出美女。

【译文】

“如今陛下您得到了昆山的宝玉，有了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宝器，悬挂着如同明月的宝珠，佩带着太阿宝剑，乘着纤离良马，树立着翠凤羽毛装饰的旗帜，安置着鳄鱼皮蒙的鼓。这数种宝物，秦地一种也不能出产，而陛下您却喜欢它们，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使用，那么夜光宝珠就不能装饰在朝廷之

上，犀角象牙作的器物也不能成为赏玩的东西，郑、卫之国的美女也就不能住满后宫，而骏马不能养在马厩之中，江南的铜、锡不能用来制作器物，西蜀一带的丹青也不能用作彩饰。如果装饰后宫，充满廷堂，娱乐心意，悦人耳目的东西都要出于秦国才可以用的话，那么用宛地珍珠制作的簪子，镶着珠子的耳环，齐国东阿产的白色丝绸，锦绣作的饰物，也都不能进献到您的面前；而那些打扮时兴、雅致大方、窈窕艳丽的赵国美女就不能侍立在您的身旁了。

【原文】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注释】

瓮，缶：两种瓦制的乐器。搏髀：拍着腿打拍子。

【译文】

“那些敲瓮击缶，弹着竹筝，拍着

大腿，呜呼呜呼唱歌而娱乐耳目的，是真正的秦地音乐。郑国、卫国的民间歌曲、舜的韶虞、周的武象，这是异国的音乐。现在抛弃了敲击瓮而接受郑卫的音乐，撤去竹筝而选取韶虞的乐舞，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适宜观赏、称心快意罢了。如今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可用不可用，不论对与错，不是秦国人就要离开，作客卿者都要被驱逐。既然这样，那么您所看重的是美色、音乐、珍珠、宝玉，而轻视的是人民啊。这不是统治天下，治服诸侯的谋略。

【原文】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注释】

让：辞让。黔：黑色。藉：借。忠：效忠。虚：削弱。树怨：结怨。除：废除。复：恢复

【译文】

“我听说土地广博的得粮必多，国家广大的得民必多，军队强大则兵士英勇。所以说泰山不拒绝细小的土壤，才能成就其高大；河海不挑剔细小的流泉，才能成就其深广；为王者不排斥众多的民众，才能光大他的德行。所以地没有东西南北之分，百姓没有本国他国之别，一年四时都能充满和美，鬼神就会降福，这是三王五帝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而今您却抛弃百姓而帮助了敌国，排斥了客卿而成就了诸侯的功业，这样就会使天下的有识之士退步而不敢西进，裹足而不敢入秦，这就是所谓的借给强寇兵马而送给盗贼粮食。物品不产于秦国，可作为宝物的很多；士人不生于秦国，而愿意效忠的也很多。如今您驱逐客卿而资助敌国，损害百姓而增益仇敌，自己国内空虚而对外与诸侯结怨。这样想要使国家没有危险，那是不可能的。”

秦王于是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卜居

[楚辞]

【作品简介】

“楚辞”是战国时期在楚国民间歌谣基础上创作的一种诗歌。屈原是其创始人和代表作家。屈原(约前340～前277年)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二十岁时就位居高职，后被放逐。因郁抑不志，乃自投汨罗江而死。

【导读】

《卜居》是《楚辞》中的一篇。“卜居”意思是占卜自己该怎样处世。相传为屈原所作，实际上是楚国人在屈原死后为悼念他而记载下来的有关传说。文章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反映了屈原的愤慨和不满，歌颂了他坚持真理、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

【原文】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注释】

放：流放，放逐。蔽障：遮蔽阻挡。太卜郑詹尹：太卜，官名，是卜官之长。郑詹尹，人名。策、龟：古代占卜用的工具。策，蓍草。龟：龟甲。

【译文】

屈原被放逐已经三年，不能再见到楚王。他献出了才智，尽忠报国，却被谗言障蔽，心情烦闷，思虑混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他拜访太卜郑詹尹说：“我有些疑惑的事，希望根据您的帮助来决断。”詹尹就摆正蓍草，拂净龟壳，说：“您有什么见教呢？”

【原文】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茀，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

【注释】

悃悃款款：忠实诚恳的样子。送往劳来：这时指钻营奔走，忙于世俗的应酬。茀：同“茅”，茅草。大人：达官贵人。真：本性，本真。哫訾栗斯：形容阿谀奉承，小人献媚的样子。喔咿嚅唲：强颜欢笑的样子。妇人：指楚怀王的宠姬郑袖。突梯滑稽：圆滑诡诈的样子。脂：脂膏。韦：柔软的熟皮。絜楹：形容处世圆滑。絜，测量圆的物体。楹，柱子。

【译文】

屈原说：“我是宁可朴实忠诚，真

心待人呢，还是忙着应酬世俗，因而永不困穷呢？宁可割茅锄草，勤力耕作呢，还是去游说诸侯，谋取名声呢？宁可直言不讳，危害自己呢，还是去同流合污，贪图富贵，苟且偷生呢？宁可远走高飞，保全我本有的情性呢，还是去阿谀奉承，奴颜婢膝，向贵妇人献媚邀宠呢？宁可廉洁奉公，正直无私，做个清清白白的君子呢，还是圆滑谄媚、毫无骨气，做个吹牛拍马的小人呢？宁可气概轩昂，像匹千里驹呢，还是漂漂浮浮，像水上的野鸭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以保全性命呢？

【原文】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注释】

泛泛：漂浮不定的样子。骐骥：千里马。亢轭：亢，同“伉”，并列。轭：套在马的颈部的马具。驽马：劣等的马。黄鹄：天鹅。鹜：鸭子。钧：三十斤为一钧。古代的重量单位。黄钟：钟名，乐器。比喻贤士。瓦釜：陶制的锅，与黄钟相对。比喻无才而进谗的人。

【译文】

“宁可同骏马一道，负重远行呢，还是跟随在劣马的后边呢？宁可同天鹅比翼高飞、直上云天呢，还是去和鸡鸭同群，争夺食物呢？这些，到底哪个吉利，哪个凶险？什么该背弃，什么该听从？世道混浊不清，把薄薄的蝉翼说成很重很重，将千钧的重物看得轻而又轻。把那宝贵的黄铜编钟毁弃，却将土烧的瓦釜敲打得如同雷鸣。谄谀小人飞黄腾达，贤良君子无声无息。唉，有什么可说的呢，哪个知道我的廉洁忠贞！”

【原文】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注释】

谢：辞谢，道歉。物：指龟而言。数：术数，指占卜。逮：及，达到。用：凭借。行：支配。诚：实在。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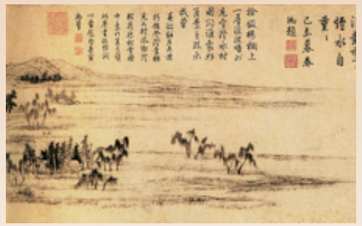
詹尹听了屈原的话，就放下蓍草，辞谢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事物总有它的不足，智慧总有它的局限，术数有时弄不清，神灵有时也不灵验。凭你的本心去干符合你心意的事吧。我的龟壳蓍草实在不能决定这些事。”

宋玉对楚王问

[楚辞]

【导读】

本篇记叙了宋玉针对楚王所问“遗行”而作的回答，抒发了一种曲高和寡，无人鉴赏的情绪。宋玉的作品据说有《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本文《对楚王问》等等。考证实为宋玉作品的只有《九辩》一篇，但这毫不影响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篇运用借喻与夸张，流畅而优美，是一篇出色的作品。



【原文】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注释】

属：意为接着唱。和：应和。

【译文】

楚襄王问宋玉道：“先生难道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吗？为什么士居百姓不赞誉你的人那样多呢？”宋玉回答说：“唉，是这样，有这种情形。请求大王宽容我的罪，让我能把话说完。有一位客人在郢都城中唱歌，他开头唱的曲子叫《下里》、《巴人》，都城中跟着他唱和的有数千人；他唱到《阳阿》、《薤露》时，都城中跟着他唱和的有几百人；他唱到《阳春》《白雪》时，都城中跟着他唱和的不过数十人。最后他运用严正的乐律，引发商音深入羽音，交杂着流畅的徵音，都城中跟着他唱和的不过数人罢了。这是因为他演唱的乐曲越高雅，跟着他唱和的人就越少。

【原文】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鹊，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注释】

鲲：传说中的大鱼。绝云霓：超越云彩。杳冥：高远而看不清楚的太空。

【译文】

“因此在鸟类中有凤凰，在鱼类中有大鲲。凤凰展翅腾空能向上搏击九千里，穿越云霓，背负苍天，双足踏乱了浮云，飞翔在高远莫测的空际。那腾跃在篱笆间的雀，怎么能跟凤凰来估算天有多么高呢？鲲鱼早晨从昆仑山的丘墟出发，在碣石山边的水面露出脊背，日暮的时候住宿在孟诸。那生活在小池浅水中的鲵鱼，怎么能跟鲲鱼来估算江海有多大呢？因此不光鸟中有凤、鱼中有鲲，士人中也有凤凰和鲲鱼！那圣人有着卓越的思想和行为，气度高超独处世间。平庸的人，又怎么能理解我的举止行动呢？”

古文观止

以轻松闲逸的方式，在欣赏历代名家名画的同时学习中国历代经典名篇，领略中国数千年文学宝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中国古代历史的精彩画面一一全景展现，全面阐释古文中名家名作的恒久价值。

观赏

尘封乍现、史迹斑斑的青铜国宝珍影 • 层峦叠嶂、曲水流觞的山水名作 • 呼之欲出、惟妙惟肖的古代人物画像 • 纤毫毕现、婀娜多姿的翎毛花卉集锦

学习

历代文学经典的永恒艺术魅力 • 汉语语言艺术宝藏中的璀璨明珠 • 流传千古、风流蕴藉的名家名篇令人拍案叫绝的历代语言文学艺术华夏子孙代代传诵的至理名言

发现

中国古代名人百折不挠的毅力与勇气 • 历代古圣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抱负 • 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伦理道德准则 • 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智慧与精神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古文观止

一生必读的经典◎中国历代美文集萃

《中》

历代名家、文章圣手呕心沥血之作
流芳百世、家喻户晓的中华千古名篇佳作美不胜收

古文观止《中》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前出师表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过秦论上

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兰亭集序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中》

桃花源记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古文观止

〈中〉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目录

中

汉文一

项羽本纪赞	[史记]	一一八
管晏列传	[史记]	一一九
屈原列传	[史记]	一二四
滑稽列传	[史记]	一三一
太史公自序	[史记]	一三五
报任安书	[司马迁]	一四〇

汉文二

高帝求贤诏	[西汉文]	一五二
过秦论上	[贾谊]	一五三
论贵粟疏	[晁错]	一五六
李陵答苏武书	[李陵]	一六〇
前出师表	[诸葛亮]	一六四
后出师表	[诸葛亮]	一六七

六朝唐文

陈情表	[李密]	一七二
兰亭集序	[王羲之]	一七五
归去来辞	[陶渊明]	一七七
桃花源记	[陶渊明]	一七九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一八一
北山移文	[孔稚珪]	一八二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骆宾王]	一八六
滕王阁序	[王勃]	一八八
吊古战场文	[李华]	一九二
陋室铭	[刘禹锡]	一九五
阿房宫赋	[杜牧]	一九六
原道	[韩愈]	一九九
杂说四	[韩愈]	二〇五

唐 文

师说	[韩愈]	二〇八
讳辩	[韩愈]	二一一
祭十二郎文	[韩愈]	二一四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	二一九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汉文一

◎项羽本纪赞 [史记]

◎管晏列传 [史记]

◎屈原列传 [史记]

◎滑稽列传 [史记]

◎太史公自序 [史记]

◎报任安书 [司马迁]

项羽本纪赞

［史记］

【作者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由于史料不足，司马迁的生卒年代难以考证准确，约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

【导读】

《项羽本纪赞》是《史记》十二本纪之一。记述了项羽一生的经历及其成败的关键，歌颂了项羽的英勇善战和他在灭秦过程中的功勋，揭示了他性格上的缺点和政策上的失误，充分地表现了他这个悲剧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勾画出了秦汉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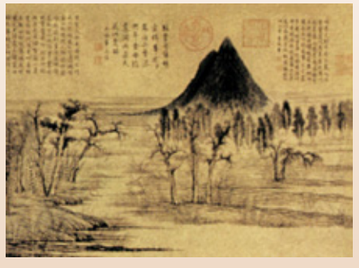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蠭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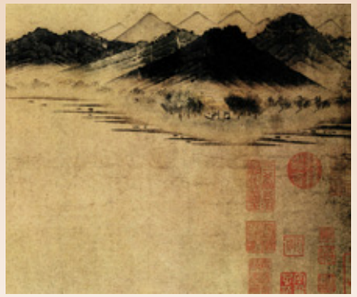
【注释】

重瞳子：一个眼睛中有两个瞳子。暴：迅速、突然。陇亩：田野。指民间。霸王：项羽曾自称为西楚霸王。

【译文】

太史公说：我听周先生说："舜的眼睛中好像有两个瞳子。"又听说项羽的眼睛中也有两个瞳子。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吗？为什么兴起得如此迅猛呢？秦朝失政，陈涉首发其难，各路豪杰蜂拥而起，共同争夺天下，不可胜数。然而项羽没有尺寸之地，却





能乘势从民间兴起，三年之中，率领五国诸侯灭掉了秦朝，分割天下土地而分封王侯，政令都由他来颁布，自号为西楚霸王，其王位虽然没有保持下去，但也是近古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

【原文】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注释】

矜：夸耀。功伐：功劳。伐，与"功"同义。觉寤：觉醒。寤，同"悟"。过：错误。

【译文】

等到项羽放弃关中而建都于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为王，却怨恨王侯背叛自己，这就难了。自负于自己的功劳，只逞个人才智而不师法古人，认为霸王的功业只凭武力征伐就能统治天下，终使五年之内就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身死东城时，还不能觉醒而责备自己，太错误了。竟然还说："是上天要亡我，而不是用兵的错误。"岂不是非常荒谬！

管晏列传

［史记］

【导读】

本篇为管仲、晏婴的合传。管仲、晏婴都是春秋时齐国的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晏婴辅佐齐景公达于治世，两人相去一百多年，遥相

映照。在本文中，司马迁重点写了管仲与鲍叔牙二人的友谊及晏婴荐人任官之事。这些事情无惊心动魄之处，但太史公却能于细微处体现管、晏二人的精神。如此写管晏二人的列传，也大有深意。

【原文】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注释】

颍上：颍水边上。九合：多次会盟。

【译文】

管仲，名夷吾，颍上人。他在年轻时经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牙知道他是有才能的。管仲家里贫困，在与鲍叔牙共同经商时，常常占他的便

宜。鲍叔牙始终对他很好，没有说他什么。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的公子小白，而管仲侍奉齐国的另一位公子纠。等到小白立为齐桓公，公子纠被杀死，管仲被囚禁起来后，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管仲被任用后，执掌齐国的政事，齐桓公因此而成就霸业。齐桓公能多次会集诸侯，安定天下，都是管仲的计谋。

【原文】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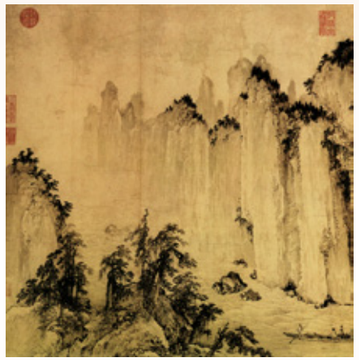
贾：经商。走：跑，这里指败亡。

【译文】

管仲曾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和鲍叔牙在一起做生意，在分财利时，我常常多拿一些，他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是由于贫困的缘故。我曾经为鲍叔牙办事，结果使他更加贫困，他不认为我愚笨，知道这是事成的时机有利与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君主免职，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能，知道我是没有遇上好时机。我曾经三次打仗，三次失败逃走，鲍叔牙不认为我是胆小鬼，知道我是因为有老母。公子纠失败，召忽自杀了，我被幽禁受屈辱，鲍叔牙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不拘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耻辱。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

【原文】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注释】

多：赞扬。海滨：滨临大海。齐国东面临海。其称曰：《管子》上说。以下引文见于《管子·牧民》。仓廪：粮仓。上：君主或尊长。服度：遵守法度。六亲：说法不一，一般为父、母、兄、弟、妻、子。四维：维，纲纪，原则。四维指礼、义、廉、耻。

【译文】

鲍叔牙推荐管仲执掌齐国的政事后，自己甘居管仲之下。鲍叔牙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十几代人都得到了封地，常常出有名的大夫。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而称赞鲍叔牙能识人才。管仲在齐国担任宰相，执掌政务后，就使地处海滨的小小齐国货物流通，钱财积聚，富国强兵，与老百姓同好恶。所以他说："仓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富足了，才知道荣辱；国君能遵守法度，父母兄弟妻子之间就会亲密无间。礼义廉耻得不到发扬，国家就要灭亡。国家下达的法令应当像流水的源头，畅通无阻，顺应民心。"管仲所说的这些道理浅显，容易实行。他还主张百姓所希望的，应当给予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应当废止。

【原文】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注释】

轻重：本指价格的高低。这里指事情的轻重缓急。权衡：本指秤。这里指衡量得失。桓公实怒少姬：桓公与夫人少姬戏于船中，少姬习水，摇荡船只惊吓了桓公，桓公怒，暂时送她回娘家蔡国。后来蔡国将少姬另嫁，桓公更加生气，兴师伐蔡。"责包茅不入"句：参见本书《左传·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山戎：古族名，又称北戎。春秋时分布于今河北北部一带。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攻燕国，齐桓公救燕而攻山戎。召公：即召康王，燕国始祖。柯之会：齐桓公五年，齐国伐鲁，鲁庄公割地求和，会盟于柯地（在今山东东阿）。曹沫之约：柯地会盟时，鲁将曹沫以匕首挟持齐桓公，要求归还鲁国被侵土地，齐桓公被迫应允，后桓公想背约，管仲劝他信守诺言。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见《管子·牧民》。源出于《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译文】

管仲执掌政务，善于变祸害为福利，变失败为成功。他处理政事，重视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衡量利弊。当齐桓公怨恨蔡姬，南下袭击蔡国时，管仲就乘机攻打楚国，责备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当齐桓公北征山戎时，管仲又借机责令燕国恢复召公的政令。当齐桓公在柯地与鲁国会盟后又想背弃与曹沫的盟约时，管仲又利用这个机会劝桓公恪守信义履行诺言，诸侯因此都来归附齐国。所以管仲说："认识到给是为了取，这是治理国政的宝贵经验。"

【原文】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

【注释】

公室：公，指五等爵的第一等，指诸侯。室，家资。三归：其说法不一，指台名。反坫：坫为放酒杯的土台，在厅堂的两前柱之间，春秋时诸侯宴会，敬酒后，把酒杯放在土台上。反坫，这是诸侯才能使用的礼节。

【译文】

管仲的财富可比诸侯，还有只有诸侯才能有的三归高台和反坫，而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管仲死后，齐国继续遵照他的思想处理政事，因而常比各国诸侯强大。一百多年以后，齐国又出现了一位晏子。

【原文】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注释】

晏平仲婴：晏婴，字仲，谥号平。莱：古国名。在今山东黄县东南莱子城。公元前567年被齐所灭。夷维：即今山东高密。重肉：两种肉食。危：正、严肃。衡命：权衡利害而行动。

【译文】

晏平仲，名婴，是莱州夷维人。他曾侍奉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他由于尽力实行节俭而为齐国人所敬重。他担任齐国的宰相，不吃两样有肉的菜，不让妾穿丝绸衣服。他在朝廷上，国君有话问他，就直言相告；没有话问他，就公正行事。国君有道时，他就顺从命令办事；国君无道时，就斟酌命令权衡行事。因此他在齐国的三代任职，都名扬各国诸侯。

【原文】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慢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注释】

缧绁：捆犯人的绳子，引申为囚禁。这里指监牢。途：路途。左骖：车子左边的马。闺：内室的小门。慢然：震惊的样子。摄：提，整顿。诎：同"屈"。信：同"伸"。

【译文】

越石父是一位贤能的人，因事犯了官司。有一次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了他，就解下左边驾车的马，赎出了他，并用车载着他一同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打招呼，就进了内室。过了一段时间，越石父就请求与晏子断绝交情。晏子吃了一惊，马上整理衣冠向他道歉说："我虽然没有仁德，也帮助您免除了危难，为什么您这么快就要求与我断绝交情呢？"石父说："话不能这样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屈，而在知己的人面前受到尊敬。当我在监禁中，他们是不了解我的。您既然了解我，并把我赎了出来，这就是知己了。知己对我无礼，还不如仍在监禁中。"晏子于是就请他进去，待为上客。

【原文】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注释】

御：驾驶车马。这里指驾车的人。驷马：四匹马。自下：自居人下。指有谦让之德，而无骄傲之志。抑损：谦逊、克制。

【译文】

晏子做了齐国的宰相，有一天外出，他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看她的丈夫。丈夫在为宰相驾车时，坐在大车盖下，鞭打着四匹马，意气扬扬，非常得意。车夫回家后，他的妻子要求离开他。车夫问她这是什么缘故，妻子说："晏子身高不满六尺，身为齐国的宰相，名声显扬于各国诸侯。今天我看到他出来，意虑深沉，常常有愿居人下的谦虚精神。你身高八尺，却给人家当车夫，然而你却自以为很满足，因此我要求离开你。"从此以后，她的丈夫就变得谦虚谨慎起来。晏子对车夫的转变感到奇怪，就问他。车

夫据实回答了他。后来晏子推荐这位车夫做了齐国的大夫。

【原文】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注释】

《牧民》等：都是《管子》一书中的篇名。《晏子春秋》：书名。旧题为晏婴著，实为后人据晏子言行所编撰。次：编次，编列。轶事：散失了的、世人不甚了解的事情。多指史书未记载的事迹。孔子小人：《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意为孔子认为管仲器量狭小。至王：实行王道。至，达，实行。"将顺其美"三句：引自《孝经·事君》。成礼然后去：齐大夫崔杼杀死了庄公，晏婴既没为庄公殉命，也未曾逃跑，而是抱着庄公的尸体痛哭以尽君臣之礼，然后就离去了。见义不为无勇：引自《论语·为政》。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引自《孝经·事君》。忻慕：向往，羡慕。忻：同"欣"。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过管氏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书中关于管子、晏子的思想都论述得非常详细。我们读过他们的书，还想考察他们的行为，所以编写了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著作，世上已有很多，所以不再论述，只讲述他们的逸事。管仲被世人称为

贤臣，但孔子却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室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就不勉励他去做恢复王道的事，而帮助他去称霸吗？古话说："做臣子的要顺应君主的美德，匡正君主的缺失，因此君臣能够团结和睦。"难道这话就是说的管仲吗？晏子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尽了做臣子的礼仪之后才离去，难道这就是所说的"见义不为，是没有勇气"的人吗？至于他直言向君主劝谏，敢于冒犯他的威严，这就是所说的"在朝就想着竭尽忠诚，在家就想着补救过失"的人啊！假如晏子还在世，我就是为他执鞭效劳，也是值得高兴和向往的。

屈原列传

［史记］

【导读】

本篇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屈原的一部分，删了《怀沙》。大概是因为屈原和贾谊都是怀才不遇的文学家，

他们的为人和思想情绪比较接近，贾谊又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司马迁把他们两人合为一篇传。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注释】

楚之同姓：楚本芈姓，后分为屈、景、昭等氏，都是楚王同姓。楚怀王：战国后期楚国国君，名熊槐，公元前328年至前299年在位。左徒：楚国朝廷重要官职，职位仅次于令尹。志：同“记”。娴：熟练。

【译文】

屈原，名平，是楚王的同姓。做过楚怀王的左徒。他学识渊博，记忆力极强，通晓国家治乱的道理，熟悉外交辞令。进了宫廷就和怀王谋划商议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出了宫廷就接待宾客，应酬诸侯。怀王非常信任他。

【原文】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注释】

上官大夫：楚大夫。“上官”为复姓。同列：官阶相等。属：写作，撰著。伐：夸耀。

【译文】

上官大夫靳尚和屈原的官阶相等，为了争宠，心里很嫉妒屈原的贤能。有一次，楚怀王派屈原制定一份法令，屈原写好了草稿，还没有审定。上官大夫看到了就想篡改，屈原不同意。因此，上官大夫就在怀王面前讲屈原的坏话，说：“大王派屈原制定法令，大家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每次法

令一公布，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就没有谁能制定。”怀王很生气，从此疏远了屈原。

【原文】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注释】

方正：行为端直。《离骚》：屈原所作的一篇抒情长诗。离：同“罹”，遭遇。反：同“返”。惨怛：忧伤。间：离间。

【译文】

屈原痛心怀王是非不分，谗言媚语蒙蔽了光明，邪恶小人以私害公，品行方正的君子不能在朝容身，所以他忧伤愁闷、沉郁深思，创作了《离骚》。“离骚”的意思，就是“遭遇忧愁”。天，是人的起源；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困难的时候，总是追念着上天和父母。所以人在劳苦疲惫的时候，没有不呼天的；病痛悲伤的时候，没有不叫爹唤娘的。屈原走的是正大的路，行为正直，竭尽忠心用尽才思来服侍他的君王，小人却离间了他跟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处境艰难啊！诚实可靠却被怀疑，忠心耿耿却被诽谤，能够没有怨愤吗？屈原作《离骚》，本来就是由怨愤而起。

【原文】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注释】

《国风》：《诗经》中的组成部分，包括《周南》、《召南》等十五国风，其中多有婚恋之歌。淫：过分。《小雅》：《诗经》中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为西周末期作品，有一部分讽刺政治的诗。

帝喾：传说中的古帝王名，号高辛氏。齐桓：即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85 年至前643 年在位。汤、武：即商汤与周武王，商朝与周朝的开创者。条贯：条理。靡：没有。见：同“现”。约：简约。微：含蓄。指：同“旨”，意旨。类：事例。迩：近。称物芳：指《离骚》中多出现芳草、美人的比喻。濯淖：比喻污浊恶劣的环境。濯，沐浴或淘米洗菜后的脏水。淖，稀泥。获：玷辱。滋：黑、浊。然：洁白的样子。滓：污染。

【译文】

《国风》喜欢吟咏男女爱情却不过分，《小雅》虽多怨恨讽刺，却没有扰乱君臣的界限。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兼有《国风》、《小雅》的特点。在《离骚》里面，远古曾提到帝喾，近古曾说到齐桓公，中古曾叙述到商汤和周武王，用这些来讽刺楚国当时的政局。诗中阐明道德的广大崇高，把国家治乱的来龙去脉清楚明白地展现出来。他的文字简练，他的辞意含蓄，他的志趣高洁，他的行为方正。他讲的事虽细小，但意义却很大；列举的事物虽然是眼前常见的，

可是所表达的意思却很深远。志趣高洁，所以他的书中多称引美人、芳草；行为方正，所以他到死也不被容忍。他远离了污泥浊水的环境，就像秋蝉脱壳一样，不被尘世的污垢所玷辱。他真是洁白无瑕，出污泥而不染啊。推究屈原的这种高尚精神，即使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

【原文】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注释】

绌：同"黜"，罢免。齐与楚从亲：指当时齐、楚等六国合纵联合抗秦。从，同"纵"。惠王：指秦惠王。公元前387 年至前311 年在位。张仪：魏人，战国纵横家代表人物，主张"连横"，游说六国侍奉秦国，多次被秦国任为国相。详：同"佯"，假装。委质：呈献礼物。质，同"贽"，进见时所带礼物。商於：秦二地名。这里指商、於之间的地区，在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丹、淅：二水名。丹江发源于陕西商县西北，经河南、湖北均县流入汉江。淅，另本作淅，淅水是丹江的支流。汉中：在今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一带。蓝田：地名，在今陕西蓝田县西。邓：即今河南省邓县。

【译文】

屈原被罢了官，这以后，秦国想攻打齐国，齐国同楚国联合抗秦。秦惠王担心这件事，就叫张仪假装背离秦国，拿着厚礼呈献给楚王，表示愿意效忠楚国，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可是齐国却同楚国亲善结盟；楚国真能够同齐国绝交，秦国情愿把商、於的六百里土地送给楚国。"楚怀王贪得土地又相信张仪，就同齐国绝交，派使者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抵赖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有六百里。"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开秦国，回国来报告怀王。怀王大怒，便大举兴师讨伐秦国。秦国调兵迎击，在丹江、淅水流域把楚军打得大败，斩杀楚军八万人，俘虏了楚国将领屈匄，趁机侵占了楚国的汉中地区。怀王就征调全国的兵力深入秦国作战，在蓝田打仗。魏国听到了这个消息，便偷袭楚国，一直到达邓城。楚军害怕起来，从秦国撤回。齐国因怨恨楚国，终于不派兵救楚，楚国大大地陷入困难的境地。

【原文】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辨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注释】

明年：指楚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当：抵得上，这里有换取之意。靳尚：楚国大夫。郑袖：楚怀王宠妃，又称南后。顾反：回来。反，同"返"。

【译文】

第二年，秦国划汉中地区给楚国来讲和。楚王说："不愿意得到土地，只要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说之后，便对秦惠王说："拿一个张仪就抵得汉中地区，我情愿到楚国去。"张仪到了楚国，又用厚礼贿赂掌权大臣靳尚，叫他在怀王的宠姬郑袖面前编了一番骗人的假话。怀王竟然听信郑袖，又把张仪放走了。这时候，屈原已被怀王疏远，不再在朝里任重要官职，正出使在齐国。他回楚国后，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感到后悔，派人追赶张仪，可是赶不上了。

【原文】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昧。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注释】

诸侯共击楚：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 年），秦、齐、韩、魏共同进攻楚国。唐昧：一作唐眛，楚国将领。秦昭王：公元前306 年至前251年在位，名嬴稷。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县东，是秦国的南关。内：同"纳"。之：动词，到。

【译文】

后来，诸侯联合起来攻打楚国，把楚国打得大败，杀了楚将唐昧。这时，秦昭王和楚国通婚，想和怀王会面。怀王打算动身，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不能相信。不如不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去，他说："为什么要断绝和秦国的友好关系呢？"怀王终于去了。进入武关，秦国的伏兵便断绝了他的后路，从而扣留怀王，要挟他割让土地。怀王很恼怒，不肯答应，向赵国逃跑，赵国不接受。他又到了秦国，终于死在那里，后来把棺柩运回楚国埋葬。

【原文】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

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注释】

顷襄王：楚怀王长子，名熊横，公元前298年至前263年在位。令尹：楚国的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国。咎：抱怨，指责。顾：眷恋，怀念。反覆之：意指要挽救楚国于衰弱的局势中。

【译文】

怀王的大儿子顷襄王继位，任用他的弟弟子兰做令尹。楚国人都抱怨子兰，因为他怂恿怀王到秦国去，竟使怀王不能回来。屈原也十分嫉恨子兰，虽然被放逐外地，但仍眷恋着国都，惦记着怀王，不忘却要回到朝廷，希望有朝一日怀王能够醒悟，风气能够改变。他挂念国君，想复兴国家，要把楚国从衰弱的局势中挽救过来，在一篇作品中再三地表达这种意愿。然而始终无可奈何，不能回到朝廷，从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看出怀王是至死没有醒悟。

【原文】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注释】

属：连接。世：古时三十年称一世。分：职分。六郡：指汉中一带。《易》：即《周易》，又称《易经》。引文见《易经·井卦》的爻辞。渫：淘去泥污。文中用淘净的水比喻贤人。短：毁谤。

【译文】

一个国家的君主，无论他愚昧还是聪明，贤能还是不贤能，没有谁不想得到忠臣来帮助自己，选拔贤良来辅佐自己。可是亡国破家的事件一个接着一个，而圣明的君主、政治清明的国家，几代也遇不到一个，这就是因为他们所认为的忠臣并不是真正的忠臣，他们所认为的贤良并不是真正的贤良啊！怀王因为不懂得识别忠臣，所以在宫廷里被郑袖迷惑，在外面被张仪欺骗，疏远了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结果，军队遭到挫败，土地被分割，丢失了六个郡，自身客死在秦国，被天下人耻笑。这就是不会识别人所得到的祸患啊！《易经》上说：“井淘干净了，没人来喝水，使我心里难过，这是可以汲取饮用的啊！君王圣明，能任用忠良，大家都获得幸福。”君王不明，难道能获得幸福吗！令尹子兰听说屈原嫉恨他，非常恼怒，便唆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大怒，把屈原放逐到外地。

【原文】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注释】

被：同“披”。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事务的官。见：被。餔：吃。糟：酒渣。啜：喝。醨：淡酒。瑾、瑜：都是美玉，喻美好的品质。察察：洁白的样子。汶汶：昏暗的样子。常流：同“长流”，指长江。温蠖：昏愦、污浊。

【译文】

屈原走到江边，披头散发，在水边一边走一边吟诗，面色憔悴，形体瘦弱。渔父看见了问他说：“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什么原因来到这里？”屈原说：“整个社会都混浊不堪，只有我干净清白；众人都醉了，只有我头脑清醒，因此被放逐出来。”渔父说：“那些号称圣人的人，不被事物所拘束而且能够顺随世俗进退。整个社会都混浊不堪，为什么不跟着这种潮流而且推波助澜呢？众人都醉了，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吃那酒糟喝那淡酒呢？为什么要保持宝玉般的德操而自找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好头发的人，一定要弹一弹帽子；刚洗完澡的人，一定要抖一抖衣裳。作为人，又谁能够让自己洁白的身体蒙受世俗的污垢呢？我宁可跳进这长流的江水，葬身在鱼腹之中，又哪能让高洁的心灵去蒙受世俗的污浊呢？”

【原文】

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注释】

《怀沙》：《楚辞·九章》中的一篇。《史记》中有《怀沙》全文。《古文观止》的编者把它删去了。汨罗：水名，即今汨罗江，湘江的支流。

【译文】

他便写了《怀沙》的诗篇。于是抱着石头，跳进汨罗江而死。

【原文】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注释】

从容辞令：指文章作得委婉含蓄。为秦所灭：秦灭楚国在公元前223年。

【译文】

屈原死了之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一班人，都爱好文学，并且因写辞赋被人称赞。虽说都效法屈原，文辞写得委婉含蓄，却终究不能像屈原那样直言敢谏。从屈原死后，楚国的疆土一天天缩小，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亡了。

【原文】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注释】

贾生：即贾谊，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长沙王：即吴差，汉朝开国功臣吴芮的四世孙。太傅：官名，辅佐、教导王侯的官职。书：指贾谊写的《吊屈原赋》。

【译文】

在屈原沉汨罗江后一百多年，汉朝有个贾谊，做长沙王的太傅。他经过湘水，写了一篇《吊屈原赋》投到江中，来凭吊屈原。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注释】

《天问》、《招魂》、《哀郢》：相传为屈原的作品，收入《楚辞》一书中。《服鸟赋》：贾谊所作。服，同“鹏”。去就：指贬官放逐与在朝任职。爽然：茫然无主的样子。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屈原的高尚志向而悲叹。到长沙，经过屈原投水自杀的地方，不能不难过地流泪，想像屈原是怎样的人。后来见了贾谊吊屈原的文章，又怪屈原，凭他那样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可以容身，而自己偏要选择这样沉水自杀的道路。再读贾谊的《服鸟赋》，他提出把死生等同看待，把罢官得官看得很轻，又不觉茫然不知所措了。

滑稽列传

［史记］

【导读】

《史记·滑稽列传》是太史公为那些以滑稽的形式巧妙地进谏国君的大臣所作的传记，共写了战国时齐淳于髡、楚国优孟和秦朝优旃的故事，本文

只节选了开头的短序以及有关淳于髡的事例。太史公所说的这些滑稽人物并非是油腔滑调、一味敷衍君主以谋求自己私利的人，他们以婉转的讽喻或反话对君王进行规劝，从而让君主改正错误。

【原文】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注释】

六艺：即六经，即下文所说《礼》、《乐》、《书》、《诗》、《易》、《春秋》。恢恢：宏大、广阔的样子。中：中肯。

【译文】

孔子说：“六艺在治国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礼记》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经》是用来抒发平和美好的感情的，《书经》是用来记叙历史事迹的，《诗经》是表达思想的，《易经》是用来通达事物的神明变化的，《春秋》是阐明君臣大义的。”太史公说：天道广阔无限，那是极其宏大的；谈笑虽是小事，但稍微合乎道理的，也可以排难解纷。

【原文】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

【译文】

淳于髡是齐国的一个赘婿出身的人。他身高不足七尺，说话诙谐，能言善辩，曾多次出使到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屈辱。齐威王在位时，喜欢说隐语，放荡享乐，通宵饮酒，沉迷酒色，不理国事，把政事委托给公卿大夫。于是百官荒乱，诸侯纷纷入侵，国家危在旦夕。威王左右的大臣没有人敢直言规劝。

【原文】

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蜚则已，一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

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注释】

隐：即隐语，类似现在的谜语。不把本意直接说出而借别的词语来暗示的话。说：劝说。蜚：同“飞”。县令长：指县的行政长官。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田完世家》：《史记》中世家之一，记载齐国的史事。

【译文】

淳于髡用隐语对威王说：“国中有一只大鸟，落在国王的官庭里，三年不飞不叫。大王您知道这只鸟是为的什么吗？”威王说：“这鸟不飞便罢，一飞冲天；不鸣便罢，一鸣惊人。”于是召见了各县长官七十二人，奖赏了一个清官，杀了一个贪官，整顿军队，出去作战。诸侯对此感到震惊，都归还了所侵占的齐国的土地，齐威王因此威震天下三十年。这事记载在《田完世家》中。

【原文】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注释】

威王八年：即公元前349年。赍：以物送人。冠缨：系于颌下的帽带。索：尽，完全。穰田：设祭祈求庄稼丰收。瓯窭：指狭小的高地。篝：竹笼。污邪：地势低下，易于积水的田地。穰穰：丰盛的样子。镒：古时一种计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革车：古时的一种战车，又称重车。乘：一乘指一车四马。

【译文】

齐威王八年，楚国发兵大举进攻齐国。齐王派淳于髡到赵国去请救兵，让他带去一百斤黄金和十辆四匹马驾的车，作为礼物。淳于髡仰天长笑，笑得连帽带子都挣断了。威王问他：“先生是嫌这些礼物太少了吗？”淳于髡说：“怎么敢呢！”威王又问：“你大笑难道有什么道理要说吗？”淳于髡说：“今天我从东方来，看到路旁有一位祭田神的人，拿着一只小猪蹄和一壶酒，祷告说：‘高坡上狭小的旱地收成满笼，低洼的水田收成满车。五谷丰盛，堆满家中。’我看他拿出的东西很少，而希望得到的却很多，所以才笑他。”于是齐威王就把礼品增加到黄金一千镒、白璧十双、四匹马驾的车子一百辆。淳于髡这才出发。到了赵国，赵王给他精兵十万，战车一千辆。楚国听到这个消息，连夜撤了兵。

【原文】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

【注释】

说：同“悦”。

【译文】

齐威王很高兴，在后宫摆了酒席，召来淳于髡，赐酒给他喝。威王问他：“先生能饮多少酒才会醉？”回答说：“我饮一斗也醉，一石也醉。”威王又问：“先生饮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饮一石呢？能给我讲讲其中的道理吗？”

【原文】

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卷韝鞠跽，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

【注释】

亲：指父母。卷韝：卷起衣袖。指整理好衣服。卷，同“卷”。韝，袖套。鞠跽：弯身下跪。跽，双膝着地，上身挺直。馀沥：余下的酒。沥，液体的点滴。上寿：敬酒祝长寿。卒：同“猝”，忽然。

【译文】

淳于髡说：“在大王面前饮您赐的酒，旁边站着监视酒政的官吏，后边站着纠察礼仪的官吏，我心情恐惧低着头喝，不到一斗就醉了。假如在父母亲尊贵的客人面前，我必须卷起衣袖，弯腰跪着侍奉他们饮酒，有时他们赐给我剩酒，我要举杯祝寿，这样多次起身应酬，饮不过二斗就醉了。假如是朋友交游，久未见面，忽然相逢，高兴地追叙往事，谈着心里话，这样饮上五六斗才醉。

【原文】

“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

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

【注释】

州闾：乡里。六博：古代的一种争胜负的游戏，类似于现在的棋类，共有六黑六白十二颗棋子，故有此名。投壶：一种把箭投入特制的壶中争胜负的游戏，负者罚酒。曹：辈。握手无罚，目眙不禁：男女握手也不会有处罚，双目相对也不禁止。古制男女授受不亲，但在乡饮中可以放松要求。眙，直视。珥：用珠玉做的耳饰。二参：即十之二三。参，同“三”。阑：完，结束。尊：同“樽”，酒器。促坐：促席而坐，靠得很近。促，靠近。履舄：鞋子。舄，古代的一种木底鞋。襦：短衣。芗泽：香气。芗，同“香”。

【译文】

假如乡里集会，男女杂坐在一起，相互劝酒，慢慢地喝着，同时下棋、投壶，大家捉对寻伴，与女人握手不受责罚，不眨眼地看女人也不禁止，前面有坠落的耳环，后面有遗失的发簪，我暗自乐于这样饮酒，所以饮下八斗也只有二、三分醉意。天色将晚，酒也快喝完了，大家把剩酒合并，促膝而坐，男女同席，鞋子满地错杂，杯盘杂乱放着，客厅里的蜡烛熄灭了，主人留下我而送走了客人，女人的丝罗短衣的衣襟解开，可以闻到微微的香气。这时候，我心里最欢喜，能饮一石。所以说：‘饮酒过分了，就会昏乱而失礼；快活得过分了，就会转为悲哀。’万事都是这样，说的是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会走向衰亡。”淳于髡用这些话含蓄地规劝齐王。

【原文】

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注释】

主客。官名，主管接待诸侯宾客。尝：同“常”。

【译文】

齐王说：“你说得好。”就取消了通宵宴饮，任命淳于髡做接待诸侯的主客大夫。齐国王族举行宴会，淳于髡时常在旁作陪。

太史公自序

［史记］

【导读】

本文是司马迁为《史记》写的序言的一部分。《太史公自序》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叙述司马氏的家族世系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述阴阳、儒、

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其次叙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及写作《史记》的原由旨趣，最后对《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依次做了简要介绍。本文以问答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远大志向和顽强的毅力。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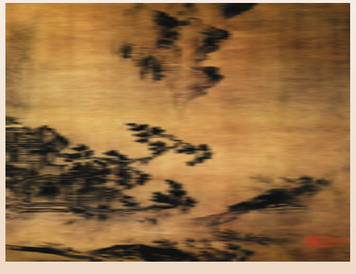
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周公：周武王弟姬旦。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改定礼制，使周王朝走向繁盛。绍：继续。让：辞让。

【译文】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诞生。孔子死后到今天又已五百年了，有能够继续在圣明的时代考定《易传》，续作《春秋》，探求《诗》、《书》、《礼》、《乐》的本源的人吗？’它的意思就在这时吧！我怎么敢辞让呢？”

【原文】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注释】

上大夫：古时大夫有上、中、下三等，汉代沿用。壶遂：汉代天文学家，官至詹事（掌管皇后太子家事），位在上大夫之列，曾与司马迁一起编定《太初历》。董生：即董仲舒，西汉今文经学大师，司马迁早年曾从师于他。生，尊称。司寇：春秋时主管刑狱、刑法的官员。壅：阻挡。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是非，评论褒贬。

【译文】

上大夫壶遂说：“当年孔子为什么写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衰微废除了，孔子当时为鲁国司寇，诸侯们认为他对自己会造成危害，大夫们都阻挠他。“孔子知道他的言论不能被采用，主张不会被实行，于是评论褒贬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发生的事情，以此作为天下准则，贬抑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求阐明王道罢了！

【原文】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注释】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善善恶恶：表彰善良，贬斥丑恶。

【译文】

孔子说：‘我想与其只发表褒贬的空论，不如把褒贬寓于对当时事件的记述中，这样会更为深刻确切清楚明了。’《春秋》这部书上则阐明三王治世之道，下则辨明人、事的各种准则，区别疑难事物，判明是非，断定犹豫不决的事情，表彰善良，贬斥丑恶，推崇贤良，鄙视不肖，使亡国恢复，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修补弊端，振兴衰业，这是王道之中的重大内容。

【原文】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注释】

经纪：经纬，安排。牝牡：雌性的鸟兽为牝，雄性的鸟兽为牡。风：教化。道：同“导”，指导。

【译文】

《易》记叙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表现变化；《礼》安排人伦纲常，所以长于指导行动；《书》记

载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表现政事；《诗》述及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讽喻教化；《乐》是礼乐建立的根据，所以长于陶冶性情；《春秋》辨明是非，所以长于治理民众。所以说，《礼》用来节制百姓，《乐》用以抒发和乐之情，《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易》用来推演事物的变化，《春秋》用来阐明仁义。

【原文】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

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注释】

指：同“旨”，意旨。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见于《易纬·通卦验》，今本《易经》中不存。“臣弑君其渐久矣。”句：见于《易·坤封·文言》，末句稍有不同。

【译文】

治理乱世，恢复安定，没有什么能比《春秋》更为切近的。《春秋》文字达数万，其意旨有数千。万物的变化分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这部书中，记载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不能保住他们的国家政权的不可胜数。考察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去了仁义这个根本。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下杀害国君，儿子杀害父亲，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逐渐形成的。’

【原文】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注释】

谗：进谗言的小人。贼：叛逆作乱之人。经事：常事。经，正常，寻常。权：权变，变通。

【译文】

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懂《春秋》，以防前有进谗小人而不见，后有叛乱贼人而不知。做臣子的也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对于日常之事不会有适宜的方法，遭遇变故也不知如何变通处理。为人君主、父母的如果不熟悉《春秋》的要义，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为臣、为人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要义，一定会陷入篡位弑君的罪行，蒙受死罪之名。实际

上他们都认为这是‘善’，但做了这些却不知其中的道义，凭空被加以罪名也不敢推辞。

【原文】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注释】

犯：触犯，指臣下对君王不尊。宗：根本。

【译文】

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以至于

国君不成其为国君，臣下不成其为臣下，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如果国君不像国君就会受到臣下的触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会失去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产生不孝之子。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天下最大的过错推到他们身上，他们不敢推辞只好接受。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义是在坏事发生前加以防止，法制是在坏事发生后加以处罚；法制所起的作用容易看到，而礼义的防范作用却难以被人了解。”

【原文】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注释】

垂：用。断：判断。当：当作。

【译文】

壶遂说：“孔子所处的时期，上没有贤明君主，下得不到任用，所以才作《春秋》，用文字来裁断礼义，充当圣王的法典。如今您向上遇有贤明天子，下得以保守职位，万事齐备，都各适其位。您的著作，想用来阐明什么呢？”

【原文】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注释】

否否：不是这样。伏羲：即太昊。神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译文】

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是这样的。我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时代极为纯朴厚道，作有《易》的八卦；尧、舜盛世，《尚书》有记载，礼、乐也兴起来了；商汤、周武时天下兴隆，诗人们歌咏赞颂。《春秋》推举善事，贬斥邪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并不只是讽刺讥笑而已。’

【原文】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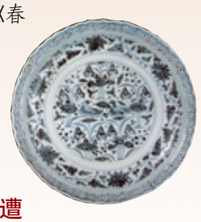
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注释】

符瑞：上天所降吉祥的象征。一般预示人间帝王登位。这里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获白麟事。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服色：各种衣着器物的颜色。汉刚建立时，沿用秦朝历法，崇尚黑色。到汉武帝时，改变历法，以黄色为正色。穆清：指天。重译：语言不通，多次翻译。款塞：叩开塞门。指远方的使者来朝见。款，同“叩”。

【译文】

汉代兴起以来，到当今圣明天子即位，获得了上天的祥瑞，建坛祭天，改定历法，改变衣着器物的颜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没有边界。四海之外，殊俗之地，选派使者辗转经过几重翻译叩关来朝见，请求进献贡品的，不计其数。臣下百官竭力诵扬圣上的圣德，尚且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况且，士人贤能却不能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圣明有德行却不能广泛宣扬，这是有关官员的过失。而我曾经任史官之职，却废弃圣明天子的盛德不去记载，使功臣、诸侯及贤能大夫的功业磨灭而不加以记载，丢弃先父的遗言，罪没有比这更大的。我所记的这些过去的事，只是整理这些人物的世系传记，并不是什么创作，您把它比作《春秋》，误会了。”



【原文】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

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注释】

李陵之祸：汉武帝时，将军李陵率兵与匈奴作战，粮草断绝，而无援兵，投降了匈奴。当汉武帝以此事询问司马迁时，司马迁依常情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判宫刑。缧绁：捆绑用的绳索，代指监狱。

【译文】

于是按次序编写这些文章。过了七年，我遭受了李陵之祸，被幽禁在牢狱之中。于是喟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吗？这是我的罪过吗？我的身体毁坏了，也没有什么用了！”事后又深思道：“《诗》、《书》文辞隐约，那是作者想表达自己深思的东西。当年西伯被拘禁在羑里，于是推演《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于是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于是著述《离骚》；左丘失明，于是写作《国语》；孙膑受膑刑，于是论著兵法；吕不韦贬迁蜀地，《吕览》流传后世；韩非被囚秦国，著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是贤人、圣人抒发愤懑而作。这些人都是心意有所郁结，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于是追述往事，希望后来者能够了解自己。”于是记述从陶唐氏以来，一直到武帝猎获白麟止的历史事件。记事从黄帝始。

报任安书

[司马迁]

【导读】

《报任安书》是一篇血泪控诉书。在此书中，司马迁以无限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是非不明。信中引用了许

多德才杰出而命运坎坷的历史人物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历史著作，表现了司马迁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

【注释】

牛马走：像牛马般奔走的仆人。这是司马迁自称的谦词。少卿：任安，字少卿，荥阳人。司马迁的朋友，年轻时很贫困，后为大将军卫青舍人，经卫青推荐，曾任郎中、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官。足下：古人对人表示尊敬的一种称呼。曩：从前。意气：信中的情意及语气。望：抱怨。相师：指效法他人，并能实行任安所提建

议。罢驽：瘦弱无用的驽马，劣马。罢，同“疲”。顾：只不过。身残：指自己遭受宫刑，形骸残缺。处秽：处于可耻的污秽地位。隐言自己处于宦官贱役之列。尤：过错，有指责的意思。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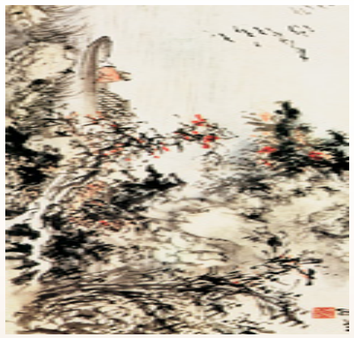
仆太史公司马迁再拜陈言，少卿足下：前些时候承蒙您屈尊赐给我一封信，教我待人接物要谨慎，要把向皇帝推举贤能的人作为自己应做的事情，情意和语气诚挚恳切。您如果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劝告，反而奉行世上俗人的主张，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无能，但也听说过长者留下来的遗风。我只是以为自己的身体残废，处于可耻的地位，动不动就会受到指责，想为人做些有益的事，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总是独自郁闷而难以与人说。

【原文】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注释】

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钟子期与伯牙都是春秋时楚国人，伯牙最善弹琴，钟子期能听懂他的琴音。钟子期死后，伯牙认为世上再无知音，坏琴断弦，不再弹琴。说：同“悦”。大质：即大本，指身体。随、和：指随侯珠、和氏璧。战国时贵重的宝物。由、夷：指许由、伯夷。二者都是古代品德高尚的人。自点：自取污辱。点，同“玷”。



【译文】

俗话说：“为谁去做？叫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贤士为了解自己的人效力，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打扮。像我这样身体已经残废的人，即使有如同随侯珠、和氏璧这类稀世珍宝一般的才能，具有许由、伯夷那样高洁的品德，也不能引以为荣，恰好足以被人耻笑而遭受侮辱罢了。

【原文】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因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注释】

会东从上来：适值我跟皇帝从东方归来。指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三月司马迁随从武帝东巡泰山，五月间回到了长安。迫：急。贱事：指公的私的一些烦琐杂事。卒卒：匆忙急促。卒，同“猝”。不测之罪：指汉武帝晚年时，江充诬陷太子谋反，太子起兵讨江充，任安接受了太子的命令。太子事败，任安受牵连，被判腰斩。旬月：一个月。薄从上雍：迫于要跟从皇上到雍地去。雍，地名，在今陕西凤翔南。汉时那里筑有祭五帝的坛，汉武帝常到那里祭祀。卒然：忽然。不可为讳：委婉的措辞，指任安将被处死刑。左右：指任安。不直称对方，以表尊敬。

阙然：相隔很久了。过：责备。

【译文】

您的来信本应及时回复，正好我跟随皇帝东巡回来，又忙于一些杂事，我们相见的日子极少，我又总是匆匆忙忙，没有片刻的空闲，能够详尽地写出我的心意。现在少卿您遭到意外的罪祸，而且再过一个月，就接近十二月这个行刑期，我跟随皇帝到雍地祭祀的日期也快到了，恐怕您在突然之间难逃不幸，这样，我就终生不得抒发出心中的愤懑让您知晓，以致死去的人的灵魂抱恨无穷。请让我大略陈述一点鄙陋的意见吧。很久没有回信，请不要责怪。

【原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

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注释】

符：依据。有表现的意思。行：品行。憯：同“惨”。诟：耻辱。宫刑：古代割除男性生殖器官的一种刑法。

【译文】

我听说，注意自身修养，是一个人有智慧的象征；乐意施舍，是一个人行仁德的开端；取舍处理适当，是一个人有道义的标志；正确对待耻辱，是一个人勇敢的表现；树立名声，是一个人行为的终极的要求。一个士人注意到这五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立足于世，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灾祸最惨的莫过于贪图私利，悲哀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心灵受到伤害，行为最丑恶的莫过于污辱祖先，耻辱最大的莫过于受宫刑。受过宫刑的人，没法跟别人同等相比，这不是一代的事，由来已久了。

【原文】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之豪俊哉！

【注释】

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出游，令太监雍渠坐在旁边，让孔子坐在后面的车上。孔子以此为耻，就离开了卫国。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商鞅投靠秦孝公宠信的宦官景监，通过他的推荐而得官。当时秦国的贤者赵良为此而担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汉文帝一天坐车朝见他母亲时，让宦官赵谈坐在车子的右边，大臣袁丝脸色骤变而向文帝进谏。同子，指赵谈。因司马迁父名司马谈，为避讳而称“同子”。宦竖：指宦官。竖，指宫廷供役使的小臣，因而凡卑贱者亦称竖。刀锯之馀：宦官的代称。司马迁以此自指。

【译文】

当初卫灵公与太监雍渠同车，孔子为此离开卫国到陈国去了；商鞅通过太监景监拜见秦孝公，赵良为此心存戒惧；宦官赵谈做文帝的陪乘，袁丝为此变了脸色。自古以来人们就看不起宦官一类的人。那些只要有中等才能以上水平的人，一涉及有关宦官的事，都没有不感到丧气的，更何况那些慷慨而有志气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怎么会让受过刑罚余生之人推荐天下的英豪俊杰呢？

【原文】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郊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客，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注释】

绪业：指先人未完成的事业。辇毂下：皇帝车驾的左右。代指皇帝身边。惟：思。效信：贡献自己的诚信。拾遗补阙：为皇帝拾取遗漏，弥补缺失。即向皇帝进谏。岩穴之士：隐居的有才之士。行伍：指军队。古代军制，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行。搴：拔取。效：贡献。厕：夹杂。下大夫：古时大夫分上、中、下三等，汉代沿用了古制。太史公之职属于下大夫。末议：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引：整顿。纲维：这里指国家的法令。扫除之隶：从事扫除杂役的差役。比喻地位低下。

【译文】

我靠父亲遗留的事业，得以在京城供职，已有二十多年了。我常想：对上，我未能报效忠信，没有奇策良才的美誉，以取得圣明君主的信任；其次，又不能为君主拾遗补阙，招纳、推荐贤能的人和有才德的隐士；在外面，不能参加军队，没有攻城野战、斩将夺旗的功勋；对下，不能一天天积累功劳，取得高官厚禄，为亲族朋友增光得宠。以上四件事我没有做成一件，只是苟且迎合，取得皇帝的容纳，不会再有什么成就，由此可以看见了。过去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奉陪在外廷，发表一些微末的议论，却没能在当时伸张国家的法纪，竭尽思虑，而今我的身体已残废，如同洒扫清除的奴仆，处在下贱人的行列，还想昂首扬眉，谈论是非，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说的呢！还有什么说的呢！

【原文】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注释】

周卫之中：指宫禁之中。周，环绕。卫，宿卫。戴盆何以望天：当时的谚语。戴着盆子与望天，二者不可兼得。比喻自己忙于职守，无暇他顾。知：知遇，了解，指交往。

【译文】

况且，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不容易弄清楚的。我年轻时没有高远不可限量的才能，长大成人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皇帝因我父亲的缘故，才让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从而出入于宫禁之中。我本以为头上戴着盆怎么还可以望天，所以出入宫禁之后就断绝了与宾朋的交往，忘记了家室的私事，日夜想着竭尽低微的才力，一

心致力于本职的事情，以求得皇帝的信任。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像我所想的那样。

【原文】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注释】

李陵：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汉武帝时率兵与匈奴作战，走投无路时投降匈奴。俱居门下：指李陵曾任侍中，与太史令都是能出入宫门的人。所以称“俱居门下”。趋舍：进退。趋，向前走。舍，停止。分别有让：区分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俭下人：尊重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媒蘖：酒曲。这里作动词，比喻夸张是非，构陷他人。

【译文】

我和李陵虽然都在宫中任职，但平素并没有什么来往，志向和走的道路，彼此不同，不曾在一起饮过一杯酒，表示过情意恳切的欢乐。不过我看他的为人，是一个能自守节操的有奇志的人：他侍奉双亲很孝敬，结交士人守信用，处理财物很廉洁，对待取舍讲究义，分别长幼有谦让，恭敬节俭居人下，常想奋不顾身，以身殉国家的急难。从他平时所积蓄起来的品德看，我认为他具有国家杰出人物的风度。作为人臣，出于宁愿万死不顾一生的想法，去解救国家的危难，这已是非同一般了。现在一个人做事只要一有不当，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妻子儿女的臣子，随即夸大其词，捏造他的罪名，我实在感到很痛心。

【原文】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馀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

【注释】

横挑：气概凌厉地挑战。仰：面临。所杀过当：所杀死的敌人已超过己方的人数。当，相等。旃裘：匈奴人用的毛毡、皮裘，代指匈奴。旃，同“毡”。

【译文】

况且，李陵只率领了不足五千的步兵，深入到匈奴军队设防的地区，一直打到匈奴的王庭，就像虎口垂挂诱饵，向勇猛、强大的匈奴军队挑战，攻打无数的敌军，与单于率领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杀死的敌军超过自己军队的人数，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单于都震惊了，征召了左右贤王的全部军队，带领所有善于射箭的人，用一国的兵力共同攻打并

包围了他们。李陵的军队转战千里，箭用完了，进退的路都被堵住，救兵又不到，士兵死伤成堆。即使这样，李陵一声号令，疲劳的士兵们个个奋起，人人满面血泪，拉开空弓，冒着敌人的刀光，向北争着同敌人展开决死战斗。

【原文】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注释】

没：全军覆没。奉觞上寿：指向皇帝祝贺进军胜利。惨怆怛悼：悲伤，哀戚。款款：恳切忠实的样子。士大夫：指李陵所率将领。绝甘分少：把甘美的东西推让给别人，把仅有的少量物品分人。

【译文】

李陵的军队还没有覆没时，曾派人来报告战况，朝廷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过了几天，听到李陵战败的消息，皇帝为此吃饭无味，听朝不愉快，大臣们忧愁害怕，不知怎么办好。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地位卑贱，看到皇帝悲哀伤心，实在想提出诚恳愚昧的意见为皇帝效忠。我认为李陵对待部下素来都是自己不吃好的食物，困难时把少量的食物分给大家，所以能使部下拼死出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李陵虽然战败被俘，看他的意思，是想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再来报答汉朝。事已无可奈何，但他曾打败敌人的战功，也足以表白于天下了。

【原文】

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注释】

指：同“旨”。推言：推论阐述。睚眦：怒目相对的样子。沮：毁坏。囹圄：监狱。佴：置，安放。蚕室：刚受过腐刑的人怕风寒，故要住在温暖、严密的房子内。像养蚕的房子，故称蚕室。一二：逐一地。

【译文】

我常想把这些意见向皇帝陈述，没有遇到机会。正好有一次皇帝召见询问，我就按照以上的想法，阐述了李陵的功绩，试图用这个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过于激烈的言辞。我没能把自己的意见完全说清楚，圣

明的君主也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游说，就把我交给大理寺狱官审判。我的诚挚的忠心，始终无法辩白。我被加上了诬上的罪名，皇帝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贫，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赎身；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来营救看望我；皇帝左右亲近的人也不肯为我说一句话。人不是木石，可是我只能独自同法吏打交道，囚禁在监狱中，心里的话能告诉谁呢！这些正是您所亲眼见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已经活着投降了，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声誉，而我又跟着被关进蚕室，深为天下人耻笑。可悲呀！可悲呀！这些事是不容易对世俗人说清楚的。

【原文】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素所自树立使然也。

【注释】

剖符丹书：这是汉代对有功大臣的特殊待遇，后世子孙有罪可以赦免。符是用竹做的契约，一分为二，古代君臣各执其一。丹书，即丹书铁券，用朱砂在铁券上写上誓词。文史星历：文献史籍及天文历法。这都是太史令所掌管的事。卜祝：负责占卜和祭祀的官员。倡优：即乐工伶人，在封建社会中地位低下。死节者：守节操而死者。次比：意为相提并论。

【译文】

我的先人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只是掌管文献、史籍、天文、历法的太史令，地位与卜官、祝官相近似，本来就被皇帝所戏弄，像伎艺一样被畜养，被世俗人所轻视。假如我伏法被杀，就像九牛拔去一毛，同捏死一只蝼蛄、蚂蚁有什么不同？世俗人不可能把我和死于节义的人相提并论，只是认为我是没有理智、罪恶极大、不能自脱，只能乖乖地被杀罢了。这是为什么呢？是我平素的表现和我的职业使人产生这种看法。

【原文】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

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注释】

用：价值，作用。理色：指道理与颜面。诎体：身体被捆起来。诎，同“屈”。易服：换上罪人的衣服。关木索：带上刑具。木指木枷，索指绳索。棰楚：打犯人的棍棒。棰，杖。楚，荆条。剔毛发：即髡刑。剃光头发去做苦工。婴金铁：颈上带着铁索。婴，环绕。

【译文】

人固有一死，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这是由于他们死的价值有所不同。首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其次是不污辱脸面；其次是不污辱言语；其次是身体被人捆绑受辱，其次是换上罪人的衣服而受辱，其次是被戴上木枷、套上绳索，遭受鞭打而受辱，其次是剃去毛发、戴上铁圈而受辱，其次是毁伤肌肤、截断肢体而受辱，最下等的，受辱到了极点的是腐刑！

【原文】

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注释】

传：记载。以下引文见《礼记·曲礼上》。槛阱：槛，关兽的笼子。阱，捕兽的陷阱。积威约之渐：长期的威力约束，逐步形成。抢地：叩头触地。徒隶：指狱卒。惕息：胆战心惊，不敢喘气。强颜：即厚着脸皮。

【译文】

《礼记》说：“刑罚不能加在大夫身上。”这是说士大夫对自己的气节不可不勉励。猛虎在深山中，各种野兽都震惊恐惧，一旦掉进陷阱，关进铁笼，就会摇尾向人求食，这是它的威势被制约后逐渐造成的。所以有的士人，在地上画个圈作监牢，他决不进去；削个木头作狱吏，决不和他对话，这都是由于早有定见，态度坚决鲜明。等到手足被捆绑着，戴上枷索，露出皮肉，挨着鞭子，关在监狱之中，这时候他们见到狱吏就得叩头，看到狱卒就胆战心惊。为什么呢？这是这

些人以往的威势被制约而逐渐造成的。到了这种地步还要说自己没有受辱，这是厚着脸皮，有什么可贵的？

【原文】

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注释】

五刑：即劓（割鼻子）、刖（斩左右趾）、笞杀（打死）、枭首（斩首）、菹（剁成肉酱）。械：指拘束手足的刑具。衣赭衣，关三木：穿着囚犯的赭色衣服，头、手、足三处都加上刑具。三木，即枷、手铐、脚镣。罔加：即法网加身。罔，同“网”。引决自裁：即自杀。

【译文】

况且，西伯姬昌是一方诸侯之长，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五种刑罚都受过；淮阴侯韩信本是王，在陈地戴上了镣铐；彭越、张敖都是王侯，却被关在狱中抵罪；绛侯周勃杀了吕后的亲族，权势超过春秋五霸，结果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大将军，穿上了赭色的囚衣，戴上了木枷、手铐和脚镣；季布当了朱家带铁圈的奴隶；灌夫被囚禁在居室受辱。这些人都是身为王侯将相，闻名天下，等到由于某种罪名而落入法网，不能自杀，关在监狱中，这些情景古今一样，哪里能不受辱呢？

【原文】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羑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注释】

绳墨：指法律。

【译文】

由此说来，勇敢和怯懦、强大和弱小，都是形势所造成的。弄清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受法律制裁之前自杀，因此逐渐颓丧，到了挨鞭打的时候才想为坚持气节而死，这不也太晚了吗？古人之所以对大夫慎重施刑，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求生恶死，想念父母，顾恋妻儿，这是人之常情。至于被义

理所激发的人不是这样，是有不得已的缘故啊。

【原文】

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注释】

去就：指何去何从。文中有舍生取义之意。缧绁：指系囚犯的绳索，引伸为囚禁。臧获：古人骂奴婢之语。没世：意为身死之后。

【译文】

现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去世，没有兄弟亲人，一人孤立无援，少卿您看我对妻子儿女还有什么眷恋呢？况且勇敢的人不一定要死在节义上，怯懦的人要是仰慕节义，处处都能勉励自己。我虽然怯懦想着苟活，也很懂得死节和苟活的区别，何至于自甘陷入监牢受污辱呢？而且奴仆婢妾还能自杀，何况我这样不得已又怎惜一死？我所以暗自忍耐苟且活下来，幽禁在粪土一样的监狱中不肯死，是恨我个人想完成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如果我只考虑处在这种鄙陋的处境中死去，我的文章就不能流传后世。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注释】

倜傥：才气豪迈不受拘束。膑脚：古代的一种肉刑，去膝盖骨。见：同“现”。

【译文】

古时候大富大贵而名声磨灭不传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只有非常卓越的人才能被后人称颂。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厄后而著《春秋》；屈原被流放后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后才写下《国语》；孙子被挖掉膑骨后编成了兵书；吕不韦被放逐到蜀地后世才流传《吕览》；韩非囚禁在秦国才有《说难》、《孤愤》问世；《诗经》大都是贤人圣人为抒发内心的愤慨而创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思想被压抑，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所以才论述以往的事，以寄希望于将来的人。就像左丘明失明，孙子断足，再也不可能被重用，就退隐著书，以抒发自己的愤懑，表明自己的见解，使著作流传后世。

【原文】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注释】

放失：散失。稽：考察。纪：纲纪，指规律。轩辕：即黄帝，华夏民族的祖先。究天人之际：探究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通：流布。责：同“债”。

【译文】

我也自不量力，近来用简陋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传闻，略为考核它的事迹，综合它的前因始末，考查它成功失败的原因，上从黄帝开始，下到今天，写了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来探求自然现象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通晓古往今来的变化，形成一家的独立见解。草稿还没有完成，恰恰遇到这场大祸。我恐怕不能完成这本书，因此身受极刑也毫无畏惧。我写完这本书，就把它藏到名山，留给可传的人，使它传遍名都大邑，也算是抵偿以前受到的侮辱，即使碎身万段，又有什么悔恨呢？可这话只可以说给聪明人听，很难同庸人说呀。

古文观止

清 · 吴楚材 吴调侯辑

汉文一

◎高帝求賢诏 [西汉文]
◎过秦论上 [贾谊]
◎论貴粟疏 [晁错]
◎李陵答苏武书 [李陵]
◎前出师表 [诸葛亮]
◎后出师表 [诸葛亮]

高帝求贤诏

［西汉文］

【作品简介】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书中记载了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整理者为东汉时期的班固。班固（32～92年），字孟坚。父彪撰《汉书》未成，彪卒，固归里，谋继其父业。明帝诏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使终成《汉书》。

【导读】

汉高祖刘邦在这篇诏令中，用谦恭的态度表示，要求取那些有高尚品德的贤才与自己一道成就事业，同时也让这样的人能够显贵。

【原文】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注释】

伯：同“霸”。特：只，但。亡：同“无”。游：交游。指参与治理天下。

【译文】

听说行王道的没有能超过周文王的，行霸道的没有能超过齐桓公的，他们都是依靠贤能的人才成就了事业。如今天下贤者的智慧才能难道不如古代的人么？忧虑在于当人主的不交结贤士的缘故，贤士有什么道路被进用？如今我依靠上天的神灵和贤士大夫，平定了天下，因而创建了一家的天下，想让它长治久安，世世代代侍奉宗庙不绝。贤人已经和我共同平定了天下，却不跟我共同使天下安定受益，能行吗？贤士大夫有愿意跟从我治理天下的，我一定能叫他们显贵。

【原文】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酇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注释】

意：美好的名声。身劝为之驾：郡守亲自劝勉贤人出仕，并为之驾车。署：题写，登记。义：同“仪”，仪表。癃：腰部弯曲，背部隆起，泛指疾病。

【译文】

因此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这个布告由御史大夫周昌下传相国，相国侯萧何下达各诸侯王，御史中丞下达各郡郡守。那些确实可称为有美德的人，郡守必须前去劝勉，并为他驾车，送到京师相国府，登记他们的品行、仪表和年龄。有贤才而郡守不举荐，发觉后就罢免他的官职。年老手足不灵活有病的，不要送。

过秦论上

［贾谊］

【作者简介】

贾谊，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年青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忧伤而死。

【导读】

《过秦论》共有上、中、下三篇，本文所选是上篇。文章铺叙秦国如何走向强盛，轻而易举地击败九国诸侯，吞并天下，然而竟被斩木为兵的农民起义军一举推翻，从而归结出秦亡的原因：“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文章气势磅礴，如长河巨浪汹涌澎湃，而又松紧有致，姿态横生。

【原文】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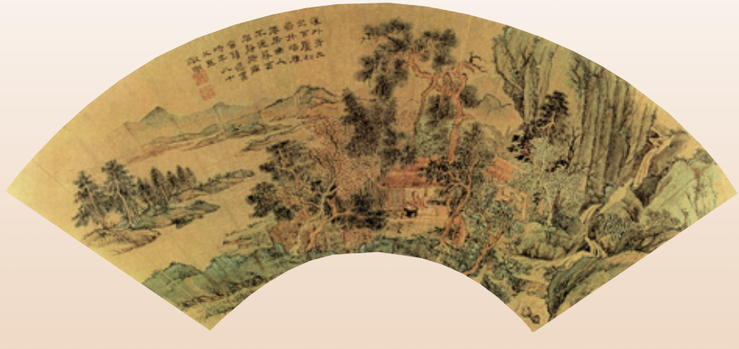
包举：像打包袱一样全部包裹了去。囊括：用口袋把东西装起来。拱手：两手合抱。形容很轻易的样子。

【译文】

秦孝公凭借着殽山和函谷关的天险，拥有雍州的地方，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暗地里盘算夺取周王朝的政权，有征服天下、统一中国、控制四海的企图，并吞八方的雄心。在这个时候，商鞅辅佐他，国内建立了法规制度，致力发展农耕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武器；对外推行连横的策略，使六国互相争斗。于是，秦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西河以外的大片土地。

【原文】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注释】

因：遵循。致：招致。约从离横：相约“合纵”，拆散秦国的“连横”。

【译文】

孝公死了，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继承了原来的基业，继续奉行孝公的策略，南进占领了汉中，西进攻取了巴蜀，东进割据了肥沃的田地，北进征服了险要的郡县。六国的诸侯都恐慌害怕起来，开会结盟，想办法削弱秦国。他们不惜金玉财宝和富饶的土地，用来招请天下的贤士，联合缔结条约，互相连成一体。当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个人，都是办事明智又讲求忠信、为人宽厚又爱护别人、尊敬而又大胆使用贤士的人。他们相约“合纵”，拆散“连横”，聚合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和中山等国的全部力量。这时，六国的贤能人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一类人给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班人沟通各国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批人统率各国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大军，去攻打函谷关进攻秦国。秦国人敞开关门迎击，九国的大军，不敢前进，退却逃跑。秦国没有丢掉一枝箭、损失一个箭头的消耗，可是天下的诸侯已经困苦不堪了。于是合纵阵线拆散，抗秦联盟瓦解，大家抢着割让土地去讨好秦国。这就让秦国有余力趁机控制他们，追杀败退逃跑的军队，一路上躺着上百万的尸首，流的血多得把大盾牌也浮了起来。秦凭借着有利的形势，趁着适宜的时机，像割肉那样，一块一块地侵占各国领土，把诸侯搞得四分五裂，这样，强国请求归服，弱国赶来朝拜。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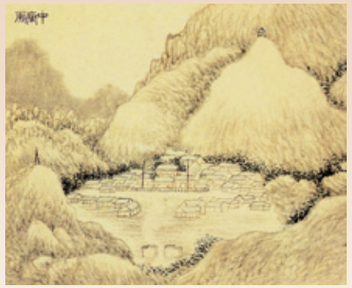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注释】

馀烈：遗留下来的功业。敲扑：棍子。短者为敲，长者为扑。系颈：以绳索系颈。表示投降。藩篱：篱笆，引申为边疆。

【译文】

传到孝文王和庄襄王，他们在位的日子短，国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



事。等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他发扬了六代祖先遗留下来的功业，挥动长鞭驾驭全中国，吞并了西、东二周，灭亡了六国诸侯，登上了皇帝宝座，统一了天下，拿着棍棒来驱使、鞭打天下百姓，威势震动四海。他又在南方夺取了百越的地方，设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脖子上系着绳子，把性命交给秦国的下级官吏摆布。又派蒙恬在北方筑长城，固守边境，把匈奴击退了七百多里。匈奴人不敢南下放牧战马，六国的勇士也不敢张弓来报仇怨。

【原文】

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注释】

燔：焚烧。黔首：秦统治者对百姓的称呼。黔，黑色。隳：毁坏。兵：兵器。谁何：关塞上哨兵诘问出入者，即盘问。何，同“呵”。

【译文】

于是他废除了先王治国之道，烧毁了诸子百家的书籍，用来愚昧百姓；拆毁著名的城池，杀掉原来六国的豪杰，没收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这些兵器，铸成十二个金人，用这办法削弱天下的百姓。然后把华山当作城墙，拿黄河当作护城河，据守着高峻的城楼，面临深急的河水，以为这样天下就很牢固了。优秀的将领拿着强劲的弓弩，把守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臣子和精锐的兵卒，摆出锋利的武器，谁又敢如何！这时天下已经平定，秦始皇的心中，自己也认为关中这样的坚固，又有铜墙铁壁般的城防千里相连，这是子子孙孙称帝为王的永久基业啊！

【原文】

始皇既没，馀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倔起阡陌之

中，率罢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注释】

瓮牖绳枢：以瓦瓮作窗户，用绳子拴门轴。形容住所简陋，出身贫寒。氓隶：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的人。氓为种田之民。隶为贱者之称。赢：背负。

【译文】

秦始皇死后，遗留下来的威风仍然震动着边远的地区。然而，陈涉不过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儿子，一个地位卑贱，被征发去守卫边境的士兵。论才能赶不上普通的人，没有孔子、墨子的德行，陶朱、猗顿的富有。他置身在戍边的队伍中，突然从田野里发难起事，率领疲困不堪的士卒，带着几百人的队伍，调转头来进攻秦军。他们砍来木棍作为兵器，举起竹竿当作旗帜，天下百姓结队成群，纷纷响应，自己带着粮食，像影子似地跟随着他。山东的豪杰志士，于是同时起事把秦王朝灭亡了。

【原文】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不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注释】

铩：长矛类兵器。谪戍之众：指被发配戍守边地的兵士。曩：从前。朝同列：东方各诸侯本来和秦同列，后皆入朝于秦。身死人手：被人杀害。指秦二世被赵高所杀。子婴被项羽所杀。

【译文】

而且秦朝的天下，比以前并没有小，并没有弱，雍州这块地方和崤山、函谷关的天险，都还像过去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国国君尊贵；锄头木棒，并不比刀剑戟矛锋利；这些被征调去戍边的人，根本无法和九国的军队相比；深谋远虑、行军打仗的办法，也不如从前的谋士勇将。然而，成功和失败截然不同，强大的秦王朝反而溃败，卑弱的陈涉反而建立了功业。假使叫山东六国诸侯跟陈涉度量长短、大小，比较权势、力量，那就不能相提并论了。但是秦国靠雍州那块小小的地方，取得称帝的权力，攻取其他八州而使地位相同的诸侯朝拜，经过了一百多年，然后才把天下变为一家，把殽山、函谷关变成内官，可是一个普通的人发难反抗，王朝就被灭亡，皇子皇孙都死在别人手里，成为天下的笑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不施行仁政，所以攻守的形势不同了啊！

论贵粟疏

[晁错]

【作者简介】

晁错(前200～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轻时学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辩才，号称“智囊”；景帝时为内史，后升迁御史大夫；曾多次上书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减诸侯封地、重农贵粟。吴、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景帝错杀。

【导读】

本文着重论证了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劝农务本，奖励粮食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打击商人投机牟利，从而富国强民的主张。汉文帝采纳他的建议，经过文帝、景帝两朝的推行，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武帝时粮食非常富足，为发动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准备了物质条件。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注释】

食：作动词。给他们吃。衣：作动词。给他们穿。

【译文】

圣明的君主在位，而百姓不会挨饿受冻，这并不是因为君主能亲自耕种粮食给他们吃，纺织衣服给他们穿，只是能为他们开辟获得财富的道路。所以尧、禹时虽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而国内却没有饿死或瘦弱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准备了。

【原文】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馀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注释】

避：让，次于。地著：定居于一个地方。池：指护城河。

【译文】

如今天下归一，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不亚于禹、汤之时，而且也没有数年连续的水旱灾害，但蓄积的粮食却赶不上禹、汤之时，这是为什么呢？土地未被全部利用，百姓还有余力，能种粮食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垦完，山林湖泽的资源还未完全利用，游手好闲的人还未回乡务农。百姓贫困了就产生奸邪的行为。贫困产生于物资不充足，物资不充足产生于不务农，不致力于农业也就不能定居一个地方，不定居在一个地方就会轻易地背井离乡。百姓就如同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大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律、残酷的刑罚，也不能禁止他们。

【原文】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注释】

甘旨：指美食。旨，美。薄：减轻。

【译文】

人在寒冷之时，对于衣服，不要求轻巧暖和；饥饿时，对于食物，不要求甘美可口；饥寒交迫时，也就不会顾及廉耻了。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上两餐饭就感到饥饿，一整年不做衣服就会受冻。当腹中饥饿得不到食物，身上寒冷得不到衣服时，即使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他的儿子，人君又怎能保全他的百姓呢？圣明的君

主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所以一定督促他的百姓致力于农桑，减轻赋税，增加积蓄，用来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等灾害，这样就可以保有百姓了。

【原文】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注释】

牧：牧养牲畜。意为统治，管理。劝：引诱，鼓动。石：古时以“石”衡量轻重。以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又以“石”作为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

【译文】

当老百姓的，在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百姓追逐利益就如同水向低处流一样，不选择东西南北。那些珍珠、美玉、黄金、白银，饥饿时不可食用，寒冷时不能作衣服穿，但大家都珍贵它，这是帝王重用它的缘故。它们作为物品，重量轻，体积小，易于收藏。拿在手中，就可以周游天下而没有饥寒的忧患。这就使臣下可以轻易地背叛他们的国君，而百姓容易离开自己的故乡，盗贼们受到引诱，逃亡的人有了轻便可带的物资。粟米布帛生于田地之中，顺着节气长起来，聚集储藏起来需要人力运输，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办到的。几石重的谷物，一般人就搬不动，所以不会成为坏人所贪求的东西。但是一天没有它们，饥饿和寒冷就都会出现。所以圣明的君主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原文】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注释】

养孤长幼：抚养老人，养育幼童。长，养育。急政：催征赋税。政，同“征”。贾：价。取：借。倍称之息：加倍的利息。鬻：卖。

【译文】

如今，农夫一个五口之家，至少有两个人服劳役。他们能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土地的收成也不超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贮藏。砍伐薪柴，修治官府，服劳役。春天里不能躲避风尘，夏天里不能躲避暑热，秋天里不能躲避阴雨，冬天里不能躲避严寒。一年四季之中，没有一天可休息。还有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的交际，吊唁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者，养育幼儿，所需的费用都包括在这当中。如此勤劳辛苦了，还要遭受水旱之灾。官府催逼赋税，残酷暴虐，而且征收赋税没有定时，早上的命令晚上就改了。当交纳赋税时，有粮的就半价出卖了，无粮的只有用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有了卖田卖房、卖儿卖女来偿还债务的人。

【原文】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注释】

积贮倍息：囤积货物获得加倍利息。奇赢：指高额利润。交通：交际，交游。倾：凌驾，压倒。

【译文】

而那些商人们，实力强的就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实力小的就摆摊贩卖，牟取暴利，天天在都市中游荡，趁朝廷急迫之时，所卖的商品必加价。所以这些人中，男的不耕地锄草，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是华丽的衣服，吃的是白米鱼肉。没受过农夫那样的辛苦，却有田地中的收成。凭借着他们的财富，与王侯们交结，势力超过一般官吏。他们以财富相倾轧。千里之地来回奔走，彼此可以望见车盖，乘坐着坚固的车辆，鞭打着肥壮的马匹，穿着丝鞋，拖着绢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到处流亡的

原因。如今在法律上还轻视商人，商人却已经富贵了；尊重农民，农民却已经贫贱了！所以，世俗中所贵重的，正是人主所轻视的；官吏们所轻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喜好和厌恶正相违背，以此而想使国家富强，法律生效，是不可能的。

【原文】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注释】

渫：流通。损：减少。复卒：免除兵役。复，意为免除赋役。仞：古时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译文】

当前要致力的事情，没有比使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使百姓致力于农业，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方法，在于把粮食作为赏罚的依据。现在号召天下之人：把粮食交给朝廷，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除罪罚。如此一来，富人们有了爵位，农民们有了钱，粮食就得以流通了。那些能交纳粮食获得爵位的，都是粮食多的人。从有余者手里取得粮食以供应朝廷的需要，那么贫苦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了。这就是所谓的损有余补不足。这一命令一经实行，百姓就获得了利益，是顺乎民心的。好处有三：一是皇上所需的财政费用充足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轻了；三是鼓励了农业生产。现在的法令规定：百姓有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车马是天下的军事装备，所以可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高达十仞的石

城，宽达百步满是沸水的护城河，穿戴盔甲的士兵达百万，却没有粮食，就不能防守得住。”

【原文】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大用：重要的资财。五大夫：汉时爵位分二十级，五大夫为第九级。

【译文】

由此看来，粮食是为王者最大的资财，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让百姓交纳粮食接受爵位，到五大夫以上，才能免去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交纳一匹战马相比，相差太远了。爵位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皇上开口就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的，生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的爵位和免去罪责都是人们非常想得到的。如果使天下的人都交纳粮食用于边境，并得到爵位，免除罪责。那么，不会超过三年，边境上的粮食必然会多起来。

李陵答苏武书

[李陵]

【作者简介】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武帝时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后代士人对苏武是众口一辞地称赞，而对李陵的感情则复杂多了。有的痛其失节，有的叹其不幸。

【导读】

苏武(前？～前60年)，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为中郎将，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后被释回汉，提任典属国。李陵投降匈奴，后病死。苏武回汉之前，曾向李陵告别，招他归汉。这一《答苏武书》揭露汉王朝对“妨功害能之臣”和“亲戚贪佞之类”宽容优待，而对某些有功之人则刻薄寡恩。

【原文】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注释】

荣问：美好的名声。问，同“闻”。休：美。异国：这里指匈奴。

【译文】

子卿足下：您勤勤恳恳地宣扬美德，在政治清明时做官，美好的名声到处传播，太好了！太好了！托身于异国他乡，这是古人所悲痛的。远望故乡，怀想亲友，能不留恋吗？以前承蒙您没有忘记我，从遥远的地方给我写回信，诚恳地安慰、教诲我，超过了骨肉至亲。我虽然愚笨，怎能不感动呢？

【原文】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

陵独何心，能不悲哉！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辄复苟活。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

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

【注释】

毳幕：毡帐幕。毳，鸟兽的细毛。玄冰：冰很厚。玄，黑色，引申为深，厚。胡笳：古时的一种管乐器。羁：系住。马：指骑兵。搴：拔取。枭帅：骁勇的将领。

【译文】

自从投降一直到今天，独处穷困

无聊之中，孤独愁闷，整天也看不见别的，只是满眼异乡异物。皮衣毡幕，用来抵御风寒；膻肉奶酪，用来充饥解渴。抬眼回望，能与谁共言谈、同欢笑呢？胡地满是厚厚的积冰，思念起老母，临到高年而遭杀戮，妻子儿女并无过错，也遭杀害。我辜负了朝廷的恩德，为世人所悲叹；您回归汉家得到荣誉，我留于胡地蒙受耻辱，这是怎样的命运呢？我生于礼仪之乡，却来到这无知蒙昧的地方，背弃了国君与双亲的恩德，终生流落在蛮夷之地。伤心啊！使我父亲的后嗣，成了夷狄之族。我又暗自悲伤，我功大罪小，却没有得到圣上的明察，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每次想到这里，就忽然忘记了自己还活着。我并不难于以刺心来表白自己，以自刎来显示真心，但汉家对我已是恩断义绝，我自杀也没有什么益处，只是增加羞辱罢了。所以总是振作起来，忍受耻辱，又苟且地活下去。左右的人看我这样，就说一些我并不愿听的话来劝慰

我。但异国的欢乐，只会令人悲伤，徒增痛苦罢了。唉，子卿！人的相互了解，贵在互相知心。前次书信极为仓促，未能尽述我的情怀，所以再简略地说一说。从前先帝交给我步卒五千名，远征匈奴，五位将军迷失了道路，没有按期会合，我独自遭遇敌兵与他们作战。我带着征战万里的粮草，带领着步兵，远离了汉家国土，深入到强敌境内，以五千士兵迎战十万大军，指挥着疲劳困乏的步兵抵抗匈奴装备精良的骑兵。即使这样，仍然斩将拔旗，追亡逐北。如扫除尘土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杀他们勇猛的将领，我军将士个个视死如归。

【原文】

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馀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

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注释】

练：同“拣”，挑选。步马：指李陵带领的步卒，而匈奴却是骑兵。决命争道：指士卒都不顾性命争先而战。饮血：指吞下血泪。贼臣：指管敢。管敢原是李陵部下的一名低级军官，因犯事受鞭笞而逃入匈奴。当李陵军队与匈奴作战准备向南撤退时。单于怕有伏兵，准备撤兵。管敢把李陵的军情报告给了单于，匈奴便集中兵力围攻李陵。

【译文】

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仍希望能担当重任，我想这样的功勋是难以胜过的了。匈奴败退后，他们出动全国的军队，挑选了十多万精兵，单于亲临战场。本来敌我双方的形势已不相当，步兵与骑兵的力量又非常悬殊。我方疲劳的士兵再次投入战斗时，仍能以一当千，仍能带伤忍痛，拼死争先而战。死伤的兵士积满荒野，余者不满一百人，而且皆已负伤，拿不起兵器了。然而当我振臂一呼时，受伤的士兵无不奋起，举着刀冲向敌人，匈奴骑兵四散逃走。当兵器用尽，弓箭射完时，士兵们手中已无一尺铁器，还能空手昂头奋力呼喊，争先前冲。在那个时候，天地为我而震动发怒，战士们为我而饮血吞泪。单于认为不能够俘虏我，便想引兵退去。但叛汉贼臣却唆使他再战，所以我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原文】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雠，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韩、彭菹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到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

【注释】

有所为：指为有所作为。意为想趁机为汉家立功。雠：同“仇”。菹醢：古代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命世：闻名于世。遐举：远行，代指死亡。到身：自杀。

【译文】

当年高皇帝率领三十万军队被围困于平城，当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但断绝了七天粮食，仅免于被俘虏。我遇到的这种情况，难道是容易对付的吗？但执政者却议论纷纷，随便责备我不为国而死。我不死，固然是有罪的，

但子卿你看我难道是苟且偷生、吝惜一死的人吗？难道有背弃君亲、抛弃妻儿却认为是有利的人吗？我没有死，是希望有所作为啊。原来是想如上次信中所说，留待将来向国君报恩！实是因为白白死去不如建立名节，消灭名声不如报答恩德。从前范蠡不为会稽的耻辱而殉难，曹沫不因三次败仗而死去，终于为勾践报了仇，为鲁国雪了耻。我私下里羡慕他们。谁能想到志愿未曾实现而怨恨却形成了，计谋未曾实行亲人却遭杀戮，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仰天痛哭、泣涕流血啊！您又说：“汉王室对功臣不薄啊。”您是汉臣，又怎能不如此说呢？从前萧何、樊哙被囚禁，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晁错被杀，周勃魏其侯被叛罪，其他辅佐天子、建立功勋的人，贾谊、周亚夫等人，都是当世的杰出人才，身怀将相之才却受到小人的谗害，都遭受了灾祸和失败的羞辱，终于使他们怀有才能却受到诽谤，才能得不到施展。贾谊、周亚夫的死亡，谁不为之而痛心疾首呢！我的祖父李广，功劳和才略盖过天下，节义和勇武冠于三军，只因失去了权贵的欢心，结果自杀于极远的异域，这就是那些功臣义士负戟长叹的原因。又怎么能说对功臣不薄呢？

【原文】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耶？愿足下勿复望陵。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

【注释】

眷眷：顾念。稽颡：古时一种最尊敬的礼节。叩头至地。顿首：叩头。

【译文】

你过去带领很少的人出使，到拥有万辆兵车的匈奴，碰到的时机不好，以至于拔剑自杀，不顾性命，流离颠沛，辛勤劳苦，几乎死在朔北的荒野。你壮年奉命出使，头发白了才回国，老母去世，妻子改嫁，这是天下罕闻、古今所没有的。匈奴人尚且还称赞你的节操，何况天下之主的汉家呢？我觉得你一定会得到分封土地，领取侯爵的赏赐。听说你回到汉家，受到的赏赐不过二百万钱，官位不过是典属国，没有一尺土地的封

赐。但那些妨碍立功，陷害贤能的小人，都封为万户侯；亲戚和贪婪逢迎的家伙，都成了朝廷的大官。你尚且如此，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汉王室因我不死节而大加杀戮，对您坚守节操却赏赐微薄。这种做法想使远方的臣子望风而归，奔驰效命，这实在太难了。所以我每次回首往事时都不后悔。我辜负了汉家的恩情，汉家也辜负了我。从前有人这样说：“虽不是忠烈之人，但也能视死如归。”我如能果真死节，圣上难道就能顾念我吗？男儿生时不能成就名声，死后就葬身在国外吧，谁还能屈身叩头，回国向着朝廷，让那般刀笔小吏舞文弄墨罗织罪名呢？希望你不要再盼望我归汉了。唉，子卿！还有什么可说的？相隔万里，往来断绝，道路不同，我活着是另一世界的人，死了做异国的鬼，今生和你生离死别了。希望我的老朋友，勉力侍奉圣明的君主。你的儿子很好，不要挂念他。望你尽力爱惜自己，再带给我好消息。李陵叩头致敬。

前出师表

［诸葛亮］

【作者简介】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拜为丞相。刘备死后，受遗诏辅佐刘禅。前后六次出师伐曹魏，死于军中。谥忠武，后人辑有《诸葛丞相集》。

【导读】

本篇是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出师北伐时对刘禅所上的奏章。文中针对蜀汉所面临的危机，反复劝勉刘禅要牢记先主的遗志，要“亲贤臣，远小人”，不可偏私亲近。末尾又对自己的出征作了保证。文章语言质朴，而又情词恳切。叙事周密，分析精辟。言语中对于先帝的一片赤诚之心尤令人动容。

【原文】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注释】

崩殂：古代帝王死亡称崩。开张圣听：扩大您的圣明的听闻。意为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恢宏：发扬。引喻失义：称引譬喻不合事理。

【译文】

臣亮说：“先帝开创统一天下的大业未到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经分成三个国家，我们益州疲乏穷困，这真是危急存亡的紧要时刻。然而侍从和大臣，在朝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外面舍生忘死，都是为了追怀先帝的特殊恩遇，想在陛下身上报答。陛下实在应该广泛地听取意见，来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宏扬志士的气节，而不应过分看轻自己，言谈时称引、比喻有失恰当，以致阻塞忠臣进谏的道路。

【原文】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注释】

陟罚臧否：赏善罚恶。陟罚，提升和处罚。臧否，善恶。作奸犯科：营私舞弊、违法乱纪。裨：补益。阙漏：过失疏漏。穆：同“睦”。

【译文】

宫廷内和丞相府中都是同一体制法度，提升和惩罚、赞美和批评，不应当有所不同。如果有为非作歹而触犯法令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交给有关主管部门，评定对他们的处罚和奖赏，来彰明陛下公平明正的治理，不应当有偏见和私心，使内外的法度有所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些人都善良诚实，心思忠厚纯正，因此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事情无论大小，都拿来问问他们，然后施行，必定能对缺失疏漏的地方有所补益，获得更大的好处。将军向宠，品性善良而行为公正，通晓军事，在过去试用时，先帝称赞他能干，因此群臣推举向宠为中部督。我认为军中的事，事情无论大小，都拿来问他，必定能使军队和睦，使才能高低不同的将士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覆灭的缘由。先帝在世的时候，每当与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不对桓、灵二帝叹息痛恨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忠贞可靠、能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可以计日而待了。

【原文】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

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注释】

布衣：平民。躬耕：亲自耕种。猥：谦词，卑下。驱驰：奔走效劳。驽钝：比喻才能平庸。驽，劣马。斟酌损益：计量得失，掌握分寸。损，减少；益，增加。咎：过失。咨诹：询问。

【译文】

臣本来是个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图在乱世苟且地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间闻名显达。先帝不认为我卑微鄙陋，自己枉驾屈就，三次到草庐之中来看我，拿当世的大事来征询我的看法。因此我心中感激，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力。后来当阳失败，我在军队失败的时候接受任用，在危难的时候奉受使命，从那时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给我。我接受命令以来，夙夜忧愁叹息，唯恐托付之事没有成效，而损害先帝的圣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盔甲已经充足，应当鼓励和率领全军，北定中原，我希望竭尽低劣的能力，扫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兴复汉室，回到旧都。这是我用以报答先帝而且尽忠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斟酌国家政务上的除弊兴利，把忠言都进献出来，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希望陛下把讨贼复兴的任务交付给我，如没有成效，那就治我的罪，用以告慰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复兴美德的谏言，那就责究攸之、祎、允的过错，来明示他们的轻慢。陛下也应自己认真谋虑国事，征求治国的好办法，明察并采纳好的建议，深切追思先帝的遗诏。臣受陛下厚恩，感激不尽。现在我正要远离陛下，面对表章流泪，不知所言。

后出师表

[诸葛亮]

【导读】

公元228年，魏将曹休被吴国打败，魏军精锐东下，关中虚弱，诸葛亮想趁机出兵击

魏，但群臣疑虑，后主动摇，亮便上此表，分析形势。其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正气堂堂，流芳千古。

【原文】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

【注释】

汉、贼：汉指蜀汉，贼指曹魏。蜀以继汉正统自居，故如此称魏。偏安：偏居于一个角落。指蜀汉仅据益州之地，未能统一全国。思惟：考虑。惟，思的意思。并日而食：两天只吃一天的饭。指行军艰苦。顾：只是，但。议者：指蜀汉朝廷中反对北征的官吏。非计：并非正确的决策。

【译文】

先帝考虑到汉朝、魏贼不能两立，帝王的事业不能偏据一方，所以把讨

伐魏贼的任务托付给我。凭着先帝的英明，衡量我的才能，本来就不难知道，我去讨贼，才能低弱而敌人强大。然而不讨伐魏贼，王业也要败亡，与其坐而待亡，哪如兴师讨伐他们呢？因此先帝毫不犹疑地把伐贼的任务托付给我。我从接受命令那天起，睡觉不安吃饭无味，考虑要进行北伐，应当首先稳定南方。所以五月间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能吃到一天的饭。我并非不爱惜自己，但是王业不能偏安在蜀都，所以冒着危难来奉行先帝的遗愿。而朝中议事的人认为并非良策。

【原文】

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

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尔。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注释】

贼适疲于西：指蜀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出祁山伐魏。当时魏属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蜀，关中震动。又务于东：指建兴六年，魏将曹休攻吴，被吴将陆逊大败于石亭，魏调主力东下。困于南阳：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曹操讨伐张绣时大败，曹操长子曹昂战死，自己身中流矢败走，还住舞阳。险于乌巢：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军对阵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袁绍积大量军粮于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而曹军濒于绝粮，士卒疲乏。后用许攸计，夜袭于乌巢，才转危为安。危于祁连：不详。逼于黎阳：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子袁谭、袁尚屯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次年曹操率军征讨，谭、尚固守，连战不下。几败北山：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曹操从长安出斜谷，运米至阳平(今陕西勉县西）北山下，被赵云所败。殆死潼关：建安二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征马超，自潼关北渡河，超军突然而至，矢如雨下，曹操几乎丧命。伪定一时：指曹操暂时取得政权。诸葛亮以蜀为正统，故称曹为“伪”。

【译文】

现在曹贼刚在西方打得疲惫不堪，又在东方作战。根据兵法，要乘敌人疲劳出击，此时正是进攻的好时机。请让我把对这些事情的意见陈述如下：高帝英明与日月齐光，他的谋臣深谋远虑，然而他也历经艰险，遭受创伤，危险过后才得平安。现在陛下不及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却想靠从长计议的办法取得胜利，安坐着平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人占据着州郡，在那里空谈安危计策，动不动就援引圣人的话，大家疑虑满腹，疑难塞胸，今年不能出战，明年不能出征，使孙策自然而然地强大起来，于是吞并江东，这是我困惑不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计策，超过一般的人，他用兵好像孙膑、吴起一样。但是他在南阳被困，在乌巢遇险，在祁连遭危，在黎阳被逼，几乎败在北山，差点死在潼关，这以后才建立伪政权苟安一时罢了。何况我才能低弱，而想要用没有危险的办法来平定天下，这是我迷惑不解的第三点。

【原文】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注释】

攻昌霸不下：建安五年（200年），东汉昌霸背叛曹操，依附刘备，曹操屡攻不下，后来，曹操命于禁、夏侯渊并力出击，于禁杀昌霸。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为重镇，合肥东南是巢湖，曹军多次从这里进攻孙权，多无功而返。李服图之：据《通鉴》胡三省注，李服当为王服之误。王服曾与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等谋杀曹操。夏侯败亡：曹操大将夏侯渊曾留守汉中，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被蜀将黄忠斩杀，汉中遂为刘备所据。下文“夏侯授首”亦指此。曲长、屯将：都是军官的职衔。曲、屯都是古代军队中较小的编制单们。突将无前：冲锋在前的无敌勇士。賨叟、青羌：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名称。住：指坐待敌人进攻。行：指主动出击敌人。

【译文】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下，四次越渡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却图谋杀害他；委任夏侯渊却遭败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才能，他还有这种失败，何况我才能低劣，怎么能够一定胜利呢？这是我不解的第四点。自从我到汉中作战，中间仅有一年罢了，然而已经丧亡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大将，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这些都是冲锋在前的猛将勇士；还有賨叟、青羌骑兵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几十年内招集起来的四方精锐部队，不是一州所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要损失三分之二了，到那时用什么对付敌人呢？这是我不解的第五点。现在百姓穷困而兵士疲劳，可是战事不能停止。战事不能停止，那么防守和出击，劳力和费用正相等。而如果不及早图谋，想用一州之地，与敌人长久相持，这是我不解的第六点。

【原文】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注释】

平：衡量。这里有“预测”的意思。事：指战争。拊手：拍手。拍手称快，非常得意的样子。吴更违盟：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趁关羽北攻襄城的间隙，派吕蒙袭取荆州，杀关羽及其子关平。秭归蹉跌：指蜀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关羽报仇而兴师伐吴，被吴将陆逊击败，逃回秭归(今湖北秭归县)。

【译文】

难以预测的是战事。从前先帝在楚地兵败，当时，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定。可是后来先帝东面联合吴、越，西面攻取巴、蜀，发兵北伐，杀了夏侯渊。这是曹操的失策，而汉室事业将要成功了。可是后来东吴又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身亡，先帝兵败秭归，曹丕废汉称帝。一切事情都如此难以预料，臣只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事情的成功或失败、顺利或挫折，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预见的了。

古文观止

清 · 吴楚材 吴调侯辑

六朝唐文

◎陈情表 [李密]
◎兰亭集序 [王羲之]
◎归去来辞 [陶渊明]
◎桃花源记 [陶渊明]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北山移文 [孔稚珪]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骆宾王]
◎滕王阁序 [王勃]
◎吊古战场文 [李华]
◎陋室铭 [刘禹锡]
◎阿房宫赋 [杜牧]
◎原道 [韩愈]
◎杂说四 [韩愈]

陈情表

[李密]

【作者简介】

李密，字令伯，晋朝武阳（今四川省彭山县）人。早年丧父，自幼由祖母抚养。后以孝养祖母闻名当世。三国时期曾任尚书郎。晋灭蜀后，晋武帝司马炎召他为太子洗马。

【导读】

《陈情表》是李密向晋武帝司马炎上的表文。文章叙述了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家中的孤苦情况和祖母对自己的辛勤抚养，详尽而委曲地说明了自己屡次辞谢晋朝征召的原因，既表达了对晋朝皇帝的由衷感激之情，又申述了自己终养祖母以尽孝道的决心。

【原文】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

【注释】

险衅：厄运祸患，指命运不好。夙：早，指幼年。闵凶：忧患和不幸。见背：背弃，离弃。指死。母志：母亲守节抚孤的志愿。夺母志，指母亲被迫改嫁。愍：同“悯”，怜悯，怜惜。躬亲：亲自。成立：指成人自立。祚：福泽。儿息：儿子。息，子女。期功：古丧礼，服丧一年的叫“期服”，服丧五个月或九个月的叫“功服”。这里代指伯叔兄弟姐妹以及堂伯叔、堂兄弟姐妹等比较近的亲属。应门：照管门户。指为客人开门等事。婴：纠缠。蓐：同“褥”，被褥。

【译文】

下臣李密说：我因为命运险恶，罪孽深重，年幼时就遭到忧患和不幸。生下来才六个月，慈爱的父亲就去世了。刚刚长到四岁，舅舅就逼迫母亲改嫁。祖母刘氏可怜我孤单体弱，亲自来抚养我。我幼年时疾病多，九岁还不能走路。孤单困苦地生活，一直到长大成人。既没有伯伯叔叔，又没有兄弟姊妹，门庭衰败，福气微薄，年纪很大才有儿子。外面没有关系比较近的亲属，家里没有看管门户的小孩。孤孤单单一个人，只有自己的身子和影子互相安慰。而祖母刘氏，早就疾病缠身，经常躺在床上。我侍奉汤药，从来没有停止、离开过。

【原文】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注释】

圣朝：指晋朝。清化：清明的政治教化。察：考察和推荐。孝廉：汉以后选拔人才的一种科目名。每年由地方官考察当地孝顺父母、品行廉洁的人出仕。下文的“秀才”也是一种科目名。郎中：官名，晋时各曹司的长官。寻：不久。除：授与官职。洗马：指太子的侍从官。猥：谦词。卑贱。东宫：太子所居的地方。也代指太子。逋慢：逃避怠慢。逋，逃避。笃：指病重。告诉：报告诉说。指陈诉苦衷。不许：得不到准许。狼狈：指进退两难，困难窘迫。

【译文】

等到侍奉圣明的当朝，受着清明政治教化的熏陶，前有太守逵推荐我为“孝廉”；后有刺史荣推荐我为“秀才”。我都因为无人供养祖母，辞谢没去就职。您的诏书特地下来，授予我“郎中”的官职；不久又蒙受国恩，授给我“洗马”的职务。我这样微贱的人，去侍奉太子，这不是我肝脑涂地所能报答的！我曾写了表章，一一上奏，辞谢不去就职。现在诏书下来，急切严峻，责备我有意拖延，态度傲慢；郡县里的长官逼迫我动身；州官也上门来催，比星火还急。我本想遵奉诏书赶快上任，但是祖母刘氏的病一天比一天厉害；想暂且顺从个人的私情，报告申诉又得不到准许。我的处境，实在狼狈不堪啊！

【原文】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

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注释】

伏惟：伏在地上想，是下对上的敬词。矜育：哀怜、抚育。矜，怜悯。伪朝：指被晋所灭的蜀汉。郎署：郎官的衙署。李密在蜀做过郎中、尚书郎。矜：顾惜。拔擢：提拔。薄：迫近。区区：内心。指诚恳的心情。废远：废弃供养而远离祖母。

【译文】

我想圣明的当朝是以孝治天下的。凡属年老的人，还蒙受悯恤养育，何况我的孤单苦楚更为厉害呢！

况且，我年轻时在伪朝蜀国做过官，担任过尚书郎的职务。本来只想做官扬名，并不重视名誉和节操。今天我是一个亡了国的卑贱俘虏，十分渺小，十分鄙陋，过分地蒙受提拔，恩宠如此优厚，难道敢徘徊不前，另有非分的期望么？只是因为祖母刘氏好像太阳迫近了西山，呼吸微弱，生命已经很危险短暂，早晨难以预料晚上。我没有祖母，无法活到今天；祖母没有我，无法过完她剩下的岁月。祖母孙儿两个，互相依靠维持生命。因此我内心确实不忍废弃供养而远离祖母。

【原文】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

【注释】

尽节：指为皇帝效劳。辛苦：指辛酸苦楚。牧伯：古代对一州的长官称牧，又称方伯。

【译文】

我李密现在的年纪是四十四岁，祖母刘氏的年纪是九十六岁了。这样，我为陛下效劳的日子长，而报答刘氏的日子却是很有限了。乌鸦还有反哺其亲的感情，我恳求让我把祖母奉养到去世。我的困境和苦情，不独蜀地的人士和两个州牧看见知道，天地神明也确确实实都看得清楚。

【原文】

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卒保馀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注释】

结草：报恩。据《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春秋时，魏武子病时，嘱咐儿子魏颗在他死后，把他最心爱的妾改嫁出去。病危时又说让妾殉葬。魏武子死后，魏颗把妾嫁出去了。说是遵照父亲神智清醒时的遗命。后来魏颗与秦将杜回作战，见一老汉结草

为绳绊倒了杜回，因而活捉杜回，夜间魏颗梦见那老人自称是魏武子妾的父亲，是来报答魏颗不令其女殉葬的恩德的。

【译文】

希望陛下同情怜悯我的诚心，满足我的愿望，或许我的祖母刘氏能够侥幸地享尽余下来的天年。这样，我活着当拼命效力，死了当结草报恩。我用说不尽的像犬马一样恐惧的心情，恭恭敬敬地呈上这份奏章向您报告。

兰亭集序

[王羲之]

【作者简介】

王羲之(321～379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出身于世族，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他从小爱好书法，创造出独特的风格，楷书、行书、草书无一不精。世人称其为“书圣”。

【导读】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的名流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宴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与会的人作了一些诗，并聚诗成集。王羲之为诗集写了这篇序，记下了宴会盛况和观感。文章通篇着眼死生二字，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盛行的“一生死”、“齐彭殇”的老庄哲学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悲伤感慨中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注释】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永和是晋穆帝的年号。岁在癸丑：这一年按干支纪年是癸丑年。暮春：春季的最后一个月。指阴历三月。会稽：郡名，今浙江绍兴。兰亭：在今绍兴西南二十七里的兰渚山麓。修禊：古代一种习俗，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临水而祭，以祛不详。禊，古人祛除不详的祭礼。映带：形容景物相互映衬，彼此关连。流觞：古代文人雅士宴集饮酒的一种形式。用酒杯盛酒放在环曲流淌的小水流上，与会者散到水旁，杯子停在某人面前，某人即取而饮之，称为流觞。觞，酒杯。列坐其次：指在水边依次就坐。品类：指天地万物。

【译文】

永和九年，这一年是癸丑年，暮春初始，集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为的是临水祭拜，以祛除不祥。贤人名人都到了，年长年幼者聚集在一起。这个地方有崇山峻岭、茂密的树林、修长的翠竹；又有清水急流，相互映照地环流于兰亭两侧。于是就把这水流作为流觞的曲水，大家在水边排列就坐。虽然没有琴、瑟、箫、笛交响的热闹，但饮酒一杯，赋诗一首，也能够舒畅胸怀，抒发深情。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微风舒适。抬头仰观天地之大，俯首览察万物之盛。借此来扩展视野，舒畅胸怀，足以尽情享受耳、目带来的欢乐。这实在令人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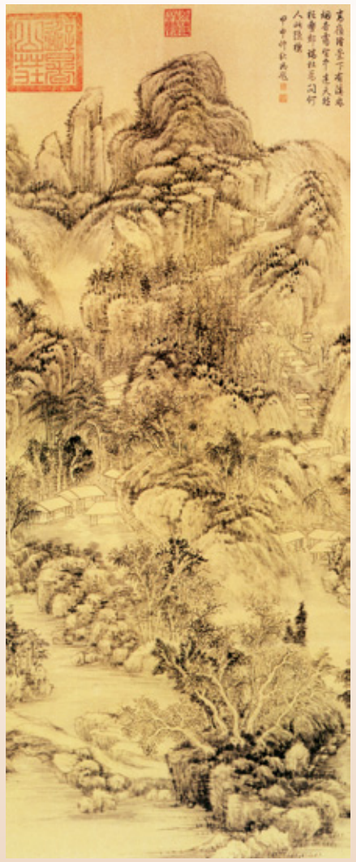
【原文】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

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注释】

相与：相处。俯仰一世：抬头、低头之际已是一世的岁月，形容时间很短。晤言：面对面谈话。形骸：身体，形体。所之：指所追求、所向往的事物。兴怀：引出感慨。修短：寿命的长短。化：造化，指天地，自然。死生亦大矣：见《庄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



【译文】

人们之间互相往来，俯仰之间，一世已过。有的人尽吐胸中抱负，在室中对面畅谈；有的托身于他物，无拘无束地生活。虽然人在世间，取舍各有不同，性情静躁各异，但每当欣喜于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暂时满足于自我所需，就非常快乐满足，竟忘记了老年将至。等他们开始厌倦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情趣也随事物的变化而转移，感慨也就随之产生了。以前所欣喜的事物，转瞬之间已成过去，人们对此尚且不能不引起感触；更何况人生短长听凭上天安排，终归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呢。古人说：“死生，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啊。”怎能不令人悲痛？

【原文】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注释】

契：古人用木或竹刻的契卷，分成两半，双方各执其一，作为凭信。后人常以“契”比喻相互符合。喻之于怀：心里通晓明白。一死生：把死与生看成一样。彭殇：彭指彭祖，传说中古代长寿者，活了八百岁。殇指未成年而死。致：情致。

【译文】

每次看到古人产生感慨的原因，总像有所契合一样，所以面对古人的文章我没有不感叹悲伤的，可是又不能从内心深处明了它。本来就知道把死生同样看待是虚妄的，把长寿与短命看成一样也是不真实的。后代的人看待今天，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待过去。可悲啊！所以一一记下参加集会之人，抄录他们的诗赋，即使将来时代不同，世事变化，但所能引发感慨的情致是一样的。后世人读了这个集子，也将与我这篇文章有同样的感慨。

归去来辞

[陶渊明]

【作者简介】

陶渊明(365～427年)，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早年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后因厌恶官场污浊，退隐农村，躬耕终生。死后，朋友私谥为“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他长于诗文辞赋，如《归园田居》等。

【导读】

本篇是作者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归家时所作，抒发了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文章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营造出一种闲适宁静、乐天自在的意境，突现了作者独特的情怀。

【原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注释】

去来：偏义复词，即“去”。以心为形役：陶渊明本心不愿做官，但不得不为生活而奔走，因此说心神为形体所役使。惆怅：感伤的样子。谏：止。如同说挽救。飏：飞扬。形容船行驶轻快。熹微：天色初明。衡宇：指横木为门的简陋居室。衡，横。三径：庭院里的小路。眄：斜视。柯：树枝。审：明白。容膝：仅供容纳两膝的居室，形容住处的狭小。策：拄着。扶老：拐杖。流憩：周游，休息。矫首：举首。遐观：远望。岫：山峰。景：日光，这里指太阳。翳翳：昏暗的样子。

【译文】

归去吧，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归去！既然使精神受形体奴役，为什么要惆怅而独自悲伤呢！觉悟到过去的事情不可挽回，便知道未来还可以补救。幸好误入迷途并不太远，会感觉到今天的正确和昨天的错误。船摇荡着轻快地行进，风飘飘地吹拂着衣襟。向行人询问前面的路

程，可恨晨光微弱什么也看不清楚。终于望到了自己简陋的屋宇，高兴得直向前奔去。仆人前来欢迎，孩子等候在门口。园中的三条小径快要荒废，松树和菊花仍还长着。携着孩子走进室内，好酒装满了酒樽。拿起壶觞自斟自饮，看着庭院中的树木，脸上露出愉快的神色。靠着南窗来寄托傲然自得的心情，深知在这狭窄的小屋中就可以安居。每天在园中散步，自然会产生乐趣，门虽然有，但常是关的。拄着拐杖，抬头远望云彩自然地飘出山穴，鸟儿飞疲倦了就知道归还。暗淡的阳光就要收尽，我抚摸着孤松，徘徊流连。

【原文】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注释】

相遗：互相离弃。驾言：即驾车出游。言，语助词。畴：田亩。巾车：有篷的车子。棹：划船的桨。这里作动词。窈窕：山路幽深的样子。

【译文】

归去吧，请让我同外人断绝交游。世道和我相违背，还出去追求什么呢？我喜欢听亲戚的充满情意的话语，高兴地弹琴读书，用来消除忧愁。农人告诉我春天来了，就要到西边的田亩中去劳作。或乘篷车，或划小船，既曲折地探寻幽深的山谷，又或高或低地经过土丘。树木欣欣向荣地生长，泉水细细地开始流淌。羡慕万物得到了大好时光，感叹我的一生就要结束。

【原文】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注释】

寓形宇内：寄寓形体于宇宙之内，犹言“活在世上”。委心：随心。去留：行止，死生。遑遑：奔走匆忙的样子。帝乡：即仙乡。植杖：把手杖放在一边。植，置。耘耔：除草，培土。皋：田泽旁边的高地。

【译文】

算了吧！寄身在天地内还有多少时候，何不任随自己的心愿决定去留？为什么遑遑不安，想到哪里去呢？富贵不是我的愿望，神仙之境是不可期望的。只希望有好天气，独自出外游赏，或者把手杖竖立一旁，去锄草培苗。或者登上东边的高地放声长啸，或者面临清清的流水吟诗。姑且遵循自然的变化，归向生命的尽头，乐于顺从天命，还有什么犹疑！

桃花源记

[陶渊明]

【导读】

本文假借一个渔人的奇遇，描绘了作者向往的世外桃源，那就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这种理想曲折地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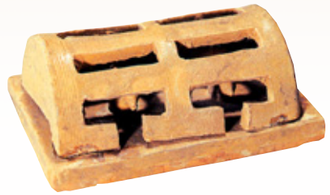
了中世纪农民反对封建制度，追求安定生活的愿望，也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否定。它对后世影响很大。

【原文】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注释】

太原：应作“太元”，东晋孝武帝的年号。武陵：郡名，在今湖南省常德一带。缘：沿着。落英：落花。林尽水源：桃林的尽头是溪水的源头。



【译文】

晋朝太元年间，武陵有个人，捕鱼为业。沿着溪水划船前行，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两岸数百步内，中间没有杂树。散布着芬芳的青草，新鲜而美好，花瓣飘落，纷纷扬扬。渔人感到很奇异，又

向前行进，想走尽那片桃林。桃花林尽处是水的源头，到了那里就看到一座山。山脚有个小洞口，好像有点光亮。他就离开船，从洞口进去。

【原文】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俱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注释】

才通人：只能容一人通过。俨然：整齐的样子。属：类。阡陌：田间小路。南北为阡，东西为陌。交通：交错相遇。黄发：指老年人。据说年老了头发会由白转黄。垂髫：指小孩。髫指孩子下垂的短发。要：同“邀”。邑人：同乡的人。绝境：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延：指邀请。语：告诉。

【译文】

起初极狭窄，仅仅能通过一个人。再走几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坦宽广，房屋整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类。田间小路纵横相通，鸡鸣狗叫的声音村落间彼此相闻。其中人们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男女的衣著，完全像外界的人。黄发老人，垂髫小孩，

都安适愉快，自得其乐。他们看见渔人，就十分惊讶，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渔人详尽地回答了他们。有人就邀渔人回到家里，置酒杀鸡，请他吃喝。村人听说有这个人，都来询问。他们自己说是先世躲避秦朝的祸乱，率领妻、儿和邻里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于是和外面人隔断。他们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然不知道有个汉朝，更不要说魏晋了。渔人一一为他们详尽地说明了外面的见闻，他们都叹息感慨。其余的人又各自邀请渔人到家里，都摆出酒食。停留了几日，渔人告辞回去。那里的人嘱咐道：“不能向外面的人说啊！”

【原文】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注释】

扶：沿着。向路：原路，来路。志：作动词，做标记。郡下：郡里，指武陵郡里。诣：拜见。

【译文】

渔人出来后，找到他的船，就沿着原先的路，处处留下标志。到了郡里，见到太守，报告了这些情况。太守立即派人跟他去，寻找原先的标志，竟然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路。

【原文】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亲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注释】

南阳：郡名，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刘子骥：名麟之子，字子骥，隐士，好游山泽。《晋书》有传。寻：不久。问津：访求，寻问。津，渡口。

【译文】

南阳刘子骥是个清高的隐士，听到这件事，高兴地亲自前往寻访。没有找到，不久生病去世。后来就再没有访求桃花源的人了。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导读】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

录。”文章采用白描的手法，平易自然、生动活泼地塑造了一个性格旷达率直，品德廉洁高尚，不慕富贵名利，安心读书写作的知识分子形象。

【原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注释】

嗜：爱好，喜欢。造：到，去。期：希望。吝情：吝惜、舍不得。吝，同“吝”。环堵：房屋四壁。短褐：古时下层人穿的粗布短衣。箪瓢：箪指用苇、竹编制的圆形器具。瓢指舀水用的饮器。晏如：安然自在的样子。忘怀：不放在心上。黔娄：春秋时不慕仕进的清高之士。汲汲：竭力追求的样子。俦：类。无怀氏、葛天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意为五柳先生如同是生活在风俗淳朴的上古社会的人。

【译文】

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屋旁有五棵柳树，就用“五柳”作他的名字了。先生安闲文静，沉默寡言，不慕荣誉，也不追逐利禄。爱好读书，而不怎么讲究对于字句的理解，往往对书中意义有所体会，便高兴得忘记吃饭。他生来爱喝酒，但家中贫穷，不能经常得到。亲朋旧友知道他这样，有的便备酒请他去喝。他一去就要喝个痛快，图个大醉；醉了就回家，一点也不留恋。住处只有四堵墙壁，空空荡荡，不能遮蔽阳光风雨；穿着粗布短衣，还有破洞打结的地方；缺吃少喝，篮子和瓢里往往什么也没有，先生却安然自在。他常常作文自乐，很能表达自己的志趣。他忘记了世俗得失，用这种超然世外的态度度过一生。评赞说：黔娄的妻子说过，“不因贫贱而忧伤，不为富贵而奔走。”这是说的五柳先生这一类人物吧。他饮酒赋诗，使心灵得到娱乐，是像无怀氏时代的人呢，还是像葛天氏时代的人呢？

北山移文

[孔稚珪]

【作者简介】

孔稚珪(447～501年)，字德璋，南齐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好诗文，能饮酒，爱好山水，不乐世务。有《孔詹事集》一卷，以《北山移文》最为著名。

【导读】

《北山移文》旨在揭露和讽刺南齐周颙道貌岸然隐居，而后得意非凡，应诏出仕的卑劣行径。文假借山灵之口，揭露了周颙“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有隐居之名而无其实，汲汲以求仕进的虚伪面目。同时也是对一般追名逐利，热衷向上爬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的尖锐讽刺和有力鞭笞。

【原文】

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

【注释】

钟山：即北山。因在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市)北而名北山。英：神灵。草堂：指周颙在钟山建立的隐居之所。驰烟：指驰驱于山路烟雾之中。勒：刻。山庭：庭，堂阶前。这里指山前。

【译文】

钟山的英灵，草堂的神灵，腾云驾雾地飞驰于驿道上，把移文刻在山前。

【原文】

夫以耿介拔俗之标，萧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万乘其如脱；闻凤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濑，固亦有焉。岂期终始参差，苍黄翻覆，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何其谬哉！呜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载谁赏！

【注释】

标：风度，格调。方：比。干：犯，凌驾。物表：即物外。芥千金：视千金为草芥。芥，小草，这里作动词。屣万乘其如脱：视万乘如脱屣。屣，草鞋，这里作动词。闻凤吹于洛浦：意思说与仙人同游。据《列仙传》，周灵王太子晋喜欢吹笙作凤鸣，常游于伊、洛之间，久之成仙而去。值薪歌于延濑：意思是与隐逸之士接触。据《文选》六

臣注：苏门先生游于延濑，见一人采薪，谓之曰：“子以终此乎？”采薪人曰：“吾闻圣人无怀，以道德为心，何怪乎而为哀也。”遂为歌二章而去。延濑即延陵水边。濑，水流沙上。苍黄翻覆：比喻变化无常。苍黄，青色和黄色。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翟子指墨翟。朱公指杨朱。据《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回迹：指避迹山林。黩：污浊。尚生：尚子平，西汉末隐士。仲氏：仲长统。东汉末年人。每有征召，常称病不就。

【译文】

那真正的隐士具有耿介超世的仪容，潇洒不拘的志向，如同雪一样洁白，超出青云直上九霄，这种人我是知道的。至于那些高高独立于世俗之外的人，品德灿如云霞，他们视千金如草芥，弃天子之位如脱草鞋。在洛水边可听到他们吹奏如凤凰鸣叫般的乐曲，延陵水边他们唱着樵歌。这种人本来就是有的。哪里会想到还有一种人，他们始终不一，变化无常，可使墨子流泪，杨朱恸哭。这样的人虽然暂时身隐山林，心却已被世俗所染，或者开始时洁身自好，后来却同流合污了。多么虚伪啊！唉！尚子平长离人世，仲长统也已死去，山林寂寞，长久以来，谁人欣赏？

【原文】

世有周子，俊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习隐南郭；窃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

【注释】

周子：即周颙。《齐书》有传。俊俗之士：流俗中非同寻常的人。玄：

魏晋的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东鲁：指鲁国的颜阖，因鲁国在东方，故称东鲁，据《庄子·让王》载，颜阖为得道之人，鲁君派使者请他，他骗走使者而不见鲁君。南郭：指南郭子綦，是一超然物外之隐士。他能做到精神脱离躯体。《庄子·齐物论》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嗒然，似丧其偶。”窃吹：他本作“偶吹”，像南郭先生一样跟别人一起吹奏乐器。《韩非子·内储说》：“齐宣王使人吹垂直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垂直，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处士逃。”滥巾：滥用隐士的头巾。失实曰滥。巾指隐士所戴的头巾。假容：假作隐士的姿态。江皋：江岸，这里借指隐士所居之处。缨情：即系情。

【译文】

现在有位周先生，是俗人中的俊杰。既能属文又很博学，既通晓庄周又了解历史。然而他却学着颜阖避世，仿效南郭子綦那样坐以忘身。在草堂中冒充隐士，在北山中装模作样地戴上了隐士的头巾，诱惑我的松林桂树，欺骗我的云霞沟壑。假意隐身于江岸，实际上系情于爵禄。

【原文】

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务光何足比，涓子不能俦。

【注释】

巢父：相传为尧时的隐士。许由：尧时隐士。《高士传》：“尧让天下于许由，不受而逃去。尧又召为九州长，由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百氏：诸子百家。霜气横秋：比喻其志气凛严如秋霜之盛。幽人：即隐逸之士。王孙不游：王孙泛指贵族子弟。此句语本《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文中指王孙公子因贪图富贵而不肯退隐。空空：指佛家的义理。释部：指佛经。玄玄：指道家的义理。务光：古代高士，《列仙传》：“务光者，夏时人也。殷汤伐桀，因光而谋，光曰：‘非吾事也。’汤得天下，已而让光，光遂负石沈水而自匿。”涓子：古代高士。《列仙传》：“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隐于宕山。”

【译文】

他刚到北山时，自命清高，要胜过巢父，压倒许由，傲视诸子百家，蔑

视将相王侯，那风度神情足可遮天蔽日，气势神貌严于秋霜。时或叹惜隐者长去，时或埋怨贵族公子贪恋富贵不隐居山林。大讲空空的佛家义理，考究玄而又玄的道家精微。务光怎能与他相比，涓子怎可与他同列。

【原文】

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

【注释】

鸣驺：征召周颙的使者的车马。驺，前后随从的骑士。鹤书：指征召的诏书，因诏板所用的书体如鹤头，故称鹤书。轩：高扬。袂：衣袖。芰制、荷衣：用芰荷做成的隐士穿的衣服。《离骚》："制芰荷以为衣。"抗：显示出。怆：怨怒的样子。

【译文】

等到前呼后拥的皇帝的使者来到山谷，征召的诏书送到山中，他便神魂颠倒，不知所以，志向改变，神情飞动。于是在筵席上眉飞袖举，手舞足蹈，烧掉芰裳，撕破荷衣，完全显示出世俗的仪容姿态。北山的风云为此而悲凄愤怒，石泉呜咽悲伤。只见那树木山岗、花草乔木也都若有所失。

【原文】

至其纽金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张英风于海甸，驰妙誉于浙右。道帙长摈，法筵久埋；敲扑喧嚣犯其虑，牒诉倥偬装其怀。琴歌既断，酒赋无续，常绸缪于结课，每纷纶于折狱。笼张、赵于往图，架卓、鲁于前录；希踪三辅豪，驰声九州牧。

【注释】

纽：系。下文"绾"同。金章：铜印。墨绶：黑色丝带。金章、墨绶都是县令级的官员所佩用之物。属城：指一个郡下所属的各县。百里：指县，古时一县管辖的地方约为百里。海甸：海畔。浙右：浙江之右。即今浙江绍兴一带。道帙：道家经典。帙，书套，这里指书籍。法筵：讲法的坐席。敲扑：鞭打。指鞭打犯人。牒诉：文书及诉讼。结课：指考核官吏政绩。折狱：审案判刑。笼：笼盖。张、赵：指张敞和赵广汉，二者皆为西汉的能吏。架：超越。卓、鲁：指卓茂和鲁恭。二人都是东汉的循吏。三辅：汉代将京城附近分成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以辅卫京城，称三辅。

【译文】

等他挂上铜印，佩上墨绶，他便占据了一郡中最大的县，成了各县县令中的头面人物。他在滨海地区张扬英豪之气，在浙江之右传播美好的名声。于是道书久弃不用，讲佛法的坐席也被尘土封埋。鞭打刑讯的喧嚣扰乱着他的心思；公文诉讼来往不断，装满了他的胸怀。他已经放弃抚琴高歌，也断绝对酒赋诗。常常忙碌于官吏考核，每每纠缠于审案判刑。他想获取比张敞、赵广汉更大的名声，超过卓茂、鲁恭的功绩。他想追踪三辅的名吏，驰名于九州官吏之间。

【原文】

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硐户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昔闻投簪逸海岸，今见解兰缚尘缨。

【注释】

摧绝：破坏。延伫：久立等待。还飙：回风。写：同"泻"。投簪：指弃官而隐。簪为做官人连结冠发的用具。解兰：指放弃隐居生活。兰，香草，为隐士所用。

【译文】

他使我山中云霞独自映照，空中明月冷然独举。青松寂寞，白云无伴；岩穴崩塌，无人回归；石径荒凉，徒然等待。以至于回风吹入帷幕，云雾吐出堂前，蕙帐空空，夜鹤哀鸣。人离开了，猿猴在清晨惊叫。从前只听说过弃官隐居到海边的，今天却见到解去兰佩走上仕途的。

【原文】

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急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故其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遣风，春萝摆月。骋西山之逸仪，驰东皋之素谒。

【注释】

游子：指周颙。吊：安慰。逸仪：指隐者的清议。素谒：平时有德者之言。

【译文】

于是引来了南山诸峰的嘲讽，北边群山的哄笑，周围沟壑争相讥刺，聚集的山峰严肃地指责。慨叹周颙欺骗了我北山，悲愤无人来安慰。所以，山林、泉涧惭愧不尽，秋桂在秋风中飘落，春萝在月下摇头，彼此传播着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佳话，宣扬东皋隐者纯朴安贫的品德。

【原文】

今又促装下邑，浪拽上京。虽情投于魏阙，或假步于山扃。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蒙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尘游躅于蕙路，污渌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截来辕于谷口，杜妄辔于郊端。于是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

【注释】

下邑：相对国都而言，县被称为下邑。这里指海盐县。浪拽：指驾船。上京：指国都。这里是建业（今南京）。魏阙：借指朝廷。魏，同"巍"。阙，宮门两边的门楼。假步：借道。山扃：山门。指北山。重滓：重新蒙上污浊。游躅：游踪。扃：关闭。岫幌：山的帷帐。岫，山穴。辕，驾车之木，这里指车。颖：穗的尖端。柯：树枝。谢：谢绝。逋客：逃客，指周颙。

【译文】

今天他又在海盐县急整行装，驾船赶赴京都。他虽心向朝廷，却还想借路重游北山。怎能让芳草再受羞惭，薜荔又蒙耻辱，使碧岭再次受辱，丹岸重遭污浊，污染隐者走的惠草之路，弄脏洗耳的清水池？应该关闭群山的帘帐，掩闭云霞通过的山路，收起薄雾，藏起急流，在山口阻拦他的车辆，在郊野堵塞他的马匹。这时北山的丛林都愤怒了，有的扬起枝条去毁他的车轮，有的忽然低下枝条扫除他的车迹。请挡回俗士的车驾，为北山之神谢绝这个逃跑了的隐士。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骆宾王]

【作者简介】

骆宾王(约640～？)，唐文学家，婺州义乌人，做过长安县主簿、临海县丞等小官。曾遭事下狱，后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后下落不明。与王勃等以诗文齐名。为“初唐四杰”之一。擅长七言歌行，名作有《帝京篇》。

【导读】

武则天早有改号称帝的野心。唐高宗死后，她废中宗为庐陵王，立了更加无用的睿宗，准备正式登基。公元684年冬，被贬官的眉州刺史徐敬业及长安主簿骆宾王等会于扬州，约同监察御史薛仲璋等在扬州起事。他们打出拥立已废太子李贤(其时已死)、恢复唐室的旗号，移檄州县，结果很快就被武则天调集的三十万大军镇压下去了。

【原文】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翟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子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蓁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注释】

伪：表示不合法。临朝：亲临朝廷听政。洎：及、到。春宫：即东宫，太子所居。私：私情。嬖：宠爱。工：擅长。践：登上。翟翟：有几色羽毛的野鸡。狎：亲近。幽：软禁。作：出现。祚：国家的命运。

【译文】

伪当朝执政的武氏这个人，本性

就不和顺，出身实在寒微。过去充当太宗的才人，曾经因服侍更衣得到宠幸。到了年纪稍长，与太子淫乱。隐藏了曾充太宗才人的旧迹，暗地图谋成为高宗的宠妃。妃嫔进入宫门都被嫉妒，她仗着貌美不肯让别人分享君恩；工于“掩袖”一类的诡计、谗言，狐狸般的妖媚偏能迷惑君主。玷污了皇后的车服，使我们君主陷于乱伦。而且，毒蛇为心，豺狼成性，亲近奸佞，残害忠良，杀死姐姐屠戮兄长，弑杀君王毒死母亲。人神共同愤慨，天地不能容忍。还又包藏祸心，企图窃取皇位。君王的爱子，被幽禁在别宫，贼人的家族，却被委托以重任。唉！霍子孟不能再世，朱虚侯已经死亡。赵飞燕害皇子，就可以知道汉朝即将结束；龙涎生出褒姒成为帝后，就可以明白西周就要衰败。

【原文】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注释】

冢子：嫡子。指唐高宗。荷：蒙受。玉轴：指战车。红粟：陈年的粟。班声：马鸣声。南斗：即斗宿，二十八宿之一。

【译文】

敬业是大唐的旧臣，公侯的长子，继承先人的事业，蒙受本朝的厚恩。宋微子见到殷墟荒凉而大兴悲叹，确有原因呀，袁君山谈及权贵误国痛流热泪，难道是徒然的吗！因此，义愤激昂风云，立志安定国家。利用天下对武氏的失望，顺应国内的人心所向，于是高举义旗，来清除妖孽。南边连接百越，北边直到三河，铁骑成群，战车相接。海陵陈米堆积，仓库的储存无穷无尽；江浦黄旗飞扬，光复唐室指日可待。班马声嘶，北风卷

起，剑气上冲，与南斗相平。发怒就可以使山岳崩塌，叱咤就可以使风云变色。用这股力量去制服敌人，什么样的敌人不被摧毁？用这股力量去图谋功业，什么样的功业不能成就？

【原文】

公等或居汉地，或叶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注释】

叶：同“协”，合于。周亲：至亲。

膺：接受。顾命：皇帝的遗嘱。一抔之土：坟墓上的土。勤王：天子有难，起兵救助，称为勤王。先几之兆：事前的征兆。贻：遗留，招致。

【译文】

你们有的享有国家的封地，有的是皇室的至亲，有的在口头上接受过重托，有的在宣室接受了遗命。先君之言还在耳边回响，怎能在心中忘记了忠诚？陵墓的一抔之土还没有干，六尺的孤儿托付给谁呢！假使能转祸为福，送别先帝高宗，伺奉中宗，共同建立挽救王业的功勋，不废弃先帝的遗命，那么，各种爵禄赏赐，可以共同指山河为誓，与国家永远并存。假使留恋孤城，徘徊在歧路，白白地错过事先显露的胜利预兆，必定会遭受失期的诛罚。请看今天的国土，到底是谁家的天下！

滕王阁序

[王勃]

【作者简介】

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人。著名文学家，“初唐四杰”之一。他六岁能文，被誉为神童。后授朝散郎。“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因触怒唐高宗，被赶出沛王府。溺水，惊悸而死，年仅二十八岁。今传有《王子安集》。

【导读】

《滕王阁序》全称《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或称《滕王阁诗序》。阁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为当时名胜。王勃二十七岁时去交趾探望父亲，途经洪州，参与阎都督宴会，即席作成此文。文中描绘滕王阁四周景物的华美壮丽，宴饮游娱的豪华场面，同时即景生情，抒发了作者的羁旅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与感叹。

【原文】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注释】

衡庐：指衡山和庐山。三江、五湖：泛指南昌四周的远近江湖。蛮荆：古楚地，今湖北湖南一带。引：连接。墟：地域。俊彩：指人才。戟：都督的仪仗，有衣套的戟。遥临：远道来临。懿：美德。范：楷模。十旬：唐制，官员十天休息一天，称旬休。这里指每逢十日休假的一天。胜友：才德卓越的友人。腾蛟起凤：言文章之美，像蛟龙腾空，像凤凰飞起。紫电青霜：宝剑名。武库：本指收藏武器的仓库，比喻王将军胸中韬略。

【译文】

南昌是过去汉代的豫章郡，又是新设的洪州都督府治所。它在翼、轸

两星区的分野，地域连接着衡山和庐山。前面屏障着三江，周围环绕着五湖；西边控扼着荆楚，东边牵制着闽越。物产精美是自然的珍宝，古剑的光芒直射牛、斗两个星区；人物英杰是因为地气灵秀，徐孺子曾被陈蕃特别敬重。雄伟的州城云雾般紧凑排列，英俊的人物像流星来往奔驰。城池位于荆州和扬州交接的地方，宾主都是东南地区的精英。阎都督声望儒雅，从远道前来镇守；宇文刺史风范美好，车驾暂且停留。十天一次的休假，才德出众的友人在这里云集；千里之远来相聚会，高贵的宾客坐满席位。文采好像蛟龙腾空，凤凰起舞，这是孟学士的词宗；兵器

森然，如紫电的光芒，如青霜的锋利者，这是王将军的武略。父亲在南方当县令，我前往探望路过贵地，后生小子不懂得什么，却亲身遇到这样盛大的饯别宴会。

【原文】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注释】

序：时序。三秋：秋季三个月，这里指秋季第三个月，即九月。潦水：雨后积水。崇阿：高大的丘陵。鹤汀：鹤所栖的水边平地。凫渚：野鸭所聚处的小洲。舸：大船。衢：四通八达的道路。鹜：水鸟。衡阳：传说大雁南飞，到衡阳回雁峰就不再南行。

【译文】

时间正是九月，刚好秋天季节。雨

后积水已经干涸，冷冽的潭水十分清澈；落日余晖宛如凝结，傍晚的山色一片青紫。收拾好车马在大路上行走，到高山上探访风景。来到当年滕王的长洲上，登上了这座仙人住过的楼阁。只见层层的山峦一片苍翠，耸入云霄；高高的阁宇鲜红欲滴，下临清潭。仙鹤野鸭栖息的沙滩水洲，极尽岛屿曲折回环的景致；桂树兰木建造的宫殿，随着山势起伏而排列。推开彩绘的大门，低下头看雕饰的屋脊，山岭平原，辽远开阔，尽入眼底；河流湖泽，浩瀚迷茫，令人惊骇。房屋遍地，均属富室贵家；船舶满江，都是龙舟雀舫。虹消雨止，彩霞照耀在云端。满天的落霞和孤寂的野鸟，仿佛齐头并飞；碧绿的秋水和蔚蓝的长空，好像溶为一色。渔船上的歌声在晚空飘荡，一直传到鄱阳湖旁；雁群惊讶寒冷的来临，叫到衡山南面的水边。

【原文】

遥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之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

【注释】

爽籁：参差的排箫。籁，一种三个孔的管乐器。朱华：即荷花。曹植有“朱华冒绿池”的诗句，言与会文人都有曹植之才。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指贤主、嘉宾。

【译文】

远眺低吟，心情欢畅，兴致横飞。爽朗的箫声吹起，仿佛清风徐徐而生；悠扬的歌声凝结不散，白云也被阻住不飞。个个都像当年梁孝王睢园的宾客，能诗善饮，豪情超过了陶渊明；又像曹操父子门下的文士，能文善书，光彩可媲美谢灵运的笔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四件美事都齐备；贤德的主人，高贵的客人，这两件难得的事合在一起。大家尽情观赏天地间的美景，趁着空暇的日子痛快游乐。

【原文】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

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注释】

迥：远。盈虚：月满曰盈，月亏曰虚。这里指成败、兴衰、穷通等。数：命运。吴会：吴县，今苏州。南溟：南方的大海。天柱：《神异经》云："昆仑之上有铜柱，春高入天，名曰天柱！"北辰：北极星。失路之人：作者自指。失路，不得志。帝阍：为天帝看门的人，此指皇帝的宫门。宣室：汉朝未央宫前的正室。

【译文】

看到天那么高，地那么远，才觉得宇宙没有止境；高兴完了，悲哀接着来到，才认识到成败得失都有天命。遥望长安在太阳之下，指点吴会在白云之中。地势到了尽头，以南方大海最深；天柱高耸入天，还离北极星很远。关隘山岭难以行走，又有谁同情迷途的人？今天偶然聚会在一起的，都是旅居异乡的客子。怀念帝都却不能看见，想得到君王的召见不知要到哪一年！

【原文】

呜呼！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注释】

舛：不顺利。冯唐易老：冯唐，西汉人，有才干而一直不被重用，后被举荐，但年已九十多，不能任职。李广难封：李广，西汉名将，多次抗击匈奴有功，但始终没有封侯。贾谊：西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听信谗言，贬为长沙王太傅。梁鸿：东汉高士，受汉章帝猜忌，隐姓埋名，逃居齐鲁滨海之处，做佣工度日。达人：通达、超脱的人。白首：年老。青云之志：高远的志向。贪泉：在广州附近。传

说人一饮此泉水，就会贪得无厌。涸辙：喻陷于困境，暗用《庄子》"涸辙之鲋"的典故。赊：远。扶摇：旋风。东隅：日出之处，指早上，引申为青年时期。桑榆：日落之处，指傍晚，引申为晚年。孟尝：字伯周，东汉人，贤能而不被重用。阮籍：魏晋时一个不拘礼法、放荡好饮的文学家。猖狂：任性。

【译文】

唉！时机命运不一致，人生的道路老是不顺心。冯唐容易衰老，李广难得封侯。委屈贾谊谪官长沙，并不是那时没有圣明的君主；迫使梁鸿逃亡海滨，难道不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好在君子安于贫困，达人懂得命运。年老了应当更加豪壮，有谁理解白头人的心思？处境穷困应当更加坚强，不能败坏高尚的节操。即使喝了贪泉的水，还是觉得清爽；即使陷在困境，仍然心情愉快。北海虽然很远，可以凭借扶摇大风飞到；青春虽然已经消逝，年纪老了发愤也不算晚。孟尝品行高洁，空怀着一颗报效国家的心；阮籍行为狂放，难道今天还要学他穷途痛哭？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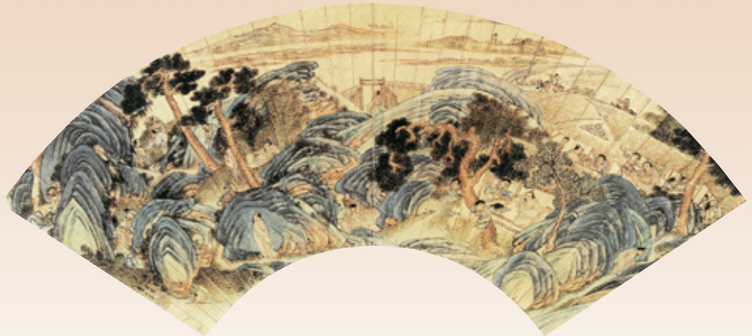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注释】

弱冠：指二十岁。投笔：弃文从武。宗悫：南朝宋人，少年时就很有抱负，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奉晨昏：侍奉父母。谢家之宝树：《世说新语·言语》载，谢安问子侄辈，为什么人人希望自己的子弟好？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这里比喻贤能子弟。叨：谦词，惭愧。捧袂：举起双袖作揖，恭敬貌。

【译文】

我王勃，三尺童子，小小的文弱书生，正好是终军那样的年龄，想为国家出力却没有门路；也羡慕完悫的



远大抱负，有投笔从军的壮志。现在，我舍弃一生的功名，到万里之外去侍奉父亲，虽然不是贤能的子弟，却有幸交结到众位贤人。以后从父亲的面前经过，一定像孔鲤那样接受教诲；今天能够进见阎公，高兴得像登上了龙门。我过去逢不着杨意那样的人，只有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来怜惜自己；今天既然遇上钟子期这样的知音，弹上一曲高山流水又有什么惭愧的！

【原文】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注释】

梓泽：即晋石崇之金谷园，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鄙：鄙陋，自谦之辞。疏：条陈、撰写。引：指这篇序。一言均赋：每人都赋诗一首。四韵：即八句。画栋：彩绘的屋梁。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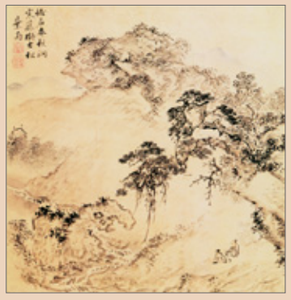
唉！名胜的地方不能常游，盛大的宴会难得再遇。王羲之的兰亭集会早已过去，石崇的金谷园也成了废墟。临别分手写下几句赠别的话，有幸在这盛大饯别宴会上受到主人的恩宠；至于登上高阁吟咏诗篇，只能寄希望于各位贵宾。我尽了自己的诚心，恭恭敬敬写下这篇短序。请每人写一首诗，完成八句四韵。滕王的高高的楼阁，俯临着江心的沙洲，佩玉鸣了，鸾铃响了，宴会已经是舞罢歌休。早晨，那南浦的彩霞，从华丽的栋宇前掠过；薄暮，那西山的烟雨，在卷起的珠帘外停留。闲淡的云，深潭的影，时光是这样悠然逝去；事物变化，星辰移转，谁知经过了多少春秋？当年建阁的凤子龙孙，如今是到哪里去了呢？只有那危栏外的江水，仍在默默地向前奔流。

吊古战场文

[李华]

【作者简介】

李华(715～776年)，字遐叔，赵州赞皇人。唐玄宗开元年间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安禄山攻陷长安时，接受凤阁舍人官职，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被贬为杭州司马参军，不久弃官隐居山阳，与唐代萧颖士齐名，世称“萧李”。有《李遐叔文集》传世。



【导读】

本文通过对古战场的详细描绘，抒发了作者厌战、反战的思想感情。文章着重反对秦汉以来的开边战争，但却肯定了李牧破林胡、逐匈奴，以安定边疆的正义战争。唐玄宗时，开边战争大举进行，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损失。故本文名为吊古，实为伤今，主要谴责了唐王朝穷兵黩武的政策。

【原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注释】

平沙：旷野。萦带：像衣带一样环绕着。铤：快跑。亭长：古时十里一亭，置亭长。唐为管理治安的小吏。

【译文】

广阔呀，平旷的沙漠无边无际，直到遥远的地方都看不到一个人影。黄河像带子一样盘盘绕绕，群山起伏、错杂。阴森森啊凄凄惨惨，寒风悲号日色黯淡。飞蓬根断，杂草枯黄，空气凛冽，像下霜的早晨。鸟儿飞过，不肯下来停留，野兽仓皇奔逃，离散失群。亭长对我说：“这里是古战场，常常有军队在这里覆灭。往往有鬼哭，天阴就可以听到。”伤心啊！这是秦代的战场呢，还是汉代的呢，或者是近代的战场呢？

【原文】

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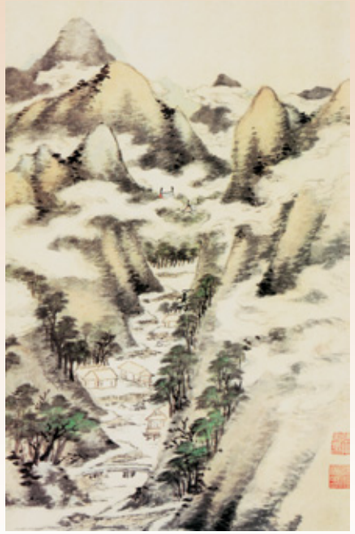
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腷臆谁诉？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敝，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

【注释】

齐魏，荆韩：均战国时的大国。这里代指战国时代。文教：礼、乐等典齐制度。迂阔：不切实际。

【译文】

我听说战国时期的齐国、魏国征徭去戍守边防，楚国、韩国召募兵士，迢迢万里奔赴战地，一年连着一年暴露在日晒和风雨中。在沙漠的草地上，清晨起来放牧，在结冰的河面上，趁黑夜抢渡。天地辽阔广大，不知归路在哪里。把生命交给了锋刃，满腔郁



闷向谁去倾诉？秦汉以来，大多与四夷有战事。中原地区遭受损耗、破坏，没有哪个朝代不出现这种祸害。古人说，不论是戎族还是夏族，都不与王者的仁义之师对抗。文治教化不能宣喻、传播，带兵用武的臣子才逞示奇谋。奇谋突袭的军队与仁义之师是不同的，但武臣认为仁义之道迂阔而不肯实行。唉，可叹呀！

【原文】

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野竖旄旗，川回组练。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析江河，势崩雷电。

【注释】

伺便：乘机。期门：军营大门。旄旗：泛指军旗。组练：战袍，代指军队。镞：箭头。眩：眼花。析：崩裂。

【译文】

我想那北风震荡着沙漠时，胡兵就伺机进犯。主帅骄傲地轻视敌人，队伍仓促应战。旷野中竖起军旗，身着战袍的将士在河川间来回奔跑。军法严厉，士卒心中惊骇，主帅的威严隆重，士卒的性命轻贱。锋利的箭头穿透筋骨，卷起的飞沙扑打着脸面。主客两军相互搏斗，山岭河川都震动得眩晕。声音可以裂开江河，气势能使雷电崩发。

【原文】

至若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剪屠。径截辎重，横攻士卒；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

【注释】

穷阴凝闭：天空阴云密布。海隅：海角。胫：小腿。鸷鸟：凶猛的鸟。踟蹰：徘徊不前。缯纩：指丝和棉做成的衣服。缯，丝织品。纩，棉絮。假：借。引申为赐与。凭陵：凭借。杀气：严冬肃杀之气。剪屠：斩杀屠戮。径截：恣意截击。辎重：军用物资。都尉：武官名。巨港：大河。

【译文】

至于天气阴沉，浓云笼罩天空的时候，凛冽的寒气充塞边地；积雪没过小腿，坚实的冰块结在胡须上，猛禽只能休息在巢中，战马徘徊不前；棉衣里没有一点暖气，手指冻断，皮肤开裂。在这苦寒的时候，老天帮助强暴的胡人。他们凭借心中的杀气，前来抢劫屠杀；直接拦截军用物资，从横斜里攻杀士卒。都尉新近投降，将军已经战死。尸体填塞在大河两岸，鲜血流满了长城的洞穴。无论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同样都变为枯骨。这种惨状能说得尽吗？

【原文】

鼓衰兮力尽，矢竭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注释】

蹙：迫近。冪冪：阴森貌。

【译文】

鼓声衰竭啊力量用尽，利箭已经射完啊弓弦断绝，白刃相交啊宝刀折断，两军迫近啊生死立即决出。投降吧，终身成为夷狄的人；战斗吧，白骨暴露在沙漠。飞鸟无声啊群山沉寂，黑夜漫漫啊寒风淅淅。魂魄凝结啊天空阴沉沉，鬼神聚集啊云层厚重重。日光寒冷啊枯草冻折，月色凄苦啊严霜惨白。还有什么伤心惨目的事，有像这样的吗？

【原文】

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猃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勋，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

【注释】

饮至：古代的一种典礼。诸侯朝见、会盟、征伐完毕回到宗庙告祭祖先，饮酒庆祝。策勋：把功勋记在简策上。穆穆：仪表端庄恭敬。棣棣：仪态雍容娴雅。起：建造。竟海：一直到海。朱殷：指赤黑色的血迹。

【译文】

我听说，李牧用赵国的兵卒，大破林胡。开辟国土千里，使匈奴逃遁。汉朝倾尽天下的力量攻打匈奴，结果财用枯窘力量疲乏。这只是在于善于用人罢了，哪在军队的多少呢？周人驱逐猃狁，北边到了太原，已经在北方筑城，全军完好地回来。到宗庙祭告，记录功勋，平和快乐而且安闲，端庄娴雅，君臣之间谐合。秦朝修筑长城，直到海边筑起关塞，残害人民，流血万里。汉朝攻伐匈奴，虽然夺占了阴山，但骸骨重叠，堆遍原野，功劳不能抵偿祸患。

【原文】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寝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注释】

苍苍：指天。倾觞：将酒洒在地上。觞，盛酒器。凶年：荒年。

【译文】

天下众多的百姓，谁没有父亲和母亲？牵在手中抱在怀里疼爱，只怕他寿命不长。谁没有哥哥和弟弟？像手足样不能分开。谁没有夫妻？如朋友那样相敬相爱。生下来的人，国家对他们有什么恩德？杀害他们，又犯了什么罪过？他们活着还是战死，家里都不知道。有人传来信息，仍然将信将疑。心中忧闷，睡梦中才能见到亲人。设祭洒酒，遥望天边哭泣。天地为他们忧愁，草木为他们凄悲。慰问和祭奠如果不能达到，灵魂到哪里归宿呢？战争之后，必有凶年，人们将要流离失所了。唉，可怜呀！这是时世造成的呢，还是命运注定的呢？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对于这种灾祸，应该怎么办呢？实行仁政，让四夷替天子戍守边疆吧！

陋室铭

[刘禹锡]

【作者简介】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历任刺史、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后人因称他为“刘宾客”，与柳宗元齐名。并称“柳刘”。

【导读】

《陋室铭》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文章通过对陋室的描写和赞颂，抒发了作者甘居陋室，安贫乐道的思想感情，表现了作者不慕富贵，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行。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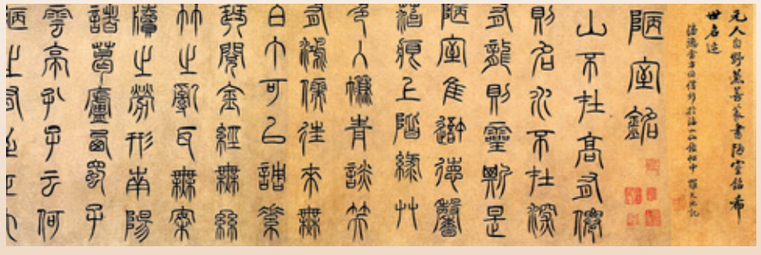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注释】

馨：散布很远的香气。鸿儒：学识渊博的人。鸿，大。白丁：没有功名的人。这里指没有知识的人。调：抚弄。素琴：不加装饰的琴。金经：指用泥金书写的佛经。丝竹：泛指音乐。丝，弦乐器。竹，管乐器。案牍：官府文书。形：身体。诸葛庐：指诸葛亮隐居时代的茅庐。子云亭：指西汉辞赋家扬雄（字子云）故居。何陋之有：语出《论语·子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译文】

山，不在于高，有神仙住着就出名；水，不在于深，有蛟龙潜藏就显灵。这是一间简陋的住室，由于主人道德高尚而散发芳馨。苔藓爬上台阶一片碧绿，芳草映入窗帘格外翠青。在里边谈笑的有学问渊博的学者，往来的没有无知识的俗人。在这里可以抚弄清雅的古琴，诵读佛经。没有各种浊杂的音乐嘈耳，也没有案卷公文劳累心身。它好比诸葛亮在南阳住的茅庐，扬子云在西蜀住的草玄亭。孔子说：“这有什么简陋的呢！”



阿房宫赋

[杜牧]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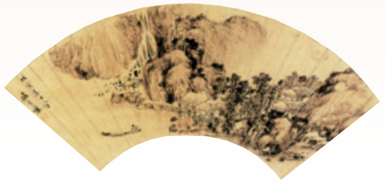
杜牧(803～852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宰相杜佑之孙。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进士，他工诗、赋、古文，是晚唐颇负盛名的诗人，人称小杜，以别杜甫。他和李商隐齐名，人称“小李杜”。著有《樊川文集》。

【导读】

杜牧是密切关注世事的作家，这篇《阿房宫赋》就是他匡世济国思想的体现。晚唐时期，朝廷内外矛盾重重，帝王大修宫室，骄奢淫逸，杜牧作此文假借秦事以讽当朝，告戒统治者，不要贪图享乐，重蹈秦朝覆辙。在赋中，作者描写阿房宫的宏伟壮丽和宫内生活的豪华奢侈。继而写到人民的反抗，致使阿房宫成了一片焦土。最后总结教训，警醒后人。

【原文】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餘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注释】

六王：指齐、楚、韩、魏六国君主。毕：完结。四海：指全国。一：统一。蜀山：泛指蜀地之山。兀：高而上平，这里指山的光秃。出：出现。骊山：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咸阳：秦都，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二川：指渭水和樊川。溶溶：水盛貌。廊腰缦回：走廊曲折有如素绸回环。檐牙高啄：屋檐翘耸，犹如牙齿，作禽鸟仰首啄物状。钩心斗角：廊腰互相连接，纡曲如钩；檐牙彼此相向，像瞰龙斗角。盘盘：回绕弯曲。囷囷：曲折回旋。蜂房水涡：比喻房屋稠密，回旋曲折有如蜂房和水的漩涡。落：院落。未云何龙：古人认为云从龙，有云才有龙。此句谓长桥横卧水上，犹如天上没有云却出现了龙。复道：在空中架木构成的通道。霁：雨后初晴。

【译文】

六国覆灭，天下统一。蜀地山林砍伐一空，阿房宫得以建成。它占地三百多里，遮天蔽日。从骊山北麓修起，向西拐弯，直达咸阳。渭川、樊川的水缓缓流动，流入宫墙。五步一座楼台，十步一处亭阁。长廊像绸带一样回环曲折，屋檐翘耸像伸向高空啄食的鸟嘴。各处建筑物都依地势而建，四方向核心辐凑，檐牙相对如同螭龙的角相互争斗。盘盘绕绕，曲折回旋，如同密集的蜂房，又像激流中的水涡，高高耸立，也不知有几千万座院落！长桥横卧在碧波之上，天上无云，怎么出现了游龙？楼阁之间的过道横在空中，不是雨后天晴，怎么出现了彩虹？高高低低，幽冥迷离，辨不出南北西东。歌台上响起温柔的歌声，使人感到春天一样的和煦，殿堂上跳起飘逸的舞蹈，长袖旋起阵阵冷风，就像处于凄凉的风雨中。在一天之内，在同一宫殿里，气候竟然如此不同。

【原文】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注释】

妃：皇帝的妾，太子、王侯的妻。嫔：宫内女官名。媵：陪嫁的侍女。嫱：宫中女官。辇：帝王和皇后所乘的车。荧荧：闪烁。绿云：比喻女子乌黑浓密的头发。扰扰：纷乱的样子。腻：油脂。椒兰：香料。缦立：久立。缦，通“慢”。幸：得到帝王的宠爱。三十六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前246年～前210年）。

【译文】

六国的妃嫔媵嫱，王子皇孙，离开了自己的宫殿，乘车来到秦国。清晨唱歌，夜晚奏乐，成了秦国的宫人。明星闪烁，是宫女们打开了梳妆的明镜；绿云纷乱，是她们早晨在梳理浓黑的长发；渭水泛起一层油腻，是她们在泼出洗脸水；烟雾弥漫，是她们在焚烧椒兰；雷霆般的响声骤起，是宫车驶过；车轮声渐远渐弱，不知它去向何方。每个宫女都娇艳、美丽，她们梳妆打扮，久久站立，遥望远方，希望得到皇帝的宠爱。其中有的等待了三十六年而从未与皇帝见过面。

【原文】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取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注释】

收藏、经营、精英：都指六国搜刮的珍宝。人：民。鼎：古代食器。铛：平底铁锅。逦迤：连续不断。

【译文】

燕国、赵国收藏的金银，韩国、魏国聚敛的珠宝，齐国、楚国保存的珍奇，都是经过多少代多少年从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手中抢夺来的，堆积得像山一样。一旦国破家亡，都运到这里来。在这里，宝鼎当作铁锅，美玉当作石头，黄金当作土块，珍珠当作沙砾。丢得到处都是，秦人见了，也并不感到可惜。

【原文】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

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注释】

锱铢：古代重量单位，六铢为一锱，二十四铢为一两。比喻轻微。南亩：泛指田野。磷磷：显露的样子。庾：露天的谷仓。九土：九州，天下。呕哑：形容杂乱的乐声。独夫：众叛亲离的统治者，此指秦始皇。戍卒叫：指陈涉吴广的起义。函谷：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楚人：指项羽。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咸阳，焚烧秦国宫殿，大火三月不灭。

【译文】

唉！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千万人的心！秦始皇喜爱豪华奢侈，但人们也顾念自己的家。为什么掠夺时连一丝一毫也不放过，而用起来却当作泥沙一样？使得这里承受屋梁的柱子，比田野里的农夫还要多；架在屋梁上的椽子，比织布机上的织女还要多；一个个显露的钉头，比粮仓里的粟米还要多；参差不齐的瓦缝，比衣服上的丝线还要多；那直的栏杆、横的门槛，比天下的城郭还要多；管弦乐器发出的杂乱乐声，比集市上的人声还要多。这些都使天下的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秦始皇这个独夫的心却日益骄横顽固起来。戍卒大呼而起，函谷关被一举攻下，楚兵一把大火，把阿房宫烧成了一片焦土。

【原文】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注释】

族：灭族。递：递传。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前一个“后人”指唐代以后的人，后一个“后人”指唐代统治者。

【译文】

唉！灭掉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啊，而不是秦国；灭掉秦国的，是秦国自己啊，而不是天下的人！唉！要是六国国君都能爱护他们的人民，那么就完全能够抵挡秦国了；秦始皇如果也能够爱护六国的人民，那么就可以传到三代，以至千秋万世都为君主，谁能够消灭他们呢？秦人来不及痛惜自己亡国，而后人替他们哀伤；后人哀怜秦人却不以秦人为鉴戒，也会使更远的后人来哀怜他们！

原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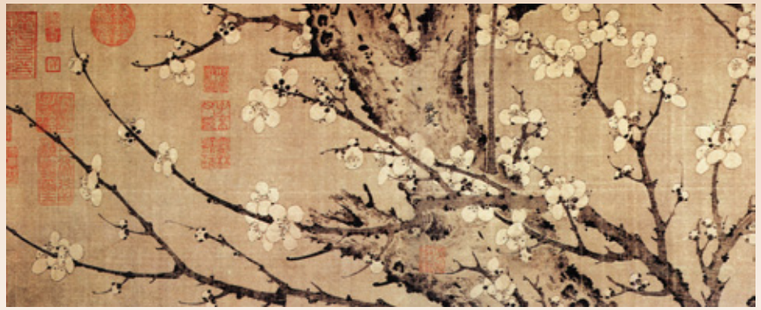
[韩愈]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祖籍河北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唐德宗贞元八年进士。后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等倡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杰出的散文家、诗人，著有《昌黎先生集》等。

【导读】

《原道》是体现韩愈政治思想和文风特点的代表作之一。“原道”就是文中所说的儒家“仁义”之道。作者探求的目的是要排斥佛老之道。中唐时期，佛道两教盛行，脱离生产的宗教徒大量增加，他们享有特权，成为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崇儒学、辟佛老，是韩愈一生志行所在。本文抨击当时宗教活动严重地影响到国计民生，有其现实意义。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注释】

博爱之谓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行而宜之：指行为合于人情事理理所当然。《礼记·中庸》：“义者，宜也。”是：此指仁义。之：往。足乎己：仁义发于内心，有足够的自我修养。无待于外：不依赖于外物。“仁与义为定名”二句：谓儒家所言仁义，有其实际内容，故曰定名，而道德则可做不同的解释，故曰虚位。“道有君子小人”二句：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有恶德，有善德。用以说明“道与德为虚位”。

【译文】

施行博爱叫作仁，实行得当叫作义，遵照这样做的法则叫作道，心本存仁义而无需外来影响叫作德。仁和义是有实际内容的名称，道和德是不具确切含义的空位。所以道有君子小人之别，德有凶恶吉利之分。

【原文】

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子子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注释】

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人，后被道教奉为始祖。小：意动用法，以……为小，看轻。煦煦：和悦的样子。孑孑：小心

谨慎的样子。道其所道：前一个“道”为动词。下面“德其所德”为同一用法。

【译文】

老子小看仁义，并非诽谤仁义，是因为他目光短浅见识少。如同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小一样，其实天并不小。他把小恩小惠看作仁，把谨小慎微视为义，所以，他小看仁义也是必然的。他说的道，是说他的道，并不是我说的道；他讲的德，是讲他的德，也并非我讲的德。我所讲的道德，是结合仁与义的实际内容来讲的，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脱离仁和义的具体内容的道德，只是一己私见。

【原文】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注释】

周道衰：指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权日益削弱。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没：通“殁”，死。火于秦：指秦始皇焚书。黄老于汉：黄、老之学盛行于汉朝，黄老，指黄帝、老子之学。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句法与上句同。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晋武帝时佛经翻译出现高潮；梁武帝崇奉佛法，佛教大为盛行；隋文帝普诏天下，听任百姓出家。杨：杨朱，主张“为我”。墨：墨翟，主张“兼爱”。杨朱和墨翟的思想与儒家对立，在战国时最为盛行。老者：崇尚老子学说的人。为孔子者：尊奉孔子学说的人。诞：荒诞。自小：自卑。举：称述。笔：记载。

【译文】

自周王朝权力衰微，孔子死后，秦朝用火烧掉讲仁义道德的书，汉朝盛行黄老之学，到晋、魏、梁、隋期间又盛行佛教。所以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是信奉杨朱学派，就是崇尚墨翟学派，不加入道教，就加入佛教。信奉那一家，势必脱离这一家。加入那一派就以那一派为宗主，反对这一派就以这一派为隶属；加入那派就附和那派的观点，反对这一派就加以诋毁和攻击。唉！后人想听听仁义道德的学说，究竟听从哪家的说法呢？信奉老子学说的人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佛教徒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信奉孔子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欢喜它的荒诞却又轻视了自己，也跟着说：“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这样的话，不仅在口头上说，而且还把它写到自己的书本里。唉！后人尽管想听仁义道德的学说，可是让人到哪里去寻求呢？

【原文】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注释】

“不求其端”二句：不探求其原委。端，开始。讯，询问。为民者四：指士、农、工、商四种人。下说增加儒、道二民为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二句：古时士掌教化，居四民之一；现在掌教化的增加佛、道， 六民之三。资：依靠。

【译文】

人们爱听奇谈怪论的现象太严重了，不分析其来源，不问其结果，只要是奇谈怪论就想听。古时称为民的有士、农、工、商四种人，现在称为民的加上佛、道二种，变为六种人。古代施行教化的人只占四分之一，如今施行教化的人占六分之三。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只占六分之一，而吃粮的却是六种人；做工的只占六分之一，用器具的却是六种人；经商的人只占六分之一，需要供应商品的却是六种人。生产者少，消费者多，老百姓怎能不穷困甚至起来造反呢？

【原文】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

【注释】

中土：中原地区。木处：在树上筑巢而居。土处：穴居。赡：供应。宣：宣泄。湮郁：心中的积闷。率：通“律”，用作动词，“使……遵守规则”。锄：铲除。强梗：强暴的人。

【译文】

古时候，人民的灾难也很多。圣人出现后，便把共同谋生、相互供养的方法教给百姓。为他们立君主，给他们安排老师，替他们驱除虫、蛇、禽、兽，使之安居于中原地区。天冷教他们做衣服，饥饿教他们做食品。在树上居住容易掉下来，住在洞里容易生病，于是教他们盖房屋。给他们安排工匠以解决用具，安排商贩以解决物资流通，安排医药以防治病亡，制定葬理祭祀等制度以增长他们间的恩爱，制定出礼仪以严明秩序，创造出音乐解除烦闷忧郁，颁布政令以约束懒散，设立刑法以制裁强徒。

【原文】

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死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注释】

符：古代一种凭证，竹片分成两半，双方各执一半。玺：印章。斗斛：古量器，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权衡：即秤。“圣人不死”四句：出自《庄子·箧》。介：甲。

【译文】

为了防治相互欺骗，制造出符玺、斗斛、权衡来让大家遵守信用；为了防止相互掠夺，就筑城墙、造武器帮助他们守卫。灾害要到来，就为他们做好准备；祸患要发生，就为他们做

好预防。现在道家认为："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终止。如果打破斗斛，折断秤杆，百姓就不会争夺。"唉！他们讲这样的话也是没认真思考罢了！假若古代没有圣人，那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没有羽毛鳞甲可以抵御严酷寒暑，没有爪牙可以争夺食物啊！

【原文】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注释】

诛：责罚。而：通"尔"，你们。清净寂灭：佛教教义。佛家以远离一切恶行烦恼为清静。寂灭是梵文"涅槃"的义译。谓本体寂静，离一切诸相。

【译文】

因此，君主是发布命令的，臣子是组织人民推行实施君主命令的，民众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具、交流财物为上层人士服务的。君主不发布命令，就违背了做君主的职责；臣子不组织人民推行实施君主的命令，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民众不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具、交流财物为上层人士服务，就严加惩处。现在他们主张："民众必须抛弃君臣，摆脱父子，禁绝大家之间相生相养的办法，去追求所谓清静寂灭的境界。"唉！他们也幸亏出现在三代以后，没有遭受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和孔子等圣人的贬斥；他们的不幸也是没出现在三代之前，荒谬的主张没能得到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和孔子等圣人的纠正。

【原文】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注释】

"帝之与王"三句：意谓尧、舜称帝，禹、汤、文、武称王，时代不同，名号各异，而有功德于民则相同。葛：多年生藤本植物，茎纤维可织葛布，古时做夏衣。曷：何，为什么。太古：指远古时代。

【译文】

帝和王，他们的称号虽然不同，而都有功德于民则是相同的。夏天穿麻衣，冬天穿皮服，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这些事情虽然不同，但都很明智是相同的。现在他们说："为什么不采用上古的无为而治？"这好比指责冬天穿皮毛衣服的人说：为什么不做穿麻布衣那样简便的事呢？"又好比指责因饿而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做喝水那样容易的事呢？"

【原文】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

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注释】

传：解释经义、传示后人的书，这里指《礼记》。有为：有作为。外：疏远。天堂：天伦。指君臣、父子、兄弟等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孔子之作《春秋》也"三句：据说，《春秋》记载历史事实，都寓有深意。其中之一，即所谓明夷夏之辨。凡诸侯用夷礼的，孔子就把它看成夷，夷人采用中原地区礼节的，就把他当作中原地区的诸侯。"经曰"二句：见《论语·八佾》。诸夏，中原各诸侯国。亡，无。戎狄：古代西北方的少数民族。膺：攻击。荆舒：古代东南方的少数民族。胥：皆。

【译文】

解释经义的传这样说："古时候想在天下显示完美德行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安顿好家庭；要安顿好家庭，必须搞好自身修养；要搞好自身修养，首先要端正思想；要端正思想，首先要做到意念诚实。"如此看来，古时候认为思想端正，意念诚实的人，是会有所作为的。现在信奉佛教的人虽也修养身心，却背离天下国家，灭绝天理伦常。做儿子的不孝敬父亲，做臣子的不尊奉君主，百姓也不履行义

务。孔子作《春秋》，诸侯中有用夷狄礼节的，就把他当作夷狄。夷狄中有用中原礼节的，就把他当作中原国家。《论语》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各诸侯国没有君主。"《诗经》说："抗拒夷狄，惩戒荆舒。"现在却将夷狄的做法凌驾于先王的教化之上，这样，要不了多长时间不就全都变成夷狄了吗？

【原文】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

【注释】

昆弟：兄弟。常：即上文的天常。

【译文】

所谓先王之教到底是什么？施行博爱叫作仁，行得适当叫作义，遵照这样做的法则叫作道，心存仁义而无需外来影响叫作德。它的典籍是《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它的法制是礼仪、音乐、刑法和政治；它的百姓有士人、农民、工人和商人；它的名分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他们穿的是麻布丝绸做的衣服，住的是房屋，吃的是粟、米、果品、蔬菜、鱼、肉。

【原文】

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注释】

郊：祭天。假：通"格"，到。庙：祭祖。飨：同"享"，享用。"荀与扬也"三句：荀，荀况。扬，扬雄。韩愈《读荀子》："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长：流传。

【译文】

它作为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作为教化是容易实行的。因此，用它治身，就和顺吉祥；用它待人，就仁爱公道；用它理心，就平和舒畅；用它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当。所以，遵从先王之道，活着就能享受正常的人情，死后也可得到正常的待遇，祭天就能使天神降临，祭祖就能使祖宗享受。有人会问："这种道究竟是什么道？"回答说："这是我说的道，并不是前面说的老子和佛家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周文王、武王、周公再传给孔子，孔子又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有下传了。荀况和扬雄，选取不精，阐释不详。从周公往上，都是当国君的人，所以王道能够顺利推行；自周公以下，都是做臣子的人，所以王道的学说还能长久流传。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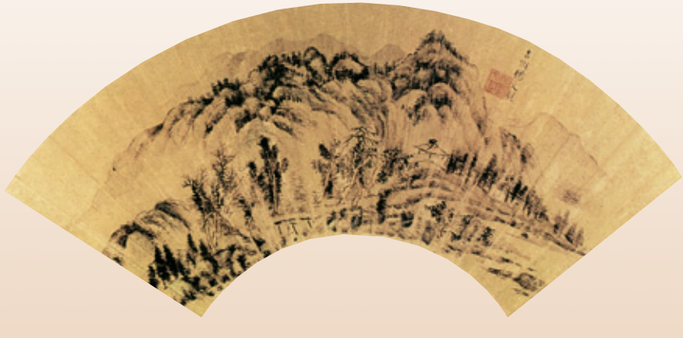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注释】

"不塞不流"二句：言佛、老之道不加阻止，儒学就不得流行。人其人：上"人"字用作动词，意谓命令僧尼、道士还俗。庐其居：把道观寺庙改为民用房屋。道之："道"通"导"。鳏寡孤独：《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庶乎：差不多。

【译文】

既然如此，那么，采取什么措施可以让王道永久传播呢？我认为："佛老的邪说不堵塞，先王之道就不能流传；佛老的谬论不制止，先王之道就无法畅行。应当使和尚、道士还俗，焚烧佛、老书籍，寺观改为民房，阐明先王之道来教导他们。让鳏、寡、孤、独、残疾人都得到抚养。能如此，大概也就可以了吧！"



杂说四

[韩愈]

【导读】

本文系《杂说》的第四篇，后人亦题为《马说》。文章围绕千里马的有无和伯乐的有无作论，层层深入。作者通过千里马的不被人认识，慨叹贤能之士的被埋没，含蓄地指责了当权者昏庸偏私，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人太少，讽刺了那种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现象，为受屈的人才鸣不平。

【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注释】

伯乐：姓孙名阳，秦穆公时人，善相马。骈死：成双成对地死去。骈，并。槽：盛饲料的器具。枥：马槽。一食：一餐。一石：一百二十斤或十斗为一石。

【译文】

世间先出现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是常有的，伯乐却不常出现。所以即使有了名马，也不过屈辱于不识货的人手里，和普通的马一样待遇，一同死于棚下槽边，无人以千里马称呼它。马中能日行千里者，一次或许能吃一石食料，喂马的人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而喂足食料。这种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耐，但是吃不饱，体力不足，才能无法显示出来，甚至想和一般的马一样还达不到，怎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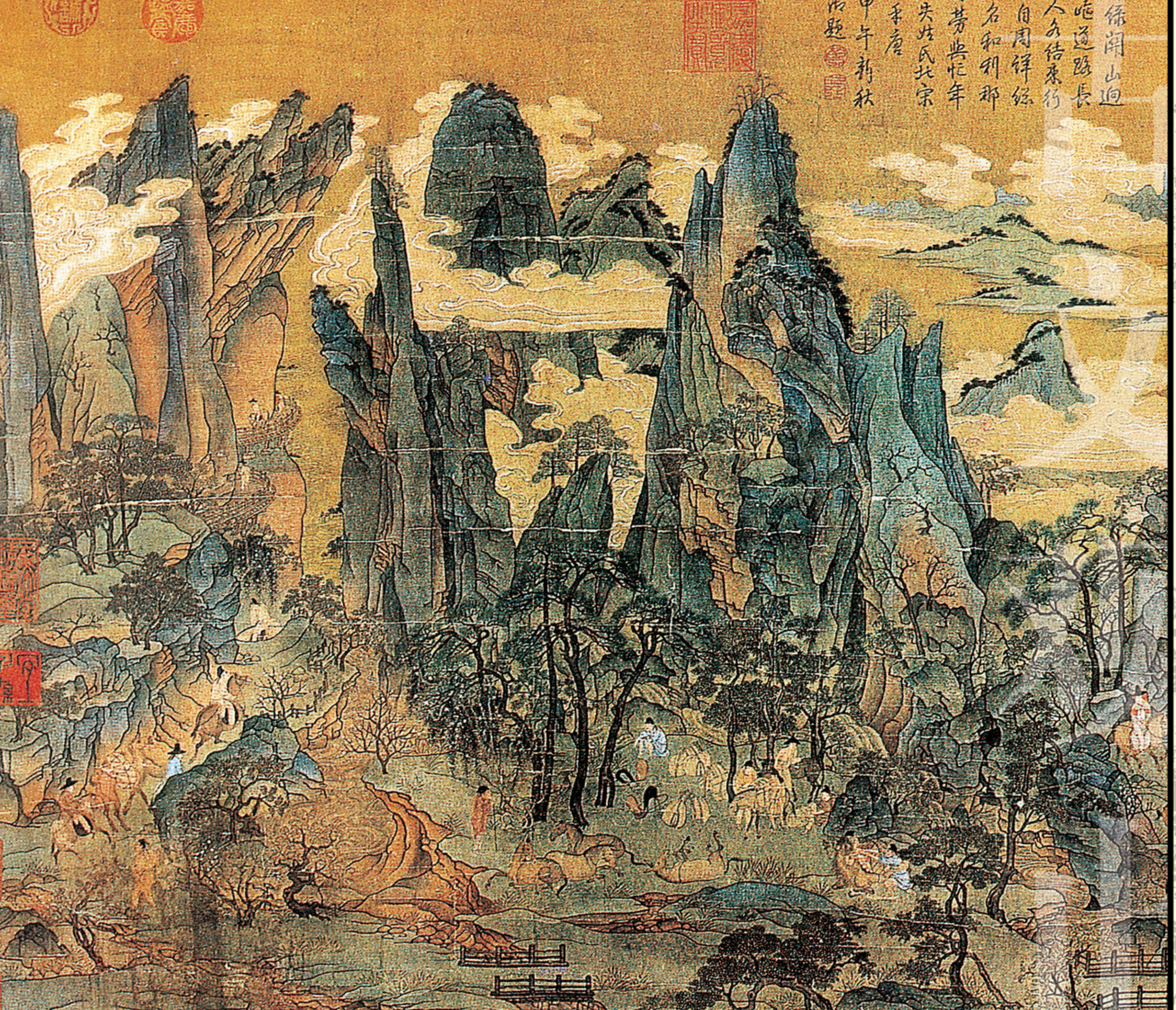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注释】

策：马鞭，这里用作动词。以：用，按照。道：千里马的习性特点。材：这里指千里马的食量。鸣：嘶鸣。通：通晓。执：持，握。临：面对。其：难道。

【译文】

驾驭它不懂得驾驭方法，喂养它不能供足食料，马在鸣叫不能晓其意，手里还提着鞭子走到它身边说："天下没好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好马吗？他是真的不懂得马呀。



古文观止

清 · 吴楚材 吴调侯辑

唐文

◎师说 [韩愈]

◎讳辩 [韩愈]

◎祭十二郎文 [韩愈]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

师说

[韩愈]

【导读】

这是阐述从师之道的一篇文章，主要论点是“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强调老师的作用和从师的重要性。韩愈提出师道在于“传道、授

业、解惑”，主张不拘年龄、地位，向比自己有专长的人学习。他又说“巫医药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求士大夫都能这样。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注释】

学者：求学的人。受：通“授”。惑：疑难问题。师：学习。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讲授六艺经传，解答疑难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有知识懂道理的，谁能没有疑难呢？有疑难而不去跟从老师学习，那成为疑难的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

【原文】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注释】

庸知：不需知，哪里管。无：无论。

【译文】

生在我以前的人，他懂得“道”固然比我早，我跟从他向他学习；生在我以后的人，他懂得“道”如果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向他学习。我是学“道”呀，难道管他比我先出生还是后出生吗？因此，不论地位高低，不论年龄大小，“道”在谁的手里，谁就是老师。

【原文】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

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注释】

师道：从师求学的风尚。出：超出。下：低下。益：更加。

【译文】

唉！从师学道的风尚有很长时间不曾传下来了，要人们没有迷惑就太难啦！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够远了，还跟从老师求教；现在的一般人，低于圣人也够远了，却耻于向老师学习。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蠢。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都是由于这一点吧。

【原文】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注释】

身：自己。句读：指文章的断句。不：通“否”。

【译文】

人们爱他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们。对于自己呢？却耻于向老师学习，真是太糊涂了。那些孩子们的老师，只是拿书本教孩子，学会其中的句读，并不是我所讲的传授儒家之道、解答疑难的老师。句读不理解，疑难不能解答，前者请教老师，后者却不这样做。小的方面学了而大的方面却遗弃，我看不出这是明智。

【原文】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

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注释】

巫：招神弄鬼为人祈祷的人。百工：百类工匠。若：似。不复：不能恢复。不齿：不屑与之同列。智：见识。

【译文】

巫、医、乐师及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辱。而士大夫一类人，如果有人说起“老师”、“弟子”等等，那么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加以嘲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就说：“他与他年龄相近，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老师就感到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老师就认为接近于阿谀。唉，从师学道的风尚不能够恢复，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和工匠这一类人，君子不屑跟他们并列，现在君子的见识反而不如他们，这是大可奇怪的啊！

【原文】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注释】

郯子：春秋时郯国的国君，因郯是子爵，故国君称郯子。郯子朝鲁，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关于官名的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苌弘：周敬王大夫。孔子至周，向他请教过关于音乐方面的知识。见《孔子家语·观周》。师襄：鲁太师(乐官)，孔子曾从他学琴，见《史记·孔子世家》。老聃：即老子。孔子曾向他问礼，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三人行"二句：语出《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作者引文稍有不同。专攻：专长。攻：研究。

【译文】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学习。郯子这些人，他们的道德学问赶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走在一起，就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懂得"道"有先有后，学问也各有专长，如此而已。

【原文】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注释】

李氏子蟠：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古文：指秦汉时代的文章。六艺：即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时：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嘉：赞许。贻：赠送。

【译文】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今年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传文，他都全部学习了。不受时俗的影响，在我这里求学。我赞赏他能行古人的正道，就做了这篇《师说》送给他。

讳辩

[韩愈]

【导读】

《讳辩》即关于名讳的辩白。封建时代对于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直接写出，叫作"避讳"。这在唐代形成了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成了限制人们言行的精神枷锁。李贺因父亲名叫晋肃而不能参加进士科的考试。韩愈也因劝说李贺去考试而遭人毁谤，于是写了这篇文章，批驳这种毁谤，并痛快淋漓地抨击了这种陈腐的风气。

【原文】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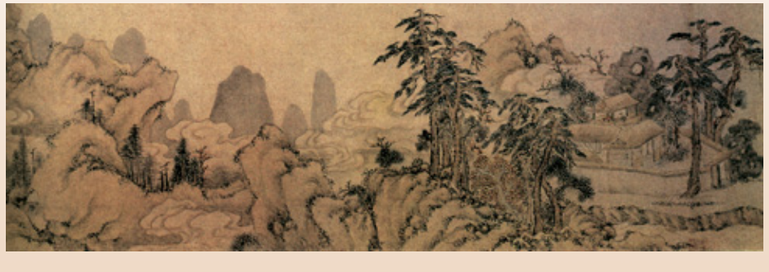
李贺（790～816年）：字长吉，唐代杰出诗人，因避父讳，终身未能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有名：荐举的名单里有名字。和而倡之：即"一唱一和"。倡，同"唱"。皇甫湜：字持正，唐代文学家，从韩愈学古文。

【译文】

我写信给李贺，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考试就会榜上有名，与他竞争的人马上攻击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他不参加考试是正确的，劝他参加考试的人是错误的。"听到这种言论的人也不考虑分析，就随声附和，众口一辞。皇甫湜对我说："此事如不辩明，你与李贺将一起获罪。"我说："是这样。"

【原文】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邱与苡"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



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注释】

律：这里指《礼记》中关于避讳的规则。二名不偏讳：指人名中两字，只讳其中一字，可单言另一字。释之者：指为《礼记》作注的汉代人郑玄。“谓若”句：以孔子母亲的名字“徵在”来释“二句不偏讳”。嫌名：指与人姓名字音相近的字。下句中的“禹”与“雨”，“丘”与“苣”是同音字，只讳前字，不讳后字。周公：姓姬，名旦，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作诗不讳：《诗经·周颂》中的《噫嘻》与《雝》相传为周公所作，前有“骏发尔私”，后有“克昌厥后”，而“发”与“昌”分别为周武王、周文王的名字。孔子不偏讳二名：孔子母名徵在，但《论语·八佾》中有“宋不足徵”也，又《论语·卫灵公》中有“某在斯”，孔子没有对母亲名字中的两个字同时避讳。《春秋》不讥不讳嫌名：《春秋》中没有责怪对与名字同意的字不避讳的。如卫桓公名完，“桓”、“完”同音。康王钊：周康王，名钊，公元前1026年～前1000年在位。昭王：周昭王，名瑕，同康王之子(韩愈误记为孙)。钊、昭同音，不为犯讳。曾子不讳昔：曾子，即曾参，孔子的弟子，其父名皙。《论语·泰伯》：“曾子曰：‘……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昔”与“皙”同音，曾子不以为犯讳。骐期：春秋时楚国人。杜度：东汉章帝时齐国的相。“汉讳武帝”两句：汉武帝，名彻，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名彻为通，当时为避汉武帝讳，“彻侯”改为“通侯”，人名蒯彻改为蒯通。吕后，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名雉。章：奏章。诏：诏书。浒、势、乘、机：这四个字分别与唐朝太祖、太宗、世祖、玄宗的名同音。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谕：与唐代宗李豫的名字同音。士君子：古代对官僚和乡绅等人物的通称。考：考察。质：查对。稽：考核。

【译文】

律令上说：“两个字的名字不单独避讳其中的一个字。”注释的人说：“譬如孔子的母亲名‘徵在’，假若说‘徵’就不说‘在’字，说‘在’就不说‘徵’字。”律令又说：“与名同音的字不避讳。”注释的人说好比“禹与雨”，“邱与苣”等字那样。现在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犯了“二名律”呢？还是犯了“嫌名律”呢？父亲名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若父亲名叫“仁”，儿子就不能当人了吗？避讳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订立法规制度来教导天下的人，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也不偏讳二名，《春秋》也不曾讥讽那不避讳人名字音相近的。周康王钊的孙子谥号为昭王；曾参的父亲名叫皙，曾参不避讳“昔”字。周朝时有人叫骐期，汉朝有人叫杜度，这样他们的孩子如何避讳？是为了避讳同音字而连他们的姓也避掉呢？还是不避讳和名字声音相近的字呢？汉朝因要避讳武帝的名，便改“彻”为“通”，但没再听说又为了避讳而把车辙的“辙”改成什么字。为了避吕后的名，改“雉”为“野鸡”，但没再听说又为避讳而把治天下的“治”改为什么字。现在上奏章和下诏谕，没有听说避讳浒、势、乘、机这几个字。只有宦官宫妾，才不敢说“谕”和“机”字，认为说了就是触犯皇上。士人君子著书办事，应当遵守什么礼法呢？现在考察经典，对照礼法，考核有关记载避讳的文献资料，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

【原文】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宫妾，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注释】

务：致力。卒：终于。比：比并，相类似。贤：超过。

【译文】

大凡照顾父母能像曾参那样，总该无人指责了吧。做人能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可以说到顶了。现在的读书人，不努力学习曾参、周公、孔子的品行，却要在避讳亲人名字上必须超过曾参、周公、孔子，也可看到他们太糊涂了！周公、孔子、曾参，无疑是不能超过的。如要在避讳方面胜过周公、孔子、曾参，就和宦官宫妾一样了。这些宫廷里的太监、姬妾对他们亲人的孝顺，还能比周公、孔子、曾参更好吗？

祭十二郎文

[韩愈]

【导读】

十二郎名老成，是韩愈的二哥韩介的次子。韩愈的大哥韩会没有儿子，便以十二郎为嗣子。韩愈三岁丧父，由大哥韩会和大嫂郑氏抚养长大，从小

就和老成生活在一起，两人感情深厚。后来韩愈叔侄俩异地难聚。正当韩愈做了监察御史筹划与侄儿团圆相聚时，突然传来十二郎去世的噩耗。韩愈悲痛万分，写下了这篇凄楚动人的祭文。

【原文】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注释】

年月日：一作“贞元十九年(803年)五月二十六日”，但下文记有老成“六月十七日”给韩愈信事，故“五月”有误。季父：叔父。古人兄弟之间以伯、仲、叔、季排行。韩愈最小，故对十二郎自称季父。七日：第七天。衔：含有悲哀。致诚：表达诚意。建中：人名，韩愈家仆。时羞：应时的鲜美食品。奠：祭品。十二郎：韩愈的侄子韩老成，他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十二，故称。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叔父韩愈听到你去世消息的第七天，才能够含着悲痛向你表达真诚的心意，派建中从远道备办了应时的新鲜食物作为祭品，告慰你十二郎的魂灵。

【原文】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注释】

少：小。孤：古人以幼年丧父为孤。省：明白，知晓。怙：依靠。兄嫂是依：依靠兄嫂(韩会及其妻郑氏)。兄殁南方：韩会在大历十二年（777年）死于韶州(在今广东省)刺史任内，年四十一岁。殁：死亡。河阳：今河南孟县，韩愈的故乡。就食江南：去江南庄园过日子。就，向，归。江南，指长江以南的宣州。韩家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有座庄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北方几个节度使叛乱，韩家避难到宣州庄园。早世：早早去世。两世一身：子孙两代各只剩一个男子。

【译文】

唉！我幼年丧父，等到长大成人，不知道依靠谁，只好靠哥哥和嫂嫂抚养。哥哥在中年时死在南方，我和你都还小，跟随嫂嫂把哥哥的灵柩送回河阳安葬，后来又和你到江南谋生，孤苦伶仃，从来没有一天分开过。我上面有三个哥哥，都不幸早死。继承上一代的后人，在孙子辈只有你，在儿子辈只有我。子孙两代各剩一个，孤孤单单。嫂嫂曾经抚摸着你指着我说：“韩家两代，就只有你们两个了！”你那时特别小，当然不会再记得了；我当时虽然能够记住，也不能体会她话中的悲凉之感啊！

【原文】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注释】

始来京城：贞元二年(786年)韩愈游京城长安。省：探望。董丞相：董晋，字混成，任宣武军节度使。孥：妻子儿子。薨：唐代二品以上的官员死了称“薨”。佐戎徐州：指在宁武军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节度使推官。戎佐，辅助军务。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武宁军治所。吾又罢去：指韩愈罢职离开徐州到洛阳。东：指汴州和徐州。西归：指回到老家。成家致汝：安家后接你来。致，招。遽：突然。斗斛之禄：指微薄的俸禄。斗、斛，量器，十斗为一斛。万乘之公相：指高官厚禄。乘，一车四马为一乘。公，公卿。相，宰相。辍：停止，这里是指中途离开。

【译文】

我十九岁的时候，来到京城，以后过了四年，才回家去看你。又过了四年，我到河阳去探望祖先的坟墓，碰上你护送嫂嫂的灵柩来安葬。又过了两年，我在汴州辅助董丞相，你来看望我，住了一年，你要回去接妻子儿女。第二年董丞相逝世，我离开汴州，你没来成。这一年，我在徐州辅助料理军务，派去接你的人刚动

身，我又罢职离开了徐州，你又没有来成。我想你跟我到东边去，在东边也是寄居他乡，不能住得很久；从长远考虑，还不如我回到西边去，打算在那里把家安置好再把你接来。唉！谁料你突然离开我而死了呢！我和你当时都还年轻，以为虽然暂时分别，总有一天会长久地住在一起的，所以撇下你而旅居京城，以求得微薄的俸禄。如果真知道会这样，即使是做地位尊贵的公卿宰相，我也不愿离开你一天而去就任。

【原文】

去年，孟东野往，呈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以为可信也。

【注释】

孟东野往：指贞元十八年(802年)，孟郊由长安选官出任淋阳县尉。诸父：指伯父、叔父们。旦暮：形容时间之短。戚：忧伤。夭：短命而死。全：保全。嗣：后代。克：能够。蒙：承受。泽：恩惠。全：保全。

【译文】

去年，孟东野到南方去，我写信给你说："我年纪不到四十，但已经视力模糊，头发花白，牙齿松动。想起各位父兄，都身体健康强壮却早早去世了，像我这样衰弱的人，难道能活得长久吗？我不能离开，你又不肯来，恐怕有一天我死了，你就会怀抱无尽的悲伤啊！"谁料到年轻的死了而年长的却还活着，强壮的夭折了而衰弱的却得到了保全。唉！真是这样呢？还是做梦呢？还是传来的消息不可靠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哥哥品德美好却过早地使他丧失了后代吗？你纯正聪明却不能承受他的恩泽吗？年轻强壮的反而早早死去，年长衰弱的反而活了下来吗？实在不能把它当作真的啊！

【原文】

梦也，传之非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 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注释】

耿兰：人名，韩愈家仆。业：继承。苍苍者：指头发。动摇者：指牙齿。毛血：指体质。志气：指精神。汝之子：指十二郎的长子韩湘。吾之子：指韩愈的长子韩昶。孩提：幼儿。冀：希望。

【译文】

如果是在做梦，传来的消息不是真的，那么东野的信，耿兰的丧报，为什么又在我的身边呢？唉！确实是真的啊！我哥哥品德美好却早早地丧失了后代，你纯正聪明应该继承家业，却不能承受他的恩泽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上天确实难以预料，神意确实难以明了！虽然这样，我从今年以来，花白的头发，变得全白了，松动的牙齿脱落了，体质日益衰弱，精神日益萎靡，没有多久也要随你死去了！如果死后有知觉，那么我们的分离又能有多久呢？如果死后没有知觉，那么也不能悲哀多少时间了，不悲哀的日子倒是无穷无尽的。你的儿子才十岁，我的儿子才五岁，年轻强壮的都不能保全，像这样的幼儿，又能指望他们成人立业吗？唉，悲痛啊！唉，真是悲痛啊！

【原文】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致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馀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注释】

比：近来。软脚病：即脚气病。以腿足软弱，病从脚起，故名。剧：严重。殒：死亡。六月十七日：这是"去年(贞元十八年)"十二郎写信的日子。妄称：随便说。然：这样。孤：指十二郎的儿子。终丧：服丧期满。先人之兆：祖宗墓地。兆，本指墓地的界域，也指墓地。

【译文】

你去年来信说，近来得了脚气病，时常发作得很厉害。我说，这种病，江南的人经常得，就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认为不值得忧虑。唉！难道竟然因为这种病而送掉了你的性命吗？还是另外有别的病才弄到这个地步？你的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东野说你死于六月二日；耿兰的丧报，没有说明日期。大概东野的使者不知道向你的家人问明日期，而耿兰报丧，又不

知道应当说明日期。东野给我写信，才去问使者，使者就随便说了日子回复他。是这样呢？还是不是这样呢？现在我派建中来祭奠你，安慰你的孩子和你的乳母。他们有粮食可以守到丧期完毕，就等到丧期满了以后再把他们接来；如果不能等到丧期完毕，就立刻把他们接来。剩下的奴婢，叫他们一齐为你守丧，我如有能力改葬，总要把你安葬在祖先的墓地中，这样以后，才算了却了我的心愿。

【原文】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自今以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注释】

敛：同“殓”，把死者装进棺材。窆：落葬，下葬。尤：怨恨。彼苍者天：语出《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曷其有极：语出《诗经·唐风·鸨羽》“悠悠苍天，曷其有极！”曷，何。伊、颍：二水名，都在今河南省境内。这里指韩愈故乡。幸：希望。

【译文】

唉！你得病我不知道时间，你去世我不知道日期；你活着的时候我们不能互相照顾，共同生活，你死了我不能抚摸着你的遗体倾诉我的哀思，你入殓时我不能靠着棺材扶灵，你下葬时我不能亲临你的墓穴。我的行为对不住神明，使你早早死去，我对上不孝，对下不慈，不能与你互相照顾，共同生活，也不能守在一起直到老死。一个在天边，一个在地角，你活着的时候不能和我形影相依，死后灵魂又不在我的梦中出现。这实在都是我造成的，又能怨谁呢？上天啊，我的悲痛哪里有尽头！从今以后，我没有心思在人世上奔波了，应当在故乡置办几顷田地，来度过余生，教育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希望他们长大成才；抚养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等她们出嫁。就这样了结吧。

【原文】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注释】

尚飨：祭文中的常用结束语，意思是希望死者能享用祭品。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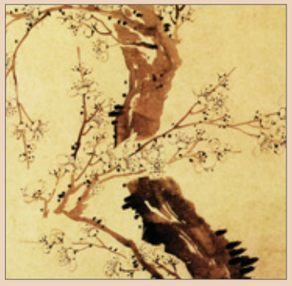
唉！话有说完的时候，而哀痛之情却不能终结。你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唉，悲痛啊！请来享用这祭品吧！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

【导读】

韩愈和柳宗元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两人交谊深厚。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冬去世后，韩愈写了几篇文章哀悼纪念他，此为其中之一。



本文着重论述了他的人品政绩和文学成就。文中充分肯定其才华，积极从政的态度和在柳州的政绩，同情其遭际，极力称赞其高尚品德，特别是对其“文学辞章”的成就予以了高度评价。

【原文】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注释】

讳：避讳。“七世祖庆”一句：据史书记载，柳庆曾任北魏侍中，封平齐公。其子柳旦为北周中书侍郎，封济阴公，故此处可能是误写。拓跋魏，指南北朝时北方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曾伯祖奭：柳奭，字子燕，柳旦之孙，与柳宗元的高祖子夏是兄弟，故应为高伯祖。褚遂良：字登善，官至尚书右仆射。韩瑗：字伯玉，官至侍中。两人都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而被贬，卒于官所。皇考：对死去的父亲的尊称。事：侍奉。弃：辞官。江南：指江南道，道为行政区域。权贵：指宰相窦参，柳镇得罪窦参，被贬官。所与游：所交往的人。

【译文】

子厚名宗元。七世祖柳庆，做北魏的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做唐朝的宰相，和褚遂良、韩瑗都因得罪武后，在高宗时被杀。父亲名镇，因为要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职，请求去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不能讨好当权的贵人，失去了御史的官职，等到当权的贵人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有刚直的名声，他所结交的，都是当代名人。

【原文】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

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儁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注释】

逮：到，及。崭然见头角：突显才华。崭然：突出的样子。见，同“现”。头角，超群之处。博学宏词：唐科举的一科，选取博学能文之士。集贤殿正字：官名，负责书籍的整理、校正等工作。集贤殿，收藏整理图书的机构。儁杰廉悍：儁，同“俊”。廉，正直、方正。悍，刚劲、勇敢。百子：指诸子百家。踔厉：精神振奋，议论纵横。率常：常常。屈：使人屈。出我门下：做我的学生、门人。交口：众口一辞。荐誉：推荐称赞。

【译文】

子厚年轻时就精明聪敏，没有什么不通晓。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虽

然年轻，却已自立成人，能够取得进士及第，才能表现得很突出。大家说柳氏有好儿子了。后来因为考中博学宏词科，授予集贤殿正字的官职。他为人才能出众而且很有锋芒，所发议论，能用现在的事和古时的事作证据，广泛而深入地引用经史百家的著作，刚劲有力，意气风发，经常使同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大振，一时人们都很仰慕，愿意和他交游；当政的人都争着使他成为自己的门下士，互相推荐赞誉他。

【原文】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而自肆于山水间。

【注释】

蓝田尉：蓝田（今属陕西省）县尉。县尉辅助县令，管理治安。监察御史：属御史台，掌纠察官吏，巡按郡县，复审刑狱，整肃朝仪等。礼部员外郎：官名，礼部尚书的属官，掌管礼仪。用事者：当权者，指王叔文。得罪：顺宗时王叔文力图改革政治，任用柳宗元等人；宪宗即位，贬黜王叔文，柳等也被株连贬官。例出为刺史：当时凡被视为王叔文同党的都被遣出，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州司马：指永州司马。司马，刺史的属官。务：努力从事。泛滥：指广泛、广博。停蓄：浑厚、凝炼。涯：水边。这里意为“边际”。

【译文】

贞元十九年，他由蓝田尉任命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被任命为礼部员

外郎，遇上跟他关系密切的当权者被贬黜，照例放出朝廷去做刺史；还没到任，又照例贬为州司马。处在闲散的位置上，他更加刻苦，专心把所记忆和所看到的事物写成文章。他的文章才气横溢，气势广博，浑厚凝炼，知识十分深厚；而自己却放纵在山水之间。

【原文】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耶！”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注释】

柳州：地名，今属广西省。教禁：教令和禁令。质：抵押。子：利息。本：本钱。侔：相等。没：没收。方针：方法。佣：工资、报酬。观察使：官名。唐时全国分为十道，道设观察使，考察州县政绩。比：及，到。且：将近。衡湘：衡山和湘水。指画：指点。法度：规范。

【译文】

元和年前，曾照例被召到京师，又和别人同去外地做刺史，子厚被分到柳州。到了柳州以后，他感叹说：“这里难道不能做出政绩吗？”他按照当

地风俗，替百姓制定了条规和禁令，一州的人都顺从和依赖。柳州有一种风俗：把儿女押给富人借钱用，约定不按规定时间取赎，到应该付的利钱和本钱相等时，就没收为奴婢。子厚替他们想办法，都叫他们赎回去；对那些特别穷苦以至无力赎回的，要他们把被质押人每天的工钱记下来，到了工钱足以抵销借款的本利时，就要债主归还被质押的人。观察使把这个办法颁行于其他各州，一年之后，免为奴婢而赎回去的人将近千人。衡山和湘水以南应考进士科的人，都把子厚当作老师；那些曾经受到子厚亲自指点写文章的人，文章都有法度，值得一看。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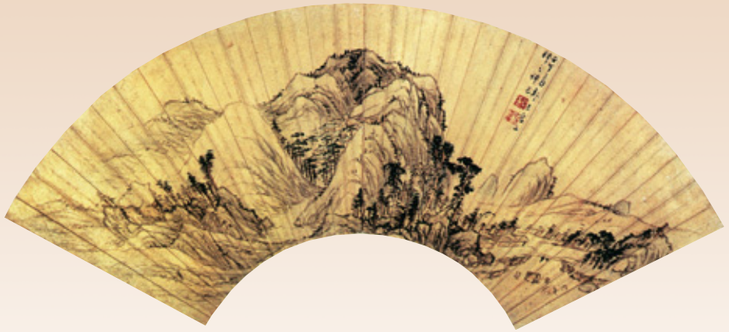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夫，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注释】

刘梦得：唐代诗人刘禹锡，中山无极（今属河北省）人。遣：贬谪。诣：往。播州：在今贵州遵义县。亲：父母。这里指母亲。拜疏：向皇帝上疏。白上：告知皇上。改刺连州：改做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征逐：互相邀请宴饮。诩诩：融洽地集合在一起的样子。夷狄：泛指异族，被视为野蛮人。

【译文】

当他被召到京师再出来做刺史的时候，中山人刘梦得也在派出去的人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中原人可以住的地方，而梦得还有老母在堂，我不忍看着梦得的困难，没有理由把去播州的事告诉他的老母亲，并且万万没有母子同往播州的道理。”准备向朝廷上书，请



求皇帝，愿意把柳州换播州，即使因此再加一重罪，死了也不怨恨。正碰上有人把刘梦得的困难向皇上说明，梦得因此改做连州刺史。唉！士人遇上穷困才能表现出节操。现今平日同住在里巷中，互相仰慕要好，吃喝玩乐你来我往很密切，虚伪地奉承对方，装模作样地说笑，表示互相亲热尊重，握着手像要挖出肺肝给人看，指天对日哭泣，发誓生死都不背弃变心，像真可以相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小得仅像毛发一样，就翻着眼睛像不认识；对方落入陷阱，不仅不肯伸手去救，反而挤他下去再投块石头的人，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连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做，而那种人却自以为得计，听了子厚的风格，也可以稍稍知道惭愧了吧。

【原文】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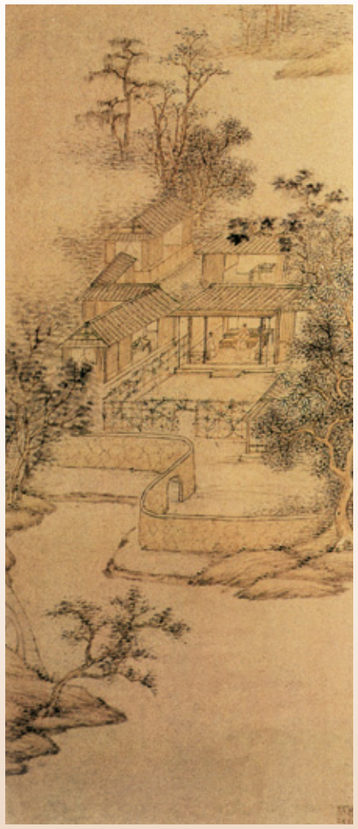
顾藉：顾惜、爱惜。坐废退：获罪被贬黜。坐，获罪。推挽：推荐援引。穷裔：穷困边远的地方。台：御史台。省：尚书省。斥：贬斥。出于人：出人头地。

【译文】

子厚从前在年轻的时候，做人敢作敢为，不尊重爱惜自己，以为可以很快建功立业，因此受到牵连而被贬谪。既遭贬谪，又无知心朋友、担任重要官职有权力的人推荐提携，所以终于死在边远的地方，才能不被当世所用，主张不能在当时推行。假使子厚在御史台和尚书省时，自己知道怎样对待自己，已经能够像后来当州司马和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遭到贬斥；被贬斥之后，如果有人能够极力保举他，也一定可以再起用而不至于穷困。然而如果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长，困穷不到极点，虽在功业上能出人头地，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自己下苦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留传于后世，像现在这样，是无疑的了。即使叫子厚得以达到他的愿望，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做到将相，拿那功名事业来换这文传后世，哪是得，哪是失，这一定有人能够辨明的。

【原文】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注释】

万年：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境内。季：排行第二。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裴君行立：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为桂管观察使。重然诺：重信用。舅弟：表弟。涿：今河北涿州。厌：满足。经纪：料理。室：指墓穴。嗣人：后人。

【译文】

子厚于元和十四年(820年)十一月八日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在元和十五年七月十日搬回葬在万年县柳氏先人坟墓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子厚死了以后生的。女儿两人，都还幼小。他能够搬回安葬，费用都由河东裴行立负担。行立有节操，答应人家的话就一定做到，跟子厚交情很深；子厚也很替行立尽力，终于得到了行立的帮助。安葬子厚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舅父的儿子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好学不倦。自从子厚遭到贬斥，卢遵就跟着子厚以贬所为家，直到子厚死了仍不离开。他已经去万年县安葬了子厚，还要代替子厚经营管理家务，这也可算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铭道："这是子厚的墓穴，既坚固，又安定，以利于他的后代。"

古文观止

以轻松闲逸的方式，在欣赏历代名家名画的同时学习中国历代经典名篇，领略中国数千年文学宝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中国古代历史的精彩画面一一全景展现，全面阐释古文中名家名作的恒久价值。

观赏

尘封乍现、史迹斑斑的青铜国宝珍影 • 层峦叠嶂、曲水流觞的山水名作 • 呼之欲出、惟妙惟肖的古代人物画像 • 纤毫毕现、婀娜多姿的翎毛花卉集锦

学习

历代文学经典的永恒艺术魅力 • 汉语语言艺术宝藏中的璀璨明珠 • 流传千古、风流蕴藉的名家名篇令人拍案叫绝的历代语言文学艺术华夏子孙代代传诵的至理名言

发现

中国古代名人百折不挠的毅力与勇气 • 历代古圣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抱负 • 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伦理道德准则 • 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智慧与精神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古文观止

一生必读的经典◎中国历代美文集萃

〈下〉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历代名家、文章圣手呕心沥血之作
流芳百世、家喻户晓的中华千古名篇佳作美不胜收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 古文观止 • ULTIMA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ESSAYS

古文观止

〈下〉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目录

唐宋文

驳《复仇议》	[柳宗元]	二三〇
捕蛇者说	[柳宗元]	二三三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二三六
钴鉧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	二三九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	二四一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	二四二
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	二四五
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	二四七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二四九
岳阳楼记	[范仲淹]	二五〇
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	二五二
朋党论	[欧阳修]	二五三
《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	二五六

宋文一

《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	二六〇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二六二
醉翁亭记	[欧阳修]	二六四
秋声赋	[欧阳修]	二六六
管仲论	[苏洵]	二六八
心术	[苏洵]	二七一
留侯论	[苏轼]	二七四
贾谊论	[苏轼]	二七七

宋文二

凌虚台记	[苏轼]	二八二
放鹤亭记	[苏轼]	二八四
石钟山记	[苏轼]	二八六
前赤壁赋	[苏轼]	二八九
后赤壁赋	[苏轼]	二九二
六国论	[苏辙]	二九四
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二九七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三〇一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三〇二

明 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	三〇六
卖柑者言	[刘基]	三〇八
深虑论	[方孝孺]	三一〇
亲政篇	[王鏊]	三一二
信陵君救赵论	[唐顺之]	三一六
报刘一丈书	[宗臣]	三二〇
吴山图记	[归有光]	三二二
沧浪亭记	[归有光]	三二四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三二六
徐文长传	[袁宏道]	三二八
五人墓碑记	[张溥]	三三二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

清 · 吴楚材 吴调侯辑

唐宋文

◎驳《复仇议》 [柳宗元] ◎ 谏院提名记 [司马光]
◎捕蛇者说 [柳宗元] ◎ 朋党论 [欧阳修]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
◎钴鉧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
◎黄岗竹楼记 [王禹偁]
◎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岳阳楼记 [范仲淹]

驳《复仇议》

[柳宗元]

【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唐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与韩愈一道倡导了中唐的古文运动，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卓越贡献。柳文各体兼长，其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著有《柳河东集》。

【导读】

《驳复仇议》一文是柳宗元针对初唐陈子昂的《复仇议状》所作的奏议。针对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而杀死县尉之事，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提出对徐元庆应“诛而后旌”的矛盾主张。柳宗元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应该“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应辨明报仇杀人的是非曲直。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注释】

伏：下对上的敬词。天后：即武则天。同州：州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下邽：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手刃父仇：亲手杀死父亲的仇人。下邽县尉赵师韫枉法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后，徐元庆改了姓名到驿站做佣工，乘赵旅宿驿亭时杀之，自首到官。陈子昂：字伯玉，初唐文学家，武则天时任右拾遗。旌：表彰。闾：里巷的大门，这里指代里巷。典：法律、

制度。窃：谦词，私下。独：个人。过：过错，这里用作动词。

【译文】

臣在则天皇后朝的案件材料中发现，同州下邽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后来他持刀杀了父亲的仇人，绑着自己投案认罪。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杀掉徐元庆，同时在他的家乡表彰他，并且请求“编入法令，永久作为国家的法典”。臣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

【原文】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注释】

大本：根本作用。贼虐：行凶杀人。杀无赦：处死不赦免。为治者：作官的人。黩刑：滥用刑法。僭：过分。趋义者：追求正义的人。避害者：避开祸患的人。

【译文】

臣听说礼的根本，是用来防止祸乱。例如说，“不许行凶杀人，凡是作儿子的杀了不应当作为仇人的人，就应该处死而不能赦免。”刑的根本，也是用来防止乱，如果说“不要让人做出行凶杀人的事，那么凡是做官的不依法杀了不该杀的人，也应当处死而不能赦免。”礼和刑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但其应用的对象和范围不同，不能处死一个人同时又表彰他。杀掉可表彰的人，这叫滥杀，滥用刑法太厉害了。表彰应该杀掉的人，这叫越礼，破坏礼太严重了。果真拿这种办法来示范天下，传给后代，追求正义的人不知道明确的方向，躲避祸害的人不知道怎样立身处世，拿这个做为法典行吗？

【原文】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注释】

刺：探察。谳：审判定罪。原：推究。端：缘由。判然：明显的样子。离：分开、区分。陷于公罪：指犯了国法。州牧：州的行政长官。蒙冒：蒙蔽。戴天：共存于天下。语出《礼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枕戈：枕着武器睡觉，随时准备报仇。介然：坚定的样子。克：约束。谢：道歉，认错。愆：过错，这里的意思是违反。戕：杀害。悖：违背。骜：轻视、傲慢。凌：侵犯。邦典：国法。

【译文】

本来圣人制定礼法，是深究事理而后规定赏罚，根据实情来正确进行褒贬，这不过是把礼与法统一起来罢了。当初假使能侦查、审定这个案件的真伪，正确地分清它的曲直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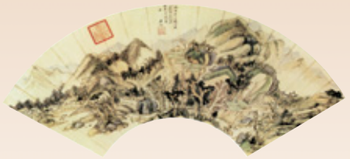
推导出事情的本末，那么用刑和用礼的区别，就能很清楚了。为什么呢？假若徐元庆的父亲没有违法犯死罪，赵师韫杀他是出于私怨，耍做官的威风，残害无辜的人，而州的长官不知道赵师韫的犯罪行为，执法官员也不了解不查问，上下蒙蔽掩盖，对喊冤叫屈的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徐元庆就会把与仇人同在世上活着看作奇耻大辱，把枕着利器准备报仇看作是合乎礼的正当行为，处心积虑，要用利刃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不移，虽死无憾。这便是既遵守礼又施行义的行为，办案的官员应该感到惭愧，去向徐元庆赔礼道歉都来不及，怎么会处死他呢？或者是徐元庆的父亲确实犯了罪，赵师韫杀死他并不违犯国法。这就不是死于官吏的作威作福，而是死在国法上。难道国法是能够仇恨的吗？仇恨国法而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蔑视国法犯上作乱，理应把这样的人抓起来处以死刑，这正是严肃国法，又怎能去表彰他？

【原文】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注释】

亲亲：前一"亲"为动词，爱；后一"亲"为名词，亲人。《周礼》：也叫《周官》，儒家经典之一。这段引文见于《周礼·地官》。调人：官名。《春秋·公羊传》：一部专门解释《春秋》的书。这段引文见于《公羊传·定公四年》。推刃：指仇杀没完没了。两下：双方。



【译文】

陈子昂在奏议中还说："人必定有儿子，儿子必定有父母，如果每个人都为了孝敬父母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谁能解救呢？"这种看法对礼太不理解了。礼所说的复仇，是指一个人蒙冤受屈、沉痛难忍而又告状无门，并不是指这个人触犯国法，以身抵罪而被判处死刑。如果说他杀了人，我就杀死他。这不过是不讲是非曲直，欺压威胁弱者罢了。这种做法违反经典，背离圣人，不是太过分了吗？《周礼》上写道："调人掌管调解万人仇怨的事。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规定不准报仇，对报仇的人要处以死刑。如果有反过来杀人的，全国的人都共同把他当作仇敌。"按这种规定办，又怎么会使得孝敬父母的人互相仇杀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不该被处死而被处死了，儿子可以复仇。父亲应该被处死而被处死了，儿子复仇，这会变成一来一往的互相仇杀。这种复仇无法消除互相仇杀的祸害。"如果现在按照上述经典著作中的规定来判断徐、赵两家的互相杀人，就合乎礼了。

【原文】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注释】

不爱死：不惜一死。

【译文】

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不吝惜生命，这是义。徐元庆能不超越礼制，尽孝道，为义死，他一定是一位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通达事理而明白道义的人难道会把国法当作仇敌吗？上奏议的陈子昂反而认为应当处死徐元庆，这是滥用刑法，破坏礼制！他的奏议不能作为国家法典是很清楚的。

【原文】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

请下臣议：请发下我的建议。断：审判。从事：办事。

【译文】

请把臣的这个奏议附在有关法令的后面发布下去，今后凡是遇到审判这类案件的，不应当再按陈子昂的那个奏议处理。恭敬地呈上上述意见。

捕蛇者说

［柳宗元］

【导读】

"说"是古代就事论理的一种文体。本文是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写的。文中通过三代以捕蛇为业的蒋氏一家及其乡邻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民不

聊生的残酷现实，指出苛政赋敛比毒蛇猛兽更毒，说明了革除弊政、减轻赋役的必要，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文章组织严密，对比反衬运用出色，风格朴实深沉，有较强的感染力。

【原文】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注释】

质：底子。章：花纹。啮：咬。御：医治。腊：干肉，这里用作动词。已：止，这里是治愈的意思。大风：麻疯病。挛踠：肢体弯曲不能伸展的病。瘘：脖子肿的疾病。疠：恶疮。三虫：三尸之虫，道家称脑、胸、腹为三尸，使三尸生病的虫称为三虫。这里泛指人体内的寄生虫。太医：给皇帝治病的医生。聚：收集。赋：征收。

【译文】

永州的山野里出产一种奇异的蛇，黑色的身子上有白色的花纹。它碰到草木，草木都要死掉。咬了人的话，则没有医治的办法。然而捕到以后把它的肉晾干做成药物，可以治好麻疯病、肢体弯曲、脖子肿、恶疮等疾病，消除腐烂的肌肉，杀死危害人体的寄生虫。起初，太医奉皇帝的命令去收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次，招募能捕捉这种蛇的人，用蛇来抵他的赋税。永州的百姓都争着去干这件事。

【原文】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注释】

专其利：独自得到捕蛇抵税的好处。嗣：继承。几：差一点。

【译文】

有个姓蒋的人，专门享有捕蛇抵税的好处已经三代了。我问他，他便说："我的祖父死在捕蛇这件事上，我的父亲死在捕蛇这件事上，现在我接替干这个差事十二年了，也有好几次差点儿死掉。"言语间他的样子好像很悲伤。

【原文】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

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注释】

若：你。毒：怨恨。莅事者：主管的人，指地方官。

【译文】

我很同情他，就说：“你怨恨捕蛇这件事吗？我打算告诉主管这件事的地方官，更换你的差役，恢复你的赋税，怎么样？”

【原文】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注释】

大戚：十分悲伤。汪然：眼泪满眶的样子。向：假使。病：困苦不堪。蹙：窘迫。殚：尽。地之出：田里出产的物品。庐之入：家里的收入。顿踣：困顿跌倒。这里指倒毙。呼嘘：呼吸。疠：指疫气。藉：叠压。

【译文】

姓蒋的人更加悲伤，眼泪汪汪地说：“你是可怜我，想让我活下去吗？可是我干这种差事的不幸，还远不如恢复我的赋税所带来的不幸那么严重。假使我不干这种差事，那早就困苦不堪了。自从我们家三代定居在这个地方，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而乡邻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拿出他们田地里的全部出产，交出他们家里的全部收入，哭喊着辗转流亡，饿得倒地而死。人们遭受风吹雨打，冒着严寒酷暑，呼吸着有毒的疫气，常常是死掉的人一个压着一个。

【原文】

“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

【注释】

曩：从前。

【译文】

从前和我祖父住在一起的人，现在十户中剩下的不到一户了；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的，现在十户中剩下的不到两三户了，和我在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现在十户中剩下的也不到四五户了，不是死了就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唯独我凭着捕蛇这差事活了下来。

【原文】

“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馀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注释】

悍：凶狠的样子。隳突：破坏奔突。恂恂：耽心的样子。缶：一种口小肚大的瓦罐。弛然：放心的样子。食：喂养。齿：年岁。

【译文】

“凶狠的差役来到我们乡里，到处狂呼乱叫，横冲直撞，大喊大叫地吓人，连鸡狗也不得安宁。我担心地爬起来，看看那个瓦罐子，我的蛇还在里面，于是又放心地躺下了。我小心地喂养它，到时候就把它献上去。回来就可以香甜地吃着自己田地里出产的东西，来度过我的一生。大约一年当中冒着生命危险的时候只有两次，其余的时间就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哪里像我的乡邻们天天都有那种死亡的威胁呢？现在我即使死在捕蛇这件事上，和我那乡邻们的死相比，已是在后面了，我又怎么敢怨恨呢？”

【原文】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注释】

苛政猛于虎：苛酷的政治比老虎还凶猛。语出《礼记·檀弓》。俟：等待。观人风者：考察民情的官吏。人民，即民风。

【译文】

我听了他的话更加悲痛。孔子说：“残酷的暴政比老虎还凶猛啊！”我曾经怀疑过这句话。现在从蒋氏的遭遇来看，还是可信的。唉！谁知道搜括赋税带来的毒害，比这种毒蛇还厉害呢？所以我为这件事写了这篇文章，等待那些考察民情的官吏对此有所了解。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导读】

本文是一篇寓言体的传记性散文，为一个种树者立传。通过记述种树者郭橐驼善于培植、管理树木的方法，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即顺应树木生长

的自然规律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推论出“养人”，也抨击了那些昏庸的官吏，表达了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使百姓能各务其业不受烦扰的良好愿望。

【原文】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

【注释】

橐驼：骆驼，在此用作外号。偻：脊背弯曲。隆然：脊背突起的样子。固当：很恰当。长安：唐朝都城，即今陕西省西安市。

【译文】

郭橐驼，不知道他起初叫什么名字。他患病成了驼背，走路时背呈弓形，面朝下，有点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把他叫“橐驼”。橐驼听到人们这样叫他，说：“很好，这个名字对我确实很恰当。”因此他就放弃了原来的名字，也自称“橐驼”。他住的地方叫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边。

【原文】

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家富人

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注释】

业：以此为职业。为观游：修建观赏游览的园林。争迎取养：急着把他接到家中雇佣他。蚤：通“早”。蕃：繁多，茂盛。

【译文】

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里的富豪人家为了观赏树木的，以及卖果树的，都争着雇用、供养他。人们观察橐驼所种植的各种树木，或者移植的树木，没有一棵不成活的，而且长得高大茂盛，果实结得早而且很多。其他种植树木的人，虽然偷着仿效他，也没有人能赶上他。

【原文】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注释】

寿：活得久。孳：繁殖得多。天：天性，自然规律。性：本性。本：树根。故：旧，指原有的土。莳：栽种。抑耗：抑制损耗。

【译文】

有人问他树种得特别好的原因，他回答说：“橐驼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可以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繁殖得很快，只不过能顺着树木的天生特性，充分发展它的这种特性罢了。种植树木的方法是，要让树根能舒展开，培土要平均，根旁培的土要用原来的，培过的土要砸结实。树种好后，不要摇动它，不必为它担心，离开后就不要再管它。树木刚栽种时要像爱护孩子一样，种活以后要像丢弃东西一样让它自己生长，这样，树木的天性就得到了完全的保护，它的本性就能得到发展。所以说，我只不过是不妨害树木的生长罢了，并没有特殊的能力使它长得高大茂盛；只不过是不抑制和损坏树木的果实罢了，并没有特殊的能力使它早熟高产。

【原文】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注释】

拳：曲。土易：泥土更换。爪其肤：抓破树皮。

【译文】

“其他种树的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栽种时，让树根拳曲着，培根的土都换了新的，而且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即使有人不这样做，却又爱护得太殷勤，担心得太过分，他们对自己栽种的树，早上去看看，晚上去摸摸，离开了它，又回来望望，更过份的是，有的人竟

用手抓破树皮来检验它的死活，摇动树根来看培土的松紧，这样树木的天性就逐渐被破坏了。结果，虽说是爱护它，其实是害了它；说是为它担心，其实是以它为敌。所以说，他们只是在这些方面不如我。我哪里有什么别的特殊本领呢？”

【原文】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

可乎？”

【注释】

官理：做官治民。

【译文】

问的人又说：“把你的这些种树的道理，移用到官吏治理百姓上面来可以吗？”

【原文】

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注释】

长人者：指当官的人。烦其令：不断地发号施令。烦，多。勖：勉励。缫：煮茧抽丝。而：你们。绪：丝头。缕：线。字：养育。遂：喂大，成长。豚：小猪。木：指梆子。辍：停止。飧：晚餐。饔：早餐。劳：慰劳。

【译文】

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理百姓不是我的职业。不过我住在乡下的时候，曾看到当官的喜欢过多地发布政令，好像是很爱护百姓，结果却给他们带来灾难。一天到晚，衙役一来就呼喊：‘官府下令催促你们耕耘，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及早缫好你们的丝，及早织好你们的布，养育好你们的小孩，饲养好你们的鸡和猪！’他们一会儿擂鼓集合百姓，一会儿敲梆子召唤百姓。我们小百姓就是一天到晚不吃饭来慰劳这些衙役都来不及，哪里有功夫来增加生产、安定生活呢？所以困苦和劳累。像这样，同我们种树也有些类似吧？”

【原文】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注释】

养人术：治理百姓的方法。

【译文】

问的人笑着说：“这不很好吗！我问种树，却得到了治民的道理。”我记下了这件事，就用它作为官戒吧。

钴鉧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

【导读】

柳宗元被贬谪到永州后，郁郁不得志，于是寄情于山水，写了八篇著名的游记，被称为“永州八记”，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在文中，作者用简

洁明快的语言对钴潭西小丘的自然形态作了极其生动的描绘，同时又借小丘的遭遇，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

【原文】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注释】

得西山后八日：此记之前作者还写有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为元和四年(809年)九月二十八日所作。寻：沿着。道：行走。钴鉧潭：潭名，因形似熨斗，故得名。钴鉧，熨斗。湍：水流很急。浚：深。鱼梁：阻水的堰，中间留有缺口，以便放置渔具捕鱼。突怒：高耸突起。偃蹇：高耸。嵌然：高峻的样子。冲然：向前的样子。角列：像兽角一样排列。罴：熊的一种，即马熊，能直立，故又叫人熊。

【译文】

发现西山以后的第八天，我们沿山口向西北走二百步，又发现了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远，在流急水深的地方有个鱼梁。鱼梁的上面有个小丘，小丘上生长着竹子和树木。小丘上的石头，有些像发怒一样高耸或仰卧，破土而出，争着做出奇形怪状的样子，多得几乎数不清。有的怪石高高耸起、互相重叠倾斜向下，如同牛马在溪边喝水；有的像角一样争着直冲向上排列着，如同熊罴向山上攀登。

【原文】

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

【注释】

笼：装进笼子。货：卖。售：本义是卖出手，反训为买。怜：在这里带有两种感情：一是喜爱，一是同情，因其景奇价廉而售不出去，不为人重视。售：这里指买下的意思。

【译文】

小丘不足一亩，可以全部买下。我问这小丘的主人是谁，有人说：“这是唐家废弃的地，要卖却卖不掉。”再问这小丘的售价，说：“只要四百文钱。”我喜爱它并同情它的遭遇，就把它买下来。

【原文】

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

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

【注释】

李深源、元克己：都是作者的朋友。刈：割。秽草：杂草。烈火：燃起大火。举：全部。熙熙然：快乐的样子。效：呈献。

【译文】

李深源、元克己那时和我同游，他们也都非常高兴，感到出乎意料。我们随即拿起工具，一遍又一遍铲除杂草，砍掉不成材的杂树，放火把它们烧掉。结果秀木挺立，美竹露出，奇石显现。我们站在小丘中间向四周望去，山的高峻，云的飘浮，溪水的流淌，鸟兽的遨翔奔走，都好像快乐地争相在丘下呈现各自的奇妙技艺。

【原文】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

谋，潗潗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注释】

清泠：清澈明净。潗潗：水流声。渊然：静默的样子。不匝旬：不满十天。好事之士：此指爱好山水的人。

【译文】

要是在这小丘上铺上席子躺下，那么，清凉明净的景色就会跃入眼帘，潗潗的水声就会传进耳朵，悠远虚静的境界就会融入神思，深沉恬静的意趣就会潜入心灵。不到十天我就寻得两处景色奇妙的地方，就是古代爱好山水的人，或许也无法做到吧！

【原文】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注释】

胜：优美的景色。沣、镐、鄠、杜：

都是地名，在唐都长安附近。贵游之士：爱好游乐的人。陋之：看不起它。遭：这里指碰上了好机遇。

【译文】

唉！像小丘这样的美景，要是放在沣、镐、鄠、杜等地，那些爱好游赏的富贵人家一定会争相购买，就是天天加价千金也越发难以买到。现在它被弃置在这个永州，连过往的农夫渔夫都看不上它，价仅四百文，竟几年都卖不出去。可是我与深源、克己却偏偏愉快地买下了它，这是它真正碰上了好机遇吗？我把这些话写在石头上，用来祝贺这个小丘交了好运气。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

【导读】

这是《永州八记》的最后一篇。作者借小石城山景色奇秀而在荒远之地，抒发自己被

贬谪到远方，不能施展才能的不平之气，并用存疑的口气批判了所谓“造物者”。

【原文】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栵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注释】

逾：越过。睥睨：即埤堄，城上有孔的矮墙。梁栵：栋梁。堡坞：土筑的小城堡。箭：小竹子。数：密。造物者：创造万物的神灵。更：经历。伎：同“技”，即“技巧”，此指优美的景色。

【译文】

从西山路口一直往北走，越过黄茅岭下来，有两条路：一条向西延伸，沿途寻找没有发现什么景致；另一条稍稍偏北再向东去，在不到四十丈远的地方，山土断裂，河水分流，有堆积的石块横挡在山路的边上，上面的石头形成矮墙、屋梁的形状，在它的旁边，出现一座天然的小城堡，有个像门一样的石洞。往里一看，黑洞洞的，拿一个小石子投进去，幽深地传出水声，那声响高亢嘹亮，好久才消失。绕着积石可以上去，在顶上可以望得很远。那里没有土壤，然而却从石缝中生长出美好的树木和小竹子，它们越发显得奇特、坚实，有的稀疏，有的茂密，有的下垂，有的挺立，好像是聪明的人精心布置的。唉！我怀疑有没有造物主的存在已经很久了。等到了这里，我更加确信是真有。但又奇怪他不把这些景致设置在中原地区，却安放到这偏远的地方，以致它们历经千百年也不能向人们呈献它美好的景色，这实在是劳而无功。如果有神灵的话，或许不应该是这样，那么神灵真的不存在吗？有人说：“神灵这样做是为了安慰那些贤能而在这里辱没的人。”还有人说：“这里的天地灵秀之气不造就伟大的人物，惟独造就这些奇特的山水，所以楚地的南部少有伟大的人物而多奇异的石头。”这两种说法，我都不相信。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

【导读】

王参元，濮阳（今属河南）人，唐宪宗元和二年进士。家富多财，不幸遭火灾，家产荡然无存。本文就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听到他家失火后写的一封祝

贺信。朋友家里遭到火灾，不去慰问，反而祝贺，立意很奇特，却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说出了一番坏事变好事的道理。文章在立意、行文上都酷似《国语》中“叔向贺贫”的故事，既快语惊人，又充分显示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

【原文】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馀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注释】

杨八：名敬之，排行第八，柳宗元的亲戚，王参元的好朋友。足下：敬辞，尊称对方。仆：对自己的谦称。吊：慰问。更：更换、变为。荡焉：荡然无存。泯：尽。悉：全、都。

【译文】

收到杨八的来信，得知您家遭到了火灾，没有留下一点东西。我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吃了一惊，后来产生怀疑，最终大喜。我本来打算慰问您，现在却改为祝贺您了。由于路远，杨八的信说得简略，还未能详尽地了解火灾的具体情况。如果您家里东西烧得精光，这正是我特别要祝贺您的！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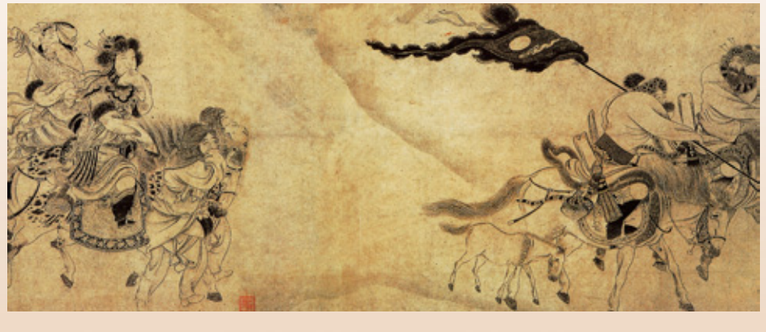
足下勤奉养，乐朝夕，惟恬安无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炀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

【注释】

焚炀：焚烧。赫烈：火势猛烈。虞：忧患。左右：旧时书信中不直接称对方，仅称他身边侍候的人以表尊敬。滫瀡：指烹调时能使食物柔滑的淀粉一类的东西。滫，淘米水。瀡，使菜肴柔滑的东西。

【译文】

您辛勤地奉养父母，早晚享受天伦之乐，只希望平安无事。现在意外地遭到大火灾，使您震惊，连饭菜都难以得到供给，所以我刚听到这消息时吃了一惊。



【原文】

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注释】

盈虚：满亏、盛衰、祸福等等。倚伏：《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言祸福可以转化。倚，依托。伏，隐藏。悸：惊。孽：灾祸。群小：众小人。愠：怨恨。诞漫：漫无边际。

【译文】

人们都这样说：得失盛衰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来去经常发生变化的。有的人将要大有作为之前，初始往往遭受困苦惊骇，可能有水火之灾，受到小人的怨恨，经历劳苦变动，然后才能见到光明，取得成就。古代的贤人都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博大玄奥难以把握，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说这是一定可以相信的。所以我接着又产生了怀疑。

【原文】

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盖无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

【注释】

小学：旧时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嗤嗤者：讥笑别人的人。

【译文】

您读过古人的书，会写文章，又精通“小学”，如此多才多艺。但是，您作官不能超出众人之上，去取得显贵的地位，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京城里的人多说您家里很有钱。因此，士人中爱惜廉洁名声的，都害怕、顾忌，不敢称道您的才能，只是自己心里清楚，强忍着不说出口。由此可见，公正的道理往往难以说明白，世上有许多爱说闲话的人。有些话只要不留神一说出口，那些惯于讥笑别人的人，就会认为那说您好话的人得到了很多的贿赂。

【原文】

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非特负足下也。及为御史、尚书郎，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然时称道于行列，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

【注释】

贞元十五年：即799年。贞元：唐德宗年号。负：违背。特：仅仅。负：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御史、尚书郎：都是官名，指监察御史和礼部员外郎。奋其舌：指积极发表意见。行列：指同僚。良：很。亮：引申为显著。孟几道：名简，善诗尚义，敢于直言，是柳宗元的朋友。

【译文】

我自从贞元十五年，看了您的文章，赞赏您的话放在心里大约有六七年没有说出来。这是我有私心违背公道已久了，不仅是辜负了您啊。等到我做了御史台的尚书郎以后，自以为有幸做了皇帝的近臣，得到了说话的机

会，心里就想着推荐您，消除您的郁闷。但是，我偶尔在同事中称道您几次，仍然有互递眼色而暗暗发笑的人。我深恨自己的修养德行不够，声誉没有树立起来，因而遭到世人的疑忌。我常常同孟几道谈到这些情况，感到很痛心。

【原文】

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发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于兹吾有望于子，是以终乃大喜也。

【注释】

黔：黑色，这里用作动词。庐：房子。赭：红褐色，这里用作动词。垣：墙壁。祝融、回禄：都是传说中的火神

名。相：辅助。宥：宽恕、谅解。彰：表扬，宣扬。喙：鸟兽的嘴。这里指人的嘴。发策决科者：指主考官。栗：害怕。蓄缩：躲藏畏缩。

【译文】

现在您家幸好被大火烧光，凡是众人的一切怀疑顾虑也都同时化为灰烬。房屋被烧黑了，墙壁被烧红了，这就显示出您家一无所有。这样一来，您的才能就能显露而不因财产被辱没，您的真才实学就可以发挥出来了。这可以说是祝融、回禄两位火神帮助了您呀！如此说来，我和孟几道十年来对您的理解，还不如这把大火一夜之间给您的称誉呢。从此人们就可以理解、帮助您，大胆地表彰您的才能，藏在心里的话，都可以开口说出来；主考官授给您官职，也不必再害怕了。这样，就是您想着要像从前那样怕人疑忌、受人讥笑，难道还可能吗？想到这里，我才对您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因而最终为您失火而大喜。

【原文】

古者，列国有灾，同位者皆相吊；许不吊灾，君子恶之。今吾之所陈若是，有以异乎古，故将吊而更以贺也。颜曾之养，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

【注释】

列国：指春秋时各诸侯国。许不吊灾，君子恶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许国没有去慰问，当时的有识之士据此推断许国将要灭亡。颜曾之养：指像颜回、曾参那样奉养父母。颜回、曾参都是孔子的弟子，有名的孝子。阙：同“缺”。

【译文】

古代各国发生了灾祸，同等地位的诸侯国都去慰问；宋、卫、陈、郑发生火灾后，许国没有去慰问，有道德的人都憎恶它。不过，现在我所陈述的这些情况，与古代不同，所以把慰问改成了祝贺。像颜回、曾参那样奉养父母，是件很大的乐事。同他们比较，您又缺少什么呢？

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

【作者简介】

王禹偁(954～1001年)，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他曾任右拾遗，以刚直敢言著称，后屡以事贬官。在文学创作上他反对宋初浮靡文风，提倡平易朴素，著有《小畜集》、《小畜外集》。

【导读】

本文是王禹偁被贬为黄州知州时写的，又名《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王禹偁敢于言事、直谏，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因而愤激不平，鄙视富贵，产生了豁达自适、随遇而安的思想，这些都反映在本文中。本文风格潇洒疏淡，特别是第二段写竹楼的雨声、雪声、鼓琴声、咏诗声、下棋声、投壶声等各具特色，共同烘托出了一个清幽宜人的境界。

【原文】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注释】

黄冈：地名，今湖北省黄冈县。椽：放在檩子上架着屋顶的木条。刳：破开再挖空。比：连、并。

【译文】

黄冈地区多产竹子，大的有椽子那样粗。竹工破开它，刮去竹节，代替陶瓦使用。家家房屋都是这样，因为用这种竹瓦既便宜又省工。

【原文】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芜；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注释】

子城：大城外的小套城，也叫“月

城”、“瓮城”。雉堞：城上的矮墙。圮：坍塌。蓁莽：茂密的杂草。月波楼：黄冈的一座城楼。挹：汲取。阒：寂静。夐：遥远。丁丁：象声词。投壶：古代的一种游戏。往壶里投箭，中者为胜。铮铮：象声词。

【译文】

黄州子城的西北角，上面的矮墙已经倾塌毁坏，杂草丛生，荒凉肮脏。我利用这块地盖了两间小楼，同我在先前建造的月波楼连接起来。登上小楼，远眺山色尽收眼底，平视过去，江水如在眼前，那幽静辽远的景致，难以一一描绘。夏天，最好下着骤雨，由此可以听到像瀑布的声音；冬天，最好下密雪，由此可以听到像碎玉落地的声音；小楼上适宜弹琴，琴声和谐流畅；小楼上适宜吟诗，诗韵清新幽绝；小楼上适宜下围棋，棋子的声音丁丁悦耳；小楼上适宜投壶，箭筹的声音铮铮好听。我能欣赏到这些动听

的声音，都是靠了这小竹楼的帮助。

【原文】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注释】

被：通“披”。鹤氅：用鸟羽编织的外衣。华阳巾：道士的帽子。世虑：世俗的杂念。第：只。胜概：佳境。概，景况。齐云：楼名，在今江苏苏州市，五代时韩浦所建。落星：楼名，在今南京市落星山，三国时孙权所建。井干：楼名，在长安，汉武帝所建。丽谯：楼名，魏武帝曹操所建。骚人：诗人、文人。

【译文】

办完公事的闲暇时间，我披上羽毛织成的道袍，戴上华阳巾，手里拿一卷《周易》，焚香默坐，消除一切世俗杂念。这时眼前除了水色山光外，只看到风帆、沙鸟、烟云、竹树罢了。等到酒醒时，茶已尽，烟已消，便目送夕阳西下，迎来皓月当空。这真是贬官中的佳境啊！那齐云楼、落星楼高是高，井干楼、丽谯楼美是美，可是它们是用来供人欣赏妓女、舞女唱歌、跳舞的，不是供诗人用的。这种楼对我来说是不足取的。

【原文】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注释】

稔：庄稼成熟。庄稼一年一熟，所以称一年为一稔。乙未岁：即至道元年（995年），这一年，孝章皇后死，王禹偁因朝廷不用后礼举丧而提出异议，故以“讪谤”罪被贬官滁州。除日：除夕。齐安：即黄州，郡治在今湖北黄冈县。这年，王禹偁编写《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被贬为黄州知州。嗣：继续。葺：修理。庶：表示希望和揣测的语气词。

【译文】

我听竹工说：“用竹做瓦，只能用十年；如果再覆盖一层，就能用二十年。”唉！我在至道乙未年，从翰林学士被贬到滁州，第二年转到广陵，第三年丁酉又调入中书省，第四年戊戌的除夕，奉命调到齐安任职，己亥年闰三月到达齐安郡。四年之间，不停地奔走，不知明年又在何处，难道还怕小竹楼容易坏吗？以后继任黄州刺史的人，如果与我志向相同，接着维修它，那么这座小竹楼或许不会坏的。

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

【作者简介】

李格非，北宋济南人，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曾登进士第，官至翰林学士。擅长诗赋杂文，尤其注重于经学的研究，曾著《礼记说》一书。

【导读】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写下了《洛阳名园记》，记北宋盛时洛阳的十九处名园，本文是写在这十九篇文章后的跋。文中指出：从园囿的兴废，可以看出洛阳的盛衰；从洛阳的盛衰，又可以看出天下的治乱，进而告诫公卿大夫们不能只顾个人享乐而不顾国家的安危，过分贪图享受，大肆兴建名园。文中寄寓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刻忧虑。

【原文】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黾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

【注释】

挟：挟持，这里指依靠。崤：指崤山，在今河南省。黾：指渑池，在今河南省信阳西南。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襟喉：比喻要害之地。襟，衣襟；喉，咽喉。赵：指今河北、山西一带。魏：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一带。走集：往来的必经之地。

【译文】

洛阳处于天下的中心，挟持着崤山、渑池的险阻，正当着秦、陇两地的冲要之处，又是赵、魏之间往来的必经之路，因此成为四方的必争之地。天下太平无事便罢，一旦发生变乱，洛阳必定首先遭受兵祸。

【原文】

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注释】

候：征候。

【译文】

我因此说过：“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征候。”

【原文】

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无馀处矣。

【注释】

贞观：唐太宗年号(627～649年)。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馆、第：房舍、住宅。东都：唐代洛阳为陪都，也称东都。邸：泛指贵族官僚的住宅。五季：指五代，即后梁、后

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酷：惨酷。蹂躏：蹂躏、践踏。榭：建在高台上的屋子。

【译文】

唐代贞观、开元年间，王公贵族在东都洛阳建造馆舍宅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家。等到发生战乱，四处逃散，接着又遭受到五代战争的严重破坏。那些池塘竹树，在兵车的践踏下，成了废墟；高大的亭台楼阁，被烟火焚烧，化成了灰烬。跟唐朝一起灭亡了，一处也没有剩下。

【原文】

予故尝曰：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注释】

园囿：泛指园林。囿，养动物的园子。

【译文】

我因此说过："园囿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候。"

【原文】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注释】

《名园记》：李格非著，主要描述北宋时洛阳十九座园林的兴废状况。

【译文】

既然天下的治乱，看了洛阳的盛衰就知道了；洛阳的盛衰，看了园囿的兴废就知道了。那么，我写《洛阳名园记》难道是毫无意义的吗？

【原文】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注释】

治忽：治理与怠忽，即国家的安定与荒乱。

【译文】

唉！公卿大夫们，正在朝廷任职，却放纵一己的私欲，忘记了天下的治乱，想退居园林享清福，能行吗？唐朝的灭亡就是这样的啊！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作者简介】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与富弼、韩琦一道，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工诗词散文，文章内容多与政治有关，有《范文正公集》。

【导读】

作者在严光故乡桐庐任职时，为严光修了一座祠堂，并写下这篇"记"。文章将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互相映衬，以"相尚以道"为中心，突出严光不图名利，不慕富贵，视官爵如粪土，保持气节和情操，也赞扬了光武帝以礼待人的气量。

【原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注释】

先生：即严光，字子陵。光武：即东汉光武帝刘秀。臣妾：这里指被统治的人民。动星象：后人常把天象和人事相对应。据说光武帝与严子陵共卧，子陵把脚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那是我和老朋友严子陵睡在一起的缘故。"归江湖：指严光不受谏议大夫之职，归隐富春山一事。名教：封建社会的礼仪教化。是邦：指严州，在今浙江省桐庐县。复：免除徭役。泱泱：水深广的样子。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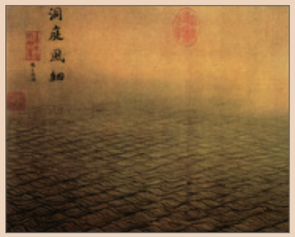
严先生是东汉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以道义相交。当光武帝得到《赤符》，乘着六龙的阳气，即帝位，统治亿兆民众时，天下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先生以节操超过他。当先生惊动了天上的星象，归隐江湖，保持了圣人的清高，把官爵视如泥土时，天下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光武帝能用故人的礼节来敬重先生。在《蛊》卦的"上九"一爻说：正当人们大有作为的时候，有一个人偏偏"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高尚的品德"。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一爻说：当阳德开始亨通，有人能"以高贵的身份去下交卑贱的人，大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由此可见，先生的思想品德，高出日月；光武帝的气量，能包举天地。如果没有先生，就不能显示光武帝气量的宏大；如果没有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德的高尚？先生的高风亮节能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胆小的人变得勇敢。这对于维护名分和礼教是大有功效的。我到严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接着免除了先生后代子孙四家的劳役和赋税，让他们来管理祠堂祭祀等事务。后来我又作了一首歌颂扬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浩荡。先生的品德啊，比山还高，比水还长！"

岳阳楼记

[范仲淹]

【导读】

《岳阳楼记》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文。作者用浓墨重彩，出色地描写了在岳阳楼上所能见到的景物，通过不同景物与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描写，借“古



仁人”的形象，发抒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生活理想，大大超出了一般“迁客骚人”的思想境界。

【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注释】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庆历，宋仁宗年号。滕子京：名宗谅，河南人，与范仲淹同年中进士，因被诬陷，贬为岳州知州。巴陵郡：即岳州。越：及，到。属：同“嘱”，嘱托。

【译文】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到岳州任知州。到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废置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名人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并嘱托我写篇文章记下这件事。

【原文】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注释】

胜状：美景。洞庭：湖名，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南岸。衔：包含。远山：指洞庭湖中的君山。浩浩汤汤：水势浩大的样子。备：详尽。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湖北巴东县，西接重庆巫山县。极：远通。潇、湘：二水名，潇水和湘水合流后流入洞庭湖。迁客：贬职外调的官吏。骚人：屈原曾作《离骚》，故后世称诗人为骚人。这里泛指善于作诗文的人。

【译文】

我看那巴陵的美景，全在这洞庭湖上。它口含远山，吞咽长江，浩浩荡荡，宽广无边。清晨阳光明媚，黄昏暮色昏沉，气象千变万化。这就是在岳阳楼上所看到的雄伟壮丽的景象，前人已经描述得很详尽了。既然这样，那么这里往北通向巫峡，向南与潇水和湘水远远相连，贬职外调的官吏和吟诗作赋的文人，常常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景物的感受能没有不同吗？

【原文】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注释】

霪雨：久雨，连绵不断的雨。霏霏：细雨纷飞的样子。樯：桅杆。楫：船桨。薄：迫近。冥冥：昏暗的样子。去国：离开京城。

【译文】

若是久雨的季节，细雨纷飞，一连几个月也不放晴，凄冷的风怒号着，浑浊的浪涛在半空翻腾；太阳和星星都隐没了光辉，山岳也隐没了外形；桅杆倾倒，船桨折断，商人和旅客无法通行；一到傍晚，天色昏暗，老虎吼叫，猿猴哀啼。此时登楼，就会产生

离开京城、怀念家乡、担心受谤讥刺的情怀。满目萧瑟的景象不禁令人感慨万分，无限悲伤起来。

【原文】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注释】

景：日光。锦鳞：指五光十色的鱼。芷：香草。汀：小洲。郁郁：香气很浓。静影：指水中月影。璧：圆形的玉。

【译文】

至于春光晴和，景物鲜明的时候，湖上风平浪静，水天一色，碧绿的湖水一望无边；沙鸥飞翔栖息，鱼儿游来游去；岸边的芷草和小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颜色青青。有时天空云雾全都消散，皎洁的月光普照千里大地，湖面闪耀着耀眼的金光，月亮的倒影犹如璧玉沉在水底，渔夫的歌声一唱一和，这种乐趣哪有穷尽啊！此时登楼，就会感到心胸开阔，精神愉快，荣辱得失全都忘却，端着酒杯临风畅饮，真是无限喜悦了。

【原文】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注释】

嗟夫：感叹词，相当于“唉”。物：指外物，环境遭遇等。庙堂：指朝廷。微：非，不是。斯人：这种人，指“古仁人”。

【译文】

唉！我曾经探求古代品德高尚的人的情怀，或许不同于上面两种人的表现。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不因外物和个人的得失而高兴或悲哀。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担忧；退隐江湖，又替国君担忧。这样，在朝也担忧，在野也担忧。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忧在天下人忧患之前，乐在天下人得到快乐之后”吧！唉！除了这样的人，我能和谁同道呢？

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官至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在政治上，他是保守派的领袖，反对王安石变法。史学上，他用十九年时间主编了《资治通鉴》，这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体通史。

【导读】

谏院是宋仁宗时设置的谏官供职的官署，本文是仁宗嘉八年(1063年)，司马光为谏院题名刻石写的一篇记文。文章先从“古者谏无官”谈起，追述了谏官的来历，着重阐明谏官的责任重大以及身为谏官应具有的品德，告诫敦促谏官们要为后世留下忠直的清名。

【原文】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注释】

汉兴以来始置官：汉代开始设谏议大夫，属于专职谏官。病：弊病。萃：聚集。志：记。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谏官六员：指左右司谏、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正言。漫灭：模糊销毁。

【译文】

古时候向君主劝谏不设专职官员，自公卿大夫到工匠商人，没有不能够进谏的。汉朝建立以来，才开始设置专职谏官。把天下的政事、各地

民众关心的事情和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得失利弊，都集中到一位官吏那里，由他说出来，他的任务是非常重的啊。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必须记住国家的大事，舍弃小事；先说紧急的事，后说可以缓办的事；一心说对国家有利的事，不以权谋私。那些不断追求个人名誉的人，就像那急切追求私利的人一样。这两种人和谏官之间的距离是

何等遥远啊！天禧初年，真宗皇帝下诏设置谏官六名，规定了各人负责的事务。庆历年间，钱君开始把谏官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我怕时间长了字迹磨灭，就在嘉祐年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这样后代人就能一个一个指着他们的名字议论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奸邪。哎！听了这些议论，为官者能不警戒吗？

朋党论

[欧阳修]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宋代庐陵(今江西吉水)人。在创作上，他大力提倡古文、古诗，要求文章切合实际，朴素自然，反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浮靡文风，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导读】

这是欧阳修批驳保守派代表人物夏竦、吕夷简等攻击范仲淹、韩琦等革新派“引用朋党”的政治论文。文章开宗明义，提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的中心论点，然后列举各个朝代的事例，论述兴亡治乱和朋党的关系，说明禁绝“朋党”是一种造成混乱亡国的愚蠢作法，指出治理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注释】

朋党：原意指同类的人为私人的目的而相互勾结。这里指人们因同一目的而结成的集团。幸：希望。

【译文】

我听过朋党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只希望君主能明辨其中的君子、小人罢了。大凡君子和君子，根据相同的道义结为朋党；小人和小人，根据共同的私利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

【原文】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

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注释】

党引：强为私党，互相援引。贼害：残害。退：斥退。

【译文】

但我认为小人是没有朋党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党。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喜爱的是利禄，贪图的是财物。当他们私利相同时，暂时互相勾结成朋党，这样的朋党是虚假的。当他们见到利益时便争先抢夺，而无利可图时交情也就疏远了，于是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他们的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我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奉行的是忠诚信用，珍惜的是名誉气节。他们用这些来修养自己的品德，就会志同道合，互

相促进，用这些来为国家效力，就能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应当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也就治理得好了。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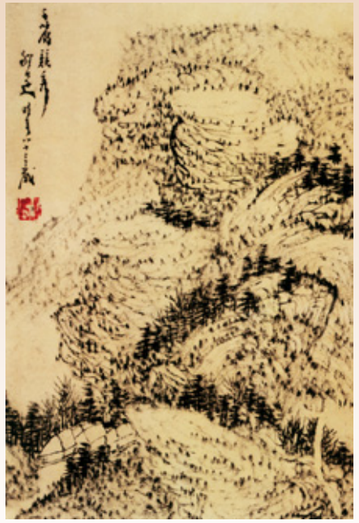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注释】

尧：和下文的舜、周武王都是为儒家所推崇的古代圣君。共工、驩兜等四人：指共工、驩兜、鲧、三苗四人，被称为"四凶"，都被舜放逐。八元、八恺十六人：八元，指上古高辛氏八个后裔：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恺指上古高阳氏的八个后裔：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元，是善的意思。恺，是和的意思。皋、夔、稷、契：相传都是舜时的贤臣，分管刑法、音乐、农事、教育。用：因此。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汉桓帝时，宦官专政，一些名士如李膺、杜密、陈实、范滂等人被诬为结党营私，逮捕入狱，后赦免，但终身不许做官。桓帝死，灵帝即位，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被杀，各州郡"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史称"党锢之祸"。本文说是汉献帝时事，当系作者误记。黄巾贼起：指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因起义军以头缠黄巾为标志，故称"黄巾军"。贼，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唐之晚年"二句：指唐朝穆宗至宣宗年间，分别以牛僧儒和李德裕为首的两党互相倾轧的斗争，历时四十余年，史称"牛李党争"。"及昭宗时"三句：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权臣朱温在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北)将士大夫裴枢等三十余人全部杀死，诬为朋党。文中说是唐昭宗时候的事，当系作者误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朱温的谋士李振曾多次考进士不中，对朝廷大臣深怀不满，因此在朱温杀害裴枢等人时，他建议说："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投尸于黄河。

【译文】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个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个人结为一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结成的小人朋党，任用八元、八恺结成的君子朋党，所以尧的天下治理得很好。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一齐在朝廷为官，互相称赞、互相谦让，二十二人结为一党，舜都任用他们，天下也治理得很好。《尚书》上说："纣王有亿万个臣子，就有亿万条心，周王有三千个臣子，只有一条心。"商纣的时候，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不结朋党了，然而纣王却因此亡了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因此而兴盛。东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有名的士大夫都拘禁起来，视之为党人。等到黄巾军起义，汉朝大乱，才后悔醒悟，把全部在押的党人都释放了，然而局势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逐渐兴起了关于朋党的议论。到昭宗时，杀光了朝廷的名士，把尸体投进了黄河并说："这些自以为清高之辈，可以把他们投进浊流。"唐朝也就灭亡了。



【原文】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释】

诮：责备。厌：引申为嫌。

【译文】

从前的君主，能使人人各怀异心而不结为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纣王；能禁绝好人结成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残杀清流朋党的，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唐昭宗时代的。然而他们的国家也都动乱灭亡了。大家互相称赞，互相谦让而不生疑心，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生疑心并且统统加以任用，可是后世的人并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个人结成的朋党所蒙骗，反而称赞舜是英明的圣人，这是因为他能明辨君子和小人。周武王的时候，全国的臣子三千人全部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成朋党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比得上周朝的，然而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好人虽多，却不嫌多啊。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古事，做君主的可以作为借鉴了！

《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为自己的友人——北宋诗人秘演和尚的诗集所作的一篇序文。文章叙秘演诗，却不落诗序的俗套，对诗只以数笔带过，把重点放在写秘演的为人上，并以石曼卿为

陪衬，将秘演生平的盛衰始终和石曼卿的遭遇依次叙出，抓住他们胸有大志、愤世嫉俗的性格特征，赞美他们的高风亮节，同时也慨叹他们的悲哀。

【原文】

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

【注释】

京师：北宋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臣一：臣服统一。兵革：指战争。兵，武器。革，甲胄。山林屠贩：指隐居山林或做屠夫、商贩的隐士。石曼卿：名延年，宋城(今河南商丘)人，他当时虽有“天下奇才”之誉，但一生不得志，与欧阳修交情甚深，他死后，欧阳修为之撰写《祭石曼卿文》。廓然：开阔的样子。布衣：平民。酣：尽情饮酒。庶几：或许。狎：亲近。阴：暗中。

【译文】

我年轻的时候考中进士，在京城游历，因而有机会广泛结交当代的贤人豪杰。然而我又觉得，由于四海统

一，战争停止，国家平安无事地休养生息已经四十年，那些足智多谋、志向雄伟的杰出人物，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才能，往往隐居民间不出来；他们隐居在山林里和屠夫商贩中，也必然有一些直到老死都没有被世人发现的人才，想去寻找他们却找不到。后来我结识了现在已去世的朋友石曼卿。曼卿为人心胸豁达，有远大志向。当时没有人能利用他的才能，他也不肯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人；没有地方可以发泄他的情感，他就跟一些平民和乡村野老在一起饮酒嬉乐，十分痛快，反复不厌。我猜想人们所说的隐居不让人发现的杰出人物，也许在没有拘束的亲切交往中可以找到，所以我常喜欢和他交

游，想由此能暗中找到天下奇才。

【原文】

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自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

【注释】

浮屠：梵语佛陀的音译，即佛，也作“浮图”。遗外：超脱、抛开。间：隔阂。歌诗：即诗歌。河：黄河。济、郓：州名。济州，在今山东巴野县南；郓州，在今山东东平县。

【译文】

和尚秘演与曼卿交往最久，也能超脱世俗，以讲究气节来勉励自己。二人高兴地做了亲密无间的朋友。曼卿隐伏在酒肆里，秘演隐伏在寺庙里，他们都是有奇才伟志的人。然而他们都喜欢用创作诗歌来自娱。当他们痛饮大醉，唱歌吟诗，喜笑狂呼，以求得天下最大的快乐时，那样子是何等豪壮啊！那一段时期贤能的人都愿意跟他们交流，我也经常到他们的住所。十年之间，秘演曾北渡黄河，东到济州、郓州，没有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境遇困难，只好返回。后来曼卿死了，秘演也年老有病。唉！这两个人，我亲眼看到他们从盛年走向衰老，而我自己也快要老了。

【原文】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

者。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崒，江涛汹涌，甚可壮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注释】

清绝：清新绝顶。浩然：阔大的样子。胠：打开。橐：袋子。巅崖：山峰和山崖。崛崒：高峻突兀。

【译文】

曼卿的诗清新幽绝，但他更加赞赏秘演的作品，认为他的诗幽雅刚健，有诗人的气质。秘演的相貌雄伟英杰，心胸开阔。他已经皈依佛教，没有地方施展才干，只有他的诗可以在社会上流传，然而他对自己的作品不珍惜，懒得收集整理。到了老年，他才打开诗囊，还找到了三四百首诗，都是令人喜爱的好作品。曼卿死后，秘演感到寂寞，不知怎样安排今后的生活。他听说东南有许多山水，那里的山高峰突起，那里的水波涛汹涌，非常壮观，于是就想到那里游览。这足以说明秘演的年纪虽老，但志向仍然存在啊。在他将要动身的时候，我为他的诗集写了这篇序。用来称赞他的盛年，悲叹他的老年。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宋文一

◎《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醉翁亭记 [欧阳修]
◎秋声赋 [欧阳修]
◎管仲论 [苏洵]
◎心术 [苏洵]
◎留侯论 [苏轼]
◎贾谊论 [苏轼]

《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

【导读】

梅尧臣(1002～1060年)，字圣俞，北宋时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欧阳修的好友。梅死后，欧阳修将他的诗编为《梅圣俞诗集》，写了这篇序言。序中突出地赞赏梅尧臣的诗歌才能，

深切地同情梅的贫困处境。序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论点，概括了封建社会很多优秀作家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一句对文学评论颇有影响的警句。

【原文】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注释】

然：这样。殆：大概。穷：穷困不得志。工：好。

【译文】

我听到世上的人说，诗人很少有得志的，而穷困潦倒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因为世上流传下来的诗，大多是古代穷困不得志的人的作品吧。大凡怀有才能抱负却不能在世上得以施展的读书人，大都喜欢游山玩水，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一类东西，常常探求它们的怪异之处；内心却郁积着忧虑感愤的情绪，激发出怨恨、讽刺，用来倾诉羁臣和寡妇的哀叹，描写人们难以表达的感情。大概越是穷困不得志，诗作写得就越好。既然这样，那

么就不是诗能使人穷困，恐怕是穷困的才能写出好诗。

【原文】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馀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

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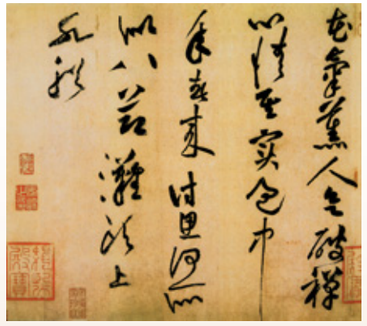
累：屡次。今：通“近”。辟书：招聘的文书。佐：辅佐，指僚属。六经：指儒家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

【译文】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靠先辈的功勋做了官，屡次参加进士科考试，每每都被主考官压制不取，困在州县做小官，总共有十多年，年纪快五十岁了，才接受了聘书，做人家的幕僚，压抑着胸中蓄积的才志，不能在事业上施展出来。他的家在宛陵，小时候就学习写诗。从做孩子的时候起，他写出的诗句就已经使长辈感到惊讶了。长大了以后，便学习六经仁义的道理。他写的文章，简洁古雅纯正，不苟且迎合世俗来取悦于人。世上的人只知道他的诗罢了。不过当时无论是贤明的还是愚昧的人，只要是谈到诗的，就一定要向圣俞求教。圣俞自己也喜欢把他不得志的心情在诗中抒发出来。所以他平生所写的，诗歌最多，世人已经知道他了，可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赞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很欣赏他，也终于没有推荐他。假使圣俞有幸被朝廷任用，写作《雅》、《颂》一类的诗来歌颂大宋王朝的功德，奉献给宗庙，赶得上《商颂》、《周颂》、《鲁颂》一类作品，难道不是很伟大吗？怎么能让他一直到老也不得志，而写穷困者的诗，只抒发关于虫鱼物类、羁旅之感的文辞呢？世人只喜欢他诗作得好，却不知道他长久的穷困而且将要衰老了，能不令人痛惜吗？

【原文】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注释】

妻之兄子：即内侄。吴兴：今属浙江省。次：编。嗜：喜好。遽：立刻。类次：分类编排。序：作序。

【译文】

圣俞的诗已经很多了，自己却不收集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怕他的诗多了容易散失，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以来所作的诗，编成十卷。我曾非常喜

爱圣俞的诗；曾担心不能全部得到。看到谢景初能把它们分类编排在一起，我立刻高兴起来，就写了诗序，并且珍藏起来。

【原文】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注释】

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和《六一诗话》中都曾论及梅尧臣的诗歌。

【译文】

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死在京城。我痛哭之后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趁便向他家人求取他的诗作，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加上我原先收藏的，选取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编成十五卷。唉！我对圣俞的诗已经评论得很详细了，所以就不再说了。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导读】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编撰的一本史书，记载了自后梁(907年)始，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伶官传》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伶官，沉

溺酒色，最后死于兵变的史实。这篇序便是对此而发的评论。作者通过对后唐盛衰过程的分析，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历史教训。

【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注释】

原：推究。庄宗：指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之子。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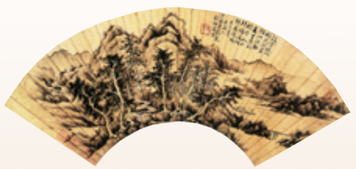
唉！国家兴盛和衰败的道理，虽说是天命，难道不也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后唐庄宗取得天下和失掉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了。

【原原文】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注释】

契丹：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公元905年，李克用曾与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合盟，二人结为兄弟，约定联合灭梁。后来阿保机背约，与朱温通好。乃：你。庙：指宗庙。少牢：祭



品，指羊和猪。羊、猪、牛皆备称太牢。告：祭告、祷告。纳之：把箭收好。系燕父子以组：刘守光自称大燕皇帝的第二年，李存勖派兵攻燕，俘虏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并用绳索捆绑，献于太庙。系，捆绑。组，绳索。函梁君臣之首：公元923年，李存勖攻破后梁都城开封，梁末帝朱友贞命其部将皇甫麟把他杀死，然后皇甫麟也自杀了。李存勖漆其首而函之，藏于太庙。函，木匣，这里用作动词。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公元926年，贝州军士皇甫晖首先作乱，一时邢州、沧州的驻军也纷纷作乱。仓皇东出……泣下沾襟：皇甫晖作乱后，李存勖派养子李嗣源去镇压，不料李嗣源反被部下推为皇帝，联合乱兵，进攻洛阳，李存勖逃往汴州，途中听说汴州已被李嗣源占领，只得下令回军，部下纷纷离散。部将元行钦等一百多人，援刀割发，向天发誓，表示忠于后唐，君臣相对大哭。

【译文】

世人传说晋王李克用临死的时候，拿了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植起来的，契丹，跟我结拜为兄弟，可是他们都背叛了我去归附梁。这三桩事，是我死了也感到愤恨的。给你三支箭，你切莫忘记你父亲的意愿！”庄宗接过这三支箭，把它保存在祖庙里。后来统兵打仗，就派官员用整羊整猪作祭品，到祖庙里去祷告，恭敬地取出这三支箭，用织锦袋子装了，背在身上在前面开路，等到得胜回朝，又把它放进祖庙里。当他用绳索绑着燕王刘守光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头，进入祖庙，把箭还给先王，禀报大功告成的时候，他的意气多么轩昂，可以说豪壮极了！等到敌人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黑夜里一声呼喊，叛乱的人就四处响应。庄宗仓促向东方出兵，还没遇到叛军，可是兵士就逃跑溃散了，他和臣子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往哪里去，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发誓，痛哭得泪水沾湿了衣襟。这是何等的衰败啊！难道是取得天下困难而丢失天下却很容易么？或许推究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都是由于人的作为么？

【原文】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注释】

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李存勖灭梁后，纵情声色，宠幸乐工、宦官。公元926年，伶人郭从谦发动叛乱，率军杀入宫中，李存勖中流矢而死。忽微：古代两个极小的度量单位名。这里形容细小。所溺：所溺爱的人或事物。

【译文】

《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得益。”忧虑劳苦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己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啊。因此当庄宗在兴盛的时候，所有天下的英雄好汉，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竞争；等到他衰败了，几十个伶官围困着他，便自身死亡、国家破灭，被天下的人讥笑。祸患总是从细小的事情积累发展起来的，聪明勇敢的人大多被他所溺爱的人或事物逼到困境，难道仅仅是伶官吗！

醉翁亭记

[欧阳修]

【导读】

本文是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写的一篇山水游记。作者通过对变化多姿的自然风光和安闲和乐的社会风俗的描写，抒发了“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婉转地流露出内心

深处的抑郁之情。本文在句式上，骈散结合，又由二十一个“也”字构成反复咏叹句式，长短错落，音调和谐，声韵铿锵。

【原文】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注释】

环：环绕。壑：山谷。蔚然：草木茂盛的样子。琅琊：山名，在滁县西南十里。酿泉：泉水名，又名醴泉，水清可以酿酒，故名。翼然：像鸟展翅的样子，这里形容亭角翘起。太守：汉代郡的行政长官。宋代废郡设州，人们常把知州称作太守。这里是作者的自称。寓：寄托。

【译文】

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它的西南面的各个山峰，树林和山谷特别优美。看过去树木茂盛、幽深秀丽的，是琅琊山。沿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地听到淙淙的流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奔泻出来的，便是酿泉。经过一段绕着山势转折的道路，便有一座四角翘起、像鸟儿张开翅膀的亭子，靠近泉边，那就是醉翁亭了。修造亭子的人是谁？是这山里的智仙和尚。给亭子命名的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它。太守同宾客到这里来游宴，稍许喝一点酒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给自己取个名号叫醉翁。醉翁的本意并不在酒上面，而在于游览山水的乐趣。游山玩水的乐趣，是心领神会的，喝酒只是一种寄托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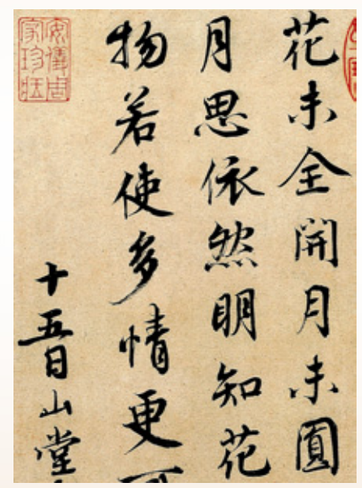
【原文】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注释】

林霏：树林中的雾气。暝：昏暗。晦明变化：或暗或明，变化不定。伛偻：腰弯背曲的样子，这里指老人。提携：搀扶领着走，这里指小孩。洌：清。

山肴：野味。野蔌：野菜。丝、竹：弦乐器和管乐器，这里泛指音乐。射：指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把箭投到壶里，以投中多少决定胜负，输了罚酒。弈：下棋。觥筹：觥，酒器。筹，指酒筹，行酒令时用以计数的签子。颓：倒。



【译文】

早晨太阳出来，树林里的雾气散开了，傍晚烟云聚拢来，山石洞穴又显得阴暗，这种或暗或明、变化不一的情形，就是山里的早晨和傍晚。野花开放，有一股清幽的香味；美好的树木发荣滋长，枝繁叶茂，形成一片浓密的绿荫；秋高气爽，霜色洁白；溪水浅了，石头显露出来：这就是山间一年四季的景象。早晨登山，傍晚回来，四季的景象又不同，因而乐趣也没有穷尽。至于背负东西的人在路上唱着歌，走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大声呼唤，后面的人随即答应，老年人弯着腰走，小孩子由大人搀扶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都是来游山的滁州人。到溪水里捕鱼，溪水深，鱼也肥；用泉水酿酒，泉水香甜，酒色清净；野味野菜，纷纷摆在桌前，这就是太守的宴席。沉浸在筵席中的乐趣，不在于音乐；投壶的人投中了，下棋的人取得了胜利，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一时坐着，一时站起，大声喧闹，是太守的宾客在尽情地欢乐啊。苍老的容颜，白白的头发，醉醺醺地倒在他们中间的，是醉了的太守。

【原文】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注释】

阴翳：树木遮蔽着。乐其乐：为他们的快乐而感到快乐。其，指众人。谓：同“为”。庐陵：县名，今江西省吉安市。

【译文】

过后，傍晚的太阳正在落山，游山的人纷纷散开，太守回家，宾客在后面跟随着。树荫遮盖着，上上下下鸟叫的声音响成一片，游人离开这里，鸟儿十分快乐。可是鸟儿只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游人的快乐；游人只知道跟随太守游赏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为他们的快乐而感到快乐。醉饮能够同大家一起快乐，酒醒能够用文章记叙这件事的人，是太守。太守是谁？就是庐陵的欧阳修啊。

秋声赋

[欧阳修]

【导读】

肃杀的秋景，常常是昔日的文人借以抒写感伤、惆怅心情的题材，《秋声赋》正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作。作者把秋色写得可见可闻，由秋风的来临，

联想到万物的凋零，继而联想到人生的易老，抒发出对于世事艰难、人生道路坎坷的感慨。

【原文】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注释】

欧阳子：作者自称。方：正在。悚然：吃惊的样子。河：此处指银河。

【译文】

我正在夜里读书，听到有一种声音从西南方向传来，心中有些恐惧地听着，自语说："真奇怪啊！"起初，雨声淅沥，风声潇飒，其势尚微；忽然间，发出奔腾澎湃的响声，好像波

涛在夜里惊起，狂风暴雨骤然来临。当它接触到物体时，铮铮，像是金铁相撞的鸣声；又像奔赴敌阵的军队，个个口中衔着木片，疾速奔走，不闻号令，只听到人马行进的声音。我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呀？你出去看看。"童子回来说："星光月色，洁白明亮，银河清晰，悬挂在天，四处没有人声，声音出在树间。"

【原文】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馀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注释】

夫秋，刑官也：周朝设官，用天地四时命名，掌管刑狱的司寇称为秋官。于时为阴：古人以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又兵象也：古代征伐，多在秋天，故云。于行为金：古人以五行配合四时，秋属金。夷则为七月之律：古音分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并与十二月相配，夷则配七月。渥然丹者：指丰腴红润的容颜。这里指年轻人。黟然：黑黑的样子。星星：点点的白色。戕贼：残害。

【译文】

我听了说："哎呀！可悲啊！这是秋天的声音，它为什么要来呢？秋天的情景，大致是这样。它的色彩，凄惨暗淡，烟飞云散。它的面容清新开朗，天高气爽，阳光明亮。它的气候，凛冽寒冷，刺人肌骨。它的意境，冷落萧条，山水寂寞。所以它的声音，开始虽然凄切轻微，到后来便奋力发出呼啸和号叫。本来，绿盈盈的草儿争着生长，是那样的繁茂；青葱葱的佳木挺拔而起，是那样的可爱。可是秋风一到，草碰上它就要变色，树碰上它就要落叶。它所用来摧残草木，使之零落的东西，就是这肃杀秋气的余威。秋天，是刑官执法的时候，在季节上属于阴；又是打仗的象征，在五行中属于金；这就是所谓天地之义气，常常把严肃杀伐作为它的意志。大自然对于万物，让它们在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所以秋天在音乐上，商声代表西方的音调，夷则属于七月的音律。商，就是伤的意思，万物老了

就要悲伤；夷，就是杀的意思，万物过盛就应当杀。唉！草木是没有感情的，到了时候就会飘失零落。人，作为动物，是万物中的精灵，百般忧虑刺激着他的心情，万种事务劳累着他的形体，内心受到刺激，必然耗费精力。何况，有时想的是他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忧虑的是他的智力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会使自己红润的容颜变得衰老，乌黑的头发变得花白。为什么要以本不是金石的肌体，去与草木争荣斗胜呢？想想是谁残害了自己，又何必怨恨这秋声！"童子不知道如何回答，低下头打瞌睡。只听到四面墙壁虫声唧唧，像是在陪伴着我的叹息。

管仲论

[苏洵]

【作者简介】

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北宋著名散文家。其文以雄健、犀利、流畅著称，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均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中人物。著有《嘉祐集》。

【导读】

本文是对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的评论。作者一反以往固有的说法，不把齐国的富强归功于管仲，而认为是鲍叔牙荐举了管仲的功劳；也不把齐国的内乱简单地归罪于竖刁、易牙、开方等人，而认为关键在于管仲临终前没能荐贤，而给小人留下了可乘之机，种下了祸根。

【原文】

管仲相威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注释】

威公：即齐桓公，因避宋钦宗赵桓讳，改为威公。攘：排斥，抵御。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都是齐桓公宠幸的近臣。管仲死后，这三个人共同专权，齐国由此发生内乱。用：用事，当权。薨：周代诸侯死称“薨”。

【译文】

管仲做齐桓公的宰相，称霸诸侯，抵御夷狄，在他的一生里，齐国经济富裕，兵力强盛，诸侯不敢反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掌权。桓公在内乱中死去，五个公子争夺君位。这祸殃蔓延开来，一直到齐简公的时候，齐国没有一个安宁的年份。

【原文】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注释】

兆：征候，征兆。鲍叔：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

【译文】

事业的成功，不是成功在成功的那天，一定有它的起因；灾祸的发生，不是发生在它发生的那天，也一定有它发生的迹象。所以齐国的安定，我不说是起于管仲，却说是起于鲍叔牙；等到它发生混乱动荡，我不说是起于竖刁、易牙、开方，却说是起于管仲。

【原文】

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呜呼！仲以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威恒公处几年矣，亦知威公之为人矣乎？威公

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注释】

顾：但。仲尼：孔子的字。

【译文】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竖刁、易牙、开方三个，他们固然是扰乱别人国家的人，但使用他们的是桓公啊。有了虞舜，然后才知道放逐四凶；有了孔子，然后才知道除掉少正卯。那桓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但是使桓公能够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重时，桓公问他谁可以当宰相。我认为管仲将要荐举天下的贤人来回答桓公，可是他的话却不过是说，竖刁、易牙、开方三人违反人情不能亲近而已。唉！管仲以为桓公当真能够不用这三个人么？管仲和桓公相处好多年了，也应当知道桓公的为人吧！桓公耳朵不能够一时听不到音乐，眼睛不能够一时看不到女色，如果不是这三个人，就没有人能够满足他的欲望。他起初所以不任用他们，只不过因为有管仲罢了。

【原文】

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威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馀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注释】

弹冠而相庆：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喻将出来做官。絷：束缚。匹夫：指普通人。悉：全部。因：趁着。

【译文】

如果一天没有了管仲，那么这三个人就可以弹着帽子、互相庆贺高升了。管仲认为临死前说的话，能够捆住桓公的手脚么？那齐国并不担心有这三个人，却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那么这三个人就只是三个普通人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乏跟这三个人一流的人物么？即使桓公幸而听了管仲的话，杀掉这三个人，可是其余的这种人，管仲能够全部列举出来除掉他们么？唉！管仲可以说

是不知道从根本上着眼的人啊！如果趁着桓公问话的时候，荐举天下的贤人来取代自己，那么管仲虽然死了，可是齐国却不能说是没有管仲了。这三个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不说也可以明白啊！

【原文】

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过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馀恒，犹得为诸侯之盟主百馀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败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是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

【注释】

五伯：同“五霸”，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五位诸侯，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老成人：经验丰富办事稳重的人。疏：举出。逆知：预知。诞谩：荒诞。

【译文】

五霸中间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盛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没有超过齐桓公，他的臣子又都赶不上管仲。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宽厚。可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因袭晋文公的余威，还能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充当诸侯的盟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君主虽然不贤，可是还有老成人在呢。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它仅仅依靠一个管仲，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天下并不是没有贤能的人，然而虽有好的臣子却没有能够使用他们的君主啊。桓公在世的时候，竟说天下不再有管仲一样的人才，这样的话，我不相信呢。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这样的记叙：管仲将要死的时候，论述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摆出他们各人的短处。这是他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够托付以国家的重任，而且又预料自己将要死了。那么《管子》这部书实在荒诞，不值得相信。

【原文】

吾观史鳝，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注释】

蘧伯玉：春秋时卫国贤大夫。

【译文】

我看史鳝，因为不能进用蘧伯玉、去掉弥子瑕，所以才在死后用尸首劝谏；萧何快要死了，推荐曹参来取代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当这样啊！国家凭着一个人兴盛，凭着一个人灭亡；贤能的人不悲伤他自己的死亡，却忧虑他国家的衰败。所以一定要再有贤能的人接替，然后才能够死去。那个管仲，凭什么可以死去呢？

心 术

[苏洵]

【导读】

本文是《权书》(苏洵的一组策论，共十篇)中的一篇，逐节论述用兵的方法，分治心、尚义、养士、智愚、料敌、审势、出奇、守备等八个方面，而以治

心(即将帅的思想与军事素养)为核心，所以标题叫“心术”。其中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但也有诸如“怀其欲而不尽”、“士欲愚”之类的封建权术。全篇段落分明，井井有条。

【原文】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注释】

治心：指锻炼培养军事上的胆略、意志和吃苦的精神等。麋：鹿类的一种。左：附近。瞬：眨眼。制：掌握。

【译文】

当将帅的方法，应当首先培养自己的胆略、意志，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脸色不变，麋鹿从身边跳出来而眼睛不眨，然后才能把握控制住战争的形势，可以对付敌人。

【原文】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注释】

上：通“尚”，崇尚。怒：激发。

【译文】

大凡用兵，要崇尚正义；不正义，即使有利也不要动。不是说一动就有什么利害关系，而是说将来会出现手足无措的局面。只有正义才能激发士气，士气一旦为正义所激发，就可以百战不殆。

【原文】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注释】

烽燧：即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燃火叫

“燧”。斥堠：古代用来了望敌情的土堡，这里指放哨、了望。犒：犒赏，旧指用酒食或财物慰劳将士。优游：闲暇自得的样子。挫：挫折，这里指打了败仗。厉：激励。并天下：兼并天下。黄帝：传说中我国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相传曾在战争中多次取胜，打败了炎帝、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殆：通“怠”，懈怠。

【译文】

大凡作战的规律是，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要积蓄物质财富；临战时期，要养精蓄锐；在战争中，要鼓舞士气；取得胜利后，要保持斗志。小心烽火，坚守边防，使种地的没有什么顾忌，这样来蓄积财富；给予士兵丰厚的犒赏，使他们得到休息，这样来养精蓄锐；打了小胜仗，越发要再接再厉，吃了小败仗，越发要振奋精神，这样来鼓舞士兵；用人时不要完全满足他们想要做的一切，这样来保持斗志。因此，要让士兵经常保持昂扬的斗志，怀有不尽的欲望。斗志不消退，就会有足够的勇气；欲望无止境，就会有更多的希求。所以，即使兼并天下，士兵们也不会厌战。这就是黄帝进行了七十多次战争后，士兵们仍然不懈怠的原因。不保持斗志的话，即使只打了一仗，并且打胜了，这支军队也不能再用了。

【原文】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注释】

智：有智慧。严：有威严。欲：应该。委：委屈。

【译文】

凡是做将帅的，要足智多谋，号令严明；而做士兵的，要愚昧一点。足智多谋，就会令人感到难以揣测；号令严明，就会令人感到不可侵犯，所以士兵能够委身听命，这样怎么能不愚昧一点呢？只有士兵愚昧一点，才能跟他们一起去拼死。

【原文】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注释】

邓艾缒兵于蜀中：邓艾，三国时魏国的将领，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率兵从一条艰险的山路进攻蜀汉，山高谷深，士兵都用绳子系着放下山去，邓艾自己也用毡布裹着身体，滑下山去。缒，系在绳子上放下去。刘禅：三国时蜀后主，小名阿斗，刘备之子，公元223年至263年在位。侮：轻视、轻侮。尝：试探，检验。

【译文】

大凡出兵打仗，要了解敌方君主、将帅的情况，然后才可以进行冒险的行动。邓艾率兵抄险路，攻袭蜀国，如果不是刘禅昏庸，那么，即使有百万大军也会束手就擒，那邓艾自然是看透蜀国无能人，才敢如此行动的。所以古代有才能的将领，既能用自己的小部分兵力来试探敌军的虚实，又能利用敌军的进攻来检验自己的强弱，因此就可决断是撤退还是进攻了。

【原文】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注释】

节：节制。沮：沮丧。辱：玷污。技：本领。支：经得起，对付得了。

【译文】

大凡做主将的方法是，通晓了事理，然后才可以出兵；了解了形势，然后才可以作战；懂得了节制，然后才可以指挥战事。通晓了事理就不会理亏；了解了形势就不会沮丧；懂得了节制，就不会陷入困境。见到小利不出动，见到小患不回避；小利小患，不足以玷污我的才能，这样然后才能对付得了大利大患。只有善于练就本领又能保存自己力量的人，才能天下无敌。因此，忍耐一下，可以应付得了上百次的勇猛进攻；冷静一下，可以控制得住上百次的轻举妄动。

【原文】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注释】

校：较量。角：角斗。抗：高，引申为突出地。暴：显露。却：退。狎：轻忽。堕：落。

【译文】

军队有长处也有短处，这在敌我双方是一样的。有人问道：“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方将不跟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遮掩搁置起来，敌方却要逼着和我角斗，怎么办呢？”回答说：“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把它突出地显露出来，使敌人产生疑心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并加以保持，使敌人轻慢疏忽而落入我的计策中，这就是运用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原文】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注释】

箠：鞭子。蜥蜴：一种爬行动物，形似壁虎，俗称“四脚蛇”。袒裼：脱衣露体。乌获：战国时秦国的大力士，相传能力举千钧。冠胄衣甲：戴着头盔，穿着铠甲。胄，盔。冠、衣，都用作动词。据兵：靠着兵器。以形固：指利用各种有利形势来巩固自己。以，凭借，利用。形，各种有利的形式和条件。固，巩固。

【译文】

善于用兵的人，要使士兵无所顾忌，而有所依靠。无所顾忌，就知道死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中有尺把长的鞭子，面对凶猛的老虎，也会大声呼喊着拿起鞭子抽打，可是空手遇到四脚蛇，也会吓得变了脸色而退步不前，这是人之常情。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可以带兵了。袒胸露背，手握刀剑，那么即使是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也不敢逼近他；戴盔穿甲，靠着武器睡大觉，那么，就是小孩也能拉弓把他杀死。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利用各种有利形势来巩固自己。如果能利用各种有利形势来巩固自己，那么就有余力了。

留侯论

[苏轼]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三人同属古文“唐宋八大家”之列，合称“三苏”。苏轼是一位全才作家。其作品保存下来的共一百一十卷，收入《东坡全集》。

【导读】

本文主要是就留侯张良遇圯上老人的故事发表评论，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作者用秦末的形势来解释圯上老人与张良的关系，破除神秘色彩，是颇有见解的。行文则能纵能收，广泛征引，浑浩流转，变化曲折。

【原文】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注释】

匹夫：普通人。卒然：突然。卒，同“猝”。所挟持者：指志向。

【译文】

古时候被称作英雄豪杰的人，一定有出众的节操，能够忍受常人根本不能忍受的事情。普通人受了侮辱，就会拔剑而起，挺身搏斗，这不能算是勇敢。天下真正有大勇的人，突然遇到变故不惊慌，无故受到侮辱也不发怒。这是因为他们怀抱的志向很远大。

【原文】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

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

【注释】

圯上之老人：圯，桥。老人，指的是黄石公。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游下邳桥，遇黄石公，公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捡上来给他穿上，张良照办了。黄石公说：“孺子可教矣！”并约他五天后黎明时在桥上相会。前两次，张良都迟到了，受到老人的责备，第三次，张良不到半夜就去桥上等候，老人来后很高兴，送给他一部《太公兵法》，告诉他：“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微：隐约。

【译文】

张良从桥上老人那里接受了兵书，这件事看来很奇怪。然而又怎知那不是秦朝隐居的高士，出来考验他呢？看看老人用来隐约显露其用意的行为，都包含着圣贤给人警戒的意味。可是世人却不明白，以为是鬼怪，这真是大错特错了。

【原文】

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获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注释】

鼎镬：指烹煮人的大锅，与刀、锯同为古代的刑具。夷灭：诛杀灭族。贲、育：孟贲、夏育，相传是战国时两个著名的勇士。施：施展。一击之间：指张良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伏击秦始皇的

行动。间不容发：距离很近，中间容不下一根头发，比喻情形十分危急紧迫。千金之子：指富贵人家的子弟。荆轲：战国著名刺客，曾受燕太子丹的指派，刺杀秦王政（秦始皇），失败被杀。聂政：战国时著名刺客，韩国人，曾为韩卿严遂刺死韩相韩傀，然后自杀。倨傲鲜腆：傲慢无礼。折：挫伤、折辱。孺子：小孩。

【译文】

况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于赠书。当韩国灭亡、秦国正在兴盛的时候，秦统治者用刀、锯、鼎、镬等各种酷刑来对付天下的人，那些平白无故被杀戮灭族的，多得数不过来。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办法得以施展他们的武艺。大凡执法很严酷的时候，它的锋芒是不能去触犯的，并且在形势上也没有机会可乘。张良按耐不住愤怒的心情，凭匹夫之勇，想靠一次伏击获得成功。在这个时候，张良离死的距离已经近得容不下一根头发了，这真是太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爱惜自己的生命，认为同盗贼相斗而死是不值得的。凭着张良超出世人的才能，不采取伊尹、太公那样的大谋略，却偏偏运用了荆轲、聂政行刺这样的小计策，因为侥幸才没有送命，这正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惋惜的事情。因此，老人摆出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折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了，才能成就大事。所以老人说：“这小伙子是可以教育的。”

【原文】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

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注释】

肉袒：脱衣露体，谢罪或祭祀时表示诚恳、恭敬。勾践：春秋末年越国国君，公元前494年被吴王夫差打败，困于会稽山上，投降吴国后做了三年奴仆，后回国，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终于战胜吴国。素：素交，即老交情。油然：顺从的样子。

【译文】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伯袒胸露背，牵着羊来迎接他。楚庄王说："郑国的君主能够委屈自己尊重别人，一定会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拥护。"于是放弃进攻。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后来到吴国作奴仆，历经三年而不曾倦怠。若有报仇的志向，却又不能向人低头的，这不过是普通人的刚强。那桥上老人，认为张良才能有余，但担心他度量不够，所以狠狠地挫伤他那年轻人的刚锐性情，让他能忍受小的忿恨来实现大的事业。为什么呢？两人并无老交情，突然在荒野相遇，命令他去做奴仆的事情，而他却能顺从而不见怪，这样的人当然是秦始皇所不能惊吓的，也是项羽所不能激怒的。

【原文】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是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注释】

高祖：即汉高祖刘邦。敝：疲敝。淮阴：指淮阴侯韩信。西汉初年大将军，辅佐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

【译文】

观察汉高祖之所以胜利、项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也在于能忍耐与不能忍耐之间的差别罢了。项羽因为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而轻易消耗他的精锐力量。汉高祖能够忍耐，养精蓄锐，保全实力，等待项羽的疲敝，这正是张良教他的。当韩信灭亡齐国后，想自立为王时，汉高祖大怒，从言词和神色上表露出来。由此看来，汉高祖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性情；要不是张良，还有谁能成全他的大业呢？

【原文】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及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注释】

太史公：《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乃如妇人好女。'"称：相称。

【译文】

太史公司马迁猜想张良一定是个身体魁梧、仪表堂堂的人，而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一样，和他的志向气概很不相称。我却认为这大概就是张良之所以为张良的原因吧！

贾谊论

[苏轼]

【导读】

贾谊(前201～前169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时称贾生。本文一反常人认为贾谊不得志主要是汉文帝不能用人的成论，认为贾谊不为汉

文帝重用，是自己"志大而量小"，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而希图一次谋划就被重用，郁闷忧伤，终至自残早逝。

【原文】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注释】

自用：发挥自己的才能。贾生：指贾谊。古代对有学识的人尊称为"生"。

【译文】

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如何使它得到发挥实在很难。可惜啊！贾谊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君子想要达到长远的目标，就必须有所等待；想要成就伟大的事业，就必须有所忍耐。古代的贤人，都怀有能够成功立业的才能，但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这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罪过，也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原文】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

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注释】

贾生之论：指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治安策》。汉文：指汉文帝刘恒。旧史尊他为明君，将他与其子景帝刘启两代统治时期并称为“文景之治”。历试于天下：指前往各诸侯国，试图实行自己的主张。庶几：表示希望之词。三宿而后出昼：孟子曾在齐国为卿，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齐王采纳，便辞官而去，但在昼停留了三天，想等齐王重新召他入朝。昼，齐国地名，在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北。事见《孟子·公孙丑下》。豫：高兴，快乐。

【译文】

我看贾谊的议论，假如像他所说的那样，虽是号称盛世的夏商周三代，又怎能远远超过他？遇到像汉文帝那样的君主，尚且因为不被重用而抑郁死去，难道在天下没有出现尧舜之君的时候，就永远不可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位圣人，曾到天下各国，多次尝试，只要不是太无道的国家，都想勉强加以扶持，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行自己的主张。他将到楚国去时，先派冉有去接洽，接着又派子夏去重申致意。君子想要得到君主的使用，是这样的辛勤恳切啊。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那个地方住了三夜才走，还说：“齐王也许要召我回去吧。”君子不忍心抛弃他的君主，是这样的情深意厚啊。公孙丑问道：“老师为什么不愉快？”孟子说：“当今天下，除我之外还有谁能治好它？我为什么要不愉快呢？”君子爱护自己的身体，是这样的细致周到啊。做到了这样还不被君主使用，然后才能说天下的君主果然不能与他们一起有所作为，从而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能用他，是他不能效力于汉文帝啊！

【原文】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

【注释】

决刘吕之雌雄：刘邦死后，吕后掌权，排斥刘邦旧臣，立诸吕为王。吕后死，诸吕作乱，以周勃、陈平、灌婴为首的老臣平定了叛乱，拥立刘恒为帝。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贾谊为太中大夫时，曾向文帝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建议。优游：从容不迫的样子。浸渍：渐渐渗透。立谈之间：形容时间短暂。遽为人痛哭哉：贾谊《治安策》中有这样的话：“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遽，骤然，急切。萦纡：曲折缭绕的样子。这里指心情复杂。趯然：跳跃的样子。远举：远走高飞。这里指退隐。夭绝：早死。

【译文】

绛侯周勃亲手捧着天子的玉玺，交给汉文帝；颍阴侯灌婴联合数十万军队，决出了刘吕的胜负，他们都是汉高祖的旧将。这种君臣相好的情分，难道仅是父子骨肉手足之间的关系吗？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少年，想使汉文帝在一天之内，完全抛弃他的旧臣，来请教他这个新人，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来说，上应得到君主的信任，下应得到大臣的支持，如周勃、灌婴等人，要逐渐地深入地和他们结成朋友，使天子不怀疑，大臣不妨忌，然后使整个天下只听从我的安排，不超过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哪里有两个人站着谈几句话的短时间里，就立刻说要为对方痛哭的呢？观看他过湘水时，写的那篇《吊屈原赋》，迂回曲折地抒发了自己忧郁苦闷的心情，迫切地透露出远走退隐的意思。后来，终于因为悲伤过度，整天哭泣，弄到短命死去，这也是不善于在逆境中生活啊！谋略一次不被采用，怎能知道永远不会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却这样地摧残自己。唉！贾谊真是个志向大度量小，才能有余而见识不足的人啊！

【原文】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注释】

遗俗：超脱世俗。累：忧虑。全：保全。这里指充分发挥。苻坚：氐族人，北朝十六国前秦的国君。王猛：字景略，出身贫寒，初隐居华山，后应苻坚征召，执掌政权，遭到旧臣仇腾、席宝的反对，苻坚大怒，贬黜二人，于是上下始服。草茅：指民间。略：夺取，占据。备：详细。狷介：洁身自好。病沮：困顿沮丧。所发：所作所为，泛指立身处世。

【译文】

古代的人，如果有高出世人的才能，必定有鄙弃世俗的毛病。因此，不是聪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地使用他。从古到今，人们盛赞秦王苻坚能在乡下平民之中发现了王猛，很快全部斥去原来的旧臣，而与他商议国家大事。苻坚是个普通人，却占有半个天下，大概是由于这一点吧！我深沉地悲伤贾谊的志愿未能实现，所以详细地加以评论。同时，也是想使君主们明白，假如得到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该知道他们有孤芳自赏的情操，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郁伤感、沮丧颓废，再也不能振作起来。而对贾谊这一类人来说，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所作的一切啊！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宋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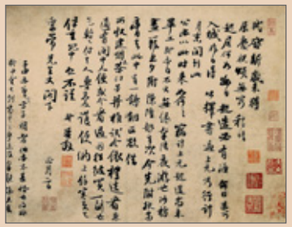
◎凌虚台记 [苏轼]
◎放鹤亭记 [苏轼]
◎石钟山记 [苏轼]
◎前赤壁赋 [苏轼]
◎后赤壁赋 [苏轼]
◎六国论 [苏辙]
◎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凌虚台记

[苏轼]

【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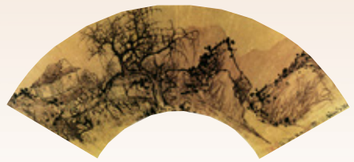
本文是苏轼任凤翔判官时，为当时的太守所筑的一个名为凌虚的土台子所作的记。文章前半部分记了筑台的原因、过程及命名的原因。文章的后半



部分是重点，作者借台子从无到有以至仿然如山，抒发事物的兴废成毁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人事之感。事物如此，历史的兴衰更是如此。

【原文】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注释】

国：城邑，这里用作动词。南山：指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市南。丽：附着。扶风：即凤翔府。太守：宋代时指知州。损益：增减。这里是指影响。物理：即事理。当然：应该这样。

【译文】

把城建在终南山的下面，人们的起居饮食就似乎都与山连接到了一起。四面的山，没有哪一座比终南山更高；靠近终南山的城市，没有哪一座比扶风更近。从最近的地方望最高的山峰，从地势上说必然办得到。但扶风太守居住的地方，却未尝望见过山。虽然不会对政事产生什么影响，可是在情理上总有些说不过去。这就是建造凌虚台的原因啊！

【原文】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注释】

太守陈公：指当时凤翔府知州陈希亮。杖履：拄着手杖，穿着鞋子。累累：重重叠叠的样子。髻：挽束在头顶上的发结。恍然：恍惚的样子。从事：指辅佐的官吏。

【译文】

当这台尚未建造时，太守陈公扶着拐杖，逍遥自得地在下面散步，偶然看见高出近处林木的一些山峰，一个接一个地，像游人在墙外行走，但在大墙之内，只看到它们高高的发髻一般。便说："这里一定有与众不同的景色。"就派工匠在它的前面凿了一个方形的池塘，把挖出的土用来筑台，高出屋檐之后才停止。台成之后，人们登临其上，恍恍然不觉忘记了台的高度，反而以为远处的山峦是奔腾踊跃、突然之间从地下冒出的呢。陈公说："这个台的名字应该叫凌虚。"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佐吏苏轼，要求写篇文章把它记下来。

【原文】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释】

蒙翳：遮蔽。虺：毒蛇。相寻：接连不断。秦穆：即春秋时秦国国君秦穆公。祈年、橐泉：宫名。长扬、五柞：宫名。仁寿：宫名，隋文帝时建。陇亩：田地。得丧：得失。

【译文】

苏轼回答陈公说："事物的衰废与兴盛，成功与毁败，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从前，这里是荒草野地，蒙盖着寒霜白露，窜伏着毒蛇狡狐；当此之时，哪能知道将会有一个凌虚台呢？事物总是兴废成毁相互交替，以至于无穷的，那么这个台是否再变为荒草野地，也都是不可预料的了。我曾经跟陈公登台远望，它的东面是秦穆公的祈年宫、橐泉宫；它的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宫、五柞宫；它的北面是隋文帝的仁寿宫和唐太宗的九成宫。推想它们当时的盛况，宏伟杰出，奇异华美，坚固而不可动摇的气势，难道只比凌虚台强过百倍吗？但是，经过数代之后，想要看到它们大致的模样，连破瓦断墙，都不再存在了，早已变成长满庄稼的农田和荆棘丛生的荒丘，更何况像这样子的土台呢？这样的台尚且不足以依靠它保持长久，更何况人事的得失，忽然来了又忽然去了呢？有人想以此向世人夸耀，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大概世上也有足以依靠的东西，但不在于一个台的存在或倒毁。"我已把这些话说给陈公听了，回来就作了这篇"记"。

放鹤亭记

[苏轼]

【导读】

作者借云龙山人放鹤引申发挥，认为放鹤和饮酒这两种嗜好可以致祸，也可以为乐，关键是在谁行之：为君者可因之而败亡丧国，为隐者却可以因

之怡情娱己。作者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南面为君不如山林隐居之乐。这是一种典型的出世思想，也是作者政治上失意后的消极情绪的反映。放鹤亭，在江苏徐州云龙山。

【原文】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注释】

彭城：县名，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云龙：山名，在今徐州市南。麓：山脚。际：接、连。晦：阴暗。如：往。陂：水边。傃：向。

【译文】

熙宁十年(1067年)的秋天，彭城发大水，云龙山人张君的草堂，被水淹到大门的一半。第二年春天，水退了，他便搬到旧居的东面，东山的脚下。他登高一望，发现了一块奇异的地方，于是就在那里建了一座亭子。彭城的山岭四面围合，隐隐约约像一个大玉环，唯独缺了西面的一小块，而山人的亭子正好对着那个缺口。春夏之交，草木茂盛，与天相连；秋冬

时节，雪景月光，千里一色。刮风下雨，或晴或阴的时候，上下一看，山间的景色变幻无穷。山人有两只鹤，很驯服又善于飞翔。清晨便朝着西山的缺口把它们放出去，任凭它们自由飞翔，有时立在水边田里，有时翱翔在白云之外，傍晚时分便向东山飞回。因此，给这个亭子命名为“放鹤亭”。

【原文】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注释】

挹：酌酒。狎：亲近。卫懿公：春秋时卫国国君。他很喜欢鹤，甚至给鹤封爵，让鹤乘车，而对百姓的死活却不关心。后来狄人攻卫，卫国士兵因国君爱鹤不爱民，都不愿出战，卫国因此灭亡。《酒诰》：《尚书》篇名。《抑》戒：《抑》，《诗经·大雅》中的篇名，相传为西周时卫国国君卫武公所作，用以自戒。其中第三章说：“颠覆厥德，荒湛于酒。”

【译文】

太守苏轼，时常带着宾客和部下去拜访云龙山人，在这个亭子里饮酒，十分快乐。苏轼为山人斟了杯酒，并告诉他说：“您知道隐居的乐趣吗？即使是拿帝王的位子，也不能与之交换的啊。《周易》上说：‘鹤在隐蔽幽深的地方鸣叫，小鹤便会发声应和。’《诗经》上说：‘鹤在沼泽深处鸣叫，它的声音直传到天外。’大概是因为鹤这种动物清高闲逸，自由自在，超然于尘世之外，所以《周易》和《诗经》的作者用它来比喻贤人君子、有德行的隐士。亲近它，赏玩它，似乎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事，然而卫懿公喜欢鹤，却使他亡了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为戒，他们认为造成荒疏、昏惑、衰败、迷乱的，没有比酒更厉害的了。可是刘伶、阮籍一班人，却靠饮酒保全了自己的真性情并且扬名后世。唉！做帝王的，即使像鹤这样清高闲逸自由自在之物，也不能喜好，如果喜好它就会亡国；而那些隐居山林、逃避尘世的人，即使是像酒这样使人荒疏迷惑、衰败迷乱的东西，也不能损害他，更何况是鹤呢？由此看来，做帝王的乐趣和隐居的乐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原文】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注释】

矫然：矫健的样子。黄冠：道士所戴之冠。葛衣：用葛布缝制的衣服。葛，一种藤本植物，纤维可织成布。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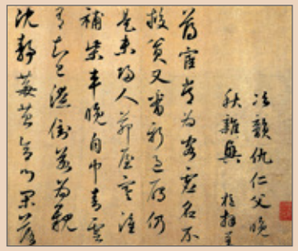
山人听了这话高兴地笑着说：“是这样的啊！”于是作了放鹤和招鹤歌。唱道：“鹤飞去啊，飞向西山的缺口，高高地飞着向下望啊，选择一个好的地方，一下子收敛羽翼，好像是准备降落下来，忽然间看见了什么，又高高地振翅飞起。整天独自在山涧峡谷之间，嘴啄青苔，脚踏白石。鹤归来啊！回到东山的北面。山下有个人啊，头戴黄帽，脚穿草鞋，身着葛衣在弹琴。自己耕种自己吃，剩下的用来喂饱你。回来吧！回来吧！西山不可以久留。”

石钟山记

[苏轼]

【导读】

这篇游记叙述了作者探访石钟山命名意义的经过。作者不满足于前人的简陋记叙，能通过实地调查得出自己的结论，批评了主观臆断的作风，这



是可取的。但作者的调查也还不够深入，实际上石钟山命名是因为它是一座中空如钟的石山。文章很生动，特别是夜泊绝壁的一段描写，淡淡几笔便点染出一个阴森逼人的境界。

【原文】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

【注释】

《水经》：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著作，记述江水河道的分布情况，相传为汉人桑欣或晋人郭璞所著。彭蠡：鄱阳湖。郦元：即郦道元，北魏人，为《水经》作注，《水经注》四十卷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很有价值。搏：撞击。磬：古代一种石或玉制的打击乐器。

【译文】

《水经》上说："鄱阳湖的出口，有一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这座山下面是个深潭，微风鼓动着波浪，流水和石头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像大钟一样洪亮，因此得名。这种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它。现在把钟和磬放在水中，即使有大风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声响来，更何况是石头呢！

【原文】

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注释】

李渤：唐代洛阳人，他写过一篇《辨石钟山记》。聆：听。函胡：重浊而模糊。清越：清脆而响亮。枹止响腾：鼓槌停止了敲击，声音还在传播。腾，传播，回荡。馀韵徐歇：余音慢慢消失。之：指石钟山命名的缘由。尤：更加。铿然：形容敲击金石所发出的响亮的声音。

【译文】

到唐朝人李渤，才探访了它的旧迹，在潭上找到两块石头，敲着听它的声音，南边的那块声音重浊而模糊，北边的那块声音清脆而响亮，停止敲击后，声音还在回响，余音缭绕，慢慢地消失。李渤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命名的缘由。然而对这种说法，我更加怀疑。能够发出铿锵作响的声音的石头到处都是，唯独这里用钟来命名，为什么呢？

【原文】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则不信也。

【注释】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元丰，宋神宗年号。六月丁丑：农历六月初九。丁丑，记日的干支。齐安：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适：去，往。临汝：即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饶：饶州，治所在今江西省鄱阳县。湖口：今江西省湖口县。硿硿然：击石声。

【译文】

元丰七年六月初九，我从齐安乘船到临汝去，而我的大儿子苏迈要到饶州德兴县去做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此有机会去看看那被称作"石钟"的山。寺里的和尚让小童拿着斧头，从乱石堆里挑选了一两块敲打，硿硿作响。我只是笑笑并不相信是这个原因。

【原文】

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注释】

森然：阴森恐怖的样子。鹘：一种凶猛的鸟。磔磔：鸟鸣声。欬：同"咳"。鹳鹤：一种水鸟。形似鹤而顶不红。

【译文】

到了夜里，月光明亮，我单独和迈儿乘着小船，来到峭壁下。只见巨大岩石倾斜耸立着，高达千尺，如同凶猛的野兽，奇异的鬼怪，阴森恐怖，像是要和人搏斗；而山上栖息的鹘鸟，听到人的动静也惊慌地飞起，在云霄里磔磔地鸣叫；还有像老人在山谷中又咳又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的叫声。

【原文】

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窾，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献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注释】

噌吰：形容钟声宏大沉重。罅：裂缝。涵澹澎湃：波浪激荡。两山：石钟山分为南北两山，南为上钟山，北为下钟山。空中：中间是空的。窾：窟窿。窾坎：击物声。镗鞳：钟鼓声。识：知道。周景王之无射：《国语》记载，周景王二十四年（前521年）铸成"无射"钟。魏庄子之歌钟：《左传》记载，郑国送给晋侯歌钟等乐器，晋侯将一半赐给魏绛。庄子，魏绛的谥号。

【译文】

我正感到有点害怕，想要回去，这时从水面上发出一种巨大的声响，轰隆隆像钟鼓声持续不停。船上的人非常害怕。我慢慢地观察，才发现山下边都是石洞和石缝，不知道它们的深浅，小

波浪涌进去，激荡澎湃，便形成了这种声音。当船回转到上钟山和下钟山之间，将要进入港口时，有一块大石头挡在水流中央，上面可坐百来个人，大石头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窟窿，江风水浪进进出出，发出窾坎镗鞳的声音，与先前听到的轰鸣声相呼应，如同奏乐一般。我因此笑着对迈儿说："你知道吗？那发出轰鸣声的，正像周景王的无射钟；这发出窾坎镗鞳声的，正像魏庄子的歌钟。古人没有欺骗我们啊！"

【原文】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释】

臆断：凭主观想象来判断。殆：大概。渔工水师：渔夫、船工。言：记述。陋者：浅陋的人。斧斤：斧头。考击：敲击。实：真相。

【译文】

凡事不亲眼看看，亲耳听听，却凭主观想象来判断它的有无，行吗？郦道元所见所闻，大概和我相同，但是说得不详细；那些读书做官的人，终究不肯乘着小船夜晚停泊在峭壁之下，所以无法知道；而渔夫船工虽然知道，但却不能记述下来。这就是石钟山命名的缘由不能在世上流传的原因。可是浅陋的人却用斧头敲打石头来探求命名的缘由，还自以为知道了它的真相。我因此写了这篇文章，既叹惜郦道元的记载过于简略，又对李渤的见识浅陋感到好笑。

前赤壁赋

［苏轼］

【导读】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在今湖北黄冈县)团练副使。在黄州期间，曾两次游览城外的赤壁，并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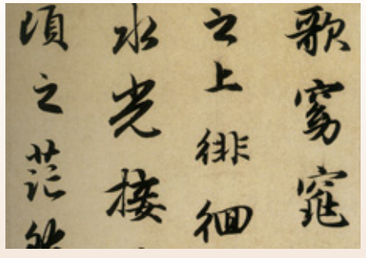
他所游赤壁，并非三国时魏吴大战时的赤壁。作者却假托为与曹操相关，在借景抒怀的同时，借凭吊古人的兴亡而抒发关于人生的感叹。

【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注释】

壬戌：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既望：农历每月的十六日。既，过了。望，农历每月十五日。苏子：苏轼自称。属：劝酒。明月之诗：指《诗经·陈风·月出》篇。窈窕之章：《月出》篇的第一章有"明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的诗句，其中"窈纠"，即窈窕。纵：任凭。一苇：指小船。如：往。凌：越过。茫然：旷远的样子。冯虚：凌空。冯，通"凭"，依仗。虚，太空。御：驾驭。遗世：离开人世。羽化：道教认为人能飞升成仙，如生羽翼一般，所以称成仙为羽化。



【译文】

壬戌年的秋季，七月十六日那天，我和客人们划着小船到赤壁下的江面去游玩。清风缓缓吹拂，江面水波平静。我举起杯子劝客人们喝酒，朗诵《明月》之诗，歌唱《窈窕》之

篇。过了一会儿，月亮从东山的上面升起，在斗、牛二星之间徘徊。白茫茫的露气笼罩江面，映着月色的水光和天上的月光溶成一片。我们听任苇叶般的小船自由漂流，浮游在那茫茫天边的江面，在辽阔的江中好像乘风飞去，却不知道要停在哪里；轻飘飘的好像离开了人世，长出羽翼登上了仙境。

【原文】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馀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注释】

扣舷：敲打船边。"桂棹"句：棹、桨，都是划船用具，长曰棹，短曰桨。桂，兰，都是香木。空明：指月光照耀下清澈的江面。溯：逆流而进。流光：江面上闪动的月光。渺渺：辽远的样子。美人，指所思慕的人。洞箫：即箫，一种乐器。袅袅：形容声音悠长不绝。缕：丝缕。幽壑：深谷。嫠妇：寡妇。

【译文】

这时大家喝着酒，很是高兴，我就

扣着船舷唱歌。歌词是："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击破清澈透明的江水啊，让船儿溯着浮动的波光逆流而上。恍惚渺茫啊，我的情怀；思念的心上人啊却在天的那一方。"客人中有个会吹洞箫的，按着歌的曲调伴奏。箫声呜呜，好像含着幽怨，又像怀着思慕，好像轻轻哭泣，又像低低倾诉。箫声虽已停了下来，但那悠扬宛转的余音，仍如似断未断的丝线，长久留在人们的耳中，使潜伏在深渊中的蛟龙起舞，使独居在孤舟的寡妇暗哭。

【原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注释】

愀然：忧愁的样子。正襟危坐：整理衣襟，严肃地坐着。

【译文】

我听了不禁动容，把衣襟整理好，端正地坐着，向客人问道："箫声为什么这样凄凉啊！"

【原文】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之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注释】

曹孟德：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引诗出自他的《短歌行》。夏口：古城名，在今湖北省武汉市黄鹤山上。缪：通"缭"，缭绕。郁：草木茂盛的样子。孟德之困于周郎：指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吴蜀联军击溃曹操的八十万大军，周瑜是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因他任建威中郎将时只有二十四岁，吴中皆呼为周郎，后世沿用这一称呼。下汉陵：刘琮投降后，曹操又在当阳的长坂击败刘备，占领江陵。下，攻下。江陵，在今湖北省江陵县。舳舻：大船。酾酒：滤酒，这里是斟酒、把酒的意思。槊：长矛。渔樵：捕鱼打柴。渚：水中小沙洲。麋：鹿的一种。匏樽：葫芦做的酒器。蜉蝣：夏秋之交生在水边的一种小昆虫，往往只能活几个小时。须臾：片刻。挟：携带。遗响：余音，这里指箫的余音。

【译文】

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缭绕，郁郁苍苍，这不是曹孟德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当曹孟德占领荆州，攻下江陵，顺着长江东流而下的时候，战船接连千里，旌旗遮蔽天空，他在船上洒酒祭江，横着长矛赋诗，原本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啊！可是如今到哪里去了呢？何况我和你像渔夫樵夫一样，生活在江湖山野之间，和鱼虾作伴侣，与麋鹿交朋友，驾着一叶扁舟，举着葫芦劝酒，像蜉蝣一样在天地间寄托着短暂的生命，渺小得像汪洋大海中的一粒粟米。哀叹我们生命的短暂，羡慕长江的无尽无穷。希望能和仙人一道飞上太空遨游，抱着明月永世长存。我知道这都是不能得到的，因而把心中的感慨，通过箫声的遗响，寄托给悲凉的秋风。"

【原文】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注释】

逝者如斯：语出《语论·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斯，这里指代水。盈虚者：指月亮。月圆曰盈，月缺曰虚。卒：始终。消长：消减和增长。曾：竟然。造物者：指大自然。适：这里是享受的意思。

【译文】

我说："您还知道那江水和月亮吗？江水虽然说是这样不停地流，但长江并没有被流走；月亮虽然不断圆缺，但它本身始终没有丝毫增减。因为，如果从变化的方面看，那么天地万物用不到一眨眼的工夫就变了；如果从不变的方面看，则万物与我都是永恒存在的，那又何必羡慕它们呢？况且，天地之间，万物都各有自己的主宰，如果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即使是一丝一毫也不要去取。只有那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成为声音，眼睛看到成为颜色，取走它们无人禁止，用也不会枯竭，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藏啊！是我和你可以共同享受的。"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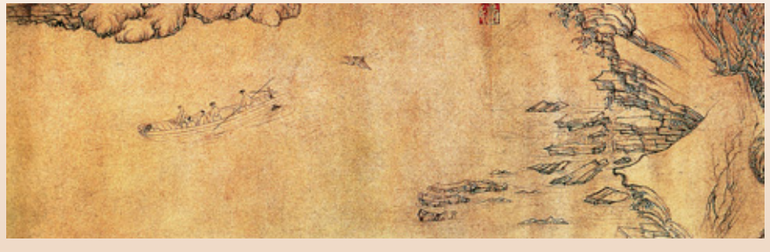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注释】

盏：指酒杯。更酌：重新斟酒。肴：菜。核：果品。狼藉：杂乱的样子。枕藉：互相枕着靠着睡觉。既白：已经放亮。

【译文】

客人高兴地笑了起来，洗净杯子，重新斟酒。菜肴和果品都吃光了，空杯和空盘摆得到处都是。大家相互为枕，依靠着在舟中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了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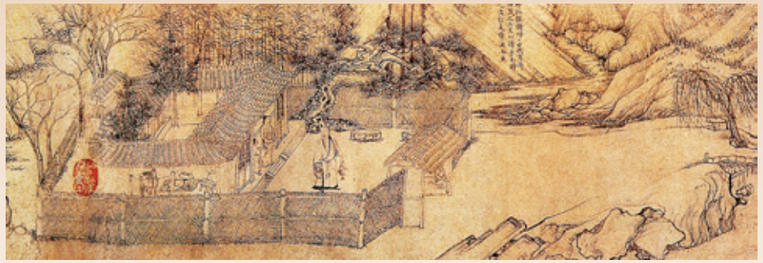
后赤壁赋

[苏轼]

【导读】

这篇赋是苏轼在三个月后再游赤壁时所作。前赋着重写水，后赋着重写山；前赋着重写秋景，后赋着重写冬景。在境界上，前赋安谧幽静，在消极中

又有一种开阔旷达的胸怀；后赋惊险恐怖、迷离恍惚，特别是通过道士化鹤的幻觉给文章笼罩上了一层飘渺的气氛，反映出作者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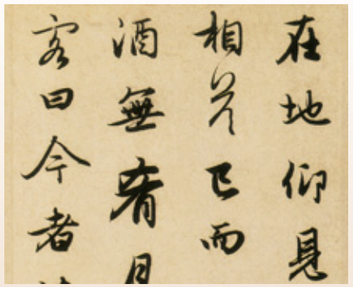


【原文】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注释】

是岁：这年，承前赋而言，指壬戌年，即1082年。望：农历的十五日。雪堂：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在赤壁的东坡建造的住所，因在大雪中落成，四壁又都绘有雪景，故名“雪堂”。临皋：即临皋馆，也称临皋亭，苏轼初到黄州时住在定惠院，后迁居此亭。黄泥之坂：即黄泥坂，山坡名，是由雪堂至临皋的必经之地。坂，山坡。顾：上下四周看。行歌：边走边唱。



【译文】

这一年十月十五，我从雪堂步行出发，准备回临皋馆去。两位客人跟着我，一块儿经过黄泥坂。这时霜露已经降下，树叶都掉光了，人影映在地上，抬头只见明月当空，看看这四周的景色，心情很是愉快，便边走边唱，和客人互相应和。

【原文】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注释】

已而：一会儿。薄暮：傍晚。薄，接近。松江之鲈：松江县（今属上海市）盛产四鳃鲈鱼，味道鲜美。顾：表示转折，相当于“但是”、“不过”。诸：“之于”的合音。斗：古代的盛酒器具。

【译文】

过了一会儿，我叹息道：“有客人却没有酒，有了酒却没有菜肴；月光皎洁，微风清爽，怎样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呢？”客人说：“今天傍晚，我撒网捕到了一条鱼，大大的嘴巴，细细的鳞片，形状像松江的鲈鱼。但是从哪里能弄到酒呢？”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贮存好久了，预备你随时取用。”

【原文】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注释】

断岸：陡峭的江岸。摄衣：撩起衣襟。履：践，踏。岩：险峻的山岩。披：分开。蒙茸：杂乱丛生的野草。踞：蹲或坐。虎豹：指虎豹形状的石头。虬：古代传说中一种有角的小龙，这里用来形容枝干弯曲的形状。鹘：一种凶猛的鸟。危巢：高巢。冯夷：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名。幽宫：深宫，指水府。划然：形容长啸声。悄然：忧伤的样子。肃然：阴森可怕的样子。凛乎：令人畏惧的样子。

反：通“返”。玄裳缟衣：黑裙白衣，形容鹤黑尾白身。古人称上衣为衣，下衣为裳。戛然：形容鹤尖声鸣叫的声音。

【译文】

于是我们带着酒和鱼，再去赤壁下游玩。江中的流水哗哗作响，两岸陡峭的崖壁高达千尺，山峰高耸，月亮显得很小，江水退落，礁石露出水面。才过了多少日子啊，江上的景象却很难再辨认出来了。我于是撩起衣襟上岸，踏着险峻的山岩，分开杂乱丛生的野草，蹲坐在形如虎豹的山石上，行走在枝干盘曲的古树中间，爬上鹘鸟高筑窝巢的崖壁，俯视水神冯夷的深宫。两位客人不能跟着我一起攀登上来了。我高声长啸，草木为之震动，山谷响起了回声，大风吹起，波涛汹涌。我也感到忧伤悲凉，阴森恐惧，不敢再久留了。于是我回到船上，把小船划到江中，任凭它漂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这时已快到半夜了，环视四周，寂静空荡。恰巧有只孤鹤，横穿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一对车轮，黑尾白身，只听见一声长鸣，掠过我的小船，向西飞去。

【原文】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注释】

羽衣：泛指道士穿的衣服。蹁跹：轻盈的样子。揖：旧时拱手礼。俯：低头。畴昔：往日，这里指昨日。畴，语助词。顾：回头。寤：睡醒。

【译文】

过了一会儿，客人走了，我也回去睡觉。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毛制成的衣裳，轻盈飘逸地走来，经过临皋馆的下面，向我拱手行礼说：“赤壁的游玩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唉呀！我知道了。昨天夜里鸣叫着从我船边飞过的，不就是您么？”道士回头笑笑，我也惊醒了。打开房门一看，不知道他到哪去了。

六国论

[苏辙]

【作者简介】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散文家，是苏洵的儿子、苏轼的弟弟。宋仁宗嘉祐年间进士，累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著有《栾城集》。

【导读】

六国，指战国时韩、赵、魏、齐、楚、燕六国。作者分析了六国先后被秦灭亡的历史，指出六国诸侯眼光短浅，胸无韬略，不能联合一致，共同对敌，以致先后灭亡。作者是在宋王朝遭受北方辽和西夏威胁的背景下发表这番议论的，希望能够团结一致，积极抵抗入侵，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原文】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子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注释】

世家：《史记》中的一种体例，主要记述各诸侯王的事迹。六国在《史记》里均有“世家”。山西：指崤山以西地区，古为秦国之地。咎：责怪。

【译文】

我曾经读过《史记》中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世家的文章，心中感到奇怪，天下的这些诸侯，以自己五

倍于秦的土地，十倍于秦的兵力，决心向西进兵，攻打崤山以西千里之大的秦国，却不能使自己免于灭亡。我常常为他们作一些周密的考虑，认为必定可以找到一个保全自己的办法；因而不得不责备当时那些谋士，对祸患的考虑太疏忽，只看到眼前利益，目光短浅，并且不了解天下的大势。

【原文】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注释】

郊：与下面的“野”都泛指疆土。塞：阻塞。冲：要冲。蔽：掩蔽，掩护。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韩、魏、齐、燕、赵等国处于这一地区，这里泛指秦以外的六国。

【译文】

秦国与诸侯们争夺天下的地方，不在齐、楚、燕、赵诸国，而在韩、魏的城郊；诸侯们与秦国争夺天下的地方，也不在齐、楚、燕、赵诸国，而在韩、魏的边境。秦国因为韩、魏二国的存在，好像人的心腹有了疾病。韩、魏二国堵塞了秦国的交通要道，掩蔽了崤山以东的诸侯国。所以天下最重要的地方，没有哪里比得上韩、魏两国。

【原文】

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

【注释】

范雎：字叔，战国时魏人。化名张禄入秦游说秦昭王，被任为相，封于应地，又称“应侯”。商鞅：战国时卫人，姓公孙，名鞅，又称卫鞅，后入秦游说秦孝公，实行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封于商，号商君，故又称商鞅。昭王：即秦昭襄王，公元前306 年至前251年在位。刚、寿：战国时齐地名。刚，在今山东兖州附近。寿，在今山东东平县北。

【译文】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后就主张收取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后就主张收取魏国。秦昭王在韩、魏二国没有忠心归附时，就出兵攻打齐国的刚、寿等地，范雎便感到担忧。由此可以看出秦国所顾忌的地方。秦国出兵攻打燕、赵二国，对秦国来说是危险的事。因为越过韩、魏二国去攻打别人的国都，燕、赵二国会在前面坚决抗拒，韩、魏二国会在后面乘机袭击。这是很危险的作法啊。如果秦国出兵攻打燕、赵二国时，没有韩、魏二国从后面袭击的忧虑的话，就是因为韩、魏二国已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

【原文】

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耶？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注释】

委：放弃。区区：小小的。折服，屈服。

【译文】

韩、魏二国是其他诸侯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在那里随便出入，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大势吗？抛弃小小的韩、魏二国，让他们去抵挡虎狼般的强秦，他们怎能不遭受挫折，投入秦国的怀抱呢？他们既然受了挫折而投入了秦国的怀抱，秦国的军队便可以通过他们那里攻打关东各诸侯国，从而使天下各国都遭受战祸。

【原文】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

【注释】

藉：凭借。摈：排斥、抗拒。佐：协助。以二国委秦：意思是把抵抗秦国的事托付韩魏。委，这里有“对付”的意思。阴助：暗中帮助。急：指秦国进攻的危急局势。

【译文】

韩、魏二国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而天下的诸侯却需要依靠他们作为自己西边的屏障，因此不如用优厚的条件加强与韩、魏二国的亲密关系，来抗拒秦国。秦国不敢越过韩、魏二国去攻打齐、楚、燕、赵等国，而齐、楚、燕、赵等国便可以在这种环境中自我保全了。用四个太平无事的国家，帮助韩、魏二国抵挡敌寇，使韩、魏二国没有东顾的忧虑，而为天下人出力献身抵挡秦兵的攻击。用两个国家对付秦国，让四个国家在后方得到休息，在暗中帮助解决两国的急难。这样，就可以应付一切事情。那秦国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原文】

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注释】

疆埸：边界。伺：等待。隙：空子、时机。

【译文】

六国诸侯不知道从这方面想办法，却贪图国境上的尺寸小利，背弃盟誓，破坏信约，自相残杀。秦国的军队尚未出动，而天下的诸侯国已自己搞得疲惫不堪了；以至使得秦国能够等待时机，夺取他们的国家，难道不可悲吗？

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作者简介】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北宋著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风格冲和平淡，布局周密有条理，议论纡徐往复，曾得到欧阳修的赏识。著有《元丰类稿》。

【导读】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为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写了一篇墓志铭。这是曾巩答谢的书信。欧阳修当时任中书舍人，故尊称为欧阳舍人。文章从铭体的价值说起，并批评了阿谀墓中人的不良习气，然后才向欧阳修表示感谢，在感谢中称颂了欧阳修的才德和影响，行文舒缓平和而周密有致，体现了曾巩的写作风格。

【原文】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覆观诵，感与惭并。

【注释】

先大父：去世的祖父。先，死去的；大父，祖父。铭：指碑文末尾的赞语，一般简短而用韵。

【译文】

去年秋天，派去的人回来，承蒙先生赐给我一封信，以及您撰写的先祖父墓志铭，我反复观看诵读，又感激又惭愧。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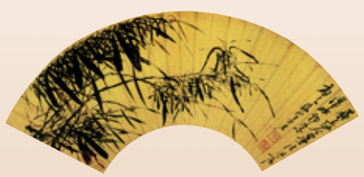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注释】

铭志：指墓铭的墓志。见：通“现”，显现。

【译文】

在世上，人们写作铭志，作用和史书差不多，却也有和史书不同的地方。因为史书不论善、恶，都可以写；可是铭呢，原是古人有美好的功勋、道德、



才能、行为、志向、气节，恐怕后人不知道，就一定要写一篇铭刻在碑上来表彰他。有的放在祖庙里，有的立在墓前，作用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人邪恶，那有什么可以铭记的呢？这就是铭志跟史书不同的地方。

【原文】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注释】

其辞：指墓志铭的文辞。致：表达。严：尊敬。善人：有道德的人。见传：被传诵。恶人：道德低下的人。纪：记载。义烈节士：正直刚强，坚守节操的人。后法：后世的准则。

【译文】

铭志文辞的撰写，就在于使死去的人没有什么遗憾，活着的人能够表达他的敬意。好人高兴他的事迹被流传，就会大胆自己建立功业；坏人没

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就因此惭愧恐惧。至于才能广博、见识通达、正直守节的人，他们的美言好事，都写在铭文里，那就能够作为后世的准则。它的警戒和劝勉的作用，不跟史书相近，又跟什么相近呢？

【原文】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注释】

一：一心一意。勒：刻。立言者：指作墓志铭的人。人情之所不得：意思是不合人情。非人：不恰当的人。公与是：公正并符合事实。行世：流行在世上。里巷之士：指平民百姓。

【译文】

到了世道衰微的时候，做子孙的，一心想褒扬他的先人，却不根据作铭的道理，所以虽然是坏人，都力求作铭刻碑来向后世夸耀。撰写碑铭的人，既不能拒绝不做，又由于他的子孙的请求，如果写他的坏事，就不合人情，这样，碑铭开始不符合事实。后来做碑铭的，应当看是个什么样的人。假使被托付的人不当，那么写出来的就会不公正、不正确，便不能够流行在世上，传留给后代。所以千百年来，从高官显宦一直到乡野平民，没有哪一个无铭志，而能够流传的却很少；那缘故不是别的，就是由于被请托的人不当，写的文章不公正，不正确啊。

【原文】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注释】

畜：通“蓄”，积聚、富有。意：内心。淑：善。悬：悬殊。实指：如实指出。侈：大。恶：怎么。徇：徇私，曲人。

【译文】

既然这样，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和正确呢？不是富有道德并且会写文章的人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富有道德的人对于坏人，就不会接受请托替他作碑铭；对于一般的人，就能辨别该作和不该作。而且，人的行为，有内心善良可是事迹却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可是外表却好像善良的；有善恶相差很大，却很难如实指出来的；有实际作为比名声大的；有名声比实际作为大的；好像用人一样，不是富有道德的人，怎能辨别他而不被迷惑、评论他却不徇私情呢？不被迷惑，不徇私情，就能公正并正确了！然而如果他的文辞不高明，还是不能在世上流传。在这种情况下，又要靠他的文章同时取胜了。所以说，不是富有道德、会写文章的人，是无法做到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原文】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注释】

卓卓：卓越特出。

【译文】

然而道德高文章好的人，虽然也许有同时生在世上的人，但也许隔几十年或者一二百年才有。铭志的流传是这样难，遇上道德高文章好的人又是这样不容易！像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是所说的要隔几百年才会出现的啊！先祖的言行高尚特出，幸运地遇着先生，因而能够在铭志中把他的事迹写得公正和正确，那铭志流行世上、传给后代是无可怀疑的了。

【原文】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于所可感，则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注释】

盡然：悲痛的样子。晞：仰慕。“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为“推……及……”句式。推一，意为拿出一篇文章。一，指为曾巩父撰写的墓志铭。三世，三代。

【译文】

世上的学习者，每每看传记上所写的古人事迹，到那能够引起感动的地方，便往往悲伤哀痛，不觉流下泪来，何况他的子孙呢！何况我曾巩呢！我追慕先祖的德行，想到先祖的德行能够传世的原因，就懂得先生把一篇文章赏赐给我一人，却把恩惠施给了三代人，真不知要怎样设法感谢和报答先生才好！

【原文】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

【注释】

滞拙：笨拙。进：提携奖掖。屯：艰难。蹶：跌倒。否：困顿。塞：阻塞，不顺利。显：表彰。魁闳：俊伟。闳：大。不世出：世上少有。潜遁幽抑之士：指隐士。潜遁，默默无闻，逃避世俗；幽抑，受压抑不得志。一：全部。辱：对人表示尊敬的自谦之词。敢：谦词。进：进言。

【译文】

我又想到，像我这样学识浅薄、才智愚笨的人，先生却提携奖掖；先祖一生困厄不得志，先生却来表彰他。那么，世上不常出现的英雄豪杰，哪一个不愿来到先生的门下？隐居山林的人，哪一个不希望在世上有所作为？做好事谁不愿意？做坏事谁不感到惭愧恐惧？做父祖的，哪一个不想教育他的子孙？做子孙的，哪一个不想光显他的父祖？这几桩美事，全都归结到了先生身上。我拜受了先生赏赐的墓碑铭，又大胆地把为什么这样感激您的原因告诉先生。

【原文】

所论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注释】

所论世族之次：指欧阳修在《与曾巩论氏族书》中对曾氏族系次序的考辨。世族，氏族；次，次序。加详：加以审核订正。

【译文】

先生所论述的曾氏家系的次序，我怎敢不接受指教并加以仔细察考呢。

【原文】

愧甚，不宣。

【注释】

不宣：不能一一尽述。

【译文】

我十分惭愧，不能把我的意思一一说尽。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安石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是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也有独特风格。著有《王临川集》。

【导读】

本文是王安石读《史记》卷七十五的《孟尝君列传》后所写的一篇短小精悍的读后感。孟尝君是战国时齐国贵族田文的封号，他门客众多，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而本文却旨在破“孟尝君能得士”的世俗之见，指出鸡鸣狗盗之徒并不能作为国家栋梁之“士”，进而提出自己对人才的看法，即真正的人才应该具有经邦济世的雄才大略。

【原文】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注释】

士：有才能的人。卒：终于。

【译文】

世上的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收揽人才，人才因此都归附他。孟尝君终于倚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那样残暴的秦国逃出来。

【原文】

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释】

特：只，不过。鸡鸣狗盗：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秦昭王囚禁了孟尝君，并打算杀掉他。孟尝君求昭王的宠姬替他说情，她提出要以白狐裘作为报酬，可是孟尝君的白狐裘已献给秦王了。恰巧他的门客中有一个惯偷，半夜里装狗叫潜入秦宫偷回白狐裘，献给了宠姬。宠姬于是替他在秦王面前说了情，孟尝君才被释放。被释放后，孟尝君连夜到函谷关，天还没有亮。按关法规定，鸡叫才能开关。这时，门客中有一个善学鸡叫的，骗关吏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于是逃出了秦国。雄：头目，首领。擅：据有，引申为依靠、凭借。宜：应该。南面：古代以面向南为尊，帝王面朝南而坐，南面即指称帝称王。制：制服。

【译文】

唉！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的头目罢了，难道可以谈得上收揽人才？如果不是这样，他倚仗齐国的富强，只要得到一个人才，应该南面称王去制服秦国，还用得着借助鸡鸣狗盗的力量吗？鸡鸣狗盗出在他的门下，这就是人才不来的缘故呀。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导读】

本篇是游记形式的说理文，作者通过记游褒禅山说明治学的道理：一是反对浅尝辄止，提倡深入探索，并精辟地分析了“志”、“力”、“物”三个条

件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反对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主张探本索源，深思慎取。这两点虽只讲治学，但不乏普遍的思想意义，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予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乎游之乐也。

【注释】

褒禅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十五里。浮图：梵语（古印度语）的音译，有佛、佛塔、和尚几个意思，这里指和尚。窈然：深远幽暗的样子。拥火：拿着火把。咎：责怪。得：心得。

【译文】

褒禅山也叫华山。唐朝和尚慧褒当初在这地方起屋定居，最后又葬在这里，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就把这座山叫作“褒禅”。现在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生前住的庐舍和死后葬的坟墓。离开禅院东面五里，有个叫做华山洞的，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就这样称呼它。离开华山洞一百多步，有块石碑倒在路上，它上面的文章模糊不清，只是残存的字还可以认出，名叫“花山”。现在把“华”字读成“华实”的“华”，那是字音读错了。山下平整开阔，有股泉水从旁边涌出来。曾经来这里游览并题字留念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说的“前洞”。从山脚上去五六里，有个山洞深远幽暗，走进去十分寒冷，问这个洞的深度，就是那些爱好游览的人也不能走到它的尽头。人们叫它“后洞”。我和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向前进就越困难，可是看到的景色就越奇妙。有个人疲困了，想退出去，说：“还不出去，火把快要熄灭了。”我就跟他们一道出来了。大约我们所到的地方，跟那些爱好游览的人比起来，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看洞的左右两边，到达那里并且题字留念的已经很少了。看来洞更深，到的人就更少了。这个时候，我的体力还足够继续前进，火把还足够用来照明。出洞之后，就有人责怪那主张退出来的人，而我也后悔跟着他们出来，不能尽情享受游洞的快乐。

【原文】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注释】

无不在：无所不在，有周密的意思。然力足以至焉：此句后应添上“而不能至”，意思是力量足已达到（但结果却没有达到）。

【译文】

因此，我对这件事有些感慨。古人对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进行观察，常常有收获，这是因为他们思考得深入而且广泛周密。平坦、距离近的地方，游览的人就多；艰险、偏远的地方，去的人就少。可是，世界上奇妙雄伟壮丽怪异的不同寻常的景象，常常在那艰险偏远、人们很少到的地方，所以不是有志向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向，即使不盲目跟着别人而中途停止，但是体力不够，也不能够到达。有了志向和体力，又不盲目跟从别人而且不怠惰，但到了那幽深黑暗，令人迷糊困惑的地方，如果没有外物帮助他，也不能够到达。可是，力量能够到达却没有到达，在别人看来是可笑的，在自己看来是应该悔恨的。如果尽了我的努力还是不能到达，便可以没有悔恨了，那谁又能够来讥笑呢？这就是我的心得。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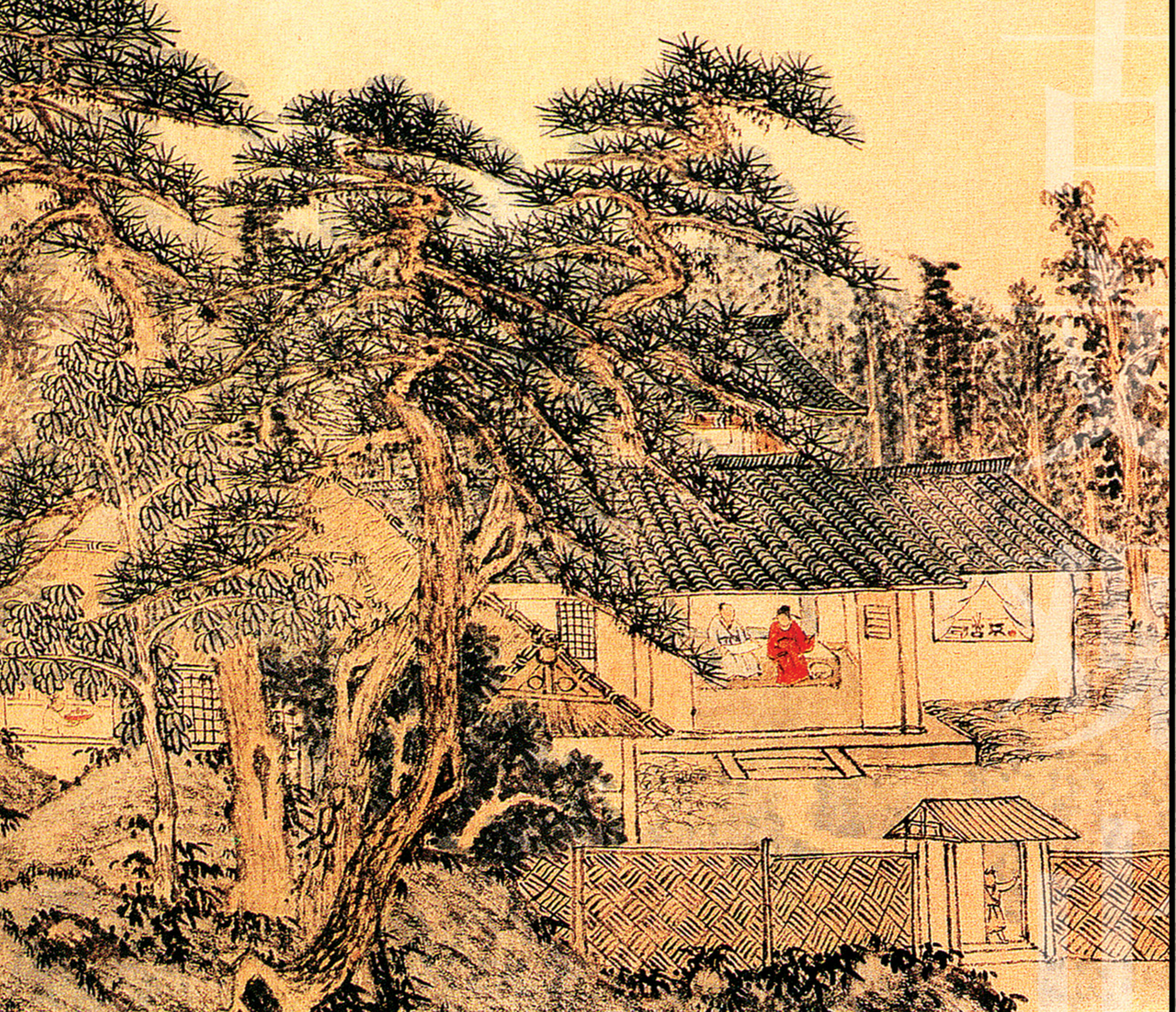
予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予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注释】

谬其传：以讹传讹。名：说出（真相）。胜：尽、完。慎取：谨慎地选择。

【译文】

我对于倒在路上的石碑也有感叹：古代有些书籍不能保存，使得后代以讹传讹竟至无法说明的，哪里能讲得完呢！因此，做学问的人对所学的东西不能够不深刻地思考、谨慎地采择啊。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辑

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
◎卖柑者言 [刘基]
◎深虑论 [方孝孺]
◎亲政篇 [王鏊]
◎信陵君救赵论 [唐顺之]
◎报刘一丈书 [宗臣]
◎吴山图记 [归有光]
◎沧浪亭记 [归有光]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徐文长传 [袁宏道]
◎五人墓碑记 [张溥]

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

【作者简介】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人，明初文学家。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辞官归家，十三年因长孙宋慎犯罪，全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县)，中途死在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有《宋学士全集》三十六卷。

【导读】

本文是一篇赠序。文中有对巴山蜀水的描写，但重在通过写陈庭学饱览山水而且因之“其诗益工”来突出山水对人的情操的陶冶，从而指出应该去寻求山水之外更高的东西，即孔学儒道，勉励陈庭学辞归以后，像颜回、原宪那样“坐守陋室”，修身养性。

【原文】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澦之虞。跨马行，则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有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注释】

川蜀：今四川省。中州：即中原。剑阁栈道：在今四川省剑阁县东北大剑山与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栈道，在险峻的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通道，又称“栈阁”、“阁道”。瞿塘：即瞿塘峡，长江三峡之一，两岸山石对峙，水流湍急，是四川江路的门户。滟澦：即滟澦堆，在瞿塘峡口，是立在江中的巨石，为长江三峡著名的险滩。

虞：忧虑。仞：古代长度单位，一般认为八尺为一仞。涡诡：漩涡怪异。

【译文】

西南地区的山水，唯以川蜀地方最为奇特。然而距中原有万里之遥，陆路有剑阁栈道的险峻，水道有瞿塘峡、滟澦堆的顾忧。骑马行走在竹林覆盖的高山上，一连走十多天还看不到它的顶端。等登上山向下俯看，陡峭的山谷足有万仞之深，实在难以看到它的底部，令人胆战心悚。水路船行，江里礁石尖硬锐利，波涛汹涌险恶，漩涡变幻莫测，船只稍一偏离航道，马上就会像破碎的泥块一样散开沉入江底，成为鱼鳖的食物。行走之艰难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不是做官而又有财力的，不能够去游览；不是有文才会做文章的，纵然游了也毫无所得；不是年富力强的，即便去了也多半会老死于那个地方。因而喜好奇山异水的人感到很遗憾呢！

【原文】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记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注释】

擢：提升。射：即射覆。一种用文字隐寓事物，叫人猜度，以行酒令的游戏。

【译文】

天台陈庭学君，善做诗，任中书左司掾官，屡次跟从将军们北征，多有功劳，升任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经由水路到达成都。成都是川蜀重地，又是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亮居住的地方。昔日那些英雄豪杰征战攻守的遗迹，文人骚客游览饮酒投壶赋诗吟唱的场所，庭学无不一一前去游历。既经游览就一定发抒感慨，写作诗章，以记述景物之变化、时世之迁移。由于这样，他的诗越发精妙。过了三年，按旧例自己申请免职归乡，在京城和我会面。我见到的他，精神更加充沛，说话更加豪迈，志气更加高昂，大约于山水方面得益很大吧。

【原文】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注释】

齿：年龄。耄：年老。颜回、原宪：都是孔子的学生。颜回，字子渊；原宪，字子思。蓬蒿：泛指野草。充然：充沛的样子。得无：莫非，岂不是。

【译文】

我自己很是惭愧，当年轻时，也曾有过遍游天下的雄心大志，只是由于学业未成而没有空闲时间。等到壮年可以动身了，又碰上兵荒马乱，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如今圣明君主平定天下，四海之内合成一家，而我的年纪又越来越老了。再想像庭学那样四处游历，还能做到吗？然而我听说古时贤士，如颜回、原宪等，都是坐守在简陋的屋子里，荒草淹没了大门，他们的意气却常常是很充沛的，好像能包罗容纳整个天地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怕有超出山水之外的东西存在吧！庭学回去试着寻求一下，倘使有些收获，就把它告诉我，那我将不只是一次惭愧就算了的啊！

卖柑者言

[刘基]

【作者简介】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元末进士，明开国功臣。著有《诚意伯文集》二十卷。

【导读】

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写于元朝尚未覆亡的时候。它以市场比喻官场，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比喻元末那些外强中干的文臣武将。文章又故作主客论辩之词，构思巧妙；卖柑者的层层反诘，句式整齐，词锋犀利。

【原文】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剖其中，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衒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为欺也！”

【注释】

杭：杭州。涉：经历。溃：腐烂。烨然：光彩灿烂的样子。若：你。市：卖。实：充实，充满。笾豆：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供品的器具。竹制的叫笾，木制的叫豆。衒同“炫”，夸耀。愚瞽：傻子和瞎子。

【译文】

杭州有一个卖水果的人，善于贮藏柑子，虽历经寒冬酷暑也不会腐烂。出售时的柑子表面非常光洁新鲜，有着美玉般的质地和黄金般的色泽；但是剖开来的柑子内里却干枯得像破棉絮一样。我很奇怪，就责问他：“你所出售给顾客的柑子，是打算让他们拿去装满祭祀或宴会中的盘子，来供奉祭祀、款待宾客呢？还是只炫耀那好看的外表来欺惑弱智者和盲人呢？你的欺骗手段太厉害了！”

【原文】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业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闻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

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

【注释】

业：这里用作动词，从事。是：此。有年：多年。食：供养，养活。所：所需。虎符：兵符，是古代调兵的凭信。皋比：虎皮。这里指虎皮坐椅。古代将帅的坐椅垫有虎皮，以示威严。洸洸：威武的样子。干城：指保卫国家。干，盾牌。具：指人才。孙、吴：孙，孙武，春秋时齐人；吴，吴起，战国时卫人，他们都是杰出的军事家。峨：高耸的样子，这里用作动词。拖：下垂。绅：古代士大夫腰间系的长带子。昂昂：神气十足的样子。庙堂：这里指朝廷。器：才能。伊、皋：指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伊尹和皋陶，分别是商汤和虞舜的贤臣。

【译文】

那个卖水果的人笑着回答我：“我从事这个职业已经多年了，就靠这个生意养活我自己。我卖它，顾客买它，还没听到过他们说什么，为什么独独满足不了您的需要呢？世上玩弄欺骗手段的人实在是不少啊，哪里只是我一个人啊。您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吧。当今那些手执兵权、高坐虎皮大椅的人，威风凛凛的样子真像是保卫国家的人才，他们果真能够拿出孙武、吴起那样的韬略吗？那些头戴高帽、腰垂长带的人，气宇轩昂的样子真像是治理国家的人才，他们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那样的功勋吗？

【原文】

“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

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注释】

御：驾驭，控制。斁：败坏。糜：耗费。廪粟：国库的粮食。醇醴：味道醇厚的美酒。饫：饱食。肥鲜：油腻美味的食物。象：效法。

【译文】

“盗贼四起却不知道怎样治理，百姓穷困却不知道怎样救助，官吏邪奸却不知道怎样查禁，法制糜败却不知道怎样整顿，白费国家的俸禄且毫无作为却不知羞耻。你看看那些坐在官署高堂之上，骑着高头骏马，痛饮美酒、大食鱼肉的人，哪一个不是高贵得令人生畏，显赫得为人楷模呢？又有哪一个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如今您不去寻究这一切，反来查究我的柑子！”

【原文】

予默然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忿世嫉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注释】

类：好像。东方生：指东方朔，字曼倩，汉武帝时为太中大夫，以诙谐和善于讽谏著称。滑稽：能言善辩。托：假借。

【译文】

我沉默着，无话可答。回来仔细思忖他的话，觉得他很像是东方朔那一类能言善辩的人。难道他是悲愤世事、嫉恶如仇的人吗？假借柑橘来进行讽

深虑论

[方孝孺]

【作者简介】

方孝孺(1357～1402年)，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宁海人。十三岁即能古文，十九岁以宋濂为师，深得宋濂赞赏。朱棣登基之前，召他前来起草诏书，他投笔于地，哭骂声响彻殿堂。朱棣诛杀他宗党十族，方孝孺最后被磔死，死时仅四十六岁。

【导读】

本文是一篇史论，是方孝孺《深虑论》十篇中的第一篇。作者列举各朝各代兴亡的大量史实，论证了“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指出靠“私谋诡计”是不能长治久安的。但作者又把一切问题归之于天道，这又反映出他思想的局限性，但本文毕竟触及到了封建统治能否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原文】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注释】

图：谋划。备：防备。遗：遗忘。周：周密，周到。宜：应该。

【译文】

思虑天下大事的人，常常谋求解决那些难以处理的问题，而忽视解决那些容易处理的问题；防备那些自己感到担心的事情，而遗漏那些自己不怀疑的事物。然而祸患往往发生于被忽视的问题当中，而动乱常常产生于被遗漏的事情当中。难道因为他们的考虑不周详吗？因为能够考虑得到的，是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事；而那些超出人的智力的无法考虑到的，就是天道啊。

【原文】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

【注释】

封建：指周代实行的分封疆土、建立诸侯国的分封制度。郡县：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移：夺取。祚：皇帝之位。

【译文】

在秦朝的时候，秦始皇消灭了众多诸侯，统一天下，而他心里认为周王朝的灭亡，问题在于诸侯国的强大，于是就改分封制为郡县制；正当他以为今后武器将不再动用，皇帝之位可以世代相传时，却不料汉高祖已起兵于民间，而且最终灭亡了秦朝的政权。汉帝鉴于秦王家族的孤弱，于是广泛册封子弟为诸侯王，认为他们是同姓宗亲，可以世代相继而不会出现变故，不料楚、吴等七国相继萌发了篡国弑君的阴谋。汉武帝、宣帝以后，逐渐削弱诸侯王势力，分散了他们的力量，以为可以天下无事了，然而王莽终于夺取了汉朝的帝位。东汉光武帝以西汉哀帝、平帝时动乱作为警戒，三国时曹魏以汉末动乱作为警戒，晋朝以曹魏动乱作为警戒，他们各自都以前代灭亡原因作为警戒并且有了准备。然而他们自身的灭亡又都出于防备之外。

【原文】

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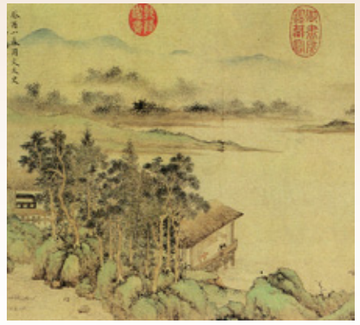
“唐太宗”二句：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二年，民间流传的《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他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太宗说：“疑似者尽杀之，何如？”释：解除。风：指细微的迹象。

【译文】

唐太宗听说有个姓武的女人要杀他的子孙，就想把那些可疑对象找出来除掉，然而武则天日夜侍奉在周围他却毫无察觉。宋太祖看到五代时地方藩镇势力强大，能挟制他们的君主，建朝后解除将帅们的全部权力，削弱地方势力以便于控制，然而他的子孙却因此被敌国击败。这里所说的这些人都有着超出常人的智慧，盖过世人的才能，对于治、乱、存、亡所以产生的迹象，考虑可谓周详，防备可谓周密啊。可是，考虑在这一方面深入细致，祸患却在另一方面兴起，最终发展为动乱以至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智慧只能用以考虑人事，却不可以用它来考虑天道。良医的儿女，大多死于疾病；良巫的儿女，大多死于鬼祟。难道他们只长于救护别人而对于救活自己的儿女无能为力吗？其实他们在人事的考虑上非常精明，而在天道的考虑上显得笨拙！

【原文】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注释】

肆：放纵，这里指滥用。眷：顾念。赤子：婴儿。释：放下。遽：立刻，马上。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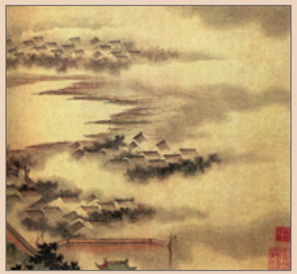
古时候的圣贤君主，深知天下相传到后世的变化，不是智谋思虑所能够料定的，不是法律制度所能够控制的，因此不敢任意施用他的阴谋诡计，只有积蓄最真诚的心意，用最大的功德去投合上天的心意，使上天喜欢他的德行品质，好像慈祥的母亲爱抚婴儿一般不忍心放手，所以他的子孙中即使有极愚笨、极不成材的人，纵然足以亡国，上天却终于不忍心马上使他灭亡。这是最有远见的考虑啊。倘若不自己投合天意，却想凭借小小的智力，来控制安排当今世上的万事万物，又企图使后代一定没有亡国的危险，这在道理上都是必定行不通的，难道还符合天意吗？

亲政篇

［王鏊］

【作者简介】

王鏊(1450～1524年)，字济之，吴县(今属江苏省)人。明代弘治初任侍讲学士，正德时任文渊阁大学士，与韩文等大臣请诛宦官刘瑾等，故被阉党忌恨。于是，王鏊辞官而归，家居十余年而卒，谥文恪。史称其“文章尔雅、议论明畅”。



【导读】

明朝自英宗以后，朝纲沦丧，宦官专权，到武宗时尤为严重。武宗重用宦官刘瑾、谷大用，淫乐嬉游，荒芜国政，以致整年不上朝，导致君臣阻隔，国事日非。针对这一时弊，作者写了文章表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但其主张并未被采纳。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原文】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注释】

泰：与下文的“否”同为《周易》的两个卦名。邦：国家。壅阏：堵塞。

【译文】

《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交好通气，他们的志意就和同。”那“否”卦说：“上下阻隔，国家就要灭亡。”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叫做“泰”。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上面，上下之间有隔膜，虽然名义上有国家，实质上却没有国家，所以叫做“否”。

【原文】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注释】

视朝：指皇帝上朝听政。刻：时间单位，古代分一昼夜为一百刻。刑名：指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礼法。故事：旧制。赫奕：显耀盛大的样子。

【译文】

上下通气就泰，上下阻隔就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没有像近代这样厉害的了。君臣互相见面，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上下之间，只不过靠奏章、批答互相关联，用名分、法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单是由于遵循老规矩，也是地位形势造成的。为什么呢？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没有一天间断，可说是勤于政事了；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皇上只是随意看看，臣子就谢恩拜辞，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权势悬殊，所谓天子堂上比万里还远，虽然想进言，却无从说起啊。

【原文】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

【注释】

三朝：相传周天子与群臣谋议政事之处有三，分别是外朝，在库门外，皋门内；内朝有两处，一在路门外，一在路门内，统称三朝。

【译文】

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方式：库门的外面是正朝，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路门的外面是治朝，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路门的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

【原文】

《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适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

【注释】

《玉藻》：《礼记》的篇名。路寝：古代君主处理政事及入寝的宫室。路，大。

【译文】

《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退朝下来到寝宫处理政事。”上朝接见群臣，是用来端

正上下的名分；处理政事却到寝宫，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

【原文】

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

【注释】

大司马：官名，三公之一，西汉初为太尉，汉武帝时废太尉，设置大司马，是国家的军事长官。六百石：汉代官秩，以禄石多寡作为官位高低的标志。元正：即元旦。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御：驾临。朔：农历每月初一。望：农历每月十五。

【译文】

汉朝的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是外朝。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叫承天门，元旦和冬至节，接受各国的朝贺进贡，皇上才来到这里，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它的北面叫太极门，它的西面叫太极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就坐在这里受群臣朝见，原来就是古代的正朝呢。再北面叫做两仪殿，平日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政事，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呢。

【原文】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以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像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注释】

起居：这里指向皇帝问安。正旦：正月初一。圣节：皇帝的生日。穿靴：唐代规定，臣子上朝必须穿朝靴。三垣：我国古代天文学把星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即太极、紫微、天市。

【译文】

宋朝时候，平时朝见在文德殿；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旦、冬至、皇上的生日，祝颂、受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面试进士在崇政殿。自侍从官以下，每五天由一名官员上殿，叫做轮

班奏对，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时政治的得失；在内殿引见，也有时赐坐，有时免穿靴子。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的意思呢。因为上天有三垣，天子就仿效它：正朝，仿效太极；外朝，仿效天市；内朝，仿效紫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原文】

国朝圣节、正旦、冬至大朝会则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弊哉？

【注释】

便殿：皇帝休息的别殿。

【译文】

本朝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的大朝会，在奉天殿，便是古代的正朝呢；平日就在奉天门，便是古代的外朝呢；可是单缺内朝。然而并不是缺少，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内朝制度么？洪武年间，像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像杨士奇、杨荣等，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大臣蹇义、夏元吉等，经常在便殿奏对。在这个时候，哪里有阻塞隔膜的弊病呢？

【原文】

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阁，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注释】

三殿：指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壅：关闭。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

【译文】

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皇上临驾常朝以后，臣子不能再进来朝见；三殿的门高高地关闭着，很少有人能够看见。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积累起来。孝宗晚年，在这方面深有感慨。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谈论天下的事情。正要有所作为他便去世了，百姓没有福气，不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美事。直到现在，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一件恨事。

【原文】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注释】

铲：铲除。道：通“导”，开导。自尽：这里指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出来。罔伏：没有埋没。罔，无。

【译文】

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近的学习孝宗，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常朝以来，就到文华、武英两殿，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进来问一次起居；侍从官和御史，各选一员上殿来轮流回答

咨询；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有不容易决断的，就和大臣当面讨论解决。不时地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行这类情况，群臣都可以上殿陈奏，皇上虚心地问他，和颜悦色地开导他。像这样，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皇上虽然深居皇宫，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用来沟通远近的意见。像这样，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呢？唐尧、虞舜的时候，耳聪目明，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信陵君救赵论

[唐顺之]

【作者简介】

唐顺之(1509～1560年)，字应德，一字义修，人称荆州先生，明朝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唐顺之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散文家。他和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人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拟古主张，主张效法唐宋散文，因之称为“唐宋派”。

【导读】

本文是对历史上“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事的评论。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一方面肯定了信陵君对救赵存魏所起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批评了信陵君目无君主，擅自盗窃兵符，而且动机不良，是从个人的姻戚考虑，而不是从六国或赵魏的利益出发。

【原文】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注释】

信陵君：姓魏名无忌，战国时魏国安釐王的弟弟，他的姐姐是赵相平原君的夫人。公元前259年，秦围困赵都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救赵，但又惧怕秦国，故按兵不动。信陵君用侯生计，通过魏王的宠妾如姬窃得兵符，夺取了晋鄙的兵权，率兵救赵，解了邯郸之围。纾：解除。奚：什么。

【译文】

评论家把窃取兵符作为信陵君的错误，我以为这件事不足以成为谴责信陵君的理由。那强大秦国的暴行逼

人太甚，发动全部兵力去攻打赵国，赵国一定会灭亡。赵国，是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了，魏国也将步它的后尘。赵国和魏国，又是楚、燕、齐等国的屏障；假如赵、魏灭亡了，那楚、燕、齐等国也会步它的后尘。天下的形势，没有比这更加危险的了。所以救援赵国，也是为了援救魏国；救援一个国家，也是援救六国啊。窃取魏国的兵符去解救魏国的灾患，用一个国家的军队来分解六国的灾祸，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原文】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注释】

诛：指责。

【译文】

那么，信陵君真的没有过错吗？我说：也不是这样。我要谴责的是信陵君的动机。

【原文】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

【注释】

谆谆焉：恳切、不倦怠的样子。平原君：即赵胜，赵惠文王的弟弟，当时任赵相。赵国处境危急的时候，平原君再次派使者向信陵君求救，并告之如果赵被攻陷，他的姐姐也将受到灾祸，以此来激信陵君出兵。

【译文】

信陵君只不过是个公子而已，魏国自有国王存在啊。赵国不向魏王请求援救，却反复地向信陵君请求援救，这是赵国只知道有信陵君而不知道有魏王啊。平原君以姻亲关系去刺激信陵君，而信陵君也由于姻亲关系，想尽快地解救赵国，这是信陵君只知道姻亲关系而不知道有国王啊。他窃取兵符，不是为魏国，不是为六国，只是为了赵国罢了。其实也不是为赵国，只是为了一个平原君而已。

【原文】

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注释】

社稷：国家。殉：陪葬。

【译文】

倘若灾祸不在赵国而在其它国家，那么即使撤去魏国的屏障，撤去六国的屏障，信陵君也必定不会援救。倘使赵国没有平原君或者有平原君却不是信陵君的亲戚，那么，即使赵国亡了，信陵君也必定不会援救。那么，就是赵王与赵国的轻重，还不能抵得上一个平原君；而魏国的军队，本来是依靠它来巩固自己国家的，现在只能用

来供给信陵君的一个姻亲使用。幸亏是战胜了，还算可以；如果不幸战败了，成了秦国的俘虏，这是倾覆魏国几百年的江山为姻亲殉葬。我不知道信陵君怎样来向魏王谢罪？

【原文】

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

矣。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

【注释】

曷若：何不。隙：机会。

【译文】

那个窃取兵符的计谋，是由侯生提出，由如姬完成的。侯生教给信陵公子窃符的计策，如姬替信陵公子从魏王卧室里偷出了兵符，这两人也只知道有信陵君，而不知道有魏王啊。我认为：信陵君如果替自己打算，不如以赵国与魏国唇齿相依的相互依存关系，向魏王激切地劝告。魏王如不采纳，那么就以自己想要在与秦国军队战斗中拚死的念头，死在魏王的面前，魏王一定会觉悟了。侯生替信陵君出计谋，不如自己晋见魏王劝说他援救赵国；魏王如不采纳，那么就以自己想为信陵君而死的念头，死在魏王的面前，魏王必定会觉悟了。如姬有意报答信陵君的恩德，不如乘魏王空闲之时，不论白天黑夜地劝说魏王援救；魏王如不采纳，那么就以自己想为信陵公子而死的念头，死在魏王的面前，魏王也必定会觉悟了。

【原文】

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注释】

夷门野人：指侯嬴。

【译文】

这样，那信陵君既不辜负魏国，也不辜负赵国；侯生和如姬二人既不辜负魏王，也不辜负信陵君。为什么不从这里想办法呢？信陵君只知道有姻亲关系的赵国，不知道有魏王。内里如得宠的姬妾，外面如相邻的国家，卑贱如看守夷门的下人，又都只知道信陵君，而不知道有魏王。那就是说魏国只有一个孤独的国王啊。

【原文】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注释】

背公死党：背离公道、为私党而死。赘旒：即“赘瘤”，比喻多余没有用的东西。

【译文】

唉！自从社会风气衰坏之后，人们都习惯不顾公事、结党营私的行为，而忘掉坚守节操、奉公办事的原则。只有独断专行的权相却没有威权在握的君主，只有私人的仇怨而没有正义的愤怒。譬如秦国人只知道有穰侯，不知道还有秦昭王；虞卿只知道有个贫贱时的老朋友，不知道还有赵孝成王。大约君主像旗帜上附属的带子一样已很长久了！从这点说来，信陵君的错误，本来就不光在于是不是窃取兵符啊。如果是为了魏国，或者是为了六国，就是窃取兵符也还说得过去；如果是为了赵国，或者是为了一个亲戚，就是向魏王请求而正当地得到了，也是一种错误。

【原文】

虽然，魏王亦不得为无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注释】

素：平日。疏：疏忽、粗疏。肃：恭敬。履霜之渐：《易·坤》中有：“履霜坚冰至。”脚踩到寒霜就知严冬将至。比喻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过程。

【译文】

虽然这样，魏王也不能说没有错误啊。兵符藏在卧房里，信陵君怎么能窃取到手呢？信陵君不顾忌魏王，直接向如姬请求窃得兵符，这是他平时观察到魏王的疏忽。如姬不顾忌魏王，就敢于偷窃兵符，这是他一向依恃魏王的宠幸。正好像木头腐朽后蛀虫才在上面生出一样。古时的君主在上面掌握权力，朝廷内外没有人敢不庄重严肃的，那么信陵君怎么能以私人交情结交赵国呢？赵国怎么能私下向信陵君求救呢？如姬怎么能只牢记信陵君的恩德呢？信陵君怎么能向如姬讨好呢？严寒的来临，难道是一早一晚的事情吗？从这点说来，不仅仅是大家不晓得魏王，魏王也把自己作为旗帜上附属的带子了。

【原文】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注释】

植党：培植私党。

【译文】

所以，信陵君可以作为臣子结党营私的鉴戒，魏王可以作为君主丧失权力的鉴戒。《春秋》记载过鲁国公子友私自去陈国参加原仲葬礼和大夫迫使隐公让他领兵伐宋国的事情。唉！圣人的考虑是多么深远啊！

报刘一丈书

［宗臣］

【作者简介】

宗臣(1525～1560年)，字子相，明代兴化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曾任吏部考功郎、稽勋员外郎等职。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齐名，被称为“后七子”，主张复古，但他的文章拟古的习气并不很重。

【导读】

《报刘一丈书》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作者通过给一位姓刘名一的父执的书信，极为生动地讽刺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污浊和丑恶，深刻揭露了严嵩父子专擅朝政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朽。文章采用漫画化的手法，描摹了一幅群丑图。宗臣就是因这一篇文章而触犯严嵩，贬谪福建的。

【原文】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便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注释】

殷：深厚。孚：信任。

【译文】

在几千里以外，时常收到您的来信，安慰我长久思念的心情，已经很幸福了；更何况又承蒙您馈赠礼物，那我越发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您了！信中情意深厚，可见您没有忘记我的老父亲，我也明白了父亲深深怀念您的缘故。至于信中用“上下之间要互相信任，才学品德要与职位相称”的话来告诫我，我深有感触。我的才学品德和职位很不相称，我本来就知道这点；至于上下之间不能互相信任这一弊病，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

【原文】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

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裾，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固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纳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计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注释】

策：马鞭，这里用作动词，鞭打。刺：谒见时用的名帖。揖：作揖，旧时所行的一种拱手礼。官人：这里是对守门人的敬称。心计：挖空心思。

【译文】

况且，现在所说的上下信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过是从早到晚骑着马恭候在权贵家门口，守门人故意刁难不肯进去通报，他就用甜言蜜语，作出妇人的媚态，把藏在袖子里的金钱偷偷地拿出贿赂守门人。等到守门人拿了名帖进去，可是主人又不立刻出来会见，他就站在马棚里在仆人和马中间守候，臭气熏人，哪怕饥饿寒冷或闷热得不能忍受，也不肯离开。直到傍晚，那个先前接受金钱的人出来告诉客人说：“相公疲倦了，谢绝会客，您请明天再来吧。”到了明天，又不敢不来。夜里披衣坐着，一听到鸡叫，就起来洗脸梳头，骑着马来到门前。守门人厉声喝问：“是谁？”他便回答说：“昨天的那个客人又来了。”守门人又怒气冲冲地说：“你这客人为什么来得这样勤呢？难道相公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见客么？”客人心里觉得难堪，便

极力忍耐着对守门人说：“没有办法啊，姑且让我进去吧！”守门人又得到他所送的钱，就起身让他进到里面去，又站在上次站过的那个马棚里。幸亏主人出来，朝南而坐召见他，他慌慌忙忙地跑上去，趴在台阶下。主人说：“进来！”他就拜了两拜，故意迟迟不起，起来后就献上进见的财礼。主人故意不接受，他就一再请求，主人故意再三不肯接受，他又再三请求。然后主人才叫手下人把东西收下。他又拜了两拜，又故意迟迟不起，起来后又作了五六个揖，才出来。出来后便对守门人作揖道：“请官人多多关照，以后再来，希望不要阻拦我啊！”守门人向他还了一个礼，他兴高采烈地跑出来。骑在马上遇到认识的人，就扬起马鞭得意地说：“我刚从相公府上来，相公很看重我。”并且夸大其词地叙述接待他的情景。即使是和他熟识的人，也从心里敬畏相公看重他了。相公又偶尔随意地对人说：“某人很好！某人很好！”听到的人便在心里盘算着交口称赞他。这就是世上所说的上下之间的相互信任吧。您说我能这样做吗？

【原文】

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

【注释】

岁时伏腊：指一年中逢年过节的日子。间：偶尔。褊衷：狭隘的心胸。

【译文】

前面所说的权贵人家，我除了在逢年过节时投一个名帖外，就常年不去了。偶尔路过他的门前，那也是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快马加鞭地跑过去，就好像有谁在后面追赶一样。这就是我的狭隘心胸。因此长久不为长官所喜欢，我却更加不去顾及这些了。我常常夸口说：“人生在世，是由命运安排的，我只是守着自己的本分罢了。”您听了我的这番话，或许不会责怪我的迂阔吧？

吴山图记

[归有光]

【作者简介】

归有光(1506～1571年),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是明代著名散文家,他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主张尊崇《史记》,学习唐宋诸家,直抒胸臆,文从字顺,与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一起被后人称为“唐宋派”。

【导读】

本文借“吴山图”颂扬县令魏用晦的政绩。文章从吴民思念县令和县令不忘吴民两个方面着笔,又用宋代的韩琦来抬高魏用晦的身价,是颇费匠心的。

【原文】

吴、长洲二县,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诸山,皆在吴县。其最高者: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而灵岩,吴之故宫在焉,尚有西子之遗迹;若虎丘、剑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胜地也;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君之为县有惠爱,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于其民;由是好事者绘《吴山图》以为赠。

【注释】

吴、长洲:这两个县都归吴郡管辖,治所同在今江苏苏州市。穹窿、阳山、邓尉、西脊、铜井:都是山名,均在吴县境内。灵岩:山名,在吴县西南。吴王夫差曾在此山为宠妃西施建“馆娃宫”。西子:即西施。虎丘、剑池、天平、尚方、支硎:都是吴地的风景胜地,其中剑池是池名,其余都是山名。太湖:湖泊名,跨江苏、浙江二省,湖中有许多小山,风景秀丽。同年:科举制度中同科考中的人互称同年。高第:旧时指科举考试或官吏考绩列入优等。给事中:官名,掌管侍从规谏,稽察弊误,纠弹官吏。扳留:挽留。

【译文】

吴县、长洲两县,都在苏州府衙门所在地,根据划分的县境各自管理。苏州府西边的许多山,都在吴县境内。当中最高的有穹窿山、阳山、邓尉山、西脊山和铜井山;而灵岩山,曾是春秋时吴国旧时宫殿的所在地,现在还有西施的遗迹。像虎丘、剑池以及天平山、尚方山、支硎山等,都是游览胜地。太湖汪洋浩渺号称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都沉浸在湖中,这是天下奇异壮观的景色

啊。我同榜考中的朋友魏用晦,做吴县知县,不到三年,因成绩优等,入京中做给事中的官。他做知县时对百姓有恩德,百姓想挽留他却做不到,而他也不忍心离开这些百姓,因此有位热心人绘了一幅《吴山图》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原文】

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尸祝于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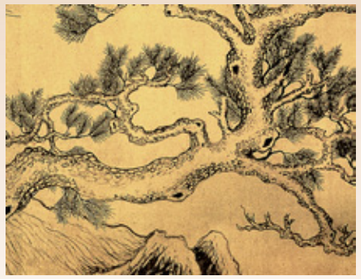
令:县令。诚:确实。诚:如果。被:受到。泽:雨露,引申为恩泽。异时:他日。尸祝:尸是祭祀时代表鬼神受祭的人;祝是司祭的人。这里尸祝是祭祀的意思。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时思想家,著有《老子》一书,后被尊奉为道家始祖。惓惓:诚恳深切的样子。

【译文】

县官对百姓来说确实是很重要的。县令如果贤能,那么当地山川草木,都会随他的恩泽而无比荣光;县令如果不贤能,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都会遭到他的祸殃而无比耻辱。魏君对于吴县地方的山山水水,是增添了无限荣光的。以后本县百姓如果选择各山之中的一块优美胜景,在佛寺或道观里祭祀,是很应当的。可是魏君早已离开了吴县,为什么还要依依眷恋这片山山水水呢?

【原文】

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至以为《思黄州》诗,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君今去县已三年矣。一日,与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图,展玩太息,因命余记之。噫!君子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注释】

苏子瞻:即苏轼。韩魏公:北宋大臣韩琦,封魏国公。黄州:地名,在今湖北黄冈县。

【译文】

从前苏子瞻说韩魏公离开黄州四十多年了,还念念不忘,甚至把这种想念写成思念黄州的诗篇,子瞻替黄州人把这诗刻在了石头上。然后我们才知道贤能有德行的人对于他所到过的地方,不仅使百姓们不忍忘记他,而且自己也不会忘了那里的百姓啊。魏君离开吴县已三年多了。一天,他与我同在朝廷里,拿了这幅《吴山图》,一边欣赏,一边感慨叹息,嘱咐我记下这件事。唉!魏君对我们吴县这么有感情,如何能使我们吴县百姓忘了他呢?

沧浪亭记

[归有光]

【导读】

本文记述了沧浪亭的演变过程。由于历史的发展，各种古迹都已不复存在了，可是与那些盛极一时的宫馆园囿相比，宋代诗人苏舜卿修建的沧浪亭

却得到了后人的赞美。作者从这种变迁和兴衰中体悟到：使人名垂千古而不朽的东西不是各种遗迹，而是人的品德文章。

【原文】

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

【注释】

浮图：这里指和尚。庵：小庙，多为尼姑所居。苏子美：苏舜卿，字子美，北宋诗人，建造沧浪亭，自号沧浪翁。亟：多次。

【译文】

文瑛和尚住在大云庵，四面有水环绕，就是宋朝苏子美沧浪亭的遗址。他几次要求我做一篇《沧浪亭记》，说："从前苏子美的《沧浪亭记》，记述沧浪亭的优美景色；如今请你记述我重建沧浪亭的原由。"

【原文】

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佑，亦治园于其偏。迨淮南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

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馀。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

【注释】

吴越：五代十国时的十国之一，辖地包括今浙江、江苏西南、福建东北部地区。广陵王：指吴越王钱镠的儿子钱元璙。吴中：这里指苏州地区。子城：大城所属的小城，这里指内城。外戚：指帝王的母族或妻族。孙承佑：钱镠之孙钱俶的岳父。迨：等到。淮南：指唐代设置的淮南道，治所在扬州。纳土：交出土地。禅者：指佛教徒。朝市：朝廷和街市。

【译文】

我说：五代吴越建国的时候，广陵王镇守苏州，在小城的西南方建了一座花园，他的亲戚孙承佑，在这座花园旁边又修建了一座。等到吴越国归顺宋朝献出土地，这座园子也没有毁废。苏子美在这里开始建造了一座亭子叫沧浪亭，最后由禅者居住，这沧浪亭变成了大云庵。自有大云庵以来二百年了，文瑛到处寻访古人遗迹，在荒疏、残败、埋没的痕迹上重新按苏子美建沧浪亭的结构予以修复，这大云庵又变成了沧浪亭。古今不断变迁，连朝廷、集市都常常更改。

【原文】

"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庵与亭何为者哉？虽然，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注释】

姑苏台：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南的姑苏山上，春秋时吴王阖闾所筑。五湖：泛指太湖一带的所有湖泊。太伯、虞仲：分别是周代太王古公父的长子和次子。传说太王准备立幼子季历，于是太伯和虞仲便远避江南，成为当地君长和吴国的开创者。阖闾、夫差：二人是父子关系，是春秋时吴国的两位国王。子胥：姓伍，名员，春秋时楚国人，曾辅佐吴王夫差伐越。种：指文种，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蠡：指范蠡，春秋末年楚国人，曾辅佐越王灭吴。钱：五代时吴越国的建立者。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为吴越王，不久自立，建都杭州。攘窃：窃取权位。奢僭：奢侈僭越。僭，超越本分。释子：释迦牟尼弟子之意，佛教徒的通称。澌然：冰块消融的样子。云：语气助词，无实义。

【译文】

我曾经登上姑苏台，远眺五湖的广阔浩荡，群山的苍翠葱郁，而太伯、虞仲所建立的，阖闾、夫差所争夺的，伍子胥、文种、范蠡所经营的吴、越，如今都没有了。记述大云庵与沧浪亭干什么呢？虽然如此，钱镠趁着乱世窃取王位，占据了古时的吴、越之地，国家富强兵力强壮，一直传至四代，他的儿孙辈和姻亲乘机挥霍、放肆享受，大建住宅、花园，一时的盛况达到极点。而苏子美的沧浪亭，竟然被佛教徒如此敬重。我们可以看出读书人想要留名千古，不像溶解的冰那么容易消失殆尽，这是别有原因的啊。文瑛也爱好读书、做诗，常常与我们这些人交游，我们都叫他"沧浪僧"。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作者简介】

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州,又号弇州山人,明代太仓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倡导复古摹拟,为当时文坛造成了一股不良风气。晚年时逐步放弃了复古主义。

【导读】

蔺相如完璧归赵一节,今日读来仍然凛凛有生气,然而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也有不够周全的地方。他在骗得秦王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的同时,将璧偷偷送回,这一做法不够光明磊落,是不讲信用。再说蔺相如持璧赴秦,是因为赵国畏惧秦国,后来又偷偷地将璧送回赵国,这等于是在故意激怒秦国。文章写法细腻,描写惟妙惟肖。

【原文】

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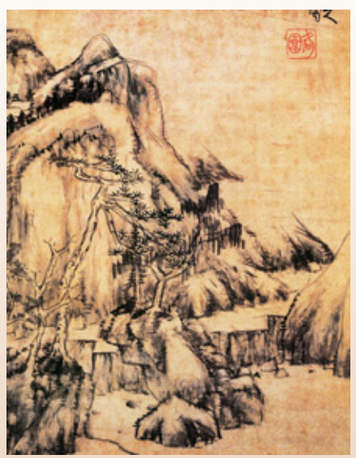
蔺相如之完璧:蔺相如,战国时赵国人。完,保全。璧,美玉,指和氏璧。赵惠文王有一块稀世珍宝,秦昭王愿拿十五座城池来换这块璧。秦强赵弱,赵王怕给了璧却得不到城,又不敢不给,在这进退两难的情况下,蔺相如自愿出使秦国。在献璧时,他看出秦王无意换城,就偷偷地派人把璧送回了赵国,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秦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从而维护了赵国的利益。

【译文】

蔺相如完璧归赵,人们都称赞他,但我却不敢认为这是名副其实。

【原文】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



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

【注释】

情:实情。

【译文】

秦国用十五座城池的空名,欺骗赵国并且威逼着要它的和氏璧。这时说秦国要求取和氏璧是实情,但并不是想要借此打赵国的主意啊。赵国如果知道这个实情就不给它,不知道这个实情就给它;知道这个实情而惧怕秦国就给它,知道这个实情而不惧怕秦国就不给它。这只要两句话就能解决了,为什么既惧怕它而又要去激怒它呢?

【原文】

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

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给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

【注释】

九宾:九个接待宾客的人,九宾之礼是朝会大典的隆重礼仪。斋:即斋戒,古代在举行祭祀或隆重典礼前,要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整洁身心,以示诚敬。芥:一种小草。绐僇欺骗。舍人:手下的人。令:假如。僇:通“戮”,杀戮。市:市朝,指人群会集的地方。邯郸:赵国都城。责:索取,要求。族:灭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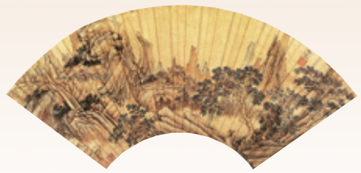
【译文】

况且说到秦国想要得到这块璧,赵国不肯给它,双方都没有什么是非曲直的。赵国交出璧而秦国不给城,理亏在秦国;秦国拿出城而赵国却把璧送回去了,理亏在赵国。要想使理亏在秦国,就不如放弃和氏璧;害怕丢掉璧,就不如不送去了。那秦王既然按照地图划出了城池,又设下了九宾的隆重礼仪,斋戒沐浴后才来接受这块璧,那形势看来是不得不给城了。如果秦王接受了璧却不给城,相如就可以上前请求说:“我本来就知道大王是不会给城的。和氏璧不是赵国的吗?而十五座城池也是秦国的珍宝啊。如今假使大王因为这块璧的缘故,而失去这十五座城池;那十五座城池的百姓,都会深深地怨恨大王把他们像草芥一样抛弃了。如果大王不给城池而骗取了赵国的璧,为了一块璧的缘故而在天下人的面前失去信用,那么我请求就死在这里,来表明大王的失信。”这样,秦王未必不归还璧啊。而当时为什么却派手下的人怀揣着璧逃回去,使理直的一方归于秦国呢!那时秦国的意思只是还不想跟赵国断绝关系罢了。假如秦王发怒,在市朝上杀掉相如,派武安君率领十万大军逼近邯郸,索取和氏璧,要求赵国讲信用,一次胜仗就

可以使相如灭族;再次获胜那块璧终究还要归于秦国了。我因此说,蔺相如能保全这块璧,是天意啊!

【原文】

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注释】

劲:强硬。渑池:指渑池之会。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8年),秦昭襄王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今属河南)会盟。秦王几次企图侮辱赵王,都遭到蔺相如针锋相对的还击。柔:安抚,忍让。廉颇:战国时赵国大将。蔺相如由于多次立功,被拜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欲侮辱相如,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采取了回避退让的态度,终于使廉颇受到感动,负荆请罪。

【译文】

至于他在渑池会上对秦国所表示的强硬态度,在国内对廉颇所表示出的温和忍让,那计谋是越用越巧妙了。所以赵国能够保全,这实在是上天在袒护它啊!

徐文长传

[袁宏道]

【作者简介】

袁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人(今湖北省公安县)。明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作品真率自然，但内容多描写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也有部分篇章反映了民间疾苦，对当时政治现实有所批判。著有《袁中郎全集》。

【导读】

徐文长是明代一个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作家，在诗文、戏曲、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和影响。本文对徐文长的生平、遭遇和文艺上的成就，作了扼要、明快的叙述和评价。作者以“数奇”作为全文的主线，突出渲染了徐文长的气质、才能和命运。

【原文】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

【注释】

山阴：今浙江绍兴。诸生：即生员，明代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学生。籍甚：盛大。薛公蕙：薛蕙，字君采，明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郎中。校：校官，即学官，这里用作动词。越：今浙江省。国士：一国中杰出的人物。目：看待，认为。数奇：命运坎坷。蹶：失败。中丞：官名，明代常以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出任巡抚，也称中丞。胡公宗宪：即胡宗宪，明嘉靖年间任浙江巡抚，加右都御史衔。幕：幕府，地方将帅的官署。

【译文】

徐渭，字文长，是山阴县的秀才，名声很大。薛公惠主持绍兴府考试时，惊叹他的才华，给他以国家栋梁

之材的评语。但是他运气非常坏，屡次参加乡试都以落选告终。浙江巡抚御史胡公宗宪听说他的才华，聘他做幕府中的幕宾。

【原文】

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注释】

葛衣乌巾：穿粗布衣服，戴黑色头巾，用以表示平民的身份。介胄：即甲胄，古代兵士的护身装束。介，铠甲；胄，头盔。方：比。刘真长：名惔，东晋简文间时的宰相，著名的清谈家。杜少陵：即唐代大诗人杜甫，他自号少陵野老，曾在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府当参谋。表：古代奏章的一种。永陵：明世宗朱厚熜的陵墓，这里代指朱厚熜。疏计：奏章，公文。当意：中意。偶：遇。

【译文】

文长每次去参见胡公，都只穿着粗布衣衫，戴着黑色头巾，毫无顾忌地谈论国家大事。胡公非常赞赏他。这时的胡公统率好几支边防部队，威名远镇东南一带，将领们进见时，都跪着说话，像蛇一样爬行前进，不敢抬头，然而文长凭着胡公部下一名秀才的身分毫不卑屈地对待他。好议论者都把他比作刘真长、杜少陵。有一次碰上胡公猎得白鹿，请文长作表备奏皇上。奏表呈上，世宗皇帝看了非常高兴。胡公因此更加惊叹他的才华，以后所有的奏本及其他文书都由他来写。文长对自己的文才武略很自信，喜欢出奇异的计谋，谈论用兵之法往往中肯，在他看来，世上的事没有一件是能够合他心意的，但是却终于没能遇上被识拔的机会。

【原文】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注释】

有司：官吏。这里指主持乡试的官员。曲蘖：酒曲，这里代指酒。朔漠：北方沙漠地区。偃：倒下。勃然：奋发的样子。

【译文】

文长既然在仕途上不顺意，于是就纵情喝酒，尽情地游览山水，跑遍齐、鲁、燕、赵地方，尽情游历一直到北方沙漠地带。他眼中所见的群山奔走，海涛壁立，沙暴骤起，雷霆震动，狂风呼啸，巨树倒伏，幽深的山谷，宏大的城池，各种各样的人物乃至鱼虫鸟兽，一切令人惊奇、恐惧的形状姿态，桩桩件件都在诗篇中表达出来。他的胸怀之中又有一股蓬勃不可磨灭的志

气和一种英雄失意，立足之地难寻的愤恨之情。

【原文】

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

于越。悲夫！

【注释】

嗔：怒。羁人：客居他乡的人。体格：体裁风格。巾帼：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后成为妇女的代称。韩、曾：指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曾巩，二人同被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流亚：同一类。雅：平素、向来。骚坛：诗坛。

【译文】

所以写出的诗，似恼似笑，好像泉水在峡谷中鸣响、种子从泥土中钻出，好像寡妇在夜里悲苦的啼泣、远行者在寒夜孤寂地起程。虽然说诗的体裁格律上有不协调的败笔，但是构思独特，显露出王者尊严高贵的气度，不是那些如女人般侍奉他人的作家们所敢企望的。他的文章有卓越识见，气势沉稳而章法谨严，不因为模拟而损伤自己的才气，不因为议论而破坏自己的风格，算得上是韩愈、曾巩一类的人了。文长的诗文素来不与当时时兴的格调相符，对于当时所谓诗坛盟主，文长都愤怒地斥责他们，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浙江以外。可悲啊！

【原文】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者也。间以其馀，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注释】

妖韶：艳丽美好。这句引文出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花鸟：指花鸟画。

【译文】

文长喜欢书法，笔意如同他的诗那样奔放，在苍劲之中有妩媚的姿态现出，犹如欧阳公所说的“娇艳的女子到老了都还保存着美好的风度”那样。间或用他多余的精力顺便画些花鸟，都很高超豪放，俊逸雅致。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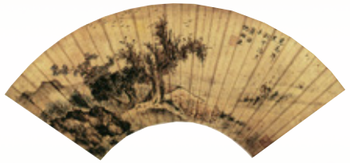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馀，竟不得死。

【注释】

继室：后妻。论：定罪，判处。张太史元汴：张元汴，字子荩，号阳和，徐渭老同学张天复之子，曾任翰林院修撰。太史，史官名。明代翰林院兼管修史之事，因此翰林也称太史。佯：假装。酒肆：酒店。

【译文】

后来，他因为疑心，误杀了他续娶的妻子，被关进监牢判处死刑。得到张太史元汴竭力救助，才获得释放。晚年，对社会的愤恨更加深，装疯就更厉害。显官达贵登门拜访，有时他拒不接待；经常带钱到酒店去，叫一些地位卑贱的人一起喝酒；有一次拿斧子敲破自己的头，血流满面，头骨都折断了，用手揉搓都能发出声音；有一次用锐利的锥子钻自己的两耳，深达一寸多，竟然没有死。



【原文】

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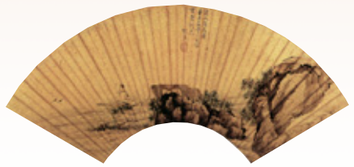
周望：即陶望龄，字周望，明万历年间任国子监祭酒，袁宏道的朋友。同年：科举考试中同科考中的人互称同年。

【译文】

周望说：文长晚年所做诗文更加奇特，没有刻本，文集藏在家里。我一位同年的朋友在绍兴做官，我托他抄录，现在还没寄来。我今所能见到的，只有《徐文长集》、《阙编》二种罢了。然而文长终于因在当世不得意，怀着愤恨死了。

【原文】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



【注释】

石公：袁宏道自号。囹圄：牢狱。间世：隔世、旷世。礼数：礼节。

【译文】

我说：先生命运总是不顺意，于是变成疯病。疯病还没好转，又落入牢监。从古到今的读书人抑郁不得志、贫穷困苦没有像先生这样的。虽然如此，但胡公是隔几代才会出现的豪杰，世宗皇帝是位圣明的君主。先生在胡公幕府中享受特别的优待礼遇，这是胡公了解先生；奏表呈上，皇帝欣悦，是皇上了解先生。只是先生自己没能做过大官罢了。

【原文】

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注释】

梅客生：名国桢，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奇：奇特、奇怪。奇：命运不好。

【译文】

先生的诗文突出于当时，完全扫清了近代诗文杂乱污秽的恶习，千百年以后，自然会有公正的评论，怎么说没遇上好时机呢？梅客生曾寄给我书信，

这样说：“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病比他的人奇怪，他的人又比他的诗奇怪。”我认为，文长无一处地方不让人觉得奇怪的。正因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让人觉得奇怪，这才使他无论到哪儿都感到不得意。可悲啊！

五人墓碑记

[张溥]

【作者简介】

张溥(1602～1641年)，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为人主持正义，崇尚气节，才思敏捷；为文风格朴实，内容充实。著有《七录斋诗文合集》，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导读】

本文是一篇碑记，但却夹叙夹议，甚至以议论为主而成为一篇战斗檄文。明末，由于大宦官魏忠贤的专权，朝政混乱，一些正直的官吏和读书人遭到迫害，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篇碑记便记叙了当时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宦官集团进行斗争以及五位壮士因此被害之事。

【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注释】

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大肆捕杀坚决反对他们的东林党人(一个以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因其领袖人物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得名)。当东林党人魏大中被捕经过苏州时，周顺昌曾招待他，于是阉党又逮捕了周顺昌。周被捕时，激起苏州人民的义愤，几万人自动聚集，包围来捕人的官吏和差役，当场打死一个，打伤多人。事后魏党逮捕了市民颜佩韦等四人和周顺昌的轿夫周文元，诬以暴乱处死。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蓼洲周公：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明末吴县（今江苏吴县）人，万历年间进士，曾任吏部郎中，后辞职回家。为人刚方正直，不畏权贵，当众斥责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奸邪误国，深为魏党所忌恨。被捕后受尽酷刑，死在狱中。郡：指吴郡，今苏州一带。当道：掌握政权的人，这

里指官府。除：拨给。或作“清理”讲，亦通。魏阉：指魏忠贤。因魏是太监，故贬称魏阉。废祠：魏忠贤专权时，他的党羽为他在各地建生祠（给活人修建的祠庙），魏党失势后，这些生祠就成了废祠。这里所说的废祠，在苏州城外虎丘山麓，原是毛一鹭给魏忠贤所建的生祠“普惠祠”。作者写此文时，魏党已经失势，就在“普惠祠”遗址安葬五人。旌：表彰。

【译文】

这五个人，都是在蓼洲周公被逮捕时激于义愤而被杀害的。到今日，郡里的著名绅士向当地长官申请，清理了被废毁的魏忠贤祠的地基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道上竖立石碑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唉！这也算是荣耀了啊！

【原文】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而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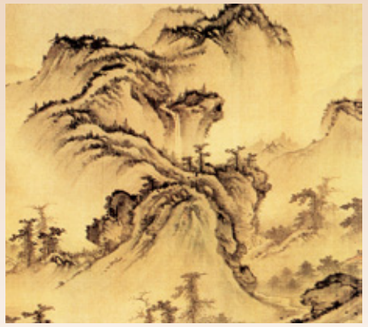
墓：用作动词，修墓。湮没：埋没。已：甚，太。皦皦：明亮的样子。

【译文】

从这五个人的遇害，到今天修墓安葬，为时只有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富贵荣华的人，快意得志的人，因疾病而死，死后默默无闻、不值得提起，这样的人也很多了，何况那些乡间没有名气的人呢？只有这五个人名声显赫，为什么呢？

【原文】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资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



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然在墓者也。

【注释】

丁卯：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但是《明史》《熹宗本纪》、《周顺昌传》等)与其他文章皆作天启六年丙寅。丁卯乃一时笔误。三月之望：三月十五日。阴历每月十五叫“望”。吾社：一般书皆注解为“复社”；但当时无“复社”，直至崇祯二年张溥等人才合并一些文社成立“复社”。有的书注解为“东林党”，但东林党不能称“社”而且已被取缔。吾社应为张溥组织的文社“应社”。行：品行。为士先：做士人的表率。先，先引，引申为榜样、表率。声义：伸张正义。敛：募集。缇骑：本指古代侍从贵官的骑士，因穿桔红色丝质军服而得名，这里指明代专门逮捕人犯的锦衣卫，当时为魏忠贤所掌握。扶：击。仆：倒下。以大中丞抚吴者：这里指魏忠贤的党羽毛一鹭，他以大中丞的身分出任苏州巡抚。大中丞，官名，即都察院的副都御史的别称。明代的巡抚都带右副都御史衔。吴，今江苏省一带，当时的治所在苏州。匿：躲藏。溷藩：厕所。按：查究。偃然：重迭相连的样子。

【译文】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应社中品行可作读书人表率的人，为他声张正义，募捐了钱财来为他送行，哭声震天动地。那些捕人的禁卫差役拿着剑走到前面责问：“你们是为什么人悲哀？”大家无法忍受，把他们打倒在地。这时候，以大中丞官衔在苏州做巡抚的人，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百姓十分痛恨他，因此乘他高声呵斥的时候，呼喊着追逐他。中丞藏躲在厕所当中才蒙混过去。不久，他就捏

造苏州人反叛的罪名向朝廷请奏，追究处死五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今一起安葬在坟墓中的几个人。

【原文】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注释】

扬扬：昂然自然的样子。詈：骂。脰：这里指头。函：匣子。这里用作动词，用匣子装起来。

【译文】

然而这五个人在就义的时候，意气高昂，高喊着中丞的名字责骂他，在谈笑声中死去。砍下来的头颅挂在城上，脸色一点没有变。有几位贤明绅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了五个人的头装在棺木里，最后同尸体合在一起。所以现今坟墓中，是完整的五个人啊。

【原文】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注释】

缙绅：指官僚士大夫。古代做官的人经常把笏牌插在腰带里，所以称做官的人为“缙绅”。缙，插。绅，大带。编伍：古时的居民组织，五家编为一伍。这里指平民。诗书：《诗经》和《尚书》，这里泛指一切经书。训：教育。曷：同“何”。矫诏：假托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诏书。钩党：互相牵连而为同党。钩，牵引，牵连。魏党陷害东林党人达180多人。株治：因一人之罪而牵连惩治他人。逡巡：犹豫不前。非常之谋：指魏忠贤企图篡夺帝位的阴谋。猝：突然。圣人：封建社会对皇帝的尊称。这里指崇祯皇

帝。投缳道路：指在途中自缢。崇祯即位后，根据钱嘉征所奏魏忠贤的十大罪状，于当年(天启七年)十一月，把魏忠贤放逐到凤阳看守皇陵，不久又下诏追回治罪，魏忠贤行至河北阜城时畏罪自杀。

【译文】

唉！在大宦官制造灾乱的时候，官绅们能不改变自己志向的，以天地之大，能有几个呢？而这五个人，都生在平民家庭里，平时听不到经书中的教导，却能激越昂扬、凛然大义，走向死亡而不返顾，到底是什么缘故呢？而且当时假造的圣旨纷纷出现，牵连东林党人的大搜捕遍及天下。终究因为我们苏州人的愤怒抗击，不敢再搞株连惩治。魏忠贤也犹豫徘徊，害怕公正舆论的指责，篡国乱朝的阴谋难以突然发动，等到圣明天子出来，就

在路上吊死，不能说不是这五个人的力量啊。

【原文】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

【注释】

抵罪：犯罪应受惩治。剪发杜门：剪发装疯，闭门不出。杜，闭。佯狂：装疯。之：往。辱人贱行：可耻的人品，卑贱的行为。视：比较。暴：显露。谥：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追赐的称号，这里指崇祯皇帝赠给周顺昌“忠介”的谥号。美显：美好而光荣。加其土封：修建坟墓。土封，指坟墓。列：刻。大堤：指吴县虎丘前苏州河上的大堤。

【译文】

从这一点看来，那么当今居于高官要职的人，一旦要判处他们应得的罪行，有的人脱身潜逃，不能被远近的人们容留；还有削发为僧的，闭门不出的，装疯的，不知逃到哪里去的，这些人可耻的人格和卑贱的品行，对照这五个人的从容就义，轻重应该怎样呢？因此蓼洲周公忠义的品行在朝廷上显露出来，追赠他美好显赫的谥号，在死后获得了荣誉。而这五个人也能够重建他们的坟墓，刻排他们的名字在大堤上面。

【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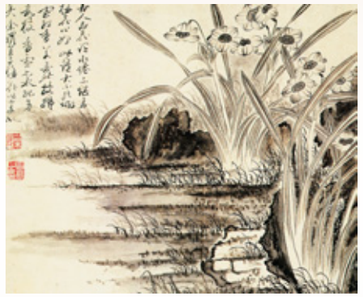
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注释】

令：假使。首领：头颅。户牖之下：指家中。户牖：门窗。屈：使……拜服。扼腕：用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表示激动或惋惜。社稷：指国家。

【译文】

凡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没有哪一个经过这里而不叩拜行礼并落下眼泪的，这当然是百世难逢的光荣啊。否则，让这五个人保全他们的头颅，老死在家里，就这样度过他们的一生，人们都能把他们当奴仆使唤，怎么能够让英雄豪杰低头，在坟墓前激动惋惜，抒发那种志士仁义的悲愤呢？所以我和同社的各位君子，哀痛墓前那块空白的碑石，就写了这篇记，也想用它来说明死和生的重大，普通百姓的死有时也能对国家起重要作用啊。



【原文】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注释】

冏卿：官名，即太仆卿，九卿之一。周穆王立伯为太仆正，所以后人又称太仆卿为“冏卿”。因之吴公：吴默，字因之。太史：史官。明代修史之事由翰林担任，因此翰林官也称“太史”。文起文公：文震孟，字文起。孟长姚公：姚希孟，字孟长。

【译文】

上面说的几位贤明绅士是：太仆寺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起公先生和姚公孟长先生。